

如 自 如 如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
研究部
圖書室

分類號數 756.89

著者號數 943

登錄號數 8215 (2)

MGA
D773.00

著 譯 幹 · 翰 約
慕 內 洲 美 丁 拉

譯 卿 爾 戴

Inside Latin America

By John Gunther



3 2167 8225 4

行 發 社 潮 興 時

版 初 日 一 月 三 年 三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勸業中特錄處 78.00 33.3.13

拉丁美洲內幕目次（下卷）

第十六章	人民陣線在智利	三五五
第十七章	智利奮發起來了	三九三
第十八章	神祕之因巴拉圭	四〇九
第十九章	錯綜複雜的阿根廷	四二七
第二十章	牛肉、第五縱隊與根據地	四五七
第二十一章	阿根廷的軍政要人	四八三
第二十二章	烏拉圭——拉丁美洲的丹麥	五〇七
第二十三章	伐爾加斯總統	五二九
第二十四章	巴西概覽	五五九
第二十五章	漫談巴西商品	五九一
拉丁美洲內幕 目次		一

拉丁美洲內幕

二

第二十六章	巴西點將錄……………	六〇五
第二十七章	未來的美「帝國主義」……………	六二一
第二十八章	美國的孤島……………	六三九
第二十九章	哥倫布口中的「小西班牙」……………	六五九
第三十章	古巴總統巴蒂斯達……………	六八五

拉丁美洲內幕（下卷）

第十六章 人民陣線在智利

智利總統亞古爾（Pedro Aguirre Cerda）（註），美洲惟一人民陣線政府的領袖，是一位和藹可親，樂觀，自信，足智多謀，政治家，年紀剛到六十。他活潑的姿態，發光的黑髮和挺直的鬍鬚，看起來還很年青。他雖然寫過幾本關於經濟學的巨著，同時是一位徹底而謹慎的學者，並非南美洲通常所說的智識份子。他不斤斤於抽象的理論或學說，從職業上講他是一個農夫。我第一次在總統府會見他的時候，他穿一雙粗糙馬靴，好像一個富庶莊園（Fundo）的主人兼管事一樣。事實上他的綽號，便爲丁圖（Dan Tinto），這是根據他在康洽里（Conchalí）葡萄酒所釀造的紅酒而得名的。

亞古爾總統的興趣在於土地，公共衛生，智利極端困難的社會改革，尤其是教育問題



之上。我第二次會到他是是一個茶會席上、當時有美國衛生署的郎博士(Dr John S. Long)在座。他以一個專家的熱烈神情討論肺病，閒談也是關於疾病問題。這不並是說他缺乏幽默感。他的態度是愉快的。他喜歡笑並且喜歡開荒唐的玩笑。他說我應當把我的書定名為「孟尼達內幕」(Inside Moneda)因為「孟尼達」是他官邸的名字，而我曾經到過他官邸裏面。

(註)亞古爾總統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逝世，現任總統為李奧士(Rios)

亞古爾一八七九年生於聖地亞哥附近一個小鎮市名為費利浦(San Felipe)，他還遇美洲最感棘手的問題。他有兄弟十一人。他的父親是一個小康之家的農夫。他和他鄰居的兒童共進學校，這些兒童都是窮苦不堪的。他有生以來，即同土壤接近，窮人接近。一開頭他便具有強烈的發奮向上的意識。他第一職業是當他故鄉教書。以後到聖地亞哥研究法律。當時，係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四年左右，智利發生無數的罷工和勞工糾紛，嚴重指出激擾不安的智利社會的前途。而亞古爾則小心謹慎地注視這些事件。一九一〇年，他赴歐

溯研究法律，教育，以後至美國考察工業學校。他參與政治，一九一五年當選為議員，一九一八年任教育部長，製定法律限制私立學校，決定貧苦兒童應免伙食費。一九二〇年後，隨智利政治之變化無定，時而在朝，時而在野，歷任上院議員，財政部顧問，經濟學教授，智利酒業協會（Chilean Wine Growers Association）（一個有力的農業團體）的主席等職。一九三四年，當選為激進黨主席，這個政黨像維琪政府前的法國急進黨一樣，並不特別急進。四年後，即一九三八年十月，急進黨成為人民陣線中的有力政黨，亞古爾當選為智利共和國總統。他第一次內閣中有關員兩人為大地主。

亞古爾總統於一九一四年與他的表姊結婚，她對他的專業給予一種持久而有力的影響。亞古爾總統夫人是富有的，出身地主階級。但她對社會改革的信仰可與她丈夫相媲美。事實上聖地亞哥人都說是她引起他左派的信仰，而不是他引起她。右派憎恨她，正像美國的右派憎恨羅斯福總統夫人一樣。

總統是友誼的，和竊近人，深得民心，他的薪金每年不過六百六十六鎊。他並不擺架

一個人甚麼地方都去，琴索跟在他後面歡呼。他不是一個大演說家，也不是一個有吸引力的人物，但他政治上的機警，談判時的技巧是不可侮的。他極端親美，他最好的朋友爲美國大使鮑爾斯 (Claude G. Bowers)，他熱烈崇拜羅斯福總統。

亞古爾總統告訴我說要改進西半球各國的關係，他主張在每一國家舉行一次論文競賽。誰把他的國家描寫得最好，誰就中獎。然後把這些論文互相交換，更宜以小冊子的形式印出，分發給各地的工人和學生，有一次他說道：如果我有權力，我要使學校散佈於智利，就像農夫在肥沃的田地上播種小麥一樣。

極左派稱亞古爾爲「布爾喬亞」，「右派的貓腳爪」，右派稱他爲布爾雪維克，除墨西哥外，我未在拉丁美洲其他地方，聽說任何總統個人被攻擊這樣厲害。一提他的名字右派便唾口沫，他們稱他爲「那個傢伙」（華盛頓的影子），「黑奴」（因爲他的皮膚是黑色的）和其他名字，恕我不能寫出。我曾聽說右派在外交宴會席上遇到他時，拒絕和他握手。

在未討論亞古爾的人民陣線和他已做的專業或未做的事情前，茲先將智利的背景作一

全部檢討，並就世界上最複雜的政局簡要加以研究。

智利的吸引力與性格

智利爲拉丁美洲最快樂的一國，沒有他國能與其媲美。我們即將此點加以說明。墨西哥也許是更戲劇化的，阿根廷也許是更有力量的，巴西也許是更富麗堂皇的，烏拉圭也許是更進步的；但無論如何，智利是最快樂的，我從來沒有遇見過更可愛的人們——甚至直至下午十時尚未喫晚飯。他們依舊可愛。

智利看起來好像一條鐘繩，在南邊的一端斷下去。把它放在美國地圖上，把它北方邊境的阿利加(Arica)放在舊金山，極南端的好恩角(Cape Horn)便接觸波斯頓。智利這條蛇，這條鐘繩，這根脊梁，隨你叫甚麼都好，長兩千九百方里，寬平均爲一百哩。智利人口爲四百六十三萬四千八百三十九人，較紐約市的人口還少得多。但它政治上的重要性遠過於它的面積。

西班牙人在最奇特的征服者伐爾地維亞(Pedro de Valdivia)領導之下，從未征服居

在於智利的阿魯堪尼印地安人(Araucanian Indians)。關於此點除巴拉圭外，智利在拉丁美洲是特別的。阿魯堪尼人本身有堅強的行政組織——曾有時期，爲一法國的「國王」所統治——直至十九世紀末葉尙拒絕承認智利的主權。那些阿魯堪尼人現仍殘存，孤處一隅，窮苦不堪（像其他智利人樣），但亦具有公民的完全平等的權力。智利這個現代國家幾乎純倚健全的白種移民的產物（其中有蘇格蘭人，愛爾蘭人，法國人，巴斯克人(Basque)和德國人）。無印第安人問題，亦無西班牙人雜種的問題，絲毫不像愛瓜多爾和玻利維亞等國。

智利從西班牙解放出來的救星是一個饒勇善戰的，智利——愛爾蘭混血種人，他遠自新利哥(Siege)而來，名爲歐希金斯(O'Higgins)。歐希金斯的名字現在到處都可以看見，無數廣場，街道和旅館驕傲地懸掛着它。智利人多年以來爲新大陸上最強悍，最喜侵略，最進步的人民。拉丁美洲只有智利人曾與西班牙人戰爭兩次，一八六六年智利西班牙戰爭結果，智利戰勝。事實上智利誇口說它從未打過一次敗仗。智利早於十九世紀擊敗祕魯，

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四年，在「太平洋戰爭」中擊敗祕魯與玻利維亞兩國。（但我會聽說狡智的智利人認為這次勝利給智利造成一幕悲劇，因為智利因此而獲得廣大的硝石產地，硝石給智利人豐饒的財富太容易了，它引起肆無忌憚的借貸和揮霍，最後，引起無情的覺醒。）

從頂上看到底下，智利可以分成三部：（一）靠近安多法加斯他（Antofagasta）的北方沙漠地帶，烈日炎炎，多風而甚乾燥，銅及硝石即自此地而來，（二）中央狹谷，比較蒼綠繁盛，這是智利的農業及工業心臟，（三）在伐爾地維亞（Valdivia）及孟特（Puerto Montre）以下的南方地帶，該地終年落雨，簡直是人烟落漠的荒原，有安的安（Andim）海峽，鋼鐵般的欽山，馳名的湖沼，處女森林，像麥哲崙附近荒涼的草原土地，世界上極南端的城市。

據麥克布來德（Michele）的說法，智利北部可耕的土地不及千分之一，中部亦僅及百分之八。「南部智利對於國庫所予的影響，並不比阿拉斯加對美國所予的影響為小」

。大部的良田皆爲幾個大地主 (Hacendados) 所獨佔。譬如中部十四省中，三百七十五個大地主，不及人口百分之零五佔有百分之五十二的土地。有一省，即古利高省 (Cuzco)，四百七十三個地主佔有百分之八十三的土地。在聖地亞哥附近有一莊園，一半就有薩塔島 (Isla Santa) 大。土地的寡頭政治因此而生，這種政體完全統治智利達數十年之久，現已開始崩潰。

智利人居住於安地斯 (Andes) 大山的邊緣和突出的及貧瘠的狹谷之上。他們生活很苦。智利人固願與自然鬥爭。他們並不像阿根廷那樣有芳香的肥沃平原可以漫遊，他們不得不在險峻的溪流之上架起橋樑以從此鎮到達彼鎮，他們不得不從不可想像的荒地之上攫取食料。因此他們心地偏狹，性情粗暴，富有冒險心。同時他們去歐洲比巴西人和阿根廷人要遠得多。繞好恩角或經麥哲崙海峽（在巴拿馬運河未開鑿前的新石器時代）並非易事。智利與世隔絕，只有最能喫苦耐勞的人才到那裏去。它須曉得如何自謀生活。

十九世紀末葉，智利開始形成一種中產階級。這在拉丁美洲是絕對很少的，同時導致

工業上的無產階級。這兩種階級一部分都是從硝石業和銅業產生出來的。智利產生資產階級，隨之而俱來的是社會的都市問題，急進主義迅速成長，智利勞工立法是新大陸上最前進的。烏拉圭的容可除外。它有中產階級，因而它形成民主政體。

智利有世界上最破爛的汽車，最甜美的水果，它有三個頭等大學，經常缺乏肉類和麵包，它把第一條鐵路帶給拉丁美洲，它有最可靠的統計。它是一個向上的國家，年富力強，但它嬰兒的死亡率是極大的，而它的乞丐，是最可憐的。百餘年來，它國內的政治比較澄清。它是西半球上，一世紀以來惟一（巴西除外）未發生嚴重革命的國家。

好像發生反動一樣，革命爆發了。如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之間它換過六個總統，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它換過八個總統。革命仍在爆發着。

政治與人民陣線

智利根本的政治鬥爭與阿根廷的政治鬥爭頗為相似。關於阿根廷的政治鬥爭我們即將檢討。這個鬥爭是左派與右派間的鬥爭，土地寡頭政治與新寡的急進的貧苦階級間的鬥

爭。但在智利急進派較在阿根廷更有實力——他們駕駛政府——他們的分裂與混合比較更複雜。教會也不像在阿根廷那樣是支持右派的一個因素。在智利教會已被撤廢，一般看來，智利採取寬大政策——教會與國家分離。

現代智利政治的內幕是歪曲而腐雜的，但是我們至少必須把主要的細目立刻弄個明白。從一九二〇年開始吧，在那一年有一個奇怪而誇大的人物名為亞歷山得利（Alessandri）——被選為總統。他開始範圍廣大的社會改革，以後又向右轉。但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之間，他是一個急進派，譬如說，他設立智利歷史上第一次的所得稅。他結束九十年來右派獨斷專行的統治。但亞歷山得利所遭遇的嚴重困難需要應付。在他第一次的四年任期內，內閣更動不下十六次。硝石業事實崩潰，庇索（Peso）跌價，從二毛七分跌至九分（對美匯而言），軍隊欠餉，一九二四年九月，海陸軍合謀推翻亞歷山得利。他至美國大館避難，以後流亡美國。一九二五年回到智利，在一短時期內重掌政權。

早在一九二七年，陸軍總長伊班諾茲將軍（General Carlos Ibanez del Campo）獲得

一 派。伊班諾茲現流亡於布伊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智利政客曾有一時期在安地斯山 (Andes) 間來去無定，恍若穿梭。伊班諾茲頗傾向於法西斯蒂，改組硝石業，自行任命國會，運進大量外國貨幣（如祕魯之里基阿 Lescina）自行宣佈爲獨裁者，並壓迫左派。左派立即起而反抗，伊班諾茲被推翻了，打擊他的是不常見的「智識份子的大暴動」——醫生，工程師，律師一律參加。這是一九三一年的事。混亂隨之而來。有一左派政黨建立智利社會主義共和國。實行統治十二天，格羅佛 (Marmaduke Grove) 任領袖。曾任智利駐華盛頓有名的大使達維拉 (Don Carlos Davila) 放逐格羅佛於復活島 (Easter Island)，遠在太平洋中的一個小島，並出任臨時總統。但他在任只有三月——(百日的總統)。偉大的亞歷山得利重返智利，在舉國擁護下，第三次任總統。人民厭惡混亂，陰謀和腐敗。

亞歷山得利——達拉巴加的獅子 (Lion of Tarapaca) 自一九三二年任職至一九三八年任滿。但在此時期當中，一部份受他財政部長，可怕的盧斯 (Gutierrez) 的影響。又向右轉。亞歷山得利政府和左派爲難，並加以壓迫，罷工殘酷地被制止。左派利用國內

急進分子的不滿，組織人民陣線，參加一九三八年內大選。社會黨和共產黨第一次攜手，勢力雄厚的急進黨以後亦參加在內。人民陣線的協定指定亞古街爲總統候選人。右派候選人爲盧斯，亞歷山大得利的財政部長。誰都以爲盧斯會當選。但並不如此。一九三八年十月廿五日，亞古街，得四四三，五二五票，以四千一百十一票之差，當選爲總統。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廿四日組織人民陣線政府，並任總統。

右派——尤其是盧斯（他在流亡于阿根廷）對於他們選舉之失敗一事，惶惑不知所處。他們仍係說這好偉是一不真實的奇魔。他們擺脫不了它。他們豈自承認他們爲什麼失敗，他們失敗因爲他們漠視國人的情緒，自私自利，過度自信，貪婪無厭，我在聖地亞哥聽人家這樣說：「他們譏諷地高談民主政治的失敗，同時整班收買選票。」他們以爲花費四千萬庇索就可以決定選舉，以終他們說他們應該花一萬萬庇索。他們所沒有了解的——尤其是討厭民衆的盧斯——是智利在成長起來了。頻年以來，漸知的貧苦階級（*clases*）依照他們的老闆所指示的選舉方式而選舉。城市的賤民，那個團體給他們的賄賂最多就

選舉那個團體；但是時代變了。左派已經組織起來。它在教導人民。賄選的時代過去了。

但亞古爾和他的人民陣線或不致獲勝——他們極易被擊敗——如無一九三八年九月廿五日所發生的非常插曲。當時所謂納粹黨（Nazistas）領袖馬瑞斯（Jorge González Vora Marec）企圖實行政變，結果慘敗。這個事件也許會變為智利歷史上一個胚胎的事實，就像一九二三年希特勒慕尼黑暴動失敗一樣。

馬瑞斯為智利國社黨的領袖，該黨當時稱為 *Socialistas*。同他發生密切關係的為伊本諾茲將軍，那個傾向法西斯而於一九三一年下野的總統，一九三八年選舉，伊本諾茲重新參加競選——這是一個三角的競爭——以對抗亞古爾和盧斯。馬瑞斯和伊本諾茲一定感覺他們是失敗了——這故事的詳情從未暴露——九月五日，即選舉前的六星期，他們舉行反政府的示威，這次示威或極易將政府推倒。我們要記着：亞歷山得利（以盧斯為他的財政部長）當時仍掌政權。當納粹黨的隊伍羣集于「孟尼達」即總統府門口時，槍殺一個警察。亞歷山得利，（從來沒有人說他沒有勇氣）從辦公室的窗口去看。他緊忙跑到街上——

是一個人呀！——把死掉的警察拖到門口。他命令軍隊和他的守衛出動，納粹黨的示威徒乘逃到鄰近一家新式店舖。這件事發生在國都的中心，偉大的智利社會保安組織的司令台。亞歷山得利政府中有一個人——不曉得是誰——下令襲擊示威者所潛藏的店舖，即發生一次屠殺。六十一個納粹黨，無一生還者。

伊本諾茲與馬瑞斯入獄。他們在獄中對亞歷山得利——盧斯政府宣佈失統的政治鬥爭——時距大選之日尚有六星期，他們轉而支持亞古爾和人民陣線以反對盧斯；這一點便均易發生變動，人民陣線的勝利變為可能。亞古爾以納粹的選票而獲得權位。無論在個人方面或政治方面他都不喜歡納粹黨，但他覺得利于納粹的贊助。他訪伊本諾茲於獄中，選舉後立將馬瑞斯救出。這是他就任第一次的官方舉動。人民陣線的總統把納粹黨的領袖從獄中釋放。不要說智利政情是不複雜的。

自亞古爾總統於一九三八年就任以來，人民陣線的歷史大半是內部門爭，社會黨，共產黨和急進派中間的爭權奪勢的歷史。錯綜複雜的細節不必敘述。亞古爾總統請共產黨參

加替的政府，但共產黨拒絕（就像他們在法國拒絕白魯姆一樣），甯願在幕後活動。右派指責亞古爾爲布爾雪維克，他也許一再想擺脫共產黨，而組織一中央聯合陣線，但他在政治上沒有力量這樣做。共產黨是智利組織最完善的政黨同時也是旗幟最鮮明的政黨，當亞古爾需要廣大的政治示威時，惟有共產黨能給他這樣做。他們是他得力的堡壘。

納粹黨——現爲人民社會主義前鋒隊（Popular Socialist Vanguard）現在憎恨人民陣線政府比他們憎恨亞歷山得利和盧斯更要厲害。這自然因爲他們是極端反共的。但在一九三九年德蘇公約及納粹于一九四一年侵蘇的時期中間，他們相互表示同情，……：亞古爾和納粹黨不再發生甚麼關係。但是右派——他們與納粹狼狽爲奸——說：亞古爾當共產黨勢力過大時，卽利用他們以對抗共產黨。不要以爲這種說法有甚麼意義。

社會黨有時恨共產黨如寇讎，有時又心不由衷地和他們合作。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社會黨要求排斥共產黨于人民陣線之外，而以獨立政黨的資格參與一九四一年三月的國會選舉——這在理論上——只有在理論上——是意味着人民陣線的破裂，當德國攻蘇時，社會黨

果共產黨極想更密切合作。(以前社會黨指責共產黨與粹納狼狽為奸，這一點很可能是事實的。)現在，在聖地亞哥都這樣說：「社會黨宣佈支持蘇聯，但是惋惜史達林出賣「馬克思主義者」的理想，而共產黨則稱社會黨為「法西斯派和反民主」。同時，亞古爾否決了，取締共產黨的提案。

最初，人民陣線的困難並不僅在於缺乏團結精神和內部的思想紛歧，而在它不能控制國會的事實。在參院，右派集團和人民陣線各佔十二席，在衆院，右派佔七十一議席，而人民陣線則佔六十二議席。這種畸形狀態，和美國的畸形狀態頗為相似。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分別在不同年限中舉行，總統常常要控制一個選舉力勝過他的國會。但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廿一日，舉行新總選，這次選舉意義十分重大。起初右派曉得他們要被擊敗，拒絕投票。但亞古爾提出決對保證，投票決在嚴格的軍事監督之下公正舉行，這次選舉也許是智利歷史上最有序最誠實的一次選舉。當選舉結果公佈時，反對派——雖然失敗——以此次選舉所進行的方式極為公正電賀政府。人民陣線不僅在這次選舉中獲勝，從此以後即

直接控制國會中的參眾兩院。急進派在參院中自三十一議席增至四十四席，社會黨自十議席增至五十議席，共產黨自七議席增至十四議席。在參院中急進派得兩票，共產黨三票，社會黨一票。

但是亞古爾的困難並未因此解除。四月間，即選舉後的一月，他自己的急進黨自聯合政府中退出。事情是這樣的，內政部長歐拉伐利亞（Arturo Olivares）封閉兩家報紙，一個是右派的大公報（Imparcial）一個是共產黨的報紙 *Siglo* 報。這兩個報紙統于一兩日內復刊，但是急進黨的國會宣稱歐拉伐利亞必須辭職，因為他的行動（一方反對他自己政府中的共黨盟友，一方又反對右派的反對派）是反民主的，違背智利的傳統精神，但是亞古爾拒絕他的內長辭職。急進派五個員子是聯盟辭職。亞古爾以急進社會黨和四個無黨派者遞補遺缺。

清算智利人民陣線為時尚早，因為人民陣線事實上變為亞古爾的個人政府。就大體論，它的「急進主義」是溫和的。第一階段中在國會中沒有多數黨，它遭選歐戰所引起的困

難問題，因為歐戰截斷智利一大半的出口貿易，同時一九三九年一月發生悲慘的地震，五十個城市全部毀壞，人民死亡者達二萬五千人。第二階段自一九四一年開始，刻尙無法預測。使它感覺困難的是古老的寡頭政治的憎恨和右派的憎恨。它最偉大的成就，如我在聖地亞哥所聽說的是，他在堅強的嚴重的反對派面前，切實遵守憲法的程序。它給人民以新希望和新精神，它維持完善的政治秩序以克服極端的困難。智利永遠不會再有像伊本諾茲那樣的暴君，智利的人民這樣說。智利人會赤手空拳的把他趕跑。

南美的白星安

亞歷山得利生於一八六八年，一部爲義大利血統，統治智利，幾近廿年，他是新大陸上最偉大的一個人物，不管你是否喜歡他現代的見解。當我會見他時。我以為他與法國前外長白里安的像貌極端相似。亞歷山得利像白星安一樣頭很大，好像獅子的頭一般，深深縮在他巨大的肩膀中。胸部很寬，嘴唇笨拙而好動，像是煽動政客和演說家的，像白星安一樣，他過去是——現在還是——最富感情最有力量的公衆演說家。他喜歡倚着總統

席的離臺。自對對羣衆發表演說。極偶會一小時接連一小時聽下去。

亞歷山得利的性格是神話式的。我已經提過他的事蹟——那就是在他總統任內，赤手空拳把一個受傷的警察從暴民的羣衆隊伍中拖出來。一九三八年五月，他向國會提出咨文發表演說。這是一種嚴肅的場合。外交團穿着禮服出席旁聽。忽然有一種微弱的真音發出來說：「你錯了」，從前向來沒有一個人打斷總統的演說。他不理會。聲音又發出來「我不同意你。」這是納粹領袖馬瑞斯的聲音。亞歷山得利仍然不理會。馬瑞斯於是取出一柄手槍，向總統連打兩槍，只差一兩尺距離沒有命中。馬瑞斯從國會中被拖出去。亞歷山得利繼續演說。

亞歷山得利任總統時，每天出去沿阿拉米達 (Alameda) 散步，除他愛犬外，總是一個人走。他的姿態永遠不變，慢慢走着，頭低着（這又像白里安），手杖緊緊的握在背後。他的愛犬原亦是一隻小獵犬名叫東尼 (Tony)。現在是一隻丹麥大狗，名爲烏爾克 (Ullrich) ……有一次當亞歷山得利散步時，（其時在總統任內），偶而碰見一個曾經侮辱

過他的議員。他毫不遲疑地拿起手杖朝他的頭打去，並且把他丟到籬笆裏去。

亞歷山得利說話粗魯不堪。當我會見他時，我的翻譯是一位年青女人，有一兩次她似乎要從房間走開。他牆壁上掛着全世界的名人畫像，包括奧登堡，威爾斯親王和希特勒。我不敢重敘亞歷山得利拿起希特勒照片，並以其的大手指頭彈着它時，他說甚麼話。我也不能重敘他請我轉達給威爾斯親王的關於人民陣線的咨文。亞歷山得利並不喜歡人民陣線。

「達拉巴加之獅」七十三歲，但是他的精力簡直是一個健康的——十分健康的——五十五歲的人的精力。他本來做律師，但是他的野心和辯才不久就使他置身於政界。他是智利的保護政治，它的社會安全制度，它的左派改革的始祖。在新大陸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樣被狂熱地崇拜。當一九二五年流亡返國時，有十萬羣衆迎接他：有數人在混亂中被踐踏而死，他的住宅幾乎被撕碎，因為人們拿磚塊做紀念品。現在人們拿同一的磚頭打他的臉。但是亞歷山得利會拿磚頭打回去。他從來不承認智利尚有第二個總統在。

盧斯·伊本諾茲·達維拉

當亞歷山得利的事業益向右傾之際，人們有時說：「誰都愛他，但無人信任他。」關於他的財政部長盧斯，他們說：「每人都恨他，但絕對信任他。」

盧斯於一八九七年生於伐爾巴雷索（Valparaiso），聖地亞哥附近的一個海港。他大部分生活做公司創辦人，投機家和商人。資產雄厚，大部皆在南美以外。現在他卜居於阿根廷。他做領袖最大的缺點是他對於人民毫不信任，他認為允許人民選舉，簡直是一種卑劣的笑話。因為他經濟勢力雄厚，現在人民陣線恐懼他比恐懼任何智利人爲甚，警察特務在布伊諾斯艾利斯嚴密監視他。

從技術上看，盧斯是一位才能出衆的財政部長。他絕對相信國民經濟須由國家統治，他不遇偶爾對大企業家表示好感。十年前智利財政破產，使其財政復興者便是盧斯其人。但他却是一個毫無作爲的政治家。

盧斯堅強地推進智利至經濟的國家主義之路，他從未要挾沒收外國利益，但他却使這

些利益一點一點消滅下去。一九三三年他改組硝石業，取消一大公司（名爲 *Cerro*）對智利硝石業的控制，一年後，他壓榨銅礦業（百分之九十五爲美國所統治），課以重稅，並使石油分配爲政府的獨佔事業，一九三五年，他強迫在聖地亞哥及伐爾巴拉索擁有電力、動力以及地方交通的美國及外國公司改組，而置于智利政府統治之下。新公司即智利電力公司的利益三分之一歸智利政府，在償付固定開支後，再以三分之一劃爲辦公費之用。

伊本諾茲將軍爲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間智利的總統及獨裁者，他和盧斯一樣，現流亡于阿根廷京城，他是一個職業的武人。他與他所痛恨的亞歷山得利決對相反，始終是一位最沈默寡言的人物。一八七七年生于利納爾斯（*Linares*），一九〇三年畢業于軍官學校。他第一個夫人是一個薩爾瓦多人，第二個是一個智利人，名爲寇渠（*Co. Koa*）他是一個動輒拍胸膛一類的人，他是慢騰騰的，有條不紊的，他相信紀律，他憎恨一切的政黨（除掉渺渺茫茫地屬於他自己的那個政黨）他希望奪取政權。

在伊本諾茲將軍內，智利自美國積取一千一百七十二萬鎊的大積貯。他的積款是「所謂」

吸吮借款」(Sucker Loans)中最著名的，他於悲慘的一九二八年至二九年左右，從北美小投資家的身上把金錢壓榨出來，他建築道路，橋梁，公共工程，效能甚著，而由美國持有智利債券的人付這筆帳款。伊本諾茲往往被責難爲借貸太多，而盧斯則運用技術上的詭詐努力減低他所積聚的債務。但伊本諾茲對批評者的回答是美國銀行家以誘人的樂觀把錢丟給他，他如不去拿，他便是個傻瓜。

軍隊中雖然尚有信仰卸任總統伊本諾茲的人，但他不復被人視爲一個政治力量，他仍然是智利人民自由黨 (Alianza Popular Libertadora) 的名義主席，這個組織多半是由他的友人組織起來的。

卸任總統達維拉 (Carlos Davila) 在擾攘的一九三二年執政，是一個律師，新聞記者和外交家，他做民族 (La Nación) 雜誌的編輯多年。生於一八八五年，是有名的駐華盛頓大使。起初，人們認爲達維拉，以他努力弗懈的精神和聰明絕頂的智識，很可以成爲智利偉大的急進派領袖，但是他後來溜入新聞記者的小路。一九四〇年他夫人病重，美國陸軍以

一架飛行堡壘把她從紐約送到聖地亞哥，美國陸軍飛機用以執行這種任務尚屬第一次。達維拉現住於紐約。

任何當代智利名人表，截至目前止，一定要包括愛德華 (Agustín Edwards MacGill) 的名字，他是聖地亞哥最著名的報紙時報 (El Mercurio) 的老板。任駐英大使多年，他至爲富有，爲舊制度下的特權的代表人物。他是猶太種，出身自智利最老的一個家庭，寫過幾本關於智利的標準歷史，還寫過一本兒童讀物。愛德華卒於一九四一年六月。

智利總統的領袖

我認爲人民社會主義前鋒隊 (Popular Socialist Vanguard) 領袖馬瑞斯是我在美洲共和國所會到的最顯著人物之一。此人性格執拗而倔強。同時我們從他以手槍襲擊亞歷山得利一舉看來，他是可以想殺人狂的。

一個智利朋友把我帶到人民社會主義前鋒隊的總部，一個兵營式的大建築物。一個漂亮不齊的副官守衛大門，着灰色短衫，藍褲，戴尖頂帽，手拿時髦手杖，在理論上講，智

利禁止私人軍隊穿制服，但如不太刺眼，政府當局就睜眼閉眼裝未看見。我在到處都看見這個運動的標識，一個彎曲的螺。牆上懸掛對一九三八年九月死難的六十八個納粹同志的紀念詞，上面寫道：「同志們！不必悲傷，我們的鮮血將保衛智利。」

馬瑞斯現年三十歲，瘦瘦的，中等身材，眼睛深入，濃黑中夾着棕色，睫毛很厚，嘴邊有一顆痣，前額高而斜。我想這是一個德國人的面龐。談吐風生，興奮異常，時而緊握着手掌，時而鬆開，並常以足尖擊地。他的聲音是粗澀而含有金屬氣味。在我會見他的時間內，他曾兩次大肆咆哮。我繼續注視他的眼睛。我想這是一個熱狂的眼睛。夢遊者的眼睛。

人們以為馬瑞斯通曉德文，但他喜歡講西班牙文。他母親是德國人，兒童時代會到過德國。但他告訴我說，六七歲後，即不在德國。他有小孩十六個。他說他智慧上主要的影響，第一是斯本格勒（Spengler）的作品，第二是智利一年內換過九個總統的事實。他認為希特勒係服膺斯本格勒的思想，雖然斯氏的著作寫成於「凱撒時代」以前，而希特勒本人

並不信任他。

智利納粹黨的領袖於一九三二年始建立他的政黨，該黨本來稱為 *Movimiento Nacional Socialista*。據他說，他建黨的原因，係為議會的政治不復能應付現局，智利需要某種更猛烈更富於創造性的東西。「民主政治的根本弱點是它僅在紙面上解決問題」他氣憤憤地說。他坦白承認他有一時期會支持人民陣綫，但是他說，他曉得這樣做一定要失敗。他說：「現在他的運動正在網羅智利一切不滿意份子。他認為只有他的前鋒隊和共產黨才具有牛氣，智利的政局將動盪於二者之間。」我問他既要廣納一切勢力現在為甚麼不與共產黨合作。他說：「主義上的根本不同」是太大了。

馬瑞斯是直爽的，喜歡諷刺，完全崇拜馬其維里主義。他稱共產黨為「偽君子」，坦白承認他正與極右派合作，雖然右派的代表曾於九月的暴動中殺死他六十一個同志。「試行各種路綫乃是領袖的要素」他聳着肩膀說道。我屏住聲息地問他是右派的囚徒，或右派是他的囚徒。他不高興這個問題，但他說：「時間將會說明」。

他絕對否認他與德國大使館有任何關係；他說他的運動爲純粹本國性的。事實上，倒是一種奇怪的事情——他告訴我他曾「襲擊」德國在伐爾地維亞（Valdivia）區域的僑團。關於美國，他坦白地說他不信任美國。善鄰政策對於拉丁美洲毫無益處，因爲在強者與弱者中間的友誼常是對於弱者無利的。他認爲羅斯福總統的泛美主義是企圖使拉丁美洲自行分化，永遠不能以全體去和美國周旋。「你們的友誼便是我們的奴役。」於是——以極端的諷刺，發表結論說道：縱然德國勝利較德國失敗對智利更形「便利」，但此事實上無關宏旨；因爲不論最後發生何種事態，美國勢必負保護智利之責。我問他喜歡希特勒呢或者喜歡羅斯福？他答覆道：誰都不喜歡，他說他認爲有一天美德兩國要解消他們的糾紛的。

馬瑞斯和他的前鋒隊在一九四一年三月的選舉中完全失敗。他們僅獲得一萬零三百十一票，選出議員兩名。而從前該黨號稱有黨員六萬名。氣憤之下，馬瑞斯下令解散該黨，從前他曾經宣佈該黨業經解散，但它仍保持充分的活動。五月，他武裝的街頭鬥士襲擊在聖地亞哥舉行的急進黨大會，急進黨死一人，傷二人，政府立即採取行勦，指責前鋒隊長

企圖實行暴動，逮捕為首者三十二人，當警察前往逮捕馬瑞斯時，他開鎗拒捕，直至對他的總部投放催淚彈，始行就逮。他被送入瘋人院中治療，數日後因為他身為議員有豁免權，被釋出獄。

智利另一納粹黨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 (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還有一個為黑利拉將軍 (General Aristo Herrera) 所領導的藍衫軍，黑利拉將軍現流亡於墨西哥。一九四一年夏間據說這些團體，要統歸馬瑞斯領導。馬瑞斯迄未放棄納粹的鬥爭。

智利的長槍會

所謂智利「長槍會」(Falange Conservadora) 的領袖為萊頓 (Bernardo Leighton)，他現年三十二歲，二十五歲時即在亞歷山得利總統任內任勞工部長。萊頓是智利一個最不平凡的人物，天真，熱烈，確實，聰慧。他身體並不健康，曾經做過業餘騎師。

智利的「長槍會」與西班牙的「長槍會」並無關係，名稱的相同是一種偶合事件，萊頓這樣說。事實上自一九三五年以來他就用這個名字，這遠遠在佛朗哥和孫納使用那個名

稱以前。萊頓爲抗議封閉一個諷刺的報紙（名爲 *Los Rios*）而辭亞歷山得利政府中勞工部長的職務，他已成立一個政黨，企圖將極右派中隊守青年拉過來。他希望對他的黨員（*Comunarios*）給予新的領袖和新的生命。

他是極端反共反納粹的，但他未把納粹看得太嚴重，他說：「我們如將共產黨剷除，我們也就將納粹剷除了。」在社會政策上他密切追隨最近的教皇通諭，他希望對政治的弊端求得「基督教的解決。」他否認他親極權國家，他說他的運動旨在使「自由與威權」協調，即使如此，大多數的人都說他傾向法西斯。他有衆議員五人，參議員一人。

社會主義者舒納克與格羅佛

智利最有趣味，在潛勢力上最重要的社會主義者爲發展部長（*Minister of Fomento*）舒納克（*Oscar Schnake Vergara*）。他約有四十二歲，出身於具有德國、智利及猶太三種血統的家庭，研究醫學數年，充新聞記者，他以一個政治流亡者的資格，訪問阿根廷及烏拉圭，爲一九三二年社會黨創立人之一。舒納克是一個儀表堂堂，體貌雄健的人物，頭髮黑

而發光，直爽，幹幹，講理性，具有偉大的邏輯力量和幽默感。

我在他聖地亞哥郊外簡單的住宅中和他晤談。我看見一個烟盤，放在一座玩具的高射砲之上。他說：這是西班牙國際義勇隊的智利隊員贈給他的。「這是智利惟一的高射砲」，他帶着幾分灰諧氣笑着說道。

他的夫人孔特麗臘斯(Senora Graciela Contreras de Schnake)曾任智利國都聖地亞哥社會主義者的市長。這是拉丁美洲未之前開的事件。她在社會黨婦女組織中向稱活躍，為智利婦女解放運動(Mench)主席，這個運動的目的，在使智利婦女從教會及社會習慣的約束中解放出來。無論如何，智利婦女是南美洲頂解放的。

舒納克告訴我：他兒童時代受巴枯甯及克魯泡特金的影響很深，直到二十歲時，還染有無政府主義者的傾向。無政府工團主義當時在智利很有勢力，就像在烏拉圭一樣。但在擾擾不安的一九二〇年代，舒納克下結論說舊式的工團主義，還不敷堅強，不敷現代化，以滿意地保衛勞工，於是轉向社會主義。他討厭並輕視共產黨。他希望創造的是一個民主

社會黨，以代表中產階級並在工人中代替共產主義，他的政治思想有些像他在流亡時所認識的秘魯海雅（Haya de la Torre）的政治思想。

舒納克曾有一時期以反美洲主義著稱，嗣為智利出席哈瓦拿會議全權代表，後赴美考察五月。這使他受影響很深。他目觀北美的生活標準及政治行動而獲有深刻印象，於是他一變而為親美，他返國時，帶回具體的成就，美國允許購買智利硝石三十萬噸，銅七萬五千噸。舒納克是一個熱烈信仰西半球全部應實施經濟合作的人。

格羅佛上校（Colonel Masmudique Grove Vallejo）人民陣綫的主席，在理論上是智利天字第一號的社會主義者，他是美洲最戲劇化的人物之一，身材高大，禿頭，鷹嘴鼻子。父親是一個愛爾蘭醫生，將近六十歲，格羅佛代表一般人所常說的格羅佛主義（GROVERISMO）而不代表任何正宗派的社會主義。他是一個幸運兒，冒險家，機會主義者。他喜歡稱他自己為「穿頭政治下的犧牲者」。他也許從來沒有讀過一行馬克斯的著作。

格羅佛上校——曾領導過製造一九三二年短命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政黨——青年時在

海軍及陸軍中都受過訓練。一九〇六年赴德，在德國陸軍中服務四年。他是一個精明強幹，富有進取心的軍官，具有大無畏的精神，返國後升遷甚速。他以後朝秦暮楚的政治生涯足穀寫浪史漫一章。他參與一九二五年伊本諾茲對亞歷山得利的暴動，嗣又加入亞歷山得利方面反對伊本諾茲。曾任智利空軍總司令，後爲使其出國，被派爲智利駐倫敦武官。忽爲政治上的理由，被免除軍職，他拒絕解職，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後自克倫尼亞報(Cronica)獲得一架飛機，又飛返智利，企圖革命。伊本諾茲政府於是將他放逐於「復活島」(Esteros Island)十年，該島遠在二千四百哩外的太平洋中，每六月有小船一隻到裏去一次。

這並未使格羅佛灰心。他有幾個顯貴的好友租用一隻雙桅船，前往馳援。一九三二年伊本諾茲倒台後，返智利任國防部長。翌年與達維拉合作推翻政府，宣佈成立社會主義國家。此時，格羅佛已經變成一位「工人階級」的人物。一週之內，格羅佛推翻達維拉，以後達維拉又把格羅佛推翻。格羅佛再度被捕，又被放逐於「復活島」。這種經驗如同被同一汽車壓傷兩次。但格羅佛仍於一九三二年榮耀返國，爲智利共和國總統候選人。格羅佛

事業中最有政治家風度的，就是他在五年以後自動辭却總統候選人的資格。人民陣線已成立，但其任命規約尚在停滯狀態中，大多數人認為亞古爾較格羅佛更適於做總統候選人，經過二日辯論後，色彩濃厚的格羅佛慷慨地撤銷他的要求。為酬勞起見，使格羅佛任人民陣綫首領，而由亞古爾出任總統。

社會黨共有登記黨員五萬名，他們多少控制 C. F. C. F. (智利工會聯盟)，雖然共產黨的勢力正方興未艾。就大體言之，社會黨代表機械工人，兼營商業的工人，共產黨代表城鎮附近的農民。社會黨的選票一九三七年時為四萬六千票，一九四一年三月的選票一躍而為六萬五千票，該黨在參眾兩院中佔有舉足重輕的地位。社會黨自己有國民軍，稱為「鋼衫團」(Steel Shirts)共產黨的短衫為赤色。智利充滿短衫正如一個紡織工廠一樣。

薩爾納克與格羅佛外尚有兩個社會主義者。一為阿倫德博士 (Dr. Salvador Allende) 他是一位三十四歲的醫學博士，任衛生部長，不久即將顯露頭角的人物，一為土地兼殖民部長瑞斯 (Rolando Merino Reyes) (他的職務是智利共和國中最艱難的)。

墨西哥與共產黨

共產黨在智利的勢力與日俱增，書記長爲拉巴爾加（Carlos Contreras Tapia），他是「第四」黨的領袖。他在「第四」黨報內工作，這是黨的機關所在地，該報有一說句完備的「第四」黨派雜誌。自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大選中當選爲參院議員。在該次選舉中，「第四」黨自西至南，「第四」黨共產黨有百分之四的選民主黨——的一萬六千一百六十二票，而「第四」黨有五萬五千票。在智利，共產黨在拉巴爾加所得票數超過其他所有候選人。拉巴爾加在「第四」黨報內工作，帶着「第四」黨的思想，他從來未到過莫斯科。

「第四」黨在智利，黨員約七萬二千人。拉巴爾加說：他們希望變成一個真正「國家」黨，限制人民陣線是利利的希望，「共產黨之有力，非任何法律所能制止。拉巴爾加說：加爾斯對我國的計劃。亞古夜會而度請他出任內閣閣員，但他均予拒絕。他說：在智利，政府可以使得政府更容易七，它容於人民陣線的計劃。

在智利，內閣時時爲止，共產黨反美甚厲。在德蘇公約期間，他和奧納特納關係嚴

昧不明，人們說納粹利用他們爲第五縱隊中的第五縱隊，蘇聯之驟然與英美結盟使聖地亞哥的共同黨首領茫無所措，聖地亞哥共產黨在這方面不足爲異。智利共產黨的機警較其他地方想重新立足的同志毫無遜色。

另一有名共產黨爲巴其科 (Pedro Pacheco) 他任伐爾巴雷索 (Valparaiso) 市長數年。一九三一年，曾領導海軍暴動，駐在海港的海軍恨他已極。他管理伐城的市政績良好，但當他允許身任人民陣線黨員的市政府職員參與政治集會時，他喪失了他的職位。無論如何人們都說內幕如此。另一領袖爲拉伐爾特 (Bilias Laforte) 自法國敗亡後他是惟一的共產黨議員，一九三二年曾爲總統候選人。

智利其他人物

智利政治家需要提及者不勝枚舉。我們幾不知從何說起或如何結束。但我們不能就此停止。哥恩 (Cohen) 是一個新聞記者，馳名全美的職業外交家；克魯茲——尼克 (Dr. Cruz-Cole) 一個外科教授，是智利國內最好的衛生專家；胡伯爾頓 (Guillermo Labarca

Latorre) 智利最著名領袖的人物，曾任內政部長，因為右派恨他而被彈劾免職，我們將在上面的人物敘述了。

我們也沒有地方敘述智利政治內幕中許多難于了解的複雜問題。譬如說有一個中奧黨名爲 Partido Democrático; 另外一個則稱爲 Partido Democrático, 還另外有一個黨 (Alianza Popular Libertadora) 一般人都曉得它叫 (Aristas) 我們不要和秘魯的 Arista 相混，可是美國人民革命黨 (Aristas) 也在智利存在。但仔細分析這些政黨的意義不在本書範圍之內。

保守黨沒有一個單純有力的領袖，這是它衰落的原因之一，它的元老爲克魯洽加 (Eduardo Cruzaga Tocornal)，名義上的領袖爲參議員華克爾 (Horacio Wapler Larraín) 克魯洽加已七十二歲，至爲豪富，爲寡頭政治的監護人。他集路特 (Elinu Root)，巴特勒 (Nicolas Murray Butler) 與崇高的教會勢力于一身。他曾兩次出任駐華盛頓大使，二次出任柏林大使，也是「德國之友」協會的名譽主席。參議員華克爾 (Walker)，一九三

十以來保守黨的主席，是一個教授，財政家，律師。

在智利，自由黨是保守的。亞歷山得利與盧斯在「公式上」都是「自由黨」。目前自由黨的領袖蒙特婁 (Eduardo Moore Montero) 一位四十五歲的歷史與法律教授。他生于德國，年青時，住在柏林。保守黨另一要人爲蒙里諾 (Jaime Larraín García Moreo) 任地主組織的國家農業協會主席者十年之久。他不過四十五歲，野心極大，爲政府之死敵。人們稱他爲「公爵」。有一次亞古爾總統溫厚的懷疑蒙里諾是否會和他坐在一起共進午餐。蒙里諾居然和他坐在一起了。

急進黨是智利最大的政黨。但他們並不十分急進，它的領袖之一，爲李奧斯 (Juan Antonio Ríos) 卽智利前任總統。(任政府與押銀行行長。屬于黨的左派，曾有一次被免除他在黨內的職位。李奧斯生于一八八八年，直爽，沈默寡言，能力過人，痛恨共產黨，有時人家稱他爲右派中的魯賓之馬。羅蘭達 (Rolando) 爲智利中央銀行前任總裁，曾任財政部次長及交部長，與亞古爾總統關係極爲密切。吉業談 (Guillermo del Pedrial) 曾任

國家企業公司 (Fomento Corporation) (爲政府發展工業的機關) 總經理，是智利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現任財政部長。

外交部長羅賽蒂 (Juan B. Rosetti) 碌碌無聞，出身自義大利血統一個中產家庭。他不過三十七歲，任急進社會黨主席數年，該黨比較正宗派的急進黨，更叫囂，侵略和左傾。羅賽蒂曾任革命的達維拉政府的閣員，直至一九四一年六月始參加亞古爾內閣，他對外交的態度尙無所聞。但人們對他期望甚殷。

就此結束智利現代名人和他們政治上錯綜複雜的關係。有一件明顯的事實，就是智利同美洲任何國家一樣，傾向民主並實施民主政治。

第十七章 智利奮張起來了

我們可以提出一種事實，即是智利智識上的奮命力極極爲堅強，三十餘年前，幾乎歸於一個德國化學家名爲胡伯（Otto Humboldt）者之手，我們不要忽視科學對於政治的影響。

智利是世界上惟一出產天然硝石向國家。直至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爲止，智利對於肥料及軍火所必需之寶貴原料，擁有百分之百的獨有。這在令人敬慕的胡伯博士所發明精製氣的方法，自空氣中提煉氮氣，以製造人造硝石。德國，美國和其他國家開始製造人造硝石版。半世紀以來，智利對於世界製硝界佔有領導。但是由於胡伯博士結果智利的硝石工業幾乎崩潰。

克萊斯（Klaus Fuchs）於一九三八年來福爾摩斯島道：「五十年以來，智利是世界上最富國家。半個世紀前，它自外人所經營的硝石礦田上平均收取五百萬鎊的礦稅，而交付政府額稅百分之六十八，以免給出口總地主不愉快地，自己繳納稅款。硝石價

智利的外匯源源而來，在海外購買製成品，而不必自己創設製造工業。因此硝石使智利的地主在他們廣大的土地上仍然保存中世紀的經濟，勞動者事實上等於農奴，而他們看許多家庭把漂亮的女兒和貴族的公子送到歐洲受教育。」

硝石業現自一九二八——二九年與一九三〇年初的最惡劣時期已漸恢復。智利有百分之六十的外匯需仰仗於硝石和銅。你如願意使任何智利人頭痛，那你僅告訴他某人將會發明人造銅就毀了。硝石業像銅一樣，大部份為美國所佔有，單是美國在智利的投資即已達一千八百六十萬鎊。但智利經由硝石銷售公司（Nitrates Sales Corporation）而控制其硝石的經營，自所有硝石業中，取百分之二十五的利益。但這些收入仍然不在智利手中，因為它被指定為償付外債之用。

銅為美國兩個公司，一名肯尼考特（Kennecott）一名安那康達（Anaconda）者所控制，投資額約計五千八百萬鎊。安那康達，在球奎加馬達（Chuquibambata），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銅礦，佔有世界上全部銅礦百分之二十五。銅礦公司以其純利百分之三十三繳與智

利政府，其中百分之十八，作為償付外債之用，百分之十五，繳與智利企業公司（*Chilean Corporation*），該公司與美國建設銀公司極為相似。

戰爭劇烈地打擊了智利的經濟。平時硝石，百分之六十運往歐洲，銅，差不多百分之百運往歐洲及日本。現在歐洲的路被截斷了，中歐被封鎖起來，英國除在英鎊區外，不能大量購買。銅的產量戰前每月約為三萬二千噸，至一九四〇年七月已降低至每月一萬四千噸。因而智利以失望似的態度轉向美國。美國購銅的障礙為對於外銅輸入須徵每磅四分的稅。但美國與智利的貿易已大增加，美國購入大量硝石，並需銅以為國防之用。據一九四一年六月二日紐約時報載稱智利對美輸出於一九三八年估其輸出總額百分之十五，至一九四〇年已增至百分之五十八。入口已隨之激增。（一九三六年，偶合地德國擱取它的地位，對智利輸入佔第一位，由於實施以貿易貨備及「阿斯基」*(Aski)* 馬克的關係所致）。目前日本對智利的貿易亦日有增加。日本自智利購買大量鎳石和銅。其中有若干數量運至德國。

美國在智利的投資是它在西半球上投資中之最大者，僅次於加拿大及古巴，數額達十

四百萬磅，包括價值三千六百萬的借款在內，比斯勒海姆鋼公司 (Bethlehem Steel) 就制比斯勒海姆與智利合辦的鋼鐵（除巴西外，智利是新大陸上鋼鐵與煤礦蘊藏最富者）。美國在智利的投資並非不來獲得高厚成份的利潤。智利是平均每人担負外債最多的國家，它的外債幾乎使它致之于死地。

智利正在胡管實行工業化，鞋業，紡織業，製衣業，化學工業及製紙業均在擴張，但智利經濟的基石仍舊是土地。全部智利人口有百分之四十以上以農業為生，其中大多數——大田產上的工作，——生活困苦不堪。地主也許是美洲頭腦最守舊的，他們農民每天工資僅二比索 (Cope) 到七比索 (來回三十到一先令二辨士)。靠近伐爾巴拉索附近有大莊園僱用工人四千名，但未使用一件機器。大多數地主甚至對於最溫和的社會改革亦加反對。人民陣線正努力實施一種土地改革，而這種改革並無多少價值。政府不敢嘗試分裂大莊園，政府僅購買地主所欲出賣的土地，使人居住於徵用的土地之上，協助其自行防禦。

在人民陣線政府統治之下，智利成立一種具體而微的統制經濟機構。政府所設立的各部門與美國的「新政」各種機關極端相似，智利政府管制信用，部分管制公用事業，經營礦石業，並發展一種廣大的社會保安計劃。它的農產品出口公司（Junta de Exportacion Agrícola）與美國的 A. A. A. 幾乎完全相似，農業貸款卡加（Caja de Credito Agrícola）（按卡加與基爾特相彷彿）與美國農貸局（United States Farm Credit Administration）相似，農業移殖卡加（Caja de Colonizacion Agrícola）與聯邦農田典押制度（Federal Farm Mortgage System）相似。人民住宅卡加（Caja de Habitación Popular）相當於聯邦住宅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房主貸款卡加（Caja Nacional de Ahorros）相當於房主貸款公司。

智利的社會福利及保安立法或較世界上任何國家均為進步。它的核心為卡加（Caja）制（大概相當於基爾特制）。這種制度係由亞歷山得利所創立，而非由人民陣線所創立，雖然人民陣線政府對於這種制度所支出的金錢比以前的政府為多。

智利有四種基本的法律，規定強迫工人保險，設立一中央福利機關，統籌全國醫院事宜，並規定勞資糾紛強迫仲裁（罷工爲合法，且常發生）及處置紅利等事。如果僱一僱工在數年以上，差不多就要終身僱用他，因爲把他解僱，是所費不貲的。——（阿根廷是如此，烏拉圭及祕魯亦復如此，惟程度稍差）

智利約有三十個卡加（Cajas）每種職業都設立一個，規模最大的 *Caja de Seguro Obligatorio* 每年預算幾達九百萬鎊，像智利這樣一個國家，這是很大一筆數目，會員有數萬人之多。僱主（在使用人力的工業上）繳工人工資的百分之五卡加，工人繳百分之二，國家繳百分之一·五。在不使用人力的工作，僱主繳百分之一·六，工人繳百分之八，國家分文不繳。卡加擔捐助退休卹金，辦理醫院，合作社及購買住宅的便利。假期爲強迫的。工作八小時制亦爲強迫的。

Caja de Seguro Obligatorio 於一九三九年付醫藥費四八、二一四、六四一庇索，（合三八五，七一七鎊），卹金一四、八三〇九四三庇索（合一八、六四一鎊） *Caja de*

Count de Empleados Públicos y Periodistas (爲政府公務人員，文官及新聞記者而設者) 限在 一九四〇年六月配藥一二，七四三起，醫牙二，六七八起，診療一，三二〇起，試驗室試驗字，〇六〇起，照×光八二六起，實行心臟病治療八十起。此種費用統由卡加撥付。人民住宅卡加又自成立以來建屋三，二九九所，平均每所二六，〇〇〇庇索(合二〇八鎊)。工人每月可用二五〇庇索(一鎊四先令)購買一所。

智利經濟陣線中有一種奇異的枝節即酒與啤酒間發生尖銳的鬥爭。勞力雄厚的農村製酒者與城市釀酒的利益發生衝突。農村釀酒者常佔優勢，雖然他們納稅很重。例如，政府限制啤酒生產至一定限額，每一消費者每年規定爲二十罇，農村的製酒者說，這制度很好，因爲可因此漸漸走上禁酒之途。有時規定的限額至十一月時即已用盡，直至翌年正月始能再購啤酒，酒(是好酒)在智利比牛奶還便宜。每罇酒價爲一、六〇庇索(三便士又四分之一)牛奶每罇二，八〇庇索(五便士又二分之一強)

還有另一種奇怪事情——即人民陣線破題兒所做的一樁事情，是使人民騷悶在國家當舖

所嘗出去的東西。

ABC集團

著名的ABC集團，誕生于世界第一次大戰，存在至一九二五年，這個集團從來不是一個直截了當的同盟，僅為一種非正式的諒解；南美三主要國家——阿根廷，巴西，智利——顯示地同意合作。頻年以來，阿根廷與智利間的裂痕甚深。布伊諾斯艾利斯距離歐洲比距離聖地亞哥還近。直至一九〇四年安第斯鐵路（Andean Railroad）築成時止，從布伊諾斯艾利斯至伐爾巴拉索所費時日較至紐約還多。

阿根廷，南美大思想開發源地，倡議ABC協定，一部分原因在於抵抗美國在西半球上與日俱增的勢力。阿根廷嗣又在某種程度內阻撓它的發展，一部分因為外長拉馬斯（Sarratea Lamas）希望他的國家自力更生。廢谷戰爭發生了，智利支持玻利維亞，而阿根廷則支持巴拉圭。ABC集團於是瓦解。

目前，智利願欲成立「太平洋集團」（Pacific Bloc），包括玻利維亞，愛瓜多爾（



智利與該國鄰交向稱情誼（與烏魯）。同時智利亦欲與巴西接近，因為巴西是在它最有力的鄰人、阿根廷的對面。這很像昔時具體而微的歐州政治。一九四二年春智利為優進太平洋（及西半球）上兩國結與玻利維亞及祕魯議訂互不侵犯公約。

智利與阿根廷關係頗為友好，但在智利方面則有一種渺茫不安之感。智利人認為：阿根廷是太富足，太自強和太富于侵略性了，他們深恐阿根廷對於馬加蘭斯（Magallanes）附近的麥田及產牛肉地極懷有陰謀。智利、陸軍雖稱良好，而其海軍亦為拉丁美洲最優者，但苦於貧窮，並感孤立；智利政欲A、B、C策，再復舊觀。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智利忽對南極洲之廣大地區提出要求，該地區包括南雪特蘭島（South Shetland Islands）與拉哈姆島（Graham Island）及瓜特蘭特（Weddell Quadrant）的一部，在此島，貝德德海軍上將（Admiral Byrd）曾建立一根據地。這些荒僻的荒原現無顯著之價值可言，但將來可容該國建立一有價值的氣象台。當智利宣佈其領土要求時，阿根廷立即提出抗議，但阿根廷自身却從未提出要求。華盛頓仔細傾聽，並未發一言。

第十七章 智利奮張起來了



德國人在智利

美洲最典型的德國僑團便是在智利的僑團。它集中於伐爾地維亞城（Valdivia），該城距聖地亞哥約五百七十五公里，在智利的德國團體與在阿根廷墨遜斯（Misiones Reñón）及在巴西桑他加撒林那（Santa Catharina）的德國團體，如出一轍。有一羣勢力雄厚具有種族意識的德國生及智利生的德國人，在此地生存就好像在第三帝國國內生存一樣。他們是一種留居國外的菌子，依附於祖國的政治實體之上。

我搬到一家海濱旅館，過了幾天，我在一份親同盟國的報紙上看到，那家旅館想僱用一個客廳的侍者，旅館老板向一個應徵的人寫信說如欲被僱用，必須記憶如何提防自己，因為他無意中，會為德國祖國而服務的。

誰也不曉得住在智利的第一代及第二代的德國人確數有多少；合理的估計當為八萬到九萬人，當然他們組織是很完善的。他們的聚樂部，學校，其德國的，他們讀德國報紙，用德國收音機及照相機，聽德國電台廣播，葬在德國的墳墓。我聽說智利在伐爾巴雷索的

採份報紙都爲德國所控制。在俄爾地維亞區域的居民最少有半數爲德國血統。

第五縱隊的中心，在德國大使館。德國大使是一位老派的外交家，名舒恩（Von Shoe），他不像他幾個屬員那樣活動。但他的參事波希哈瑪（Wilhelm Von Poshanner）和商務參贊波日特奇（Walter Bauder）忙碌異常。大使館有一個秘書名萊茲維茲（Georg Leitzewitz）一半是美國人，曾在劍橋讀書，他是一種流動的代表；譬如說他曾任駐哈瓦那和其他汎美會議的「觀察員」。智利軍隊爲德國人所訓練有廿多年，國會議員最近聲稱智利海軍官中有百分之九十五是親德的。

加拉賓諾羅斯（Carabineros）爲一種精選的半軍事化的警察也是德國人訓練的。他們的教官齊柏里烏斯（Otto Von Zippelius）最近被解職。他仍然住在聖地亞哥，寫信給柏林，自稱爲「智利納粹黨的總裁」（見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三日紐約時報）

在智利本地的納粹黨人，如馬瑞斯那些人與官方德國人中間並無顯明的接觸，在另一方面有些右派人士却樂於接受德國公開的支持，因爲他們痛恨人民陣綫。他們也許不喜歡

納粹主義，但凡可以用打擊亞古雷總統的工具都是好的。並不是右派利用納粹，而是納粹利用右派，德國人當然討厭人民陣線，這不僅因為思想上的理由，而是因為人民陣線向美國表示好感。

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政府以一隻四桅帆艦贈與智利海軍，做為訓練之用，德國人描寫這隻船是世界上最美好船，智利將這隻船接受。德國大使於舉行贈船典禮時發表下列談話

「德國與智利海軍間結成一種友好聯繫。依照海軍的傳統，所有船隻為國家領土的一部分，但這份饋贈如蒙接受，則德國這部分領土便象徵地轉為智利領土。我們極願德國國旗保存在這隻船的中心，因此，將來智利和德國兩國旗可以常常聯結起來，以為兩國堅實友情的佐證」(見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紐約時報)

還有一棘手問題在阿根廷羈押中的德國戰鬥艦格萊夫斯比號上的六十三個水手。悉到智利的問題。伐爾巴拉索德國總領事以假護照發給他們中間的四個軍官，那四個軍官逃

到日本，智利人發現此事情，驅逐德國領事出境，該領事旋又回智利，又被驅逐。

是年一九四一年，德國駐拉丁美洲大使在聖地亞哥舉行秘密會議。駐阿根廷大使戴耳曼（Baron Von Thiermann）秘密潛至安的新（Arcos），但是新聞記者發現了他。同時德國駐秘魯及玻利維亞公使也都趕到。還有一個故事，即雷茲博士（Dr. Kurt Rieth）亦參加這次會議，雷茲以後又到美國，被捕驅逐出境。在戴耳曼訪問聖地亞哥後，德國人，對一羣的智利軍官和其他客人，表演他們新的宣傳畫面即「在西班牙的勝利」。

智利政府曾嚴密注視第五縱隊。一九四一年拒絕已被驅逐出境的德國駐玻利維亞公使溫德萊爾（Ernst Wendler）繼續居留于境內。八月，政府下令禁止任何無線電宣傳偏袒任何交戰國。于是有爲皮爾多——蒙特（Puelo Montt）一納粹組織會員的五德國人被捕，並有些武器被查獲。親同盟的報紙宣佈道：「智利政府正合機宜的制止一個醜惡中的暴行。」

——智利與西半球防務

麥哲倫海峽截斷智利的領土，智利大部控制環繞好恩角變換不安的水面。這是智利國防問題與美國息息相關的核心。倘使巴拿馬運河被炸，喪失功能，則除非繞道好恩角或麥哲倫海峽，美國海軍不能從大西洋開到太平洋，亦不能從太平洋開到大西洋。因此，一個友好的智利對於美國戰略極端重要。復次，美日之間的戰爭將為一太平洋戰爭，而智利在太平洋沿岸比美國本身還要長些。

麥哲倫海峽，因為智利與阿根廷訂有一條永性的條約，並未設防，因此，這個海峽不能輕易禁止美國船隻通行，亦不能禁止任何國船隻通行。海岸砲台可以設立，但不能太快。智利海軍是一支優美的軍力，它有三萬三千噸主力艦二艘，它的六隻潛水艇也很有用處。使麥哲倫海峽永遠開放，並用各種方法培植智利的友好密切的關係，乃為美國利益之所繫。

美國尚未向智利要求根據地，但一般人都會想，如美國從事戰爭，則智利會給美國以援助，並同意充分運用它的便利。美國也希望，智利以其合作的精神，為它自己現時也是

爲美國，擴大它的防禦便利。智利主要的戰略據點爲伐爾巴雷索，費爾南得島（Jensen Handes islands）達爾堪華諾（Talcahuano）（智利主要的海軍站）和麥加爾斯、復活島等處。智利遠在太平洋上的領屬，可以作前哨站之用，它沒有海港，不過船隻可以在外面停泊，上次世界大戰時斯比海軍上將（Admiral Von Spee）的艦隊便會利用過它，它並且可以給日本作爲未來的踏脚石。現復活島租與一英國公司，養羊。

美國派有空軍代表團駐于智利，從前的英國海軍代表團及德國陸軍代表團已於若干年前返國。智利最有力的防禦力量爲加拉賓諾羅斯（Carahues），他們都能喫苦耐勞，受過澈底訓練，並且盡忠職守。從傳統上看，那個政府當權，他們便支持那個，智利對它的防務表示焦慮，遲至一九四〇年始通過一千萬萬比索的國防法案（約合一百萬磅）像智利這樣一個國家這是很鉅大的數目，佔全部預算之半。智利與美國的關係是良好的。

智利需要甚麼？

我問過許多智利人，照他們看來，他們國家最感需要的是甚麼？他們的答覆如下：

第十七章 智利奮張起來了

一) 提高生活水平，尤其中產階級的；(二) 政治上與商業上的誠實；(三) 更普及更良好的教育；(四) 人民與總統訂更爲確實的計畫。

安的山脈國家及綿長的西海岸，我們就此結束。現在我們跨過安的斯山，轉向巴拉，然後跨入阿根廷廣大而瀟灑的世界及東部各地。

第十八章 神祕之國巴拉圭

這兒是神祕之國。巴拉圭，美洲最遙遠，最富畫意的國家之一，是一種淒涼的，幾乎被人遺忘的仙境，而襯托着殘酷的現代的真實。這個國家長着紅色的閃閃發光的華麗的樹木，街道鋪着閃爍的，尖頭的圓石子，安靜的落暉照在寬闊的，彎曲的巴拉圭河上。這個國家，辦公時間爲上午八時至十一時，遇雨，便取消約會，女人們在她們的膝蓋上捲着又大又黑的雪茄烟，神色不動地噴着烟。

巴拉圭這個國家，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的人民是文盲，一個關氣的將軍可以有八十個孩子，每個人和另外一個人都和氣相處。誰也不曉得誰的祖父是誰。便是希特勒在亞森雄（Asuncion）也會經歷一個困難時期。巴拉圭這個國家，人民喜歡笑和開玩笑，大部分薪水——數目少得可憐——拖欠幾個月，報紙在標題問競相登載愛國的說教，一個歐洲女人如果穿長褲子，會挨石頭子打。海斯總統（Rutherford B. Hayes）是此地最知名的

美國總統，因為他曾經解決一次邊境糾紛。巴拉圭這個國家是混合政治的土匪亂國。
(*francotismo*) (一個動聽的字)，阿根廷的帝國主義和顯著的貧窮而成的。

巴拉圭的歷史與美洲其他共和國的歷史全不相同。巴拉圭的歷史是奇特的。十九世紀時，它受過三個獨裁者的統治，發生一次悲劇式的戰爭。一個怪人名為盧德里奎斯 (Gobernar Rodriguez) 者自一八一四年始統治智利至一八四〇年止。他自命為「最高領袖」(Supremo)，他使巴拉圭與世界隔離，至于日本在明治維新期間閉關自守的程度。巴拉圭是他的囚牢。盧德里奎後為羅培茲 (Carlos Antonio Lopez)，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六六年止的獨裁者；與他的兒子索拉諾羅培茲 (Francisco Salano Lopez) 統治巴拉圭至一八七〇年為止。小羅培茲有一個身世不明愛爾蘭法國西混血種的太太，名為林綺夫人 (Martha Lynch)，事實上統治巴拉圭者是她。巴拉圭人是性情粗暴和好侵略的民族，具有強烈的國家主義，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〇年之間，與阿根廷，巴西，烏拉圭三國戰爭，幾乎把這三國全都打敗。但是這些次戰爭把巴拉圭人民「殺戮大半」。這是從字面上說，事實上還

不能僅從字面上看。巴拉圭的男子律免于死者僅二萬八千人。此後，婦女擔任國家大部分的工作，巴拉圭人仍然談論一八七〇年的滔天大禍恍如昨日發生的一樣。這場大禍仍然是「一種切膚的，急迫的不難忘懷的事件。不認識這一點，我們無法了解巴拉圭。這好像北美的人民仍然熱烈討論格蘭特將軍（General Grant）事件一樣。

巴拉圭是奇特的，還有另外一種理由，是西半球上惟一的由印第安人統治西班牙人。而不由西班牙人統治印第安人的國家。巴拉圭健壯的瓜蘭尼人（Guaranis）是特別的。差不多每一巴拉圭人都能講瓜蘭尼話也能講西班牙話，而談話時常常轉為印第安的口音，西班牙人從未征服瓜蘭尼人，就像他們從未征服智利的阿魯堪尼人（Araucanians）一樣。當西班牙的殖民者——屬於優越的巴斯克（Basques）和加他拉（Catalans）的類型——于一五三六年到達亞森維時，瓜蘭尼人請求他們協助以對抗其他的印的安人，西班牙人表示同意。巴拉圭從此成爲一個團結而協和的國家。

巴拉圭像玻利維亞一樣，在陸地上被對鎖着，面積約十七萬五千方里。人民不到六百

萬。文盲過多，以致西班牙文的報紙只有兩千人能讀，貧窮是可怕的。人民雖然營養不足，卻不像玻利維亞和祕魯貧瘠高原上的人民一樣，事實上鬧着飢荒。

同情極權國家的總統

巴拉圭總統爲很少人知道的孟里尼鳩將軍 (General Don Higinio Morínigo)，他是一個從未到過外國去的青年軍官。他將滿三十歲，性情可愛，他黑色的眼珠發出光來像大理石一般，他黑色的頭髮纏他的眼眉僅有一寸多。他的出身是微賤的，曖昧不明的；他父親妨礙是巴拉奎拉利 (Paraguay) 城一個商人。在一個名爲佛斯哥 (Francisco) 的前任總統之下，做過參謀總長；以後做過陸軍部長，爲年青的激進派軍官的代表。他自一九四〇年九月卸任總統。

孟里尼鳩總統像巴拿馬尼亞斯總統 (Dr. Arnulfo Arias) 一樣，對極權國家表示同情。這一點是關於他最重要的事體。我會見他的時候，他穿一身閃光發白的制服，肩膀上鑲滿巨大的金色肩章，他說他信仰「選擇的民主政治」(Selective Democracy)，但是很明

顯地他的政府在全國建設與組合國家相近的國家。

孟里尼鳩於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總統就職宣言中宣佈他統治的方針爲紀律，階層政治與秩序。他說：在上帝之下，他願意保障人民不可讓與的人權，但是如果有人表示反對他政體的政治原則，或散佈破壞性質的理想，則將予以監禁。他宣佈軍隊及人民必須在他獨一無二的指揮之下行動，國會將不再開會。

孟里尼鳩總統于聖誕節發表告全國人民書。我們聽着吧：

在下院停會期間，我認爲說明我的政府的一般計劃，和巴拉圭國民革命理想涵義，爲我的職責所在。……

我們反對在巴拉圭實行舶來的政治制度。我們贊成純正的民主政治。但是除非使人民受教育，則選舉將爲政客所操縱，這些政客使民衆的性格降低，並且使民衆墮落。黨治的政府必須代以爲國家所治，及爲「國家」而治的政府……

我們反對，十九世紀產物的放任主義。我們主張在經濟領域中由國家實施干涉，尤

資本與勞動的關係上。……

放任國家的惰性應以社會公道爲前提，代以實行保護及指導的國家的動力。

國家應擺脫私人資本的勢力，尤其是外國資本。……我們主張由國家干涉並永久維持與讓與及公共事業有關的企業。……私人財產應予尊重。

我請求上帝，宇宙至高無上的創生者的保護，祈禱與我的努力的以新的啓示。

孟里尼鳩于是列舉他施政的具體計畫。選舉法的改革，不剝削無產階級，住宅，道路，修築更多的道路，農村電力化，社會保安，養老卹金，成立職業外交制度，國家動產再分配，因此每一家庭都可以有一塊生產的土地。自由的與強烈的教育。與教會保持密切關係。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現代社會主義迷人的風——與避光返照地基督教主義奇異地混合起來——最後吹到亞森維的芳香的橘子樹上。

巴拉圭的政治

在孟里尼鳩的後面，有一個由青年軍官和青年學生所組成的黨派，一種不露名的智囊團。誰也不曉得這個黨派裏面的份子是誰，它好像在以秘密團體身份而活動。這些軍官承襲一種幾乎不能容忍的，根本的政治局勢。

巴拉圭傳統的政黨為紅色黨 (Colorados) 和藍色黨 (Blues)，紅色黨是保守的，代表土地寡頭政治，藍色黨是自由黨，紅色黨下野已經有三十多年。繼之而起的自由黨政府腐敗無能，日形衰落。如我在亞森維聽說的，他們是「坐食山空，無所事事」。以後，度谷戰爭發生，成千成萬的官兵回到首都，在經過不能忍受的困難以後——痛恨他們被排斥于政治的及經濟的生活以外。軍隊像日本軍隊一樣是一種「無」(空)的軍隊，「肚子充用，下決心由自己濼幹，把溫和的和貧窮的文治派踢開。

因此，有一個名叫佛朗哥上尉 (Colonel Rafael Franco) 的青年軍官，於一九三六年二月起而革命。這結束了自由政權。十八個月後佛朗哥又為另一軍事派所推翻。我們無餘地來討論以後所發生的千頭萬緒的事件。在一九三九年八月馬斯蒂加利比亞上將 (Mastigall)

Jose Felix Estigarribia) 出任總統。他在夏客戰爭中曾任總司令，他的履歷表與美國很接近，並允諾授予巴拉圭以良好的政治。在理論上講，薩斯蒂加利比亞是一個自由派，他希望做的，是在軍隊與通常的憲治中間形成一道橋樑。他本來是可以成功的，但于一九四〇年九月墮機殞命。於是由孟里尼鳩，他的陸軍部長，代理總統職務。

孟里尼鳩很迅速地把他自己的權勢建立起來，雖然人家只認爲他祇臨時代理兩個月。但他把癡議中的選舉延緩至一九四三年，而在十一月三十日，他便宣佈他自己爲獨裁者。同時他四個閣員——都是薩斯蒂加利比亞的人——辭職。有二人被捕，一爲財政部長。一爲內政部長，據傳說現仍在獄中。第三爲公共工程部長荷斯佛蘭(Abilio Niox Insfran)爲一最有聲望的巴拉圭人現逃亡國外。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孟里尼鳩繼續實行「肅清」政策。他罷免高級軍官四人，包括總司令戴耳加多將軍 (General D'Elga Co.) (他才代表政府訪問美國歸來) 和追隨他的所謂「硬漢」巴拉德斯上校 (Colonel Ramon Paradas) 除戴耳加多將軍外皆逃往國外。另一

「硬漢」伐爾德士上校 (Colonel Damiano Sosa Vidler)，內政部長與一有相當的砲兵司令亦均被免職。

孟里尼鳩於是轉而注意老的自由派，自由派希望恢復政權，陰謀推翻他的政府，孟里尼鳩說。在聖誕節的一週內，竟逮捕數十人，隨即發生不甚嚴重的恐怖。有些犯人——並不許多——被遣送至海爾茂薩 (Pena Henares) 的流戍地帶，這些人是很倒霉的。軍隊繼續逮捕嫌疑犯。如果一個人在聯合聚樂部 (Union Club)——巴拉圭政治主要的集會所——喫午飯，或者買一套新衣服，便被稱為國家之敵人。我有一次到駐亞森雄的美國使館和美公使赫華德 (Trindley Howard) 閒談，當時有一個恐慌黨狀的自由黨人跑進來，請求外交上的保護。但是赫華德不能保護他。

孟里尼鳩行動的廣泛性產生了自然的反動。一九四二年二月，北都康塞普維 (Concepcion) 的守衛團謀叛，不得不予以制止。嗣後又謠傳，曾對自由派實施第一次打擊，比孟里尼鳩更為激急的佛蘭哥上校，將返國，他在再得維地歐 (Montevideo) 流亡若干年。但巴

拉圭政府勸告高拉圭不讓他出境。四月中政府又制止一次醞釀的革命，這次革命顯然是由海軍份子煽動的。六月又發生一次「叛變」，但旋被平。

在巴拉圭實施反革命是不容易的，因為軍隊得有國家預算百分之五十，同時沒有一個政治領袖其聲望足以把文治派的勢力結合起來。推翻軍隊的惟一手段為利用軍隊自身，那就是「利用」此一派系——有武器的——反對另一派系。「利用」的方法就是金錢，可是巴拉圭軍隊不愁無錢。

巴拉圭的聖人

巴拉圭外交部長阿爾加納博士(Dr. Luis A. Argüello)。生於亞森雄，年約四十五歲，曾受過基督教教育。在前政府中曾任司法部長及宗教部部長，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經濟學院院長等職。他是一個律師，熱狂的篤誠的天主教徒。他每天都到教堂去區他的禱禱與他的虔誠有關。當我會見他的時候，他關於外交的意見似乎還未確定。他說如果美國要他辭職，則巴拉圭「除非被攻擊」，將守中立。阿爾加納博士好像一個舊式的演劇

者或魔術家。他無論甚麼時候都可以期望他從懷中掏出一隻兔子來。

最出色當行的現代巴拉圭人為謝參謀長戴耳加多將軍。他很親美，美國軍官認為他是第一流軍人。戴耳加多屬於加爾尼種，正如巴拉圭國其他任何人一樣。他的綽號為皮齊塔·皮齊塔(Pichita Pichita)，大概的意思為(Little By Little)。他是一位具有魔力的人物。數年前，曾至法國學習法文。三星期內。在他所住的村子內每一個法國人都能講瓜蘭尼語。

卸任總統佛朗哥上校現流亡于烏拉圭，為廈谷戰爭之中有名英雄。他是一個窮苦孩子，具有強烈的左傾意識。現在他在孟地維地歐，開肥皂及化妝品工廠。

略談巴拉圭經濟

巴拉圭大部份倚賴肉類產品，香料茶(Yerba Mate)，及製單寧酸的(Guaracho)硬木等項物品的輸出為生。巴拉圭的經濟具有不可思議的動向。巴拉圭是生產牲畜的國家，但仍需輸入奶油牛油。白麥和馬鈴薯，都從外國輸入，是一種極端的奢侈品，馬鈴薯每磅三

勞士。巴拉圭的貨幣是世界上不值錢的，照官價，每四先令可以換二百八十巴拉圭庇索，如爲黑市可以換更多一點。美國在亞森雄的財政顧問說要澈底使巴拉圭能自立，需要借款三百八十萬鎊。

巴拉圭許多土地仍是公共土地，有錢的誰都可以買。有些田產範圍很大，有一個人名叫加達都的(Carlos Cadado)阿根廷人有一處田產，比阿根廷任何田產都大，面積五千六百畝。土地上做日工的除食物外一無所得，有時得到的食物亦寥寥無幾。廈谷戰爭中，每一個士兵，十九生特瓦斯(Centenas)可以維持一天。巴拉圭一個內閣員每月薪俸爲二十五鎊，一個電報員每月爲兩鎊。

軸心與美國的利益

在巴拉圭有一大的德國僑民團體，在德國生的及第一代的德國人共有一萬八千人。但多集中於廈谷的明諾奈(Mennonites)，他們在政治上並不活動。但軸心在亞森雄及恩加納維(Engharacion)區域的代表則忙碌異常，有幾個地方銀行，如德國銀行(Banco Germanico)

捷資勢力，首都四份日報中有一份名爲論壇報（The Tribune）的在德國人控制之下。一九三九年，德國駐亞森維使館輸入的宣傳材料達二千九百三十六格蘭姆（約有三噸），像巴拉圭文官這樣多的國家，輸入這樣多的宣傳資料真是有點過火，這表示德國把巴拉圭看得如何重要。一九四〇年，匯至義大利使館美金四萬。——對於像巴拉圭這樣一個國家，這是一筆很大的款項。

葛斯蒂加利比亞上將的政府是極端親美的，他的閣員很願意以空軍根據地給予美國——我們知道，這種舉動是許多拉丁美洲國家所不願意做的——以換取財政上的援助。現政府，在國內雖有親軸心傾向，但並非不友誼。巴拉圭與美國間的參謀談話誠懇地進行着，亞森維當局已請美國派遣海軍代表團前往該國（從前烏拉圭軍事代表團爲法國人，但一九四〇年後因有若干閣員加入戴高樂政府而解散。）

孟里尼鳩政府已採取制止第五縱隊的相當強烈的行動。曾有一時期禁止報紙登載任何批評戰爭的社論，無論是贊成或反對那一方面，以免輿論會因之而激動。有一明顯親法

赫斯的報紙名爲 (Diario) 報復復。烏拉圭不許外文報紙出版，不許着外國制服或佩外國徽章，並不許外國人從事政治活動。檢閱最嚴格的。卓別林的一大獨裁者已禁止演出。

教會在巴拉圭很有勢力，但其主要的掌權者鮑勃林主教 (Sinfiriano Bogarin) 據說是親美的並站在自由派方面。總統必須爲一羅馬天主教徒。耶穌時代的遺俗。教會與國家自然是團結的。但亞森維的天主教徒告訴我說：一般而論政客領導教會，而非教會領導政治家。我尚未發現長槍會 (Zelador) 的勢力……共產黨在巴拉圭是不合法的，大多數南美國家都是如此，但巴拉圭共產黨控制大多數主要工會。

阿根廷帝國主義在巴拉圭

至少從經濟方面看，巴拉圭不過是比鄰阿根廷的一個殖民地。由阿根廷人殘酷無情地剝削它。從政治方面看，布伊諾斯艾利斯並不過事干涉。阿根廷政府不關心讓統治巴拉圭的如奧巴拉圭政府第一不干涉阿根廷的利益，第二不與巴西眉來眼去。他們所最希望

是巴拉圭仍然軟弱無能，自行分裂。阿根廷剝削巴西的因素如下：

第一，巴拉圭貨幣，以阿根廷的庇索爲其比價標準。巴拉圭人欲換取任何外匯必須到布伊諾斯艾利斯去。即最近從美國進出口銀行借到的十萬鎊信用貸款亦必須經由阿根廷的匯兌媒介而償付之。

第二，阿根廷政府擁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巴拉圭中央鐵路，這條鐵路從亞森雄到巴拉那河之Parana River) 在該河上有一個邊境渡口。阿根廷如果願意，可以任何理由爲藉口，封閉此地的交通，截斷巴拉圭與外界的任何鐵路聯絡。

第三，巴拉圭主要食物尤其是麵包與小麥仰賴阿根廷。阿根廷在亞森雄自立麵粉廠，把麵粉自行運出，並在當地製售麵包。如阿根廷禁止小麥對巴拉圭出口，則巴拉圭將會挨餓。

第四，阿根廷控制烏拉圭大部分的Cementos工業，雖然有一家提鍊單寧酸的公司爲美國所有，並爲巴拉圭最好的主顧。

第五，巴拉圭百分之八十的貿易由米汗諾維區(Mihanovich)公司經營，該公司為阿根廷最大的航運公司。米汗諾維區控制巴拉圭河上所有交通，並課以高得不可思議的稅。該公司僅自巴拉圭所得的收入，據說每年約有三十萬鎊之譜，從亞森雄運某種貨物到布伊諾斯艾利斯，其運費比從布伊諾斯艾利斯運至紐約還高，自亞森雄至布伊諾斯艾利斯為七百五十里，自布伊諾斯艾利斯到紐約則為六千里。

阿根廷人對美國公司資助巴拉圭發展鐵路一事，並不愉快。現正建築一條主要鐵路，從亞森雄起，東至維拉利加(Villarica)止。這條鐵路將觸及靠近巴西的未開發區域。巴拉圭希望，由於美國援助，最後將這條鐵路延長至巴西邊境——它也希望築一路線通至巴拉圭，但阿根廷則似極不贊同。

最後一種因素為感情的。從大多數的巴拉圭人看來，布伊諾斯艾利斯為世界之中心，正與巴黎從大多數阿根廷人看來為世界之中心一樣。從社會方面，文化方面，智慧方面看來，布伊諾斯艾利斯實為巴拉圭的首都正與亞森雄無異。如果一羣巴拉圭人曾經觀光過索

伊諾斯艾利斯，那他就已實現了一種重要野心；他是一個偉大的旅行家了，他將死而無憾。

遊丁美深内墓

四二六

第十九章 錯綜複雜的阿根廷

現在我們來談阿根廷，它是一切事物的鎖鑰。這兒是拉丁美洲最富足的國家，勢力最大，從物質觀點看，最進步的國家。它是西半球最無「美國式」的國家，因為它的根源於它的本能和它的市場大部都在歐洲，它簡直像歐洲延長到西半球的一部分。它這個國家對於恥辱極爲敏感，對於它的民族主義和它所担任的使命引爲無上驕傲，所謂它的使命便是做拉丁美洲的霸主。這個國家內，牛肉是國王，而布伊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則爲堂皇富麗的皇后。

我不知道是否有其他國家比較阿根廷再難了解，更使人迷惘。我忽然想起一件外交軼事，有一駐阿根廷的大使對另一大使說：「我到此地已有六月，我一切都不了解。」他的朋友回答道，「我的朋友，我真要慶賀你。你的了解力比我高助得多，我到此地已有三年，而我現在和你得到同樣結論。」

從很小一點開始吧，布伊諾斯艾利斯城，有二百三十六萬四千二百六十三人，市面流通，在兩旁植樹的光華大道上或在鋪滿石子的郊外街道上，熙來攘往，叫器不停。不禁令人憶起巴黎的景況。我從未看過像這樣騷亂的交通。醜陋的，橫衝直撞的公共汽車叫做「滿他金特」(Matagente) (意思是殺人者)，司機稱為 *chofers*。布伊諾斯艾利斯全城無一交通燈，每天晚上無一縷紅光或綠光。理由是阿根廷人曾試驗過交通燈，旋即放棄這種理想，因為沒有人會遵守。他們認為他們用不到受這種機械的管制。

我阿根廷朋友讀到這段文字時也許會掩卷長嘆，指責我是「美國的」野蠻人，僅對物質現象發生興趣。

阿根廷目前為嚴重的危機所襲擊。不僅為政治危機而已，關於政治危機；我即詳予報道，亦不僅為經濟危機，雖然經濟危機是十分嚴重。阿根廷是世界上農產品最大的出產者與輸出者，因為戰爭及封鎖受到嚴重打擊。但是我所說的危機還要更深刻。這種危機是一種精神上的危機，好像一個年富力強的，多情敏感的青年年青時有家庭保護他，現在家庭

被隔斷，而感到擾攘不安的成年期中千頭萬緒的問題一樣。

阿根廷人與歐洲有四種主要聯繫。第一，歷史的。阿根廷主要為白種人，無黑奴問題，亦無印地安或混血種（Mestizo）問題。印地安人在拉普拉他區域沒有文化；他們是遊牧民族——他們甚至不編織筐篋——早被消滅。第二，經濟的。歐洲的尤其是英國的資本建設起這個國家，就英國的投資而論現仍有四萬萬鎊，而全部貿易中有百分之四十通常輸入英國。第三，文化的或智識的。實際上一切智識的源流都自歐洲而來，每一上層階級的阿根廷人都認為巴黎是他精神上的老家。我遇見許多阿根廷人，他們在廿歲前從未讀過一本西班牙文的書籍。每一樣事情都必須是法國的。第四，宗教的。至高無上的教會代表一種深刻的歐洲勢力，此不僅為歷史的理由，而為阿根廷所有僧侶幾乎都是西班牙人或義大利人。

我上面這段話是引自阿根廷一個有名的經濟學者。我和他談話時，他說：「我每次遊歷美國，都覺得身在異鄉。」這句話使我莫名其妙，以後我才了解他所說的意義，那就是他在歐洲感覺「像在家裏」一樣。

現在歐洲被截斷了。它是喪失了。希特勒摧毀了舊的歐洲，它已經改觀，不可復議。一九四一年的歐洲不復是阿根廷人在二三十年前或十年前所認識的歐洲了。物質上的輸出減縮，精神上的輸入枯竭，無任何滋養從歐洲輸入。阿根廷人於是感覺不安，徬徨不知所之。他們的文化是一種近代文化，好像美國的文化一樣，並不深刻。他們在一個價值日趨崩潰的世界中，不知如何思維，他們不知道轉向何處去。

因此現代阿根廷政治及智識生活，發生三種主要傾向，第一為強烈而具有防守性質的阿根廷民族主義，第二為拉丁美洲其餘國家的監護人隨民族主義而來的。第三為對美國極端複雜的態度。

我有一個阿根廷朋友，為一有名律師，常至美國遊歷，他甚至認為，歐洲崩潰時，他的國家會變為全世界拉丁美洲國家的領袖。他預示未來西半球的文化為盎格魯撒格遜及拉丁文化的混合，而以阿根廷為不可避免的命運前定的，具有無上權威的拉丁美洲發言人。關於阿根廷對美國的關係，那是一個困難的問題，我在後面再談。

一九四一年季夏，阿爾廷總統奧爾蒂茲博士（Dr. Ortiz）因病不能執政。由副總統加斯蒂羅博士（Dr. Castillo）代理（註一）。由這種畸形狀態所產的混亂是相當大的，尤其因為奧爾蒂茲與加斯蒂羅是兩個壁壘鮮明的政敵。奧爾蒂茲為急進派而加斯蒂羅則為保守派。此外，還有第三個脚色，名為胡斯多（Husdo），他是一個卸任總統，在幕後和其餘兩人同樣具有勢力，這使原來的混亂更形惡化。布伊諾斯艾利斯的故事是這樣的，奧爾蒂茲是急進派的希望，加斯蒂羅是保守派的希望，而胡斯多則為「胡斯多的希望吧！」

在未討論這些矛盾和困難前，我們必須稍向前追溯。這個故事如無它的背景是不易了解的。

（註一）奧爾蒂茲總統現已逝世，加真除阿根廷總統。

阿爾廷人口為一千三百十二萬九千七百二十三人，面積為一百零七萬八千二百七十八方里（等於法國面積五倍大），大部皆在溫帶，直至一七七六年止，為祕魯屬地的一部。

它是拉丁美洲第一個獲得獨立的國家，它的解放者爲一有名的克里歐勒族（Creole）的冒險家，桑馬丁（José de San Martín）桑馬丁曾參加西班牙軍隊在歐洲作戰，後自歐洲返國，解放他的國家。他不僅在阿根廷作戰而且在西部海岸及山岳各邦作戰，在該處他與玻利伐爾（Bolivar）密切合作。「阿根廷」之名，不知爲甚麼，係從「銀」字得來。「普拉他」之名亦復如是，它是阿根廷最大的河口。

一八二〇年至一九二〇年這個世紀是一個充滿驚人發展的世紀，在該世紀中有三個偉大人物相繼統治阿根廷，名字都以R起首。黎瓦達維亞（Bernardino Rivadavia）第一個總統，在混亂的鬥爭及各省酋長從事內戰的時期當中，給予阿根廷以憲政的形式。羅薩斯（Joaquín Manuel de Rosas）爲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五二年的獨裁者。阿根廷第一號的大急進派，爲傑克遜（Andrew Jackson）一類人物，而具有現代獨裁者的色彩，譬如，他自己有紅衫的私人軍隊，自己有秘密警察。他協助建立封建制度。羅加（Julio Roca）（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六年的總統），向西部及南部開拓邊境，平定巴達科尼亞（Patagonia）。

殺掉大多數仍然殘存的印地安人。他的事業與美國邊境的拓荒者頗為相似。同時發生歐洲之大規模移民。成千成萬的歐洲人——愛爾蘭人，英國人，德國人，巴斯克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到阿根廷去，正像他們到北美去一樣，在它肥沃的牧畜區及新興工業城市定居。

過去三四十年間，阿根廷的政治主要為一鉅大的罅隙所分裂。複雜的問題是無止境的，友善的布伊諾斯艾利斯專家解釋這些複雜問題也要覺得頭痛，但要點仍然是很明顯的。阿根廷的政治鬥爭是世界上最簡單最自然的，即右派與左派的鬥爭。一方面是保守派，大部分代表古老的克里歐勒的專制政治，大地主和封建殘餘，另一方面是急進派，大部分但不是絕對地代表市民，中產階級——阿根廷是南美洲惟一有發展完善的中產階級的國家——移民者的子孫，鞋店老板和商人。保守派大部分代表西班牙殖民的舊傳統。急進派大部分代表現代歐洲，尤其是意大利的斷傳統。我們要記着，每阿根廷四人有一人為義大利血統。

保守黨 (CONSERVADORES) 以一個毫無意義的名字，即為「國家民主黨」(Partido De

Mostrata Nacional) 和保守黨發生關係的爲急進黨的一個分支即反個人派 (Anti-personalists)，他們的結合稱爲 Concordancia。反對派的急進黨爲阿根廷惟一最大的政黨，他們稱爲急進聯盟 (Union Civica Radical) 簡稱爲 U. C. R.

阿根廷的地主，騎射會會員，養牛者，及其他寡頭政治的代表，並無市民，工業家，鞋店老板，和中產階級那樣多。這是自然的。主要問題亦即在此。保守黨希望把持政權和政權所包括的許多利益。自然啦。但大部分人民都是急進的，而急進派會在任何誠實的選舉中獲得勝利。因此，保守黨派把急進黨踢開，必須從事壓倒的努力，以阻止舉行公正選舉。他們從有組織的打擊，聯合，偶發事件和彈壓才實現統治，（見一九四一年五月五日時報）。這便是阿根廷政治的基本問題。

簡略溯及一九一六年。在那一年，現代的政治壁壘尙未過分明顯前，伊里哥嚴 (Higilto Irigoyen) 出任總統，他多少帶有羅薩沙的傳統，爲一熱狂人物。人家稱他爲 Poldo (鼯鼠)，因爲他的樣子好像一隻鼯鼠，他的左右或稱爲 Felinists，或稱爲 Gona

aflexos (兩字都是屈膝的意思)。伊里科股是南美共和國第一個以平民而出任總統者。早年，他是一個有力量而能感動人的人物，他與羅斯福總統極端相像。晚年，他是一個俗不可耐的老人，憤懣，昏迷，誰與他會談一次，他的秘書便索費一千底索，因而變成他認罪的囚徒。他並未給布伊諾斯艾利斯的白宮，加薩羅薩達(Casa Rosada)增光，但直到今天，人們還深深地愛他或恨他，好像他仍然是一個活着的人一樣。一九二八年第二次當選為總統，嗣于一九三〇年九月為保守黨的暴動所驅逐。

從那時候起，保守黨的寡頭政治統治了阿根廷。起初出來一位傾向法西斯的將軍名為里布魯(Triduru)。以後為胡斯多將軍(General Don Augustin P. Justo)胡斯多將軍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八年間任總統。胡斯多後，情形更為複雜，茲說明如下。

阿根廷民衆的要求與日俱增，保守黨在震驚之下，不敢公開「製造選舉」，就像他們在一九三二年所製造的一樣，當時，事實上，甚至未允許急進黨投票。他們計劃組織聯合選舉，以收買急進黨中的失意份子。他們想利用某一能由他們駕御的急進黨為總統，再由

一保守黨任副總統以爲保障。他們選擇的急進黨即爲奧爾蒂茲博士。奧爾蒂茲是一個有錢的律師，反個人派的一份子，胡斯多的人，一個可愛的人物。他們所選擇的保守黨是一個爲人敬仰的法官，加斯蒂羅博士。奧爾蒂茲——加斯蒂羅的聯合陣綫勝利了。但即以奧爾蒂茲爲激進黨選票的誘餌，選舉仍不得不予嚴密操縱以便勝利確定。

以後一種驚人的事情發生了。我已經敘述過保守的地主和激進的中產階級（惟失于過簡而不能不表遺憾），但阿根廷尚有其他人民。阿根廷有幾千萬農民，有些人是沒有土地的農奴，在遼遠的廈谷濕地及巴達科尼產羊肉的草原，掙扎於飢餓的邊緣之上。奧爾蒂茲遍遊全國，運動選舉。他目觀許多家庭的兒童窮得太可憐——在世界上最大的產肉國家——無肉可喫，他目觀泥土做的小房子，荒廢的田地，不能忍耐的貧窮，村落陷於污穢與破爛當中。他發現在某些區域內，徵募的士兵有百分之三十患病，營養不足，不適于服役。他回來了，告訴他的擁護者說他意欲實踐他選舉的諾言，他意欲保證以爲自由選舉，他意欲爲全體人民的福利而努力。

保守黨震驚起來了。他們說，事實上「奧爾蒂茲」爲一 *Poltrona*（伊里科般的信徒）這比稱他爲共產黨還壞。奧爾蒂茲是一個身材龐大的人，但並不十分健康，喜歡喫又喜歡喝。有一個傳說，說激怒了的保守黨人決心使他大喫大嚼而死把他搥脫。

奧爾蒂茲的健康事實上壞下去了，一九四零年七月因患糖尿病及一目失明而被迫休養，准許他無限期請假，「俟健康恢復時有復職之權」。以後發生一件小小事件，卽所爾巴羅馬爾事件（*Paomar Affair*）陸軍部購買一架軍用飛機，價錢太貴，奧爾蒂茲雖未與聞其事，但他認爲他必須辭職。他這樣做了，但立法會議不准他辭職。但他病得太重，不能工作。危機發生了，內閣總辭職，加斯蒂羅以副總統代行。任命一新政府，完全是他自己的。但，在法律上和理論上，奧爾蒂茲仍爲阿根廷共和國的總統。

在奧爾蒂茲和加斯蒂羅的兩個陣營中間，以後演成嚴重鬥爭。結果議會停頓，政府事實解體。加斯蒂羅兩個最得力的部長外交部長羅果（*Rogo*）和財政部長皮米多（*Pinedo*）因爲工作不能進行于一九四一年一月辭職。激進黨阻撓議會立法，政府不能通過預算，

甚至最感急迫的非常時法律也不能通過。急進黨是下院中最大的政黨，加斯蒂羅最後被迫以命令治理國事。

奧爾蒂茲的朋友說他雖然一目失明，但他有資格恢復職權。但加斯蒂羅一黨將不惜使用各種辦法使他不能復職。一九四一年四月，上院指派一委員會正式調查奧爾蒂茲的健康。他們發現「總統視力發生障礙，情形甚為嚴重，不能閱讀，因而在簽署公事前，不能親自知其內容」。於是，阿根廷事實上有兩個總統。奧爾蒂茲，急進派，不能執行職務。而由保守黨的加斯蒂羅執政。阿根廷最近的問題主要成一種醫藥問題。

總括起來，阿根廷自一九二八年以來從未舉行自由而及公正的選舉。阿根廷大部分人民為民主的，急進的，但保守黨的寡頭政治竭力想保持政權。

三劍客

奧爾蒂茲 (Roberto Marcalino Ortiz) 稱為 (肥大的人) El Gordo, 一八八六年生于布伊諾斯艾利斯，出身寒微。他各式各樣的事業都是自己創造出來的，曾研究醫學，旋又習

法律，爲一極成功的出席高等法院律師。差不多每人都希望他留職。因爲他個人關係喜羣居，嗜遊宴，並喜與人接近。打到各種陣營裏面去。歷任英國鐵路公司，美孚石油公司法律顧問等職。

他青年卽已從政，因爲政治才是可幹的玩意。同時他具有純正的社會意識，曾於鮑加（Boga），協助建立一工人學校。他加入急進黨，當選爲聯邦立法院布伊諾斯艾利斯議員。一九二五年在急進黨派領袖阿勒維爾博士（Dr. Marcelo I. de Alvear）政府任公共工程部長。在公共工程部長任內，曾改造布伊諾斯艾利斯的港務，製定排水計畫，改革國有鐵路（阿根廷鐵路百分之七十八爲英國所有，餘者屬於國家）。從前他在布伊諾斯艾利斯的博士論文卽爲關於鐵路立法。

一九二八年，奧爾蒂茲從政七年退休，恢復律師職務，嗣出任其友人胡斯多將軍的財政部長。他是阿根廷歷史上最機敏的財政部長，當美國持有的阿根廷證券在紐約的匯市跌價時，他便聰明的全數贖買，藉以抵銷一半的外債——這一點與盧斯在智利所爲者正復相

同。一九三八年參與總統競選，他的敵人爲他的朋友和他的長官阿勒維爾。阿勒維爾的急進黨事實上反可獲得大多數選票。奧爾蒂茲和加斯蒂羅的聯合陣線終於獲勝。

奧爾蒂茲於患悲劇的疾病，和巴羅馬爾事件發生後，毅然決然辭職的勇氣，深得全國愛戴。我曾經聽得人家評論說，他是伊里科股總統後最得民心的總統。

奧爾蒂茲在健康良好時，一直辦公至黎明始行就寢，喫大量的炒麵，吸十一寸長的雪茄，且國內知名之士無不認識之，愛好之，當他到競技場時，他坐在一把特別爲容納他的大塊頭而訂的椅子上。

加斯蒂羅與奧爾蒂茲大不相同。加斯蒂羅有狐狸（El Zorro）之稱。奧爾蒂茲好大喜功，而加斯蒂羅，則小心翼翼，奧爾蒂茲氣度恢宏，而加斯蒂羅則狹隘拘謹。他六時起床，現在七十歲了，每天仍舊研究法律一小時。午飯後假寢十分鐘，獨自在床上用晚餐，以免有人擾亂，一直辦公至晨。他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按法律規定，阿根廷總統必爲

羅馬天主教會中之一份子。

加斯蒂羅博士一八七一年生於加他馬爾加（Catamarca）省。在布伊諾斯艾利斯大學得法律學位——任法律教師數年，奧爾蒂茲本是數年前的學生。加斯蒂羅是一個學有專長的成功法官，他棄法官而從政——以一個頭號保守黨的資格——他的事業是飛皇騰達的，一九三二年當選為本省議員以後，在胡斯多政府之下任司法部長及內政部長。

加斯蒂羅被稱為狐狸精，但是從他修剪整齊的灰色頭髮和鬍鬚，他羞慚的藍色眼睛看來，他不像狐狸精。他是我所遇到最沉默寡言的國家元首。我在加薩羅薩達會見他。他坐在用亞黎木鑲成的一間房子裏，——我所看見的最美觀的房子——鮮花環繞，香氣撲人。壁爐上掛着桑馬丁（San Martin）的肖像，壁爐下面，擺一花瓶，中插阿根廷國旗。門開着，與一廣闊走廊相通，走廊飾以閃光地板，秘書們在那兒等候注視。第一，加斯蒂羅指出——像所有阿根廷人必然指出的——阿根廷為一大國，將來還要更強大。第二，他說，他與羅斯福總統和赫爾國務師的會晤使他獲得深刻印象。第三，關於（一）如美國參戰（

二)如德鬻戰勝兩項問題，阿根廷的意見如何，他拒絕有所論列。

我曾聽見有人描寫加斯蒂羅是一個「山岳地帶的人」，這是他的謹慎，他的拘謹和他地方觀念太重的一種良好表示。

胡斯多將軍 (Agustín P. Justo) 按 (Justo 應譯為 Hoorto) 是一個秉性最強的人物。他在幕後把持實權——因為他控制大部分軍隊，人家有時稱他為「第三個總統」他父親為利奧斯 (Luzuriaga) 省，省長。孩童時即已加入軍隊，故他一生為一職業軍官。生於一八七六年。被稱為軍事教育最優良的獨裁者——任「阿根廷的西點軍官學校」指揮官有年。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八年任陸軍部長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八任總統。

當羅斯福總統於一九三六年訪問阿根廷時，有一大羣羣衆歡迎他，高呼「民主政治前進！」布伊諾斯艾利斯的故事說這種示威是十是單純的，它不僅不擁護羅斯福總統，而且在反對胡斯多。這是阿根廷人民得為民主政治而歡呼的第一次。

關於胡斯多右一有利的，也許是難于置信的故事，這故事強調他的鎮定。他在顛簸不平的高山中乘軍用飛機一架飛行。駕機回到一望，這位將軍不在座位上了，不禁大喫一驚。胡斯多將軍討厭飛機上的顛簸，他安詳地跳下來，事後發現他在一株樹下安靜地打盹呢。

胡斯多將軍，前額傾斜，鬚髭挺直，有犯人之勢，前胸寬闊健壯。他是一個熱情的國家主義者。既不親軸心亦不親美國。他喜歡一顆捧着一颗的嚼巧克力糖。渾名爲「小金經」(Little golden Burton)。

阿根廷人的特質

我在布伊諾斯艾利斯聽說在殖民時代及十九世紀大部時間內，阿根廷的克里歐勒人與西方文化的中心組織皆具有歐洲血統的任何人民爲甚。因此阿根廷遂產生組織最嚴密自給自足的土地寡頭政治，至今仍殘存於世。阿根廷收入的來源爲產生幾無限量的牛肉的大牧場(Cestancia)它的組織爲布伊諾斯艾利斯的宜人聚樂部Club de Armas)它也許是世界上最

世界上最排外的聚樂部，客廳內的標識象徵「父權保育的家庭生活」及「部落的孤立」；阿根廷的文化是普勞斯特（Marcel Proust），嚴謹的天主教主義，從巴黎船來的最時髦的新奇事物，湊合起來的五光十彩的混合物。它產生過（現在還在產生）一些最時髦的人物，世界上最諱辯，受智識薰陶最深的人。上流的阿根廷人的確是上流啊！

這一羣富麗堂皇的都市貴族階級以及阿根廷的一般老百姓有幾種特質，如果我們可以籠統地作一概括說明。第一為強烈的民族主義。除日本外我從未看過像阿根廷那樣強烈的民族主義。甚至火柴盒上都貼有愛國標語。我所遇到的每一阿根廷人幾乎都對他國家偉大表示驕傲，對我誇述阿根廷如何偉大，為甚麼偉大。阿根廷是西半球上，人們急欲知道對他們如何想法，對他們將寫些甚麼東西的惟一國家。他們認為絕對比他們鄰人優越，詬罵委內瑞拉人或愛瓜多爾人為蠻夷。每一阿根廷人都曉得阿根廷有一種偉大的命運。每一阿根廷人都曉得布伊諾斯艾利斯是世界上最美麗的都市。

彷彿大多數阿根廷人都以為人們視阿根廷為「拉丁」美洲的一部。這本書擬議中的

聲名，我會聽到嚴重的抗議，每人都說：我的書名僅應稱爲「美洲內幕」。你如離開布伊諾斯艾利斯出外旅行，阿根廷人說你是到「南美去」，我聽到這樣說法有些莫名其妙。與此點有密切關係，是阿根廷人對種族問題之神經過敏。這很奇怪，因爲阿根廷是南美大陸上最白的國家。但我聽過一個政治家說（伊里科般內閣中除我表兄外，每人都是黑奴）。有一顯貴婦人在布伊諾斯艾利斯某大廈中看農民跳舞者表演，他轉過頭來對我說「那人爲印第安血統，無黑奴血統」。

一個阿根廷朋友正鄭重的對我說道：「阿根廷大於巴西」。巴西有四千萬人口，而阿根廷僅有一千三百萬，我有點茫然了。我的朋友對我解釋道：「阿根廷的白人比巴西多，所以比巴西大。」

阿根廷的優越感——這自然是根據卑下感而來的，在居住于布伊諾斯艾利斯「野蠻的」北美人（*Norteamericanos*）中間，產生許多痛苦。我一個朋友在他所喜歡的一家飯館裏發現他平常所喫的高貴的牛排（*Bife de Lomo*）不及往常。他提出抗議。侍者高傲的回

答道：「阿根廷的牛肉都是好的」，（真的，我想阿根廷牛肉是我所喫過的牛肉中最好的）。

阿根廷人一般講來像西班牙人和義大利人一樣，不喜歡人家裏招待外國人。我有一很好的美國朋友，有錢，舉止不凡，有一美麗太太，任某一大公司總經理，每天每一分鐘都同阿根廷人接觸，但總覺來沒有一次看過布伊諾斯艾利斯房子的內部。這點也許是產生下列挖苦話的由來「如果你以你認為他值的價錢買來一個阿根廷人，再以他認為他值的價錢賣出去，那你就會變成一個百萬富翁。」

大多數阿根廷人無懼於坦白直爽，這有時倒使人心裏痛快。白宮派費爾龐克(Doug Fairbank)為訪問阿根廷的友好使節。一個交際場中的阿根廷婦女批評如下：「如果任命一個科學家，教育家，或者法學家擔任這個友好使節的位置，那表示對我們更為尊重，我們以地主的地位招待費爾龐克，但我們尙未為他而訓練為一外交家。」

阿根廷的主與家庭大都通婚，如烏恩翠(Daine)大族是，最末名字之少見，有時使人很密。事實上上流階級的每一個人和其他上流階級有關係，如同匈牙利和希特勒未征服

裏的波蘭一樣，阿根廷與匈牙利及波蘭十分相似。「普通」人都曉得上流階級的名字與性格，這很像英國，他們趨炎附勢地模倣上流階級的舉業。「教場」階級的社會行為講究儀式，而姓名更使人頭痛。以 Rodolfo Alzaga Unzué 為例。Alzaga 自然是他父親的名字，

Unzué 是他母親的（但如何稱呼他的太太並且適當地把她的名字放在他的名字裏面呢？如果先生太太一起稱呼，社會上稱爲 Rodolfo Alzaga Unzué y Su Señora Agustina Rodríguez Larreta ygnúz Larrata，如果單看到他太太，便變爲 La Señora Agustina Rodríguez Larreta de Rodolfo Alzaga Unzué。

社會禁律極端嚴格——這不僅是上流階級而已。我聽見阿根廷的朋友們鄭重地說他們的生活是世界上最感覺「性飢荒」的。胡斯多總統在教會影響之下，取消公娼。到「布伊諾斯艾利斯」之路是再走不通了。許多青年人不能娶太太，他們或需等到許多年才能結婚。青年男子和未婚女子在一起實不常見。阿根廷提防青年女子比任何其他拉丁美洲爲甚。離婚自然是絕對不許。但現有兩種因素正在摧毀社會禁律。第一，多數青年女子都自謀生活

，這可使她們獨立。第二爲美國電影，美國電影不僅映出一種不同的生活，阿根廷人或樂於模倣，而影響劇院本身是青年無其他地方可去時，最便當的幽會場所。

最後尙有不甚重要的一點。阿根廷的海關檢查或爲世界最嚴厲的，僅次于俄國。卽帶有外交護照的旅客，亦必受檢查。在我所訪問的國家中，僅在阿根廷被檢查。對此事我倒不大介意。

阿根廷的土地與牧場

阿根廷的主體爲土地，無樹的大平原(Pampas)我在下面引證麥克萊斯(Archibald Mac Leish)散文詩中的一段，因爲他對於這個每隔二十分鐘就有火車站的國家的描寫是無與比倫的。

巴姆巴斯(Pampas)的阿根廷，廣大平原的阿根廷，阿根廷當晨光熹微時，掩映於遠山外如同海岬外的海一般……阿根廷沒有領市，道路不多，籬笆筆直，距離寬廣，如同地圖上的子午線一般。在阿根廷，從這個房子到那個房子距離太遠，即在寂靜的夜裏

也聽不到犬吠，雄雞因為沒有回響每天只啼兩次。阿根廷是這樣的勻盤，便是時間也抓不住它，這個世紀和那個世紀是一樣的，阿根廷是這樣的空曠，夜間的守望者可以沿大地去望天際的圓圈；阿根廷，天是這樣大，他們的房子旁，築成梭樹的小島以遮掩蔚藍的天空，根阿廷空間是這樣大，一切視線都在永恆中消失。阿根廷是草的國家，沒有石頭的国家……根阿廷到處綠色盈盈有如春水，鷗逐羣肥如同海鷗逐船一樣——這個國家女人在黃昏時常常圍坐在黑暗的樹下，他們的陰隱藏于夜的靜寂中。

阿根廷人至少有百分之七十靠農業為生——工業品的出產雖日有增加——總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為獸類產品或農產品。阿根廷是世界上佔壓倒地位的出產牛肉及輸出牛肉的國家，玉蜀黍及亞麻是第一位輸出者，麥，（次于加拿大）木頭（次于澳大利亞）羊肉（次于紐西蘭）是第二位的輸出者。

大部分的肥沃土地為幾個少數地主所佔有，他們的牧場（estancias）大得不可思議。在布伊諾斯艾利斯省，五十家佔有七萬五千畝的土地，這五十家的田產包括全部省區百分之

一五·二。下表所示的名家擁有二十五萬畝的土地。其價值是按照布伊諾斯艾利壽最近的稅收報告中所估計的。

	畝數	價值(鎊)
阿雷札加烏恩蒙(Areaga Urquiza)	一〇九一	五八六 五, 三二四, 九六三
安哥利納(Andorena)	九四五	一九四 三, 一九四, 〇二四
皮羅(Piero)	五七三	八六九 一, 〇一九, 二八七
皮雷拉伊雪歐拉(Percy A. Incha)	四七二	三〇八 二, 二六三, 四六七
普拉得爾(Pradere)	四六一	九七三 一, 一六六, 三〇五
圭利倫(Guerrero)	四五〇	七四九 一, 五一五, 六七四
李勞爾(Loloir)	四四七	一五八 一, 二七六, 七八四
格拉西阿利納(Graciarena)	四〇九	四四六 一, 〇六七, 三二四
山他馬利納(Santamarina)	三九一	九四七 一, 九五二, 五三九

都肯 (Duggan)

三一八，七三一，八四八，九七四

皮利達 (Pereda)

三〇一，八六四，五三二，四六三

都戴 (Duhau)

二七九，九三四，六九三，七八

里利拉維加斯 (Herrera Vegas)

二七〇，六五七一，一九一，八一八

塞巴波勒爾 (Zuberbühler)

二六一，四四七，四六四，〇二四，

馬丁內德號茲 (Martinez de Hoz)

二五〇，一〇九，一三四，七九一

有些大地主的名字明鮮表示構成阿根廷的歐洲血統的複雜。如德萊斯達爾 (Dresdale)

(一九四，〇〇〇畝)，鮑斯徐 (Bosch) (一九〇，〇〇〇畝)，龐其 (Bunge) (一八六，

●●〇畝)，普爾達爾 (Pouhale) (一五一，八〇〇畝) 斯台格曼 (Stegman) (一〇七，

一●〇畝)，皮爾金斯 (Perkins) (一〇〇，六八〇畝)，馬基爾 (Maguire) (一九七，二

●●畝)，東基斯特 (Terquist) (九一，〇〇〇畝)，林史蒂芬斯 (Lynne Stevens) (九

●●●畝)，潘維茲 (Van Bannwiz) (八七，八〇〇畝)，巴拉西維尼 (Parravicini) (

七九，九〇〇畝）哈爾（Hale）（八〇，六〇〇畝）。他們都是阿根廷人。

（牧場主人（Hale）），牧場經營的方針階級有幾種主要理想。第一，大體而論，他們是反對的，一部分理由被發展農業的未來，一部分理由因為美國排斥他們的牛肉。第二，他們有反對工業化的傾向，工業化則是阿根廷所需要的。地主可以賺錢，拿出錢來建設新工廠，但他們很容易把這錢再投到牲畜上，因此可以繼續表演他們競賽的大牯牛。他們深恐，國家一旦澈底工業化，將不復購入工業品，這就是說他們牛肉的輸出將大為減少。

大多數觀察者都同意阿根廷的土地階級已經喪失他們一大部分舊有的勢力。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分割了他們政治上的特權，歐洲市場的崩潰嚴重打擊他們的輸出；社會改革的潮流威脅他們的特權。

譬如，一九四一年八月通過的農田法，即表示土地改革的開端，該法目的在於分割不生產的大產業，移殖小農住於其項用途之上，並改良作日工的農夫（Peones）的生活狀況。

我問過一個老牧場的牧場主人，爲什麼他的階級失勢。他回答道：「因爲我們沒有頭腦」。他的意思是說在動亂的現代中，持有土地的貴族政治不能僅作爲奢侈品而生存着。它必須工作，它必須自謀生計。另外一個對阿根廷情形頗爲熟悉的觀察者告訴我說，有些聰慧而進步的牧場主人，欲在未來二三十年的風暴中立住腳跟，必須起而反抗他們自己的階級。

我曾經在阿根廷一個最大牧場上作客，度過我生平最快樂的一個週末。這個牧場包括十二萬畝地，有四萬頭羊，三萬頭牛，六萬到八萬頭馬。它有它自己的火車站，電報局，它有它自己的教會，醫院，商店，一個牛奶廠和一個警察崗。它簡直是一種令人驚異不已的自治團體。

一條多轍，泥濘，黃色的路通向很像羅亞爾(Royal)別墅的一個堡壘。周圍有幾千株樹環繞，每株都是從外國運來的，連到當時還是一片荒涼的原野上，精心栽植，儘管到它們長大起來，樹木前面，有一教堂聖堂，我從那裏沒有看見這樣多的動物，鹿，鷹，家禽，五

在黃色的亞麻地上跳來跳去，貓頭鷹蹲在籬笆上，肥大的白馬，野兔肥得像流鯨一般。

沈重的紅土真是肥沃極了，阿根廷人不知道甚麼是肥料。問問管事的肥翁是甚麼，他不知道它是甚麼東西，種上小麥，一年收成兩次。牲畜以草為主，喫天然的窄葉越橘和阿爾法爾法（Alfalfa）；他們沒有穀子，香草餅喫，也沒有甚麼特殊食料。甚至純種的母牛（普通都是從英國運來的），也終年放在野地裏，讓他們隨便找食料，可是他們長得像森遜（Stinson）一般。

我的主人是我所遇見的農民中最講究農業技術的一個——不要提他總是和顏悅色的態度——他以坦率的熱情愛他的牧場。他的理想比其他牧場主人進步得多。他希望購買美國最新式的機器，他希望得到專家們關於水菓，關於特別作物，關於各種副產物專門建議。他希望使他的工作變為生產的。

母牛到兩歲或兩歲半時，便售於布伊諾斯艾利斯的包裝公司（Frigorificos）他們平均體重五百基羅（約有一千一百磅左右），小牛每基羅（合四磅）值卅一牛他福斯（Centavos）

，凍結的牛肉值二十至廿二生他福斯。如果一個牛重過五百磅，得有甚的，他的價錢反要降低。禽獸年紀大身體變重，但肉就不好喫了。農夫有買牛的，賣牛的，牽到屠場去屠宰的，全國各地牛羣川流不息的往來。

英國的投資大大割削了阿根廷的利益。英國擁有這牛羣，而阿根廷的錢財，雖有幾家大包裝公司，牛肉裝在英國船運到英國去，入英國境時，還要納稅。但阿根廷人不能抗議或表示反對，因為如喪失英國市場他們就會餓死。

按照法律，一個收場主人必須立下遺囑把他產業五分之四分給他的家庭。死後，五分之一財產歸他處分，餘者必須由他的妻室子女平均分配。如無兒女，則他們應得的財產撥歸收場主人的父母，或父，或母。兄弟姊妹一無所得。這個繼承的順序是上溯或下傳。無子女者以其產業分給他太太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任其處分。

在一個富有的，管理進步的收場上（像我所遇的到那一個），做工的人（*Chick*）每月連他全部的生活費可得七十至八十盧索。（三鎊十先令）日工平均得六十至七十兩鎊十

四先令），供給住宿。有一小塊地耕種，牛肉隨便喫。一個牧場主人經濟困難時，可以把牛活賣出去。每頭六十至七十庇索。有現金的人可以買過來，饜肥了，第二年賣，大約每頭一百二十庇索。

關於牛肉的事情談到此地為止，但我們尚未論到牛肉的本題。

第二十章 牛肉、第五縱隊與根據地

美陸與阿根廷間的根本問題為阿根廷牛所生的蹄口病 (Hoof-and-mouth disease)。我們仍須要記着科學（或醫科學）對於政治的影響。兩半球團結的發展主要繫於阿根廷共和國與美國兩主要國家的關係。而此種關係又繫於——信也好不信也好——隱藏在病牛身上——種尚未化驗出來的病毒。

最近阿根廷有一有地位的政治家給阿根廷民族主義的驕傲提供一奇怪例證。他說：「我們阿根廷沒有蹄口病。我們阿根廷牛僅有一種深微的蹄口病」

首先我們來談一談阿根廷牛肉輸出的情形，阿根廷牛肉分為四種。第一種為冰牛肉，品質最佳，戰前主要輸至英國，裝于冷藏的船上，保持油結適當成度，將好冷得可以保持一特定期間，將好冷得可以不致結為固體。載運這種冷牛肉的快船正好及時到達，彷彿像載運第一類郵件一樣。現在船期無定，這種冷牛肉的輸出，事實上為不可能。第二為凍牛

肉，品質較低，時間保持較長。平時輸往歐洲大陸，尤其是法國和德國，一九三五年德國輸入阿根廷牛肉爲一一，〇〇〇，〇〇〇磅，一九三八年增至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磅。第三爲罐頭牛肉或凍牛肉，大部輸至美國。第四爲鹽牛肉，製成或用鹽水鹹成，經過相當時間的特別泡製，美國輸入此類牛肉。美國並輸入阿根廷的牛皮及其他副產品，但必須在嚴格的衛生監督下加以泡製。

最重要的一點是，美國雖爲罐頭牛肉（經炭過殺業已消毒）的重要僱主，但表面上根據衛生理由，決對拒絕購買阿根廷的凍牛肉或凍牛肉。這激怒並羞辱了阿根廷人。他們認爲美國排斥他們的牛肉（事實上品質甚佳）爲一種國恥，一個污點。這問題很嚴重，使每一阿根廷人，不僅對其腰包，而且對其愛國心及驕傲都受到創傷。

引起蹄口病的病毒，爲牛，羊，豬等牲畜一種傳染很厲害，傷害性很大的病，從來未經化驗出來。這種病好像嬰孩的癩癩，無治療辦法。關於它的情形知之者甚少，一經外國爲傳染很厲害，美國甚至連實驗室的工作都要禁止。僅知那種病毒存在于患病的牲畜的骨

類裏面，由於肉塊，骨頭及雜碎隨處亂丟而發生傳染，熱力能殺那種病毒，而這種是不可以燒燬。

這種病毒延于歐洲全部，在阿根廷某部會發生性質溫和的蹄口病，美國百年來曾發生過六七次。最近一次於一九二九年發生於加利福尼亞州，性質輕微，旋即以嚴厲的手段制止，但不得不屠宰牛四十萬頭。美國牛所未患的病，阿根廷牛已無所恐懼，在阿根廷錢櫃大平原上的小小傷風在美國便變為雙葉肺炎。

人類從未患過蹄口病。問題乃為美國欲保護鉅大的養牛工業及其他牲畜工業。美國為保護她六七，〇〇〇，〇〇〇頭的牛，——不要說其他牲畜，早已實行最格的防疫制度，不僅禁止阿根廷，而且禁止發生蹄口病的其他五十餘國家的鮮牛肉運口。這種防疫制度於一九二〇年正式規定于一種關稅法案中，對鮮牛肉每磅徵稅六分——即防疫費及取口。鮮牛肉亦不能進口。從阿根廷的觀點看，這是全部問題的核心。阿根廷人很有理由說，美國保護衛生理由為藉口對阿根廷實行經濟抵貨。他們說美國的歧視並非根據于公共衛生理由。

題，而純爲一種貿易保護問題。他們說：「如果你們打算排斥我們的牛肉，那麼把關稅提到每鎊廿分就是了。不要假惺惺地說什麼蹄口病吧。」

一九三五年美國與阿根廷簽訂衛生公約。規定防疫制度僅爲區域的實施，因阿根廷南部有一大部分區域如巴達科尼亞是沒有蹄口病的。該約如經批准，巴達科尼亞的牛肉，雖仍須繳納每鎊六分的關稅可以輸入美國。美阿衛生公約六年前即已草簽，但以美國產牛區議員的反對，未爲美國參院所批准。事實，巴達科尼亞所產的牛肉不多，全部屠宰每年不過一萬噸。美參院如將衛生公約批准，對於改善阿根廷的關稅上，將爲一重大刺激。阿根廷人將視爲一種有利而道義姿態。

當一九三六年羅斯福總統訪問布伊諾斯艾利斯時，他說，他希望在地域基礎上實施防疫制度，（因此可使巴達科尼亞的牛肉誇美進口）。自此以後，阿根廷總統抱怨的說道：「噫！你們總統說要他所能做的事，但是一只聽樓梯響，不見有八來」。當然條約之批准，是在總統權限內的。但其他阿根廷人說：「如羅斯福總統真對我們有好意，爲甚麼拖

不能影響國會，購買我們的牛肉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他是不想查詢。

有人指出，英國購買大量阿根廷牛肉，而英國人是一個健康民族，牧牛業也是健全的。美國的回答是：正相反，英國幾乎每年都發生蹄口病，（不過性質較輕）。但英國人沒有選擇的餘地。英國甘冒使其本國牛健康損壞的危險，亦不得不在嚴格的衛生監督下，繼續輸入相當數量的肉類。英國所食的肉類有百分之五十係自阿根廷輸入。

一九四一年三月美國海軍建議自阿根廷購買罐頭牛肉二百萬磅，一部分理由為價錢較國內便宜，在阿根廷每磅為九便士又二分之一，而美國則為一先令四辨士又二分之一。產牛區的參院議員柯烈攻擊購買罐頭牛肉的建議，舉行投票時適值副總統華萊士缺席，喪失其決定勝負的機會，故該項建議以三十三票對三十二票遭否決。其後，商洽折衷辦法。截至執筆時止，衆院尚未投票決。

我認識一個頂聰明的阿根廷人提出（不免有點妄想）下列理想。他建議美國在美國牧牛業不生產的正，二，三三月期間內購買阿根廷牛肉十萬磅，此數約為美國全部消費量

的三又二分之一。此外，他說在未裝船之前把骨頭去掉，以防傳染。

這個心臟，雖在華盛頓具有現代的政治真實性，或者是想入非非的。但美國如藤藤百像千萬噸那樣小數量的牛肉，她將向阿根廷打開天堂之門。

有些阿根廷人爲甚麼討厭美國？

第一爲上述的牛肉問題以及一般的商業競爭。

第二爲民族主義者的嫉妬與對北美帝國主義潛在的恐懼。

第三爲缺乏智識，不與外界往來。阿根廷的名人訪問過紐約與華盛頓者寥寥無幾。阿根廷自視爲與美國爭奪兩半球霸權的對手。

第四爲許多在阿根廷的美國商人的技術拙劣。反動的地方主義與許多美國電影租借不堪。美國廣播節目之不當。多數阿根廷人相信了從文化的觀點看大多數美國人是時髦人。

第五爲許多美國人對阿根廷的發展影響甚深，他們是滿腦子殖民地思想美國人的傀儡

者，而阿根廷人便反映這種態度。

第六爲美西戰爭。（這一點關係似乎不大），許多阿根廷人對於美西戰爭記憶猶新，他們的父親給他們講述這次戰爭的故事，他們多數站在西班牙方面。

第七爲心理上對美國力量，財富與勢力的嫉妬。

英國在阿根廷的勢力

英國在阿根廷的勢力，基礎甚深。一個名爲加飽特（*Sebastian Cabot*）的英國探險家早於一五二六年卽已抵達普拉他河口，並在其兩岸建築砲台與居留地。拿破崙戰爭時，英國曾兩次派遣遠征軍，圖佔領布伊諾斯艾利斯，但均未成功。十九世紀時英國佔領福克蘭島（*Falkland Island*）阿根廷迄今至少在公式上仍要求該島爲彼所有。

同時，英國銀行家，商人，建築鐵路者及少數殖民者接踵而至阿根廷。他們大部分以事實控制阿根廷鐵路而樹起其勢力，阿根廷各城鎮的鐵路站長都是英國人，正與目前印度情形無異。事實上英國人具有顯明的殖民者的心理。他們與阿根廷不相混雜。他們有他

個自己的聚樂部，自己的馬球場，自己的百貨公司，自己的社會舞廳。

有一件怪事足以證明阿根廷民族主義者的驕傲。有些阿根廷人認為前世紀中英國商業侵略的技術應予調查。但這種理想從未實現。阿根廷或將會發現它被英國人欺騙，阿根廷人或將發現他們的祖先是呆子。這種理想自然是不忍耐的，因此，調查終未舉行。

阿根廷對英國素極重要，既為英國的輸入來源又為英國投資場所，故向有「第六自治領」之稱。阿根廷厭惡這一點。關於英國人對阿根廷的態度，海玲（Hedra Hering）講一個小故事，有一英國人對一美國人說「你們可以把加拿大拿去，但永遠不能把阿根廷拿去。」（見一九三七年耶魯季刊秋季號）

福克蘭島（阿根廷人稱為馬賽維那斯（Malvinas））已不復為英國與阿根廷間的爭執問題，雖然納粹尚鼓勵阿根廷向英國懸崖勒令。阿根廷人認福克蘭島做為英國的海軍站和添煤站，對於阿根廷本島的保護是很有要領的。

阿根廷的五縱隊

阿根廷爲五縱隊所佔，其地與德國僑民團體，第五縱隊在阿根廷勢力很大，而且很危險。自一九一四年以來阿根廷即未舉行人口調查，故無正確統計。但據可靠估計，在德國生的德國人屬於阿根廷者有五萬九千四百十五人，在阿根廷生的德國人的子孫約有十三萬五千人，阿根廷有德國而統者，約有二十五萬人。一半的純德國人（從技術方面言爲德國公民）居于布伊諾斯艾利斯。德國人另一有勢力的聚居處，係阿根廷在巴拉圭與巴西間狹窄的官賜，墨羅斯（Misiones）區域。那些德國人與德國人在巴西麥他爾撒林那（Santa Catharina）的僑民團體，壤地相接。墨羅斯有若干城市幾全是德國的，如同智利和俄爾地伐區域的德城市一樣。阿根廷有德國學校二〇三所，德國學校是每一團體的中心，堅強反對「阿根廷化」。這些學校共有學生一萬三千五百名。

表面上，德國在阿根廷團體的首領爲德國大使戴耳曼爵（Baron Edmund Von Thiermann），戴耳曼於一九四一年乘機飛返柏林（經由 F. A. T. 航線），旋又遞返阿根廷，宣佈戰後德國與阿根廷最大的世界市場，阿根廷在美國或英國市場是沒有「前途」的。

。但是有一名爲桑茲蒂德 (Cottfried Sanzetti) 者比德國大使更重要。因爲誰都知道他是阿根廷秘密警察的首領；最近爲避免被捕已自阿根廷潛逃。德國在阿根廷的組織是在拉丁美洲規模最大，勢力最廣泛的，在墨西哥的組織或許除外。在阿根廷有德國商會，德國醫院，希特勒少年團，「女童子軍團部」，水手互助社，人民聯誼社，德國移民保護協會 (Sociedad Protectora de Inmigrantes Germanicos)，一個阿根廷國社黨，甚至還有婦女國社黨。

納粹的宣傳機構在阿根廷至爲活躍。一九四〇年每日發出宣傳品三萬頁，至一九四一年初每週分發各種宣傳品多至三十萬份（見一九四一年四月七日紐約郵報）。這些宣傳品有的爲攻擊英帝國的小冊子，有的爲對美帝國主義猛烈的誹謗；最近對美國比對英國更爲注意。據宣佈德國大使館上年在阿根廷使用三十一萬二千四百鎊，而美國大使館僅用二萬四千鎊。

，納粹的主要宣傳機關爲一名做 El Panfero 的晚報，英國會設法阻止該報的新聞來

源（通常可自加拿大而來），但未成功。Lampas 自德國官方通訊社及義大利的斯蒂法尼通訊社獲得消息，發行數目大約爲八萬份，這數目並不算大，但其勢力甚不可輕視的。該報表而要做擁護阿根廷並代表民族主義，但事實不過爲戈培爾的應聲虫。一九四〇年七月，該報編輯奧斯（Eduardo Osses）（他還編另一親德報紙 Crisol）以使用污穢言詞誹謗英國人而被捕。總計阿根廷有十家至十二家報紙絕對親德，其他報紙，則利用德國供給材料。有一名爲拉普拉他德國日報（Deutsche La Plata Zeitung）的德文報紙，發刊於一八六三年，有一西班牙文副刊，頗負時譽。有一名爲 Argentinisches Tageblatt，反納粹的德文副報，資格甚深（發行額爲二萬八千份），現仍掙扎圖存中。

宣傳爲一事，間諜爲一事，鼓動暴動又爲一事。關於間諜，德國在布伊諾斯艾利斯的特務人員于一九四一年冬奉命與停泊于拉普拉他河的美國巡艦福恩尼斯（Phoenix）號發生接觸。他們特別奉命抄錄關於火藥電梯的詳情。關於政治暴動，則受德國影響的阿根廷納粹羣衆天天在鬧小規模的遊行示威。有一次搜查墨遜斯區發現一項納粹宣言，內容如下。

「決心」不忘祖國的德國人「所希望將如我們一樣強大，而不致軟弱滅亡。你們已經宣誓恪守鄭重的宣誓。聽着伯勝利的歌曲：『今天德國是我們的，明天全世界都』我們相信。』我們希望你們在荷蘭和比利時同志們的榜樣……」（一九四零八月二十六日紐約時報）

在這次投空中說發現絕障一般的文卷和關於其組織的材料，尚有若干地圖，將南美除過巴西的區域，及屬這新區域為德國所有。

美國有幾家重要公司多年以來皆以德國代理人為駐阿根廷的代表，這使德國人獲得很大的威望和利益。美國公司常用這些代理人（他們在阿根廷的時間甚久）為其普通商業程序之一部，嗣後，一個曉得拉丁美洲有一千八百家美國公司為美國政府列入黑名单內。因此，納粹第五縱隊不復為美國所贊助。（自然是因太不加小心）。

一九四一年二月間德廷被在軸心航空線 T.P.P.P. 自達喀爾及納他爾（Natal）延長於布伊諾斯艾利斯。這除了英國人，他們不希望把 T.P.P.P. 航線停止。英國人能設

阻止它，只當飛機飛到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與維拉利諾斯 (Villa Grieta)

(2) 阻止汽油的運輸或截了。但阿根廷人(和巴西人)請英國人不要這樣做，理由是 L.A.T.

1. 爲南美與歐洲間的惟一聯繫。最近請美國政府出來干涉此項爭議。最近有一架 L.A.T.

2. 航綫的飛機自里約熱內盧至布伊諾斯艾利斯做試驗飛行，此飛行係經阿根廷當局允許

當該機飛回時，發現其載有八百英鎊雲母，(一種戰略上原料)。阿根廷人初提抗議，旋

即放行。

在阿根廷的意大利人並未有造成像德國人那樣嚴重問題。阿根廷有意大利血統的人爲數約有三百萬。但我們曉得意大利人同化實快。十年內他們比較阿根廷人本身還變成比阿根廷化。他們甚至阿根廷親老的法西斯官員的失意份子，就一般而論，他們一反法西斯而不肯是親法西斯的。意大利在阿根廷的勢力很深(如阿根廷人西班牙文發音的方式，拚 [P] 爲 [Cajow] 等)，但這不是一種政治勢力。

意大利大使並不像德國大使那樣活動，但布伊諾斯艾利斯市政府之蔡滾卓別林的一

大獨裁者」乃由意大利大使的直接干涉。最近還有一個被禁演的美國片子名為「納粹閹雞的供狀」。「大獨裁者」的爭議引起混亂，憤怒與滑稽。成千的善良 Portenos (布伊諾斯艾利斯的居民) 成羣結隊跑過河到烏拉圭去看獨裁者。

一九四一年六月，即禁演後的六個月，布伊諾斯艾利斯市參議會最後決議准許該片放映。但十日發聯邦政府出面干涉，命令阿根廷全國無論何處均不得放映，理由為該片將有傷於西新國家的感情。

不論西班牙與阿根廷的聯繫如何密切，教會的勢力如何大，「長槍會」(Carlinos) 在阿根廷的勢力並不特別顯著。西班牙內戰時，大多數中產階級的阿根廷人似均同情于西班牙的政府軍。但阿根廷現政府顯由英國刺激與長槍會保持密切關係，早於一九四一年阿根廷以三十五萬噸玉蜀黍運往西班牙，並允諾以同量小麥運至該國。西班牙對阿根廷盡力表示好感。一九四〇年新任阿根廷大使托馬德里時，用紐約時報的話來說，特別受人注意。

阿根廷政府曾有一時期極力避免採取任何確定的或廣泛的措施以制止第五縱隊，關於制止第五縱隊一節，阿根廷是南半球行動最遲緩的國家。甚至一九四二年夏間，發生劇烈變動。阿根廷對軸心國宣傳家之大吹大擂，肆無忌憚，及某勢力之迅速擴張驚駭不置。於是連補領導的德國人三十二人，包括阿根廷納粹黨秘書在內，查封德國控制下的廣播電台一處。衆院要求政府對第五縱隊問題舉行切實的調查，結果以九十五票對一票成立類似美國的戴斯委員會，具有調查破壞行動的全權。華盛頓立即表示合作，凡美國關於納粹在拉丁美洲的一切活動情形均通知阿根廷。

該委員會以衆院議員達鮑爾達 (Deputy Raul Darnotte Talorda) 任主席，稱爲調查會議。查反阿根廷行動委員會，于當年夏間發表第一次報告。該項報告之發表對於布伊諾斯艾利斯直如晴天霹靂。據指稱在南美全部組織德國挺進軍五十萬人，僅在阿根廷者即爲六萬人，宣稱決爲希特勒效死。據稱第五縱隊領袖，已下令在巴西及南美的北部國家建立根據地，並望獲得政治上及經濟上的控制權……利用大量金錢，鼓勵暴動以協助傀儡政府（一

九四一年九月六日合衆電。參議委員會稱：在阿根廷的德國人須以其收入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卅二撥與納粹組織。據稱阿根廷有納粹黨員六萬四千三百一十九名。

德國大使戴耳曼同時亦牽累在內。該委員會指責戴耳曼於七月間由一日本郵船自德國運到郵包八十四件，其中有郵包藏一本小型圖書目錄，據稱他將對納粹採取不友善態度。三千阿根廷人列入黑名單內。德國大使館企圖在外交掩護之下將廣播器材運至德國其他使館，糾紛因而而起。當調查反阿根廷行動委員會的報告送至檢查長及高等法院時，下院要求德國調回戴耳曼大使。據宣佈德國大使館於一九四〇年收到信件一百三十萬封，重三十噸，貼郵票五千鎊。同時德國各種組織的檔案被查獲檢查，領導的德國人三十名被捕。

法西斯主義爲甚麼能在阿根廷以驚人速度成長起來有兩種根本理由。一種理由是青年尤其是上層階級的青年對於國家的現況表示不滿。他們從未看過民主政治發生效果，他們僅在理論上瞭解民主政治，他們曉得現存制度有極大弊端；他們徬徨不安，深懷不滿。他

個願意替國家做一點事情。但他們不曉得做甚麼事。第二種理由爲軍隊的影響，他們受德國人訓練有一世紀之久。關於此點即將詳論之。

第六隊

阿根廷更有、反極權國家運動領導組織爲阿根廷行動黨 (Accion Argentina)，該黨組織於一九四〇年春，現在號稱有黨員八十萬人。它不是一個政黨，而是包括所有各黨各派人士的一種流動運動，強烈親英，並在某種程度內親美，反對一切極權主義，無論新納主義，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均在反對之列；它的理想爲將民族主義與民主政治混合，所標榜的宗旨爲「保衛阿根廷的生活方式。」

阿根廷行動黨的困難在於其無真正領袖，雜七雜八的人都是裏面的要角，如極右派桑他馬林那博士 (Dr. Antonio Santamarina)、急進黨領袖阿勒維爾，兩著名社會主義者李皮多 (Nicolas Repetto)、阿拉曉斯 (Alfredo L. Palacios)、(巴拉曉斯之姪兒爲行動黨的秘書長) 前任財政部長皮尼多博士 (Dr. Federico Pinedo) 和反個人派急進黨的領袖皮

多(Carlos A. Pilo)等人。

西半球團結與防務問題

阿根廷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態度為嚴守中立。這一點阿根廷政府不懼再三再四重申。代理總統加斯蒂羅最近於立法會議開會時又重申阿根廷嚴守中立之旨。我曾聽到許多阿根廷人這樣說：「看看巴西吧！」巴西是上次大戰中南美對德國宣戰惟一無二的國家。巴西所得者為何？簡直是一無所得。

我們知道，大多數阿根廷人與英國關係素稱密切，而大多數阿根廷人在感情上均望英國獲勝。但他們並未切實感到他們與戰爭有關（除在經濟上）亦未感覺英國艦隊在事實上保護阿根廷就像保護英倫三島一樣。他們無意冒任何危險，如果他們能避免那種危險。

如大多數阿根廷人所能看出來的，下列四種形，任何一種均可發生。第一，英國獲勝，甚佳。第二，美國參戰，協助英國獲勝，不甚佳。第三，德國獲勝，甚壞。雖然壞，但德國還得買阿根廷的一些貨物。第四，形成僵局，由美國獨斷和平。

我會經問過我阿根廷朋友爲甚麼他們不肯與英國人（他們的盟友）和美國人（幫助他們的朋友）合作，以便這三個國家，並肩站在同一戰線，他們回答：（一）希特勒或在此大戰爭中獲勝，（二）如果德國惱怒，美國何以保衛阿根廷？

的確，這是問題的癥結所在。阿根廷所以不願意捲入戰爭漩渦者，乃爲即令美國情願亦不能給阿根廷以有效保護。試將一線置於地球儀上。自紐約至布伊諾斯艾利斯的距離與自紐約至波斯灣，或自舊金山至中國海岸的距離相等。這種距離，從防務觀點看，至少是不靈便的。事實上，有些美國專家並不認爲美國應該防衛南美洲在「號角」以下的區域。一支艦隊繞道海恩角須經過一萬二千哩航程——而且須以污穢艦隻與敵作戰。因此，阿根廷人說，「北美如何能保衛我們呢？」

因此在歷次泛美會議中，有阿根廷阻撓政策的出現，（最後，往往被克服）。因此阿根廷對於澈底的西半球合作政策不欲擔負完全責任，阿根廷最後雖亦簽訂里瑪宣言及哈瓦會談議決案。

阿根廷政府對的演說，以羅斯福總統五月廿七日的演說，凡是擁護杜魯普撤克遜者，無不對該演說熱烈歡迎；但普德隆報 (Le Populaire)，雖在某種程度內謹慎地擁護那篇演說，亦懷疑羅斯福總統為何以「全」美洲共和國的名義而發表演說。若干時間前，阿根廷人並未隨同美國，墨西哥，委內瑞拉，與祕魯，沒收軸心國船隻。又過若干時後，阿根廷又謹慎地拒絕烏拉圭所提，任何美洲國家與一非美洲國家發生戰爭時期應視為非交戰國，意即國際得友誼的同情與援助的建議。

當然，許多阿根廷人認為（有些美國人也認為）那種隨天霹靂事件或不致發生，事前決定政策，以招災惹禍是愚蠢的。還有一層，他們既醉心于這種民族回樂熱主義，他們就不會想像會有甚麼災禍落在他們頭上。他們很容易這樣說：「如最惡劣的事情發生，美國自當設法保護我們，因此，又何必焦慮呢？」阻撓政策並非阿根廷所獨有。我們想一想美國的孤立派吧！對阿根廷的最嚴重打擊乃為法國的覆亡，因為法國的傳統對阿根廷人比任何外國勢力都要有更重大的意義。

這一切送給我們帶來，令人煩惱的兩半球根據地問題。一九四〇年夏美國政府在極端秘密環境下，派遣若干官員至智利，阿根廷與烏拉圭，對於在拉普拉他區域創立兩半球防務便利可能性，進行試探性質的談話。消息洩露了。阿根廷空前未有的大肆咆哮。現在這種咆哮不過是一種嗚呼私語了。但當我在阿根廷時，人們還在說：「當美國侈談根據地問題時，好像在我們兩手的每隻手指頭上烙上了印子一樣。」

任何人只要一着地圖，便會發現布伊諾斯艾利斯的防務關鍵乃在烏拉圭首都蒙得維地歐（Montevideo）。因為蒙得維地歐控制普拉他河口的入口。布伊諾斯艾利斯本身並無根據地的價值，因為它沿普拉他河伸入內地有一百五十里之遙。蒙得維地歐控制大西洋通阿根廷的進口，控制烏拉圭普拉他河上游至巴拉圭的通路與布伊諾斯艾利斯省的大部。但如美國在蒙得維地歐獲得防務便利，並在烏拉圭領土上，（一個小小隣居的領土之上），控制阿根廷，則阿根廷人將視為對其民族主義的威望一種不能容忍的恥辱。

另一方面，阿根廷政府，亦須向走入西半球團結的旋渦，原則上同意美國建立根據地

，如這些根據地不在蒙得維地歐亦不在附近的潘德爾伊斯得（Punta Indio）。表現
在引洽衆社電如下：「據稱阿根廷政府，關於美國于西南大西洋建立海空軍根據地，包括
阿根廷沿海各據點在內，準備與美國合作。阿根廷所以反對于潘德爾伊斯得將建立根據
地者，因此將構想對阿根廷商務的一種威脅，該項商務百分之九十經過于普拉他河。而新
建的根據地即位于該河區域以內。」

許多阿根廷人已接受在緊急時期內，建立西半球根據地的理想——當羅斯福任美國總
統時。但如羅斯福總統去職呢？以後還怎麼樣。

阿根廷將有甚麼保證可以使美國不利用其緊急時期的根據地以爲經濟的政治的帝國主
義的永久工具？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自然很明顯，雖有許多複雜細節尙待磋商。即新防禦使
利應爲有關國家所共有，置于全部西半球國家某種委託之下，以免某一國家對有關根據地
有實行剝削之可能。

無論如何，世界在動着——阿根廷也在動着。美國對于發展普拉他區域西半球的防禦

便利，較諸一年前，更爲接近。

「心懷帝國思想的強硬派」

阿根廷多年以來深恐智利與巴西結合對抗阿根廷。這是阿根廷外交政策上一種顯著的特質，直至更嚴重的事件發生這種特質才被取消。現在阿根廷與智利的關係已經圓滿調整，（智利對巴達科尼亞曾懷有陰謀），這種關係可由安的新山邊境上的耶蘇的影像象徵之，其上面刻着動人的詞句謂此山可崩，而阿根廷與智利則永不戰爭。目前兩國間並無嚴重，懸而未決的糾紛。

阿根廷與巴西的關係亦頗多增進。一九三七年美國提議以六艘漁船租借與巴西海軍。阿根廷政府，經由當時外交部長拉瑪斯，大聲急呼，提出法理上的抗議，美國建議卒致作罷。但現在阿根廷與巴西關係日趨密切。兩國合作，友好無間。

我們知道，玻利維亞爲智利與巴西間的聯鎖，因此，頻年以來阿根廷的外交政策對於智、玻、巴、三國的結合，極表關切。智利控制玻利維亞，而阿根廷頗有醋意。玻利維亞

漸與巴拉圭一樣，墜于日漸擴大到阿根廷帝國主義勢力之下。關於巴拉圭，我們已經說過，事實不過爲阿根廷的保護。大多數阿根廷人皆認烏拉圭亦爲一種殖民地，但在某種程度內，烏拉圭實不祇爲殖民地。

阿根廷的外交，極似歐洲南方政治小規模的抄襲，最近在哥倫比亞，亦極活躍。這保證，將來如與巴西發生糾紛，在巴西北部邊境可有一個友邦。阿根廷與祕魯關係亦頗密切，阿根廷人皆努力調處祕魯與愛瓜多爾的糾紛。總之，阿根廷對拉丁美洲其他國家的行動，正與其自身威靈美國過去對阿根廷的行動相同。

一九四〇年四月，阿根廷外交部長羅加博士（Dr. Roca）與烏拉圭外交部長關尼博士（Dr. Guanini）在普拉他的科倫尼亞（Colonia）舉行會議二日，彼此同意合作，以兩大陸的軍隊防衛普拉他河口，而不危及任何一方的領土完整。此雖爲一大漢與一小次間的聯盟，但與美洲兩半球政策的觀念頗相符合。一九四一年二月，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亞、巴拉圭、烏拉圭五國在蒙得維地亞舉行正式會議，研究在里約普拉他區域合作的辦法。此取

工作之部在... 報章...

「普倫薩」報與「民族」報

對阿廷政府而言，如下一提阿廷政府是不完全政府，這兩個報紙是世界上最辦得最好的報紙，勢力甚大。這種報章其時是「普倫薩」報 (La Prensa) 登載外國消息使世界上任何報紙所登載者均多，而其技術上及職業上的水準可與紐約時報及倫敦時報相抗衡。「普倫薩」報為阿根廷本國的報紙，它是自由的，尊嚴的，擁護父權政治的，無譽可議的，「普倫薩」報的人無一參與政治者。該報成立于一八六九年為約瑟巴茲 (J. O. Paz) 所手創，以後即繼續為巴茲一家所辦，財政完全獨立。關於對外政策擁護民主國家，親英並相當親美，對國內政治通常支持當權政府，但亦不常如此。現任總統胡安曼羅薩博士 (Dr. Manuel J. Rosas) 對該報的報紙反對「任何對離法律，秩序，自由，公道及憲政原則的政府。」

「民族」報 (El Nacional) 為米特爾 (Mittel) 一家所辦，與「普倫薩」報同為等量，但發行部

較少（其發行額爲廿二萬份，而「普倫薩」報則爲二十五萬份）其勢力亦不若「普倫薩」報普及。堅強擁護天主教，力持保守。該報華盛頓訪員喜歡開美國玩笑。

「普倫薩」報，爲衆社的顧客，爲合衆社在拉丁美洲的源泉。合衆社每日發出二萬字左右，僅在布伊諾斯艾利時的人員即有一百三十八人。美聯社與民族報合作，每日發出屬墨字數，但人員較少。最大的外國通訊社，爲海通社，每日據估計發出四萬字左右，哈瓦斯社與路透社共發出三萬字。

「普倫薩」報總編輯平生未離開布伊諾斯艾利斯一次，安高麗娜（Senora N. Pina Archon）該報發行人之女，總編輯之妹，阿根廷婦女界最有勢力的人。未會見該國兩位總統，奧爾蒂茲或加蒂羅一次，這很足代表阿根廷的生活方式。

第二十一章 阿根廷的軍政要人

阿根廷的全部人口約有五分之一居於偉大的布伊諾斯艾利斯首都或其附近，布伊諾斯艾利斯是阿根廷其餘地區的一種輝煌屏障。布伊諾斯艾利斯城有如一張巨口，吸收並消化鄉村所生產的一切物品。都市與鄉村的不平衡，自阿根廷建國以來，即已成爲一重要的政治問題及經濟問題。

布伊諾斯艾利斯城，像華盛頓一樣，是一個聯邦區。但我們尚需考慮布伊諾斯艾利斯「省」，它是阿根廷最富庶，最有力的一省。當布伊諾斯艾利斯城與布伊諾斯艾利斯省尙爲一體時——至一八八〇年始行分治——它事等如一獨立的國。如布伊諾斯艾利斯省的關稅收入完全保留於布伊諾斯艾利斯省，在該項稅收歸國有前，阿根廷不過爲一個事實上的屠宰場。過去半世紀間，聯邦制度逐漸形成。聯邦制，像在美國一樣，當國家進入政治的成熟期內是必需的，不可避免的。

聯邦政府爲加強對各省，尤其是布伊諾斯艾利斯的力量起見，特創「聯邦政府派遣省長的制度」，(Interventor System)，這種制度爲阿根廷現代許多政治困難的根源。

如總統不喜任何省內的情況，(如選舉舞弊)，他可以出來干涉，國會如不在開會期間，並可由聯邦政府任命省長，前往有關省份辦理選舉。在理論上講，聯邦政府派任之省長，須儘速舉行新選舉，但事實他儘可自行斟酌其時間。這種由聯邦政府派任各省省長的制度，將使無忌憚的總統有濫用職權的餘地。

現有四省爲聯邦政府所派的省長所治理：卽布伊諾斯艾利斯省，山圖省(San Juan)，加他馬爾加省(Catamarca)，與拉李奧察省(La Rioja)。以布伊諾斯艾利斯這個「皇后省」爲例吧！當胡斯多總統任內，有一派右派，名爲佛萊斯克博士(Dr Manuel A. Fresco)者當選爲該省省長，雖然布伊諾斯艾利斯省在阿根廷全國中是最急進的一省。佛萊斯克博士之所以被選，因爲胡斯多總統急需一強有力的人物，準備下屆大選。而佛萊斯克博士確實盡到了他的任務，他與薩蒂茲得以選爲總統。我們曉得，以後奧雷蒂茲左傾。決定驅

逐佛萊斯克，他果真這樣做了，任命一新省長阿瑪埃歐（Oscario Amador）接替。奧爾蒂茲的藉口爲布伊諾斯艾利斯省的選舉舞弊。（他不能說大選也是舞弊，因爲他已被選爲總統）。他的動機自然是在獲得對布伊諾斯艾利斯政治機構的控制權。

一九四〇年末，蒙德拉（Mendoza）省，一個邊境上的省分，及急進的偉大的山他非省（Santa Fe）舉行省選。與加斯蒂羅接近的反個人派的急進黨在該二省中均獲勝利，雖選舉舞弊之聲響徹雲霄。以後又發生一反省事件。議會本不欲總統任命省長，但希冀奧爾蒂茲（理論上仍爲總統），指派該二省的省長以便將經過合法之選舉出來。的加斯蒂羅派的兩省長驅逐。如達國會開會，總統任命省長尚需其批准。加斯蒂羅于是努力設法使國會開會，以便他在國會中聯合多數派可以打銷任何急進黨所提出任命奧爾蒂茲派省長的建議。這種情形極複雜。

一九四三年爲選舉年，各團體及各黨選人已開始選尾。茲對阿根廷的政治上的第八款一節單獨名錄，並進而檢討他們所處的地位。

各色急進黨

正統派的急進黨，雖自一九三〇年以來，即已放棄政權，但一般承認控制阿根廷各區選舉力量百分之八十。正統派的急進黨在布伊諾斯艾利斯省及山他菲省尤甚有力益，自他處亦有「雷塔魯省」(Quilmes Province)之稱，(因為任在該省的人大部皆巴斯克人及瑞士人)，新興工業城市甚多，如羅薩留(Rosario)是。現在的衆院共有一百五十八議席，急進黨佔六十八議席，爲阿根廷最大的政黨。

廣義地說——很廣義地說，擁有土地的貴族爲保守黨，中產階級的市民爲急進黨，這點現在上面已經說過。但這種說法需要某種限制。有些很富有，社會上很有名望的牧場場主 (Islandianos)，如前任駐華盛頓大使皮日里亞博士 (Dr. Honorio Puegrueten)，即爲急進黨而非保守黨。有些很重要的工業家和商人爲保守黨而非急進黨。界綫幾不易劃清，如同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一樣。大概的分界綫爲：大多數急進黨爲外國的移民，或其子孫，伊里利因總統時，使這批新到阿根廷外國移民參與政治，使尙無定型的中產階級獲得政治發

現的工具，這乃是急進黨的勝利。一個有名望的阿根廷人對我說，從無一人曾經給急進黨下一確切定義。他們像維琪政府前的法國急進黨一樣，與其說是一個政黨，不如說是一種「心理狀態」。

急進黨的領袖，亦即阿根廷偉大的元老之一，為前任總統阿勒維爾博士(Dr. Alvear)，阿勒維爾生于一八六八年，業律師，二十歲即已從政，為一早期革命者，UCR(急進黨的正式名稱)的創立人，伊里科因最早的信徒之一。他脫離古老的貴族政治，為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八年的阿根廷總統。多年來，為一要人，現重要性已不如前。他所指定的繼承人，急進黨副主席，為塔姆博里尼(Dr. Jose F. Tamborini)

勒維爾博士身材高大，體格尊嚴，面目清秀，頸細長。任總統時與薩蒂爾發生爭執，阿根廷政府遂能因此避者不多，實由于涉過八個省分。多數社會立法，包括嚴格的禁賭制度皆由于阿勒維爾之手，他決定暫停以國幣支付而不以各省省幣支付，烏里布魯(Bonini)暴動後又有，在海上國外若干時日。為奧爾蒂茲及胡斯多的專員開其先河，就一

於而論，給予阿根尼亞一種健全的，穩定的，進步的政治。

阿勒維亞博士去年曾會一書寫牙一歌，阿貝巴青如結婚，此事為阿根尼亞社會黨的一一個例證。像他那樣的人而為一書，結婚被視為一種國家醜事，多年她不見容於有一「混亂」的社會。

在反個人派內公選黨中（他們是繼正統派的急進黨分裂出來的，現為統治的保守黨聯合陣線中的一部），是有趣味的為頭髮脫落，令人想起米羅博士（Dr. Teodoro Melo），米羅博士曾率領阿根尼亞代表團出席多次會議。一九四〇年開出一個不幸的「糞窟」。哈元會會議閉會後，經斯福總統在海德公園招待他。他回到布伊諾斯艾利斯後，在美國商會午餐會上，發表演說稱羅斯福總統在大選後，將一解決「美國與阿根尼亞的牛肉問題，這對布伊諾斯艾利斯為一大消息——美國呢？消息發表時，華盛頓不發不予否認。

大多數的急進黨，無論屬於那一派，是謹慎的，守法的，這一部分因為他們不肯開罪軍閥。

阿根廷的陸海軍

阿根廷陸軍一部分爲胡斯多將軍所統轄，爲一決定性的政治勢力。曾于一九三〇年九月助成烏里布魯暴動；現有一派極端國家主義的軍官仍稱爲「九月派」。

一般而論，阿根廷陸軍是代表國家前，因爲軍官大部來自中產階級，而士兵則爲徵募者。陸軍無論何時可推翻任何政府，——因此一切政客都對它彬彬有禮，但是它絕少走到這種冒險的路上。二十餘年來，阿根廷從未發生政治流血事件。現陸軍不欲有糾紛，因如發動一次暴動，它將遭可怕的經濟危機，因此對於加斯蒂羅及奧爾蒂茲均表示相當善意。

自一九一五年左右至一九四〇年阿根廷陸軍爲德國軍事代表團一手訓練，因此較老的軍官遂有親德傾向，事實上尉官以上的軍官百分之九十是親德的。一九四〇七月阿根廷遣散德國軍事代表團，因爲阿根廷最高統帥部認爲德國既已與英法開戰，而阿根廷又嚴守中立，此種情勢殊爲「不便利」。旋即發生使阿根廷極感不決的事件。德國軍事代表團團長尼

登福將軍 (Medanur) 立被柏森派為駐巴西武官，其第一個助理烏拉夫上校 (Ulloa) 亦被派至巴西。當此兩個巴西軍官對於阿根廷參謀總部每一種公開的或秘密的計劃都瞭如指掌。他固知悉阿根廷每一軍事計劃，阿根廷人雖不欲其在具有戰略性的範圍內任職。

阿根廷有名將四人，全是退休的，全是烏里布魯一派的，一般稱之為阿根廷親德主義的將領。這四位名將為穆里那將軍 (General Juan Bautista Molina)，作加他馬爾他省長約克將軍 (General Martinez Pils)，皮斯他里尼將軍 (General Juanepio/anni) (彼在德國讀書，負責為阿根廷在海外購買軍火)。奧皮爾丁將軍 (Parricio R. Perrine)

穆里那將軍 (General Molina)，阿根廷一最重要軍官，曾任阿根廷駐柏林武官，並曾短時期在德國陸軍中服役。他是國家青年同盟 (National Youth Alliance) (阿根廷主要親法西斯團體) 的保證人；曾任烏里布魯將軍的左右手有年。一九四〇年九月在騎射聚樂部宴請德國大使，自此他赤裸裸對軸心同情更受人注意。客人中除穆里那將軍的同志外亦有索羅博士，參院議員索朗多與其他多數有名的政客。

皮爾丁將軍在德國研究軍事戰術，曾任駐柏林武官及德國野戰軍的觀察員，（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八年）曾于德國陸軍中任軍需處長，獲得德國勳章三枚。歷任阿根廷步兵總監，軍需署長，陸軍第四師司令，一九三六年自現役退休。他曾任胡斯多的陸軍部長，爲勞力雄厚的軍人聚樂部主席。

關於陸軍常有流言。一九四一年四月馬河奎茲將軍（General Carlos D. Marquez）（巴拉馬河事件發生後而辭職的陸軍部長）洗清其曾參與某一「革命陰謀」（其內容無人知之）的控訴。一九四一年六月陸軍航空司令奉命調查外傳航空司令部內有軍官數人參加國家青年聯盟的事實。一九四一年七月陸軍部長請第四軍司令鮑克將軍（General Carlos Von d. Brode）調查關於其部下散佈極權國家宣傳的謠言。

修那吉將軍（General Juan N. Tonello）半爲義大利血統，爲現任陸軍部長，自一九〇七年任砲兵副將後，始終爲一健全的職業軍人。曾任駐羅馬武官，但並未被人視爲親極權國家。他是陸軍中最年青的軍官，越過許多人，升到現在的位置，曾任胡斯多副官，任陸長

係經奧爾蒂茲和胡斯多兩人推薦。在阿根廷陸軍部長官爲現役軍人，因此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事實上爲陸軍的老板。修那吉最著名的同僚或爲最近始辭職的陸軍總監穆爾將軍（General Guillermo José Mohr）有人曾以穆爾將軍視爲權國家，但去年馬歇爾將軍邀請至美國訪問的拉丁軍官之中，他亦爲被選之一人。他回阿根廷後，對其北美之行的經驗極感興奮。

阿根廷陸軍，現役官兵爲約百五十萬人，預備役約廿八萬人，阿根廷陸軍是拉丁美洲最優良的陸軍，各級軍官所得薪餉較美國軍官所得者爲高，服役三十年後，退休，且仍支全部的，這一點應使美國軍官艷羨不置。阿根廷現正從事六十萬鎊的擴軍計劃，大部分集中於裝備之現代化及機械化。飛行員五百名的運動亦在進行中，阿根廷雖僅有飛機四百至五百架。阿根廷的海軍，在政治上不若陸軍活動，爲世界上第六大海軍，甚得中立國專家之好評。過去數年間，曾爲美國海軍代表團所訓練。海軍部長芬加蒂上將（Admiral Mario Fincati）任職爲總司令，在性格上與政策上，相當親美。

我在布伊諾斯艾利斯時，阿根廷外交部長爲那位和顏悅色的老紳士羅加博士（Dr. J. E. J. A. Roca），他是阿根廷開拓邊境征服巴達科尼亞那個總統的兒子。他生就一副文弱而小的面孔，稀疏的鬚鬚長在小小的嘴邊，兩頰紅得發光，像小孩子一般。他禮貌週到，聰明過人，了解事情的體力非常大。他從來未到過美國，但喜歡講通俗的英文。有一次，我在正式拜訪後辭別時，他竟說出（Well, So Long）來，這使我很驚異。

羅加博士於一八七三年生於科多巴（Córdoba），安第斯山那個可愛的城市。歷任衆院議員，參院議員，州長，大使及副總統等要職。一九三三年，負責議訂清算英國阿根廷貿易條約的羅加曼曼協定（Roca Runciman agreement）。他堅強親英，一半因爲他是一個英國詩歌的虔誠愛好者，他本人爲一詩人，曾譯過雪萊與濟慈兩大詩人的作品。

羅加，一個天字第一號的保守黨，有一次在立法院發言失慎。他說，「我們必須須敬向左走一點。」此事造成一大騷動。此後，人們總以此事開玩笑。一九四一年正月羅加博士就職。他的朋友說他不能再忍受議會的停滯狀態及臭氣薰蒸與加斯蒂略因隱晦不明的地位

。據官方發表「他爲聯合的毫無作爲而激怒。

羅加是對西半球各國團結的堅定不移的信仰者；他說美國必須認識阿根廷如何重要，這兩個國家有許多共同處：無論如何「我們都是美洲人。」

羅加外長的繼任者，爲齊納居博士(Dr. Enrique Ruiz Guinazu)，爲一不知名的人物，曾任律師，外交官，一八八四年生。羅加去職後六個月齊納居始被任命，其時彼任阿根廷駐教廷大使。關於其政治傾向，知之者甚少。曾任教授，銀行家，阿根廷派駐國聯代表，及駐瑞典公使等職。

阿根廷前任外交部長堪蒂樓(José María Cantilo)亦需一提。乘戰鬥艦參加里瑪會議，正當開會期間，避居於智利湖濱者，卽堪蒂樓其人。但手腕高超的赫爾終於使他屈服。堪蒂樓一八七七年生，受教於紹得倫納(Sarjonne)，精西班牙文詩及法文詩，爲一職業外交家。他向未到過美國。對美國事物，漠不關心，但並非敵視，他有一時期似受義大利影響的支配甚深，尤其在當過一任駐羅馬大使以後。但是他的心靈是法國的，一九四〇年法國的崩

潛使其心靈頓受創傷。

阿根廷政府現有精明強幹的閣員二人，一爲內政部長加拉西亞蒂博士(Dr. Miñel I. Culaciati)，(爲義大利血統)，一爲農業部長愛茲加拉(C. Massini Ezcurra)加拉西亞蒂博士爲反個人派的急進黨，胡斯多的人，盡最大努力制止第五縱隊，因此，他遭選阿根廷國內最困難的一種事情。愛茲加拉爲一農業及銀行專家，無黨無派。對英美兩國都很友好。

財政部長皮尼多與其計劃

與任一阿根廷人一樣精明強幹，一樣引人愛慕的皮尼多博士(Dr. Federico Pinedo)他兩度任財政部長。中等身材，性情溫和而堅韌，生命力極爲充沛，他紅褐色的眼睛，奕奕有神。在你未說完一句話前，他便曉得你接着要說甚麼；他講英法德三國文字都很流利，末邊總放一架計算機，或其他計算工具。皮尼多，出身自貴族家庭(他與羅加是奧爾蒂茲加斯蒂羅政府中僅有的兩個貴族)，一八九五年生于布伊諾斯艾利斯，二十歲得博士學位論文爲對財產權及「社會主義具體表現」之研究。

事實上，皮尼多博士開始政治生活時爲一激烈的獨立社會主義者。他辦一「社會主義報」，名爲自由報（La Libertad），廿五歲當選爲衆院議員。他是一個經理主義者，或爲拒絕於就職時對上帝舉行照例宣誓，僅有的阿根廷閣員。他早已放棄正式的社會主義，但當公衆仍舊認爲他是，太急進，太聰明，太「危險」了。他們想他就像英國保守黨伯邱斯同一樣，儘管他們不承認他爲國服務的精神和他是阿根廷最好的理財家。他是一個忠實的反法西斯主義者。

皮尼多做第一任財政部長時（胡安多總統下，時爲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幾將國庫全部改造，他每日辦公十二小時，十四小時，至十六小時，下午七時舉行招待記者會議。他改編預算，設立新稅（阿根廷幾無直接稅），開始實行互惠貿易政策，創設中央銀行。在第二任財長內，擬定短命的皮尼多計劃，該計劃類似美國新政計劃，收買剩餘農產品，運備穀物，恢復農民購買力。皮尼多計劃的目的在於立農村住宅計畫，擴張美洲市場，並限制繼續增高的經濟危機。

但是急進黨拒絕接受皮尼多計畫，除由政府對山他非省及蒙雷托省派遣省長以爲交換條件。奧爾蒂森容可接受皮尼多計劃，但他苦於沒有力量。加斯蒂羅拒絕這樣做，因爲此舉等於調換他自己的省長。僵局於是發生，皮尼多赴馬爾塞爾普拉他（Mar del Plata）的遊覽勝地去看急進黨領袖阿勒維爾，並圖成立一折衷辦法。但結果失敗，皮尼多辭職。加斯蒂羅不接受他的辭呈，並宣佈其無效。皮尼多毅然決然再提出辭呈。

皮尼多與其供職於阿根廷中央銀行的兩個精明強幹的助理，普雷比西博士（Dr. Prebisch）及格魯姆巴西博士（Dr. Eduardo Grunmach）與爲美國所痛恨的貿易政策有密切關係。皮尼多事實上說「我們僅向購買我們貨物的國家購買貨物」，（這在某種方式下頗吻合美國的主張），並對美國進口實施若干種差待遇。譬如，對美金價格，額外加百分之二十的匯價，某種美國物品（如曳引機、汽車、錫片、蠶絲綢），爲限額制所限制，其他物品如鞋類及香煙即禁止進口。一九三七年美國供給阿根廷全部織品百分之十八。一九三八年降至百分之一。鐵及鋼產品進口自百分之四十降爲百分之十六，皮革自百分之廿二，

降爲百分之三，水菓自百分之三十二，降至百分之九。曾有一時期——一九四〇年九月——阿根廷對美國貨物事實上一律禁止進口。

我們知道，這種情勢現已完全改觀。戰爭及封鎖減少阿根廷出口百分之四。阿根廷由於事實上的必要，被迫轉向美國。美國開始無限量購買阿根廷貨物，美國購買阿根廷貨物，一九四一年前數月較一九四〇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九。一九四一年初，美國佔阿根廷全部進口百分之二十三、六，佔全部出口中百分之三八、七，無論進口出口，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超過英國的數額。阿根廷尤感愉快者，爲美國購入者較其售出者爲多，阿根廷因此可獲得鉅大的有利差額。復次，阿根廷與拉丁美洲，其他國家的貿易，向不重要，現亦加倍。

但英國仍緊握阿根廷的經濟咽喉。阿根廷對英國售出的貨物，較其自英國購入者爲多，大概數目爲十與六之比，阿根廷因此，在倫敦獲得信用差額。平常，此項差額可變爲美金在美國利用，但目前英國將這種差額封閉於英鎊之內，阿根廷現在倫敦有二百五十萬鎊

至三百萬鎊不能動用。這是值得相當焦慮的，假如英國戰敗，假如英鎊崩潰。有一種建議是阿根廷可請英國，將其在阿根廷的某種鉅大投資售出，（這種投資大半在鐵路），為數約有二十萬萬鎊。關於倫敦的意見尚無所聞。

皮尼多極望將道路之發展列入其有名的計畫之內，但很難這樣做。理由，為英國人為防止與他們締鐵路競爭計，素極端反對阿根廷建築道路。這是阿根廷道路不能發展的一種理由。

現無一人肯做阿根廷財政部長。預算赤字甚巨，約佔全部預算四分之一。最重要的，尚有農產品剩餘問題，阿根廷現有百萬噸小麥與玉蜀黍堆積於倉庫。但小麥剩餘，無論如何嚴重，尚不需緊急處置，因為時間可以儲存稍久。但玉蜀黍經過十二個月至十四個月後即行腐爛，政府每年于大量新穀登場時，即遭遇至少必須處置頭年所勝下來六百萬噸的玉蜀黍問題。阿根廷玉蜀黍的一部售與工廠做燃料。阿根廷燒玉蜀黍就像巴西燒咖啡一樣，雖然方式不同。

一九四〇年美國昇與阿根廷商訂二百萬鎊借款，做為支持庇索之用，其中一千二百萬鎊由進出口銀行撥付，餘為美財部直接之貸款。此項貸款將表示其在穩定阿根廷財政上具有如何重大功用。

阿根廷領導的法西斯主義者

此人或為索朗多博士 (Dr. Matias Guillerme Sanchez Sorondo)，就是阿根廷參院接受奧爾薩茲總統因病辭職的那個人，索朗多生於一八八〇年，曾串同製造一九三〇年暴動；曾任內政部長，副總統及臨時總統等職。胡斯多總統任命他為國家文化委員會主席。對於保索朗多博士這樣一個人，此為一種饒有趣味的位罝，現任阿根廷影戲學院院長。

索朗多曾渺茫表示過要做阿根廷「領袖」的野心，但大多數人都認為他老面孤僻，不中用了。傾向民主理想的阿根廷人，即使認索朗多博士不再有何危險性，一提到他的名字仍退避三舍。我會見他時，他告訴我，他最近歐洲之行，希特勒、墨索里尼與佛朗哥都招待過他，他以坦率的態度提到他在德國的行程是由德國政府排定的。

索朗多智力過人，痛痛快快地表示他的意見。我單刀直入地問他：「且巴拿馬運河有事，他是否真正會選擇希特勒而不選擇羅斯福。他不禁大笑起來。他認為德國必然獲勝，納粹對阿根廷不是真正威脅，阿根廷如無理由恐懼德國，也無理由恐懼美國。他問我——時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我是否認為英國還能支撐六個月。」

極右派尚有其他人物（如稱他們為法西斯主義者也有失公正），即為參院副議長高斯達斯博士（Dr. Roldand Patron Costas）與軍富的牧場主參院議員桑他馬林那（Antonio Antunarina）他們兩個人是碩果僅存的寡頭政治者。國家民主黨另一著名領袖為巴賽羅（Antonio Barcelo）他是政黨支持者，政治老閱。

我們還應一提布伊諾斯艾利斯主教高塔羅（Dr. Juan Luis Costello）。全拉丁美洲共有主教兩人，他是其中之一。天主教為阿根廷惟一無二的國教，主教在地位上除總統外為任治領袖之上。他的勢力是在保守派方面，但僅為間接的，不顯著的。

阿根廷也有社會主義者

第二十一頁 阿根廷的政黨



以數目論，阿根廷社會黨是不重要的，僅有參院議員一人，衆院議員五人。阿根廷社會黨的勢力，在中年人中較在青年中爲大，因爲青年大部都轉向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其大多數領袖均爲令人欽佩的智識份子，與比利時或斯堪的那維亞舊派的社會主義者極爲相似。他們都是經驗豐富有聲價的人，黨雖小，勢力則頗深入。

社會黨那個子然獨立參院議員，巴拉西歐斯博士(Dr. Alfredo L. Palacios)，爲阿根廷政界中最活躍的人物。他頭髮很長，鬍鬚甚好，人家比他爲達爾他南(D'Artagnan)和丹東(Danton)，他已六十一歲，遊喜歡擊劍，他或許是阿根廷最愛等口演說家。揭發巴拉瑪爾事件的是巴拉西歐斯，給社會黨以大部智慧生命力的也是巴拉西歐斯。

崇信父權保育政治的布拉佛博士(Dr. Mario Barro)爲具有一部印地安血統的阿根廷政治領袖之一，有極大的造謠權威。與許多其他阿根廷政治家一樣，談吐像法國人一樣。確，流利，在布伊諾斯艾利斯時我多次決離恍惚地以爲置身巴黎的衆議院裏面。布拉佛博士稱他的哈巴狗「皮圖加」(Pituga)爲他的秘書，他說阿根廷應爲「狹窄國家，無種族異

顯，無不能同化的外國團體，人口亦不窮居於名處；但他說土地上的農民則感可怖的失望。與所有社會主義者一樣，他是一個樂觀主義派，他盼望較好的時代將會到來。

其他著名的社會主義者為青年教授及科學家基貝地(Americo Ghidella)，和黨的組織者李皮多(Nicolas Repetto)。李皮多和我談話時對美國人民歡喜購買那裏書籍，蘇聯對教育做些甚麼事情，以及美國對天主教會採取甚麼態度等問題發生興趣。阿根廷社會主義的計畫自然包括教會與國家分離。李皮多認為法西斯主義，對他的國家是危險的，他覺得許多認識錯誤的阿根廷人，根據要國勝利阿根廷可與整個歐洲貿易的理由，事實上希望德國勝利。

共產黨一半在暗潮生存。在科爾多巴省(Córdoba)，是與阿亨與斯省(Buenos Aires)及薩塔曼省(Saltina)省，共產黨是合法的，而在布伊諾斯艾利斯省及聯邦的首都則是不合法的。就火勢論，共產黨在一戰份子中較在工人中更有勢力，雖然他們對阿根廷總工會具有相當勢力。

兩個「俾里頓」

洪諾里奧俾里頓博士 (Dr. Honorio Pueyrredon) 一八九三年即已參加革命，此後，爲一著名律師、公務員，曾任外交部長及駐華盛頓大使。他是屬於活躍的阿勒薩雷派的思想黨，急進黨如有一天獲得投票的機會他或將爲阿根廷總統。他的姪兒加羅斯俾里頓 (Carlos Alberto Pueyrredon) 政治立場恰相反，即禁演大獨裁者的布伊諾斯艾利斯市長。他是熱心的聖經崇拜者，是富吸引力的紳士。他有二百四十種不同而唐吉阿德 (Don Quixote) 版本，五百冊關於阿根廷形象的書籍。

諾貝爾獎金的全時獲得者

拉丁美洲惟一獲得諾貝爾獎金的人爲卓著勳績的拉瑪斯 (Carlos Saavedra Lamas)。拉瑪斯博士曾任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八年阿根廷機密的有時反美的外交部長。拉瑪斯的威望與自信大得如此，竟以反常的虛榮心，未將他獲得諾貝爾獎金一事列入拉丁美洲名人錄內。他所以獲得該項獎金者，主要由於赫爾圖務卿以其殘酷的策略及對未來的高瞻遠矚，經

輕甲帶具補獎金，搬到拉瑪斯博士身上。

拉瑪斯爲當代最有學問之一人，綽號敦基羅(Don Celso)因爲他將下類——和領帶，舉起很高。生於一八八〇年，歷任財政，政治經濟及國際法教授等職。他生來即與政治有關，祖父爲薩維得拉將軍(General Cornelio Saavedra)，岳父爲自由主義的總統潘那(Don P. P. P. Pan)。歷次國際議，阿根廷如認爲與美國爲難的機會到來，便派拉瑪斯代表出席，他以解決廈谷戰爭而獲得相當聲望。一九三八年退休。

別矣阿根廷

現在我們必須告別阿根廷了。偉大的巴西在等待我們，更不必說加勒比海。關於阿根廷這個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國家，我們幾乎可以無盡無休地寫下去，但我們必須接着寫其他國家。在結論中，讓我簡要地把我們所見到的阿根廷主要的勢力衝突概述如下：

第一爲加斯蒂羅所代表的保守黨與與薩蒂茲及阿勒維爾所代表的急進黨間的衝突。一九四一年夏，保守黨當權。我們不曉得保守黨還能當權多久。

第二十一章 阿根廷的軍政要人

第二爲阿拉廷猛烈的熱狂的民族主義，實爲美國所倡導的，西半球團結的國際觀念的衝突。

第三爲水深根固的英國產業利益，與美國貿易長增高的衝突。

第四爲舊封建秩序與青年的新理想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在阿拉廷像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一樣明顯。青年具阿拉廷偉大的希望。

第一爲英美的政治勢力與新總統打危險的壓力的衝突。

第二十二章 烏拉圭——拉丁美洲的丹麥

當然，我所說的丹麥是指希特勒去征服前的丹麥。烏拉圭，像古老的丹麥一樣，是一個緊湊而協調的小國，以農業爲主，極端進步，秩序井然而崇尚誠實，深信民主制度。在實際上和理論上均尊重民主制度與國家，具有和世界上任何國家，同等進步的社會立法的共和國。

人口二百萬的烏拉圭常有「阿根廷的官場」之稱，事實上阿根廷在烏拉圭的影響力是很深的。更正確地說，烏拉圭爲阿根廷與巴西間的一緩衝國。但烏拉圭與阿根廷巴西兩國大不相同。烏拉圭沒有一個人很富，窮人也很少，白種的歐洲人佔有優勢，上層階級具有實在的社會意見；教會與國家分離，教會勢力不大，人民是健康的，向上的，成熟的。首都蒙得維地歐極似各美國城市，有那旁植樹的寬闊道路，潔淨的郊外住宅，和不拘形式的社交。一個朋友對我說感情上和精神上，蒙得維地歐是有伊諾斯艾利斯的左岸。

烏拉圭的官方名稱爲「烏拉圭東方共和國」(República Oriental del Uruguay)，它的名字係根據它位於里約德拉普拉他(Río de la Plata)的左方的事實而來，現在，烏拉圭人民仍常自稱爲「東方人」。烏拉圭建國者爲阿蒂加斯(José Gervasio Artigas)。他生於一七六四年，卒於一八五〇年。他曾統治阿根廷四省及烏拉圭的現存領土——阿根廷現在還稱他爲土匪——他希望將拉伯盆地全部實施聯邦制度。美國曾有若干年拒絕承認阿根廷的獨立，但承認阿蒂加斯。他擊敗自布伊諾斯艾利斯及巴西的侵略者，他是烏拉圭的華盛頓。

二十世紀烏拉圭產生另一偉人，現代地熱鐵的政治家，無論從那國的標準着，都可列爲第一流。這個人的名字爲貝瑞(José Batlle y Ordóñez，應拼爲 Batle)他自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期間或以總統地位或在幕後統治烏拉圭。烏拉圭在貝瑞前是西半球上一個最不安的國家，白黨(或保守黨)(Blancos)與紅黨(或自由黨)(Colorados)間，內亂頻仍。紅黨領袖貝瑞首先將內亂恢復。一九〇四年後烏拉圭便未發生革命的流血事件。貝瑞於是開始建立現時的烏拉圭。

貝瑞出身世家，爲一前任總統之子，曾任新聞記者。他兒子也是新聞記者，現任烏拉圭 *El Día* 報編輯。貝瑞在總統任內曾在歐洲居住甚久，從事研究寫作與調查，他是美國熱烈的崇拜者，並爲泛美主義發起人之一。他實施當時拉丁美洲向所未聞的改革，如強迫的自由教育與強迫的自由選舉權，包括婦女選舉權是。他指導的理想是公正而自由的社會發展可以取消階級鬥爭、減少貧窮，他的生活目標爲造成一個父權保育的國家，在這國家內，無論何人皆能在其生產年齡內，由國家僱用，以後再由國家維持其生活。他的立法除斯塔地那維亞諸國及紐西蘭外，或爲當時世界上最進步的。他早年製定一個條例名爲座位條例 (*Law of the Chair*) 按該條例強迫僱主爲所有做工的婦女，如：麵包舖中的及紡織工廠中的——設置座位。他許多工作極似羅斯福總統的新政（且較新政略勝一籌）

社會改革與烏拉圭的父權保育政治

現代烏拉圭的一切幾乎都自貝瑞的性格與成就發展而來，其中包括對國家私人企業廣泛的干涉權在內。茲將使烏拉圭產生西半球上至爲奇特的一種國家社會主義的所謂「自治

政治] (Notes Authoritative) 檢討一下。

國家擁有並經營中央銀行，國家保險銀行及專辦銀行以控制銀行業

一切形式保險，如壽險，火險，水險，工業保險，及意外保險等等完全為政府的獨佔事業，烏拉圭是世界上真正由政府獨佔保險業獨一無二的國家。

政府擁有並經營一國家電方局，管制一切電力，動力，電話及水電事業。

ANCAP (國家燃料管理委員會) 獨佔本門汀火酒及燃料。它提鍊全國的汽油。生產並無出售「堪那」(Cana) (一種便宜的糖酒)，這種糖酒為烏拉圭全國的飲料。

國家治港委員會統制一切港口及一獲得維地亞及他處間的河上交通。

烏拉圭的鐵路除一公司外大部為英國所有，我到烏拉圭的時候，據說烏拉圭政府提議把鐵路自英國收回，以為關於對英輸出牛肉的貿易協定中之一部。

廣播不是一種國家獨佔事業，政府擁有並經營主要電台，烏拉圭電台或為南美最優良者。

跳舞業及歌廳業亦由政府經營。

一個稱爲 SCOP 的委員會統治國家漁業。一個包裝公司獨佔國肉市場上的牛肉，雖在輸出上須與美國若干包裝公司相競爭。

主要旅館——尤其在海濱的那幾家——與跳舞廳爲蒙得維地歐市政府所擁有及經營。最後，政府由於控制抵押銀行而擁有大量土地，烏拉圭（大規模的私人牧場很少）

此外，烏拉圭尚有爲貝瑞所手創的多益社會立法。烏拉圭遠在美國前有八小時工作及最低工資法，最低工資不僅推及於政府工作者，工業工人及家庭中的僕人等等，而且推及於農村工作者。這些法律，像烏拉圭其他許多事情一樣，是很奇特的。農村工作者——在牧場上與在麥田上沒有土地的做日工的工人——每月最低工資爲三十烏拉圭庇索（約合十二鎊十三先令）。最低工資法適用於國內的每一個人，且嚴厲執行。

與美國社會保安立法相似而迄至退休即金制度二十二年間已實施，其時尙未爲華盛頓夢想所及。對窮苦者保證實施善治法（包括醫生，牙科醫生，牙醫生及產科醫生）每

一工人皆有獲得假期及仍領薪金之權。政府機關僅辦公半日，夏天上午辦公，冬天下午辦公，很奇怪的，工會制度是畸弱的，工人組織的需要一向很少。失業是沒有聽到過的。

烏拉圭所做的另一種事情（現在他對這種事情或感覺不快）是解除烏拉圭的軍事防禦。烏拉圭，像丹麥一樣，事實上取消了它的陸軍。三十年來除爲警察及海岸巡邏外，向無軍事預算，因此烏拉圭有餘力發展教育及社會事業。烏拉圭對南美洲未實行徵兵制惟一國家。過去數年間世界之風雲日緊，烏拉圭不得不開始變慮它的防禦。一個實行正式徵兵的法案於一九四〇年二月，經過很長的辯論後被打銷，但另外通過一個法案，規定實施軍事訓練，但關於正規軍的徵募，則無規定。這是在發生一件嚴重的第五縱隊恐怖以後。當政府尚躊躇不動時，自願軍開始自行訓練以保衛他們的民主，青年爭先恐後加入私人航空俱樂部等等。

人物與政體

烏拉圭總統，巴爾多米羅薩斯(General Alfredo Baldorin) 正就是一位有聲望的，成

以前，備有從事政治家。他年輕時大，生着濃密的鐵灰色頭髮。他原業建築師和工程師（不知何故，烏拉圭視建築為高尚的職業），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四年的內戰後加入軍隊。曾任國立軍事學校工程教授，蒙得維地歐警察局長。他在政治上活動有年，但仍繼續他建築的工作，譬如他建築加拉斯科大旅館（Carrasco hotel），一個俯瞰烏拉圭海灣最大的新式建築物。

巴爾多米爾將軍為紅黨領袖，生於一八八四年。他的文化，像他許多同胞一樣，在根源上是法屬的。他是正直的，尊嚴的，友誼的。他從未到過歐洲或美國。我在蒙得維地歐賽會遇到他。他似乎喜歡歐洲和美國，但係根據一種相當抽象的立場。

外交部長瓜尼博士（Dr. Alberto Guzmán）為另外一種人物。這位學識淵博做過律師做過教授的外交家，生於一一七八年，像說與一個舒適而睿智的文藝復興期的教皇，再相像沒有。他莊嚴而精廓，大而禿的頭，貴族式的尖鼻子，蒼白的，黯淡無光的眼睛，不禁使人想起蒂天（Tintin），復活，把他刻畫出來。他是自負的，遇事考慮週詳，機警而細心。他

身穿禮服，整整齊齊，毫無瑕疵，僅奏提琴時纔隨便一點。一九一一年任烏拉圭駐奧匈公使，一九三六年任駐英公使，曾任國聯理事會及國聯大會主席。很少有人比他更了解生活的藝術。他愛好好畫，好音樂，好食物，好酒。

瓜尼博士像西半球其他許多親法的政治家一樣，為法國的覆亡所震昏。我和他談話時，他屢屢次次地說像這樣一種禍患怎麼會發生。

烏拉圭的國內政局是世界上最複雜的。我們必須回頭再講到貝瑞。烏拉圭的中心問題為「憲法的改革」，這個憲法改革是從貝瑞關於所謂政府內「學院制」(Collegiate System)的觀念而來的。他認為一個強有力內行政部是危險的，它需要制衡，因此，沒有一個獨裁者能獨斷專行。所以烏拉圭有些閣員直接對總統負責，有些對一常設行政委員會負責。貝瑞後，憲法修正，分權益甚。譬如按法律規定內閣應有三席次應屬於獲得第二位大多數選票的政黨，結果反對派事實上在政府內派有代表。這好像羅斯福再度當選後不得不以三閣員的位置界予共和黨一樣。復次，反對派無論票數如何，在上院中總佔有一半議席。

下院由比例代表制選出。

這種制度如果發生作用，也許是很輝煌的。它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發展，——但它也變成民主程序的一種障礙。只要考慮一種情形就夠了。反對黨（白黨）控制約有六分之一的選區。但由於這種奇特的憲法程序，自動地在政府中獲有三個關員位置，在上院中獲得半數議席。白黨因此得以困擾政府派的紅黨，幾乎無限的阻撓立法，除非他們議妥某種辦法，法案是不能通過的。因此只代表全國六分之一的一個黨可以取消代表全國六分之五的黨的意志。這種情勢在巴爾多阿政府下變成不可忍耐了，他要改革憲法——認為這是唯一的解決辦法。白黨的三關員於是辭職。

巴爾多米爾於一九三八年以一折衷的候選人保證改革，當選總統。他是一前任總統蓋拉(Gabriel Terra)的妹婿，戴拉於一九三三年發動反貝瑞的暴動後，實了獨裁，現已逝世。巴爾多米爾的政敵為一外科醫生名為阿西維多(Blanco Acevedo)阿西維多是戴拉的女婿。這是一個家庭的黨，但是鬥爭很厲害。巴爾多米爾總統於一九四二年任滿。

憲法改革問題將所有各黨分裂。在政府方面，巴爾多米爾與阿西維多集團都贊成改革。站在政府外面的人也主張改革，如貝瑞派（自一九三三年戴拉舉動後拒絕選舉），獨立白黨，社會黨，共產黨（下院有議員一人）與天主教派。反對改革者為正式的白黨及少數不滿意巴爾多米爾的紅黨。但是要注意，反對改革的正式的白黨，即反對黨，也參與政府之內，可政府却是主張改革的。另外一派白黨，通常稱為國家主義派（*Nacionalistas*）也反對改革，但拒絕投票。

白黨反對派領袖為富有的海力拉博士（Dr. Luis Alberto de Herrera）。他的力量是在各省；小農及小牧場之主支持他。關於海力拉值得注意的事，是他強烈反美，極端親軸心。數年前他曾訪問歐洲，希特勒及墨索里尼懇摯地招待過他。他利用親軸心的傾向玩弄國內政治。他極力反對美國在烏拉圭的領土獲得防禦便利，他說這等於美國帝國主義在土重來。但他似乎願意和政府討價還價。他控制上議院一半的議席。他反對將結束這種控制而憲法改革。如果巴爾多米爾同意放棄憲法改革，則海力拉可以放棄對美合作的反對。

。因此兩半球根據問題變爲烏拉圭國內政治上的『替罪羊。』

還有其他兩個豪得維地歐領袖需要一提。一爲副總統加羅恩(Castor Calvo)爲一九四二年大選繼任巴爾多米爾總統最明顯的候補者。他生就一雙閃閃發光的藍眼珠，他是普拉他盆地最精明強幹的政治家。我在一天下午，聽見人家說他親法西斯，又有人說他親美。他訪問過人民陣線的法國，對它深爲痛恨，同時他讚美義大利。但是他的報紙熱烈擁護美國。人們有很喜歡加羅恩的，也有很討厭他的。

另一人物爲內政部長李奧斯(Pedro Pablo Kuczynski)，他是巴爾多米爾後面最有力量的人物，也許會做繼任巴爾多米爾總統候選人。他以他的謙遜，他的常識，和他議會活動的能方見稱于世。在巴拿馬及哈瓦那兩次會議中他曾以絕大的技巧與成功代表烏拉圭出席。他是黨派親美的，他領導制止烏拉圭第五縱隊的鬥爭。

東方的巨人

無疑問題的，阿根廷把烏拉圭看成它的囊中物，並且想要控制它的政策。但是勇毅的烏

拉圭人用各種可能的手段抵抗阿根廷的壓力。他們的國家並不像巴拉圭那樣是半殖民地。

在前幾章裏我們已經知道，烏拉圭認為防衛烏拉圭乃是它的職責，烏拉圭人對於烏拉圭事實上並無海軍一節深感欣慰，憎恨美國可在蒙得維地歐取得根據地的理想。阿根廷這樣對烏拉圭說「你們自己甚麼事也不能幹，所以讓我們替你來幹。」

布伊諾斯艾利斯加於烏拉圭的壓力主要是在經濟及遊歷者的貿易方面。烏拉圭多年以來卻希望與阿根廷締結一貿易協定（它與阿根廷的貿易差額是極端不利的），但是阿根廷尤耳不爾。阿根廷控制兩國國都間的航運，並徵收狂妄的稅率，好像對烏拉圭所實行的一樣，它購買它所需要的金砂層和沙，但對烏拉圭的肉類，水菓與日常的生產品，則一樣也不購買。總而言之，阿根廷對於烏拉圭之所為就好像美國關於牛肉等等對於阿根廷之所為一樣。

成千的阿根廷人每年到烏拉圭清涼的海濱，饜賞遼瀟的碧水。遊歷者的貿易每年約有一千三百至一千四百萬烏拉圭庇索（約合一百廿萬鎊）。阿根廷，如對布伊諾斯艾利斯出

境者徵收一種出境稅，以截斷這種貿易，即將予蒙得維地國以嚴重打擊。因此，烏拉圭人小心地注視他們的步驟，或是爲此，偶而也能以智取勝他們強大的鄰國，而在最近幾次國際會議中，他們多堅持其本國的立場，這一部分是由于美國的援助。

如果納粹在阿根廷來一次暴動，則同樣暴動便會在烏拉圭發生。烏拉圭第五縱隊與白黨的國家主義者會依賴阿根廷的援助，對抗美國。

再談第五縱隊

一九四〇年夏，納粹攫取烏拉圭，並使其成爲第三帝國農業殖民地的陰謀被發覺，並被撲滅。這個陰謀不僅在烏拉圭成立一個由納粹統治的政府，據說其目的事實上要把烏拉圭吞併。

原來有納粹黨十二人被捕。裏面有德國種的烏拉圭人（自然，他們有德國的公民資格），與在德國生的德國人。我引證懷特（John W. White）在紐約時報上所講的一個故事，那些被捕的納粹黨裏面有福爾曼（Furman），南美反閃族運動的指揮者；克萊茵（O

to Klein) 南美間諜及使商關係極壞國家經濟及工業原則的指揮者，被刺爵 (Cristóbal) 烏拉圭挺進隊的指揮官，柏茲 (Roberto Pérez) 納粹在學校，專門學校及大學宣傳的指揮者。因有外交豁免權而潛逃的一個重要角色為德國公使館新聞隨員達勒道爾 (Hans Dallwitz)。他有烏拉圭「小領袖」之稱。他是一個羊毛輸出公司的經理。第五縱隊的根柢係在德國大商業組織內。十二個納粹係於六月十七日被捕。

風暴與騷亂隨之發生。德國公使館為烏拉圭逮捕納粹提出嚴重抗議，並以斷絕兩國外交關係相恫嚇。同時德國公使館宣佈解散在烏拉圭的納粹黨，德國勞動陣線及附屬的組織黨證撤銷。納粹黨全部財產「轉讓于」德國公使館，這自然是保護該項財產。德國繼續發動緊張的外交活動以謀釋放被捕的納粹黨。

在此事以前數月，烏拉圭國立大學一位勇敢教授阿瑟圖秀 (Professor Hugo Fernandez Artucio) 發起制止第五縱運動。他寫一本書，名為烏拉圭納粹 (Nazis en Uruguay)；極引人注意，因此而有國會調查委員會的組織。如無這本書，逮捕德人一事也許不致

發生。憤怒與強迫政府採取行動（因為政府起初尚未將納粹威脅看得太嚴重）。引起人民憤怒的是說阿根廷及智利向德國人，欲乘烏拉圭內部陰謀發活動時，「入侵」烏拉圭。美國對此問題極感興趣。在六月的第三星期，美國巡經昆西號（Quincy）表面上以友誼訪問爲名，忽然駛抵蒙得維地歐並非一件偶合事。以後緊跟着又來另一隻巡洋艦威爾遜號（Wilkes）。美國公使威爾遜（Edwin C. Wilson）于六月廿三日發表一項強硬演說稱，美國——根據其顯明之政策——對於任何一美洲國家，對打擊自非美洲方面（即製造亂源，軸心）而發生之行動，極願充分合作。這是十分強硬的話。

但是，德國人被釋放了。自納粹方面而來的壓力發生效力。罪首福爾曼逃至阿根廷（他承認這個陰謀，但斥之爲笑談）以後他又在阿根廷被捕。宣佈該項陰謀的阿圖秀教授，爲一親軸心編輯以毀謗罪在法庭控訴。法庭經過一簡短審訊後即宣告無罪。法官並以阿圖秀教授揭發納粹陰謀予以嘉獎。

不過，德國人仍然逍遙法外。鐵面無情的李奧斯，自哈瓦那會議歸國後，出任內長。

他不管德國人的勢力，舊案重提，把原來十二個德國人裏面的人人又逮捕判罪。他下令對全國的德國人舉行調查，並要求蒙得維地歐警察局長辭職。外長瓜尼對於德國公使館新聞隨員竟身任糾察組織領袖，表示「驚異」。南美洲一個政府採取這種行動尙屬首次。

對德國人罪犯八十頁的判決書中共有二十九點。茲將其中數點概述如下：

德國國家社會勞動黨(N.S.D.A.P.) 存在於烏拉圭。該黨爲在德國本國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勞動黨的一部分。二者的聯絡，經由德國外交部長之手，爲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勞動黨的海外組織所支持。從該黨海外組織的目的上看，吾國被視爲一個區(Gebiet)

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勞動黨所有黨員必須在烏拉圭的德國居民間散佈黨的理想，以履行其對黨的義務。

除接受黨的計劃的德國公民，任何人不能爲黨員，除爲德國血統，對第三帝國及德國人已表示忠誠，並獲得公民身份證，任何人不能爲德國人。

吾國內之德國居民，不能一方面爲合法的烏拉圭公民，同時又爲黨員。他們必須在烏

拉圭公民資格及黨籍中選擇其一。

黨的組織係自上而下，所有黨員皆對黨的領袖絕對服從而團結一致。

黨員對領袖及為領袖所選擇的黨的領導者宣誓效忠及服從。這種宣誓，即在吾國內，亦由黨的區負責人執行。

在政治的及地區的組織內有烏拉圭區，為海外區部的一部分。在此區內，有蒙得維地歐分部，及亞那爾(Anarol)，林孔德維納特(Rincon de Bonete)及巴小都(Paysandu)等地的支部。這些組織內有潤胞及「集團」的小組織。

政治領導者——如區「領袖」，分部負責人及支部負責人，對於黨員擁有主權，均為總領海外部部長(勒(T. W. Bohle)所委派。

該黨在吾國內，藉言語，廣播，及利用德國報紙及當地報紙厲行宣傳，並特設機關，負責監視並影響當地報紙。

國社運動的熱心宣傳家掌握一項進攻吾國之計畫。初步審訊至少已產生決定性的證明

，即該項計劃曾經討論，且經批准。

進攻烏拉圭之計劃，包括下列措施，即使吾國成爲德國農業殖民地，就此點言之，該計劃與德國在最近征服中所實施的計劃正復相似。

在吾國內，區領袖之職責與德國使館內新聞隨員之職責，合而爲一。（見一九四〇年九月廿三日紐約時報。）

納粹現正以極大努力保衛他們的罪犯。德國一最好的法律專家巴蘭東（Paul Brandt）已爲首席辯護律師，他曾任駐智利總領事並由一個特自德國派來的律師所協助。智利從前曾要求撤換巴蘭東理由是他以假護照，協助格拉斯比號船上的水手潛逃。至一九四一年仲夏，尙未開審。德國人仍在監禁中。

烏拉圭，西半球與根據地

一九四〇年有美國官員兩人到蒙得維地歐，向烏拉圭政府提出冗長的祕密詢問事項。據稱，美國現正與美洲其他國家政府，進行談話，檢討各該地的防務問題，並擬示西半球

被攻擊時大陸上附務合作之關係。美國代表詢問烏拉圭：一旦爲一非美洲國家，或若干國聯各侵略時，需要何種援助，烏拉圭政府能爲何事以自衛，在緊急時期，烏拉圭準備以何種便利交由美國處置。

美國以同樣詢問向其他國家提出（雖非經由同一官員）。烏拉圭是第一個被洽詢的國家，也是第一個提出答覆的國家。烏拉圭一特別軍事委員會對美國提出答覆，此後即不斷進行某種談判。第一個答覆事實上完全接受美國的意見，但須根據下列的諒解，即任何便利不能爲任何一國獨有的財產，而應供給西半球全體使用。根據地之防禦人員應由該根據地所在地之國家備充，而軍火等等（假定由美國供給）其價值不應超出有關國家所能支付的館力之外。否則，烏拉圭指出，第五縱隊將有製造內爭之藉口。

此項談判消息——縱非每一細節——於秋間洩露，引起極大激動。我已經指出，海力拉（Heraia）反對黨利用此問題爲打擊政府的工具；海力拉堅持該問題須在上院宣佈，並由上院通過一更強烈反對根據地的決議案。同時，阿根廷大爲震怒，深恐美國在蒙得維地

歐獲得根據地後將截斷普拉他。但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烏拉圭下院批准與美國的談判，並授權政府繼續進行，不過該新根據地必須仍在烏拉圭主權之下。此後，反對聲浪漸沉，即在海力拉一派人中開始趨沉寂。大多數的烏拉圭人贊同根據地的理想，不僅由于對美國的友誼，而且因為與美國密切合作，可減低對阿根廷依賴的程度。

下面是關於「長槍會」(Fuerzas)的一個插曲：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七日馬德里阿聖巴(Arriba)報說，烏拉圭如將根據地劃與美國，將為「自殺行為」，自投「深淵」之內。十一月十九日馬德里大學校長致電全拉丁美洲各大學，要求「我們美洲的智識分子，無論在精神上或實際上，不要同意任何一個外國插足於西班牙團體之間」，此外還有許多其他抗議，有些抗議簡直使用劇烈而粗鄙的語言。有一個抗議說烏拉圭在美國空軍威脅之下，以「三萬塊銀子」出賣與美國。

現在的情形是美國極望對距蒙得維地歐十一哩的加拉斯戈(Caracas)繼續加以改善，因此，瓦爾韋拉港可以在該地安全降落。美國並希望在包處獲得船塢與修理便利，在加利

特 (Cristóbal) 獲得可能的設備，加利特爲一小島，距潘他得爾埃斯特 (Puerto Rico) 三哩，尙未設防，但有一天然的良港。

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巴爾多米爾將軍明白表示，美國與烏拉圭間的各作有良好之進展。他說：根據地便利的給予不致危害烏拉圭的權利與主權，亦不致發生領土割讓問題。該地適爲協助吾人防務之地區。大陸如被侵略時，將允許友誼的國家利用該根據地。（見一九四一年六月八日紐約時報）

一九四一年末烏拉圭政府發動一富有重大意義之步驟（此步驟爲華盛頓熱烈歡迎）烏拉圭政府建議，任何一美洲國家，對一非西半球國家，從事防禦戰爭時，其他美洲國家應視爲非交戰國。用簡單的話說，這就是說每一美洲國家應允許其他國家完全利用它的港灣與便利，此對解決根據地問題，將有極大貢獻。一九一七年時烏拉圭曾允許美國戰艦自由利用其港灣。烏拉圭以其所佔的扼要地位，極願將它過去所做的事情再做一次。

拉丁美洲內幕

五二八

第二十三章 伐爾加斯總統

在巴西盧瑟堂裏的背景上，出現短小的，敏慧的和笑容可掬的伐爾加斯（Celso Vargas）。巴西如果是一張大掛氈，點綴着各式各樣的花紋和光輝奪目的色彩。伐爾加斯便是一種人類射光圈，從這邊射到那邊，檢視和考量那張毛織品。巴西如果是荒涼的高原，戰略上的海岸線和榛莽叢林的怪異混合，污穢在地面上發臭，富源大部尚未開發，伐爾加斯便是一種人類的顯微音器，傾聽各種的喃喃私語。

巴西是一個半大陸，比大陸的美國還大。伐爾加斯是一個人。他不是超人。但是十年來，他不僅注視，傾聽和檢察，而且一個人唱獨腳戲，統治巴西三百二十七萬五千五百一十方里的土地和四千三百二十四萬六千九百三十一口的人民。他第一個十年剛剛結束。他是幹練的，友誼的，撲朔迷離的，他鑒於巴西的意義，就好像希特勒對德國，斯吉羅對英國一樣。他是拉丁美洲最重要的人物。

在未敘述伐爾加斯前，或需就巴西本身先檢討一下。從歷史方面看，巴西在西半球是奇特的，第一，巴西的語言為葡萄牙文而非西班牙文，第二，在一八八九年前巴西為一帝國。巴西有世界上最大的未經開發的叢莽區域，這個區域為偉大的亞馬孫河所灌注，它有世界上最大的未經開發的鐵礦儲存，多年以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橡皮出產者，它仍然是世界上第一個咖啡輸出者。它每年燒燬它的面積百分之十五，巴西是可分為四部分，巴西最大的問題為國家統一問題，臨近太平洋海角的巴西亞 (Bahia) 區，大部為黑奴所居住，其與白種人所居住的里約格蘭德蘇勒 (Rio Grande de Sul) 牧畜區之不同，已與英國及埃及之不同無異。紹保羅 (Sao Paulo) 的工業地帶與荒僻的亞馬孫河區域亦不相同，正與芝加哥與亞迪斯亞巴 (Addis Ababa) 不同一樣。

巴西在全部歷史中，對美國較對任何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皆為友好。理由有幾種。第一，巴西下意識地恐懼阿根廷，因此盼望美國保護。第二，講葡萄牙文的巴西樂與講英文的北美結合，以對抗西半球上講西班牙的其餘國家（渺小的海地為例外）第三，美國為巴西

最好的主題，而且沒有競爭的出口品。這些事情一定會使伐爾加斯稱贊的，聰明的心頭上盤旋。

巴西人談大陸論僑受過文化薰陶而喜歡舒服的民族；他痛厭惡流血的，他們崇尚容忍，他們景慕高尚的道德。巴西人是拉丁美洲（或其他大陸上）改見迥異的人體。可以友誼的坐在午餐席上，討論他們爭執的少數國家之一。人們議論蓋國留（Goiás）（人們幾乎都叫他第一個名字）比我們所想像還要隨和；他們甚至可多公同的開他玩笑，而他却喜歡他們，有一個故事說他僅十幾語言但不開口。另一個故事說他不脫鞋子把短襪脫掉。

伐爾加斯的生括史

伐爾加斯（Gotulio Darnelles Yutaka）巴西總統與獨裁者（他本人不喜歡「獨裁者」的稱呼）一八八三年四月十日生于南部前里約熱內盧聯邦的紹保爾加（São Borja）。紹保爾加是牧畜區的中心，平原一望無際，綠色的牧場包括數千匹碧綠色的土地。當時，里約熱內盧總督，德奧里維耶拉（A. de Oliveira）一請他是一個不講其實的遊地。伐爾加斯是手

握套索，兩膝跨馬長大起來的。他做牧童的背景對於他的性格，他的心理，他的友誼和他政治的動向發生顯著的影響。他的套索變成一種絲手套，現在他所駕御的是巴西，而不是馬，但伐爾加斯仍然是一個里約格朗德人，一個牧童。

他十六歲時加入軍隊爲一小兵，以後在里約巴爾多軍官學校 (Rio Pardo Military College) 軍官班研究一年。一九〇三年——他二十歲——放棄軍事生活轉而習律。他投考巴爾多亞勒格爾大學 (University of Porto Alegre) (巴爾多亞勒格爾爲里約格朗德省的省會)，四年後取得學位。因此，有時他仍以伐爾加斯「博士」之名見稱于世，不可避免的。他對政治發生興趣，學生時代，即創辦一反對派報紙名爲辯論報 (O Debato)。一九〇九年是一個重要年頭，這有幾種理由；他在紹保爾加執行律師職務，並當選地方議會議員，其後利用暇時研究軍事問題，曾參與數次地方革命，升任中校。但是聯邦政治的領域在歡迎他，雖然他從一省的人物，躍爲全國的人物尚經過很久的時間。一九二三年當選爲里約格朗德省的副席聯邦議會的議員。聯邦議會在首都里約熱內盧。此後，他的官運亨通。一九

一九二三年任聯邦政府財政部長，一九二八年返里約格朗德任省長。一九三〇年，領導革命出任總統。

一九三〇年前的若干年間巴西政治大部爲保羅派（Paulistas）所操縱，所謂保羅派者係指以紹保羅（São Paulo）城爲中心的政客集團——富庶的實業家與咖啡的地主而言，紹保羅爲拉丁美洲第三最大工業城市，紹保羅連同其隣近產鐵的明那斯吉雷斯（Minas Gerais）省，一向統治巴西，就像他瑪內那爾（Tammany Hall）統治紐約一樣，輪流控制總統及聯邦議會。南部里約格朗德蘇勒省的牧童與平民認爲他們被擯斥于政治生活以外。因此一羣爲亞倫哈（Oswaldo Aranha）及亞勒貝爾多（João Alberto）所領導的牧童遂共同起而從事革命工作。他們在一九三〇年大選時選伐爾加斯爲總統候選人，以資與紹保羅派的候選人對抗，希望藉此而合法地獲得政權。伐爾加斯和擁護他的人相信他會在選舉中獲勝，但因爲保羅派的舞弊而失敗。他們兩派決定鬥爭，一九三〇年十月三日革命開始。這次革命只延長廿一天。這一羣牧童具有優良的軍事組織，在伐爾加斯領導之下，迅速形成一種

純的民衆運動。紹保羅派的總統出來葡萄牙，伐爾加斯代之爲加蒂特宮（Cafete Palace）的主人。從此以後他卻大權在握。

我們可以說，從那時以後，伐爾加斯的政治實事中有五大危機，五大時期。

一九三二年。保羅派在一九三〇年事件後仍圖再舉，並以反革命相威脅。伐爾加斯決定打擊紹保羅，結束它的力量，他們指派省長如亞勒貝爾多（João Alberto）以控制強盛的咖啡商人，保羅派與若干失意軍官拉攏，叛亂於是開始，演成一次單純的（雖然規模很小）內戰。經過三個月的戰爭（七月至九月）伐爾加斯政府大部分由於完善的組織與優越的軍事力量獲得勝利。一九三二年叛亂後保羅對於伐爾加斯的政治仇視煙消雲散，雖在阿根廷仍有一羣流亡者尙圖再燃反抗之火。伐爾加斯于該次叛變後對於紹保羅的處置頗爲機敏。既未實行屠殺，亦未報復。他立即宣佈大赦，甚至保羅派的軍官亦被赦免。他們現在仍有許多人在巴西國軍中事實上佔有很高地位。以爲伐爾加斯尙高舉紹保羅派，應以立民治政府爲要求。保羅派要求修改新憲法，一九三三年伐爾加斯即以一新憲法昇巴西。

此時，伐爾加斯聲望日隆。他開始表現使他取得政權的那些性格。他拒絕引用私人，他立下一項原則，即政府與人民向不應該有隔閡，他宣佈反對以陰謀而達到不軌的目的。

有助於伐爾加斯的另一因素爲有力的民那斯吉雷斯省對於保羅派手段的痛恨。普通保羅人繼民那斯人爲總統，並相互交替。但一九三〇年紹保羅派圖連任總統。遂將此項規約破壞。因此，民那斯吉雷斯與伐爾加斯合作以對抗紹保羅。

一九三四年。本年伐爾加斯改訂巴西憲法。他召集製憲大會（自然是他自己的入）。他已執政四年，現又宣佈任總統，並成立新國會。製憲大會開始遵循染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途徑，製定新憲法代替一八九一年過時的聯邦憲法。伐爾加斯現在是「合法」的總統了。

一九三五年。一個所謂共產黨的叛亂發生，伐爾加斯政府以極大努力壓制住。當時會發生小規模巷戰，共產黨及左傾者數千人被搜查逮捕。其中有若干人如共產黨領袖普利蒂斯蒂斯（Liniz Carlos Prestes）現仍在獄中。伐爾加斯政權不友誼的批評者說現仍有一千餘

治躬身繫囹圄。政府說這假獄日是無稽的。

一九三七年。這是發生相當政治激動的一年，因為一九三四年憲法規定於一九三七年舉行總選，以選舉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的總統。按一九三四年憲法規定本不許伐爾加斯連任。我們曉得，此種規定為拉丁美洲憲法中一種普通條款，而伐爾加斯以通常的方式阻撓它實施。直至最後，他始宣佈他放棄競選；同時，他拒絕支持任何一個候選人。從表面上看，政府的候選人為亞勒美達（Jose Americo de Almeida）伐爾加斯的閣員，但伐爾加斯從來未對他表示正式批准，紹保羅反對派指定一個有名的政治家歐利維拉（Arnan de Salles Oliveira）為候選人，他現流亡于布伊諾斯艾利斯。當兩候選人正忙于運動選舉時，伐爾加斯在幕後靜悄悄地活動，置巴西於戒嚴令下，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日，實行巴西歷史上一次最敏捷，最乾脆的政變。選舉于是停止，從此永未舉行。伐爾加斯仍然執政。

但有一種區別。伐爾加斯變成獨裁者了。當議員們于十一月十日到達下院時，他們發

現武裝警察在那兒，他們獲悉上院和下院已被解散，上下兩院自此從未開會。新憲法雖於該日宣佈。伐爾加斯的人，主要為司法部長堪姆鮑斯 (Dr. Campos) 他為製定新憲法已極密忙了好幾個月。這個憲法 (現在實施中的憲法) 使伐爾加斯不僅為一個獨裁者，而且為一永久獨裁者。的確，這個憲法空洞地規定在將來某時期舉行公民投票，但公民投票從未舉行。將夾或亦不致舉行。

一九三八年。本年伐爾加斯平定綠衫的統一黨 (Integralists) (法西斯黨) 的叛亂，正如一九三五年他平定共產黨的叛亂一樣。十一月政變後，他取消所有政黨，統一黨亦包括在內，雖然他在以前的運動中，曾經利用過這個有力量而右派組織。統一黨有相當理由認為他們受殘酷的虐待，五月十日起事，圖奪取政權。以後發生的事態，為拉丁美洲的遺祖遺傳，流血，怯弱，混亂的矛盾與滑稽。

統一黨的領袖，(他們與德國的納粹保持秘密接觸) 賄賂瓜那巴拉宮 (Guanabara Palace) 的守衛，圖謀穿假制服混入內部，情形與一九三四年納粹阻擊道爾夫斯頗為相似。

這些統一黨佔領瓜那巴拉宮的花園，但他們不敢攻擊住宅內部的樓梯，在住宅裏面僅有伐爾加斯和他的家人同四個守衛。叛亂者割斷樓要的電話，這也許是軍隊變援，緩緩交還的原因所在。參謀總長孟特婁將軍（General Goss Monteiro）現在是伐爾加斯及亞倫哈以次的最重要人物，不能起來，因為他自己的住宅也被包圍。最後，陸軍部長趕到，帶一部分隊伍將統一黨驅散。伐爾加斯一家被圍有好些鐘頭，統一黨的叛軍放了兩千多槍。伐爾加斯和他的女兒亞莉琪拉（Alicia）躲在幔帳後面，以三槍還擊，槍殺十二人。

還有許多難于置信的細節附麗於這次插曲。陰謀者所組織是優越的他們計劃焚毀泛美機場的汽油，他們想辦法使救火隊不能援助伐爾加斯。（爲某種理由，大多數拉丁美洲的救火隊都絕對效忠政府）但是陰謀失敗了，不僅因爲伐爾加斯一個副官爬過籬笆，與陸軍都督通信，並且因爲巴西人就這樣顯出巴西人的本色。陰謀者所未能做到的事情是一進瓜那巴拉宮，便實行攻擊。因巴西人沒有殺人，被殺，或服從命令本能。一個巴西的傳奇是巴西有法律兩千多種，但無一條法律規定人民應當守法。譬如巴西人會爲愛情，但不會

爲金錢或受命令的指揮而採取騷擾行動。

成千的善良里約市民爲兇狠的喧嘩聲所吸引，出來看這幕滑稽劇。旁觀者裏面也有一個者爲歐爾連斯（Don João de Bragança Orleans）——巴西最末一個皇帝的後裔。這裏所描

伐爾加斯素描

伐爾加斯現除在萬山環繞的都會培特羅維利斯（Petropolis）稍復外，在溫約對內藤的兩處官邸內居住和辦公。「瓜那巴拉宮」（Guanabara Palace）像美國白宮一樣，是政府所有的大廈。從前爲彼得羅第二（Dom Pedro）皇帝女兒，伊沙伯爾公主的住所。「一九二二年比王亞勒伯特訪問巴西，始加近代裝修。照例，伐爾加斯在瓜那巴拉宮的一個小房間內辦公一直到午餐以後，他在此地批閱函件，翻閱報紙，接見他關係密切的顧問。然後他逍遙自在的散步十多分鐘，走到一個街上，有一輛汽車等着把他接走，送他到正式的辦公地——加蒂特宮（Catiote Palace）。此地距「瓜那巴拉」約有一里半路。這個大廈爲迴廊繞樹的庭園所環繞，裝飾成濃厚的洛可可式巴羅，從前爲一種偏僻的宮室，佛利布羅克（Fleury）

ca de Yvon Friburgo)的住宅。現爲巴西國家所有。總統在明鏡環列，金碧輝煌的電梯中登樓。接待室擠滿身穿制服的官員。牆壁上掛一幅伐爾加斯招待阿根廷卸任總統胡斯多的放大像，伐爾加斯穿一身不大講究的便服，胡斯多則全副戎裝。伐爾加斯滿面笑容，胡斯多則板起臉孔。

在寬大，奇異的內閣辦公室中，伐爾加斯辦理正式的工作。他不常召開正式的內閣會議，他發明一種聰明的制度，即分批接見他的屬僚，每天接見兩個。星期一接見司法部長及教育部長，星期二接見外交部長及農業部長，星期三接見財政部長及勞工部長，星期四接見陸軍部長海軍部長及宣傳部長，星期五接見交通部長。總統仔細聽着。不多講話。他問「瓜那巴拉」和他的家庭一起進午餐。休息十五分鐘後再開始工作直至半夜有時或過半夜。他每日辦公通常爲十四小時至十六小時。夜間他批閱公文，發佈命令。甚麼東西他都親閱一遍，凡是未閱過的東西，概不簽字。

伐爾加斯健康甚佳，聖約沒人，能想起他醫生的名字或記住甚麼時候看見過他的醫生

。就寢前，看書以舒暢腦筋，然後像石頭一樣睡下去。他一生從未失眠過。至於娛樂，有機會時他騎馬消遣，偶而也看美國新影片。他也打高爾夫球，每星期六他總和他的朋友鮑加斯（Valentin Boucas）國際商業公司阿根廷的代表在一起玩。他喜歡打九六，然後吃午飯，再打九六。最佳的紀錄他曾得過一百二十二分。當他打高爾夫球的影片在里約放映時，觀眾哄堂大笑。他運動完畢時，有時假寐一刻。伐爾加斯並不擺架子，有一個故事說他的聚樂部「伊坦哈加」（Tanhangá）有兩個會員不能進入更衣室內，因為，總統餘在腰間纏一條面巾外，赤裸裸地在更衣室內的鐵凳子上酣睡呢。

伐爾加斯其他唯一的嗜好則為飛行。他已飛過六百四十七小時，除亞馬孫河後面的一畝地」（Territory of Acre）外，巴西的每一省他都去過。他空中飛行的全部里數在八千哩至九千哩之間。一九二九年他第一次飛行，當時他任里約格朗德蘇勒的省長。他同他所心愛的夫人約定，除非和她在一個飛機內，他永不飛行。一九三一年，他去觀察一個軍事航空營。大多數飛機都是從美國買來的。有一位軍官指着一架為一個巴西人所設計的一架新

式飛機給伐爾加斯看。伐爾加斯問道，這架樣子飛機？那個軍官說「也許」。『爲甚麼不試驗一下』。伐爾加斯跳進去。這架飛機太小，容不下他夫人。飛機起飛，伐爾加斯感愉快。他提升那架飛機的發明者，從此以後，他繼續飛行。

伐爾加斯食量平常，喝酒不多。他從來不接觸烈性飲料，每午餐時可以少喝一點。尤其星期六之夜，和他全家在一起的時候。星期六之夜常常是興高彩烈的。他喜歡酌飲料爲「梅特」(Mate)一種從當地的草釀造出來不含酒精的飲料，味道像溫和的薑酒，冷熱均可喝。他很少吸紙烟；他喜歡的是巴西亞(Aspirin)所產的長捲的，輕淡的巴西雪茄。

他對金錢並沒特別感覺興趣。除在他家鄉紹德爾加的牧場外，他沒有財產。他的薪俸每月爲二百「康多」(Contos) (二百鎊)，他有一筆特別費，數目也不大。本年度的預算，撥歸總統(不僅是總統本人的)的款項爲1,500,000,000。米勒雷斯(Milreis) (請不要嘆氣，巴西貨幣自有它自己的寫法) (那假數目的約當兩萬鎊) 在這筆經費中，尚須支付副官，秘書，僕人的薪俸，旅行用費，及兩個官邸的維持費。

伐爾加斯講方言不諳的法和西班文。他的英文是粗淺的，但能閱讀。他的女兒阿刺琪拉 (Alicia)，他的眼中明珠，涉獵美國書籍雜誌，把她認為最有趣的東西在牀邊讀給他聽。使他感動的一本新書為勞西寧 (Kausching) 所著的「德國破壞革命論」(Germany's Revolution of Destruction)，這有某種理由，因為在那本書裏，希特勒把他對於巴爾的陰謀告訴勞西寧。他閱讀生活雜誌 (Life)，這個雜誌每星期都由航空運到巴西。他除曾至阿根廷，烏拉圭和巴拉圭作短期旅行外，從未出巴西一步。他是崇拜的國家元首為羅斯福。

他對宗教的態度是複雜的。巴西當然是一個絕對的羅馬天主教國家（譬如，現仍不允許離婚），伐爾加斯是一個後機器的政治家，自不欲冒觸犯教會的危險。他敬慕天主教，主教是他一個至好的朋友，他關於宗教事項上的本德是容忍的。他不需舉行彌撒，他的朋友也不認為他是一個虔敬的信徒，事實上他連他第一個兒子起的名字是隨「路德生」來的，一個良好的天主教徒決不致這樣做。有一個故事說他娶他的三兒子為加爾文 (Calvin) 但是他的夫人為他選擇「吉爾吉」。據說，伐爾加斯早年曾反對繼續津貼天主教

學校。但現在他再也不會夢想做這樣一種事體。他的憲法將教會與國家合同爲一。

伐爾加斯的家庭生活是很快活的。他的夫人名莎爾曼荷 (Darcy Sarmanho)，她是里約格蘭德一個有錢的牧場職工的女兒。她十六歲時他們結婚，現有四十五歲左右，一個漂亮的女人，看起來還很年青。她除做慈善事業外，不參與公共生活。她一星期到勞工部三次。給窮人縫紉，她給被遺棄的報童，和孤苦的女孩建立家庭，這是，巴西人從前很少見的一種社會良心的表現。

伐爾加斯一家有五個孩子。年紀最長的名路特羅 (Lutero) 年約二十七歲，是一個醫學博士，曾求學德國，與一德國女子名爲安妮她 (Inga Elizabeth Ania Ten Haeff) 者結婚。官方人士顯欲無視伐爾加斯家庭對德國的這種關係，並熱烈否認路特羅博士是親德的。路特羅的婚事是一種愛情的結合，伐爾加斯夫婦曾略持異議，最後表示同意。青年路特羅是一個行爲端正勤勉自持的孩子，現在一醫院內供職，並希望自己設立診所。

第二個兒子，吉圖留 (譯名吉圖林何 Gatinho) 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讀書，爲一化學

工程師，是一個聰明而富于吸引力的青年，在外表及言論上有些美國化，在態度上是很親美的。像伐爾加斯全家的人一樣，他是謙恭的，受過良好教育，他認為找職業很麻煩，因為他恐怕人家因為他是總統的兒子便給他職業。最近他被徵服兵役，在科巴加巴那(Coba Pan)砲台當一小兵，每月薪餉二十一米勒雷斯(Milreis)(合四先令二辨士半)。他並未運動免役或請求特惠，他要這樣做是很容易的。第二個兒子名曼諾艾勒(Manoel)對政治不發一毫興趣，管理他父親在紹鮑爾加的牧場。

伐爾加斯一個女兒名泰濼拉(Taizira)，(最近給她父母生了一個七鎊重的外孫)與A. T. 航公綫的一個經理哥斯達加馬海軍少校(Commander Puy da Costa Gama)結婚，這條航公綫為義大利所辦，從羅馬，中經非州的達喀爾至納塔爾，巴西，哥斯達加馬(他似將伐爾加斯的家庭與義大利聯繫)是一個熱心的航空員，曾任泛美航空綫巴西分公司領導的駕駛員。他的健康壞了，不得不放棄飛行。他仍希望在泛美航空公司任某種辦公桌上的職務，或投效于巴西民用航空工作，義大利人開始培植他，P. V. T. 航公綫給他一個

重要職務。哥斯達加馬曾計劃在伐爾加斯去聘他做他的女兒結婚，但哥也並不願意人家以為她是總統的女兒，才向她求婚，最後決定在伐爾加斯結婚。哥斯達加馬並未辭職，婚禮却是舉行了。伐爾加斯連她女兒到訪都不接待，做一對結婚的禮品，墨索里尼贈送她一輛汽車。

但伐爾加斯家庭中最重要的孩子既不是路特維，也不是吉羅林何，也不想曼諾艾爾，更不是泰德，地位最重要的人是伐爾加斯二十四歲的妹妹。她是一個政治運動家，她高許地臣，不但對總統的關係更密切。她身材短小，皮膚發黑，長着雀斑，但對政治有極大的生命力和愛旅行，她愛跳舞，她也愛工作。她是在聖保羅政專的學生（聖保羅政專是巴西及紐約英語女子學校考第一的學生，在法政學校她那一班也是第一，她就在這同學會獲得榮譽的學位。她的父親不僅信愛她，而且大大地信任她政治的判斷。她是伐爾加斯政專的秘書整天辦公，幾年以前，她與父親的一個副官，委務團團長（Comandante Armando Amra de Paqueta）結婚，這副官是政專內政部長。這副官拉倒這美男好幾次，一次是曼諾艾爾贈

俄駐華盛大使時，爲亞倫哈夫婦的上賓，另一次是來美渡蜜月。她愛美國，關於美國的事務。她對於伐爾加斯總統，給予一種有力而良好的影響。

伐爾加斯的父親，現仍健在，年逾九旬。他住在紹鮑爾加，有時飛到里約去看他兒子。總統有昆仲三個。一爲斯巴爾他加斯(Saprtacus)他是一個地主，不參與政治，一爲班加敏伐爾加斯上校(Colonel Benjamin Vargas)地位相當重要。總統足跡所至之處，他無不隨從。他是總統祕書處的祕書，一個高尚的侍從。

如果要問誰對總統最接近，那末亞勒琪拉和班加敏無論怎樣排法，是屬一屬二的。其他重要侍從爲他私人祕書主任維爾加拉博士(Dr. Luis Vergara)奇怪得很維爾加拉博士既是戴眼鏡，聽力又不佳，還有奎羅茲博士(Dr. An'rade Cueroz)他是担任研究工作的。侍從主任品都將軍(General Francisco Pinto)也是很有勢力的。伐爾加斯最密切的朋友有兩個童年時代的牧童伴侶，一爲外交部部長亞倫哈，一爲有巴西「透赫特」及「諾倫森」之稱的亞勒貝古多(Iono Alberto)，他現任巴西駐加拿大大使。

權力來源和他的性格

當我們概論伐爾加斯的權力來源時，可以指出許多點來，有些包括於上列關於他事業的大綱裏面。譬如，他的機會主義。他模糊迷離的性格，他堅定不移的志氣，和他的鴻運轉是。

其次我們應該提到他溫和的性情。伐爾加斯是少數面帶笑容的獨裁者之一——古巴的巴斯蒂加是我所能想出來的另外一個。便是無守衛在旁時他也總是微笑的。他也是被他自己人民起渾名的少數獨裁者之一。他有一個渾名爲「蓋蓋」(Gage)，另一渾名爲「朱朱」(Xuxu)，意思是巴西一種到處蔓延，淡而無味的小草。

大部分人民不容易討厭伐爾加斯，因爲他很謙恭和藹。他愛人性，這對他很有益處。他也喜歡人。他很少和誰鬧過意見。他也許表示延宕，或在左支右吾，但他從來未誇過一個硬功直人的不字。除極左派及極右派外，他的敵人很少，他很少腳怨在心，獨裁者像這樣不講報復的實不多見。

有一次有人向他建議鑄一套新幣，伐爾加斯像鷹在雲霄一躍，堅持着舊錢時隱隱在另一面。伐爾加斯提議道：「我們把這個錢命名爲雨果吧。」（Victor Hugo）。他的顧問莫明其妙。伐爾加斯繼續說道：「笑着的人」在一面，「悲慘的人」（Les Misérables）在另外一面。

根據一項並未嚴格執行的法令，巴西大多數的商業區域都懸掛伐爾加斯的肖像。因此有許多神話發生。有一個神話描寫一個智識落伍的鄉下人走過里約所有的酒館和咖啡館，然後發問道：「擁有這些商店那個微笑的人是誰？」

另有一個故事是從一個著名的歐洲故事演變來的。墨索里尼走到天堂，表明他的身份，彼得向上帝報告墨索里尼來了。上帝道：「我從來沒聽說過他。把他趕出去。」希特勒來了，也發生同樣情形。然後伐爾加斯走到天堂的大門。同樣情形將要發生，彼得即刻向上帝抗議，並且說道：「你必須讓伐爾加斯進來，因爲他就是像片掛在陛下牆上的那個人。」但是，伐爾加斯雖然很隨便，他可以像雪一樣的冰冷。早年，他漠視對他有過功勞的

朋友們的意見，以鞏固他個人的地位。他明瞭他需要甚麼，如果溫和的手段失敗，他極不常用指點的手來獲得他所需要的東西。他全然沒有神經質。有一次汽車肇事，一個朋友遇難，另外一個被壓傷。醫生來時，檢查一下，發現伐爾加奇並未受傷，出事後不久，他的脈膊完全和普通人一樣。

伐爾加斯具有普通的和政治的意識，這是他另外一種權力來源。機警、聰明，在他確認可以勝算在提以前，從來不採取行動。當他要他的屬僚作繭自縛時，他便巧妙地拋去網羅，他愛使用以敵制敵的手段，因為他從未舉行他所允諾的公民投票，如果發生嚴重的國內糾紛，譬如說和軍隊吧，那末公民投票便是一種保留使用的奇異武器。

下面是關於他戰術的一個例證。譬如他反對任命某一政客担任某省政府中某項職位。但這因為軍隊裏那人到那裏去，他把那個位置給他。然後他到陸軍部和孟特羅將軍那裏，請求他們不要使他（伐爾加斯）辦事棘手，因為他們的人所幹的事情不能令人滿意。

他是極能直覺的。他一個知己已帶有保護色的螞蟻比蓋他。另一個朋友說他像一隻蒼

。伐爾加斯很少講話。他處理問題的技術，是憑託各種諛詞繼續轉移自己弄得清淨楚楚，然後聽取專門的建議，然後自己下結論，最後宣佈既成事實。他從來不匆匆忙忙。他聽取每個人的意見，但是誰也不曉得他自己怎樣想。他的講演詞從來沒有事先準備過，差不多總是些令人想不到的言詞。他對於秘密決對持保守態度。總而言之，他是極端沉默寡言的，對他的理想決對忠實。

一九三〇年當他任里約格朗得蘇勒省長時，有一天下午他和他的內政部長正在商議事體，外邊忽有槍聲傳來，內政部長大為驚異，問這是怎麼一回事。伐爾加斯咯咯笑起來，說道：「那是我們才幹出來的革命。」內政部長對這件事情，一點消息也未聽說過，他的夫人也未聽說過。

另一種因素是極純正的謙遜和容忍。有一次他派了一個曾經圖謀殺害他的人做司法部長。他差不多是完全不擺架子的，他討厭浮華和繁文縟節。他不願意穿禮服，要他穿一件雙鬚襪是不可聽的。

最後，他是極典型的巴西人，對於他自己的人民，他們的長處和短處，有深刻的認識。他把巴西國民性簡化為他自己特別的性格，這也許是他最大的權力來源。

治績與繼承

伐爾加斯一黨的人會告訴你伐爾加斯總統在十年內給巴西所做的事情比任何一脈相承的統治者在一百年以內所做的事情還多。伐爾加斯的敵人承認他有若干具體的成就，這些成就的確是斐然可觀的。但他們說他摧殘了巴西的民主和人民的權利，破壞了傳統的自由。關於此點，伐爾加斯的信徒答覆道：（一）巴西在伐爾加斯以前的保羅派所組織的政府內確然不是一「民主政體」，（二）自由選舉與自由報紙並非拉丁美洲民主政治的準繩，因為選舉與報紙可以隨便購買，（三）巴西雖實施獨裁政治，但為極端容忍的精神所統治（譬如，從未執行死刑），（四）伐爾加斯如被推翻，則殘酷的軍隊統治與政治混亂的時期便將隨之而至。

伐爾加斯政府下的社會改革及經濟改革是顯著的，宣傳部長對子遊歷者提供動人的積

計數字以資證明。巴西政府雖取消工會，但是它社會立法的成績，除墨爾哥烏島以外，也許是拉丁美洲最進步的。巴西首先設立勞動、商業、教育及公共衛生各部部长。一個現已部分完成的遠大計劃，是將在里約附近布薩魯尼羅斯 (Buzanos) 河口疏濬，這可以開墾數千平方基羅的土地，使成千萬人民得到謀生工具。墨索里尼疏濬納 (Vale) 河口的同樣工作，與之相較直涓滴耳。

伐爾加斯政府，對於從前七萬七千四百七十一基羅未確立的邊境樹立木樁。消費合作社的數目一九三〇年爲五十七個，一九四〇年增加至一千〇三十六個，百年以來第一次將外債減少。提倡種麥，一九三〇年巴西不產一噸小麥，至一九三九年生產二十一萬噸。十年間增加工業生產百分之一四八，五，祇有蘇聯始超過這個紀錄。中級學校的數目，一九三〇年爲六萬，一九四〇年增至四十萬——有四百三十萬人民的一個國家，這當然還是一個小得可憐的數目。初級學校自二萬七千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零三。伐爾加斯政府自稱已經文盲自百分之七十九減至百分之四十三，但是要接受這個數目字無疑若干疑問，是不容

易的。鐵路哩數增加百分之十，航空站在十年之內自三十增至五百一十二。公路哩數加倍，新建廣播電台五十六處。建立國家公園，實行控制旱災並成立公共衛生制度。

伐爾加斯和他的人最引為驕傲的還不祇此點。伐爾加斯政權認為它最大的成就就是在政治的統一及穩定。伐爾加斯打擊各省固有特權，他在一個公共典禮中焚燬所有各省的旗幟，他劇烈地減低各省間的關稅（這種省際關稅嚴重損害巴西的國內經濟），取消獨立各省裁判所，他以聯邦政府根據現時的國家原則所派任的省長而統治巴西。他掃平 *Coronelismo*，那就是由遊省會長所組織的游擊土匪。他努力克服政治上的漠不關心，取消分裂勢力及地方主義，給予巴西一種真正的國家意識，並使它獲得發展，統一及秩序。

很奇怪的一點是：伐爾加斯在獨裁者中間從未企圖自己組織政黨。國家稱為 *Estado Novo*——這是從葡萄牙文而來的——但是沒有政黨，甚至政府黨也沒有。巴西沒有憲法，沒有憲章，沒有符號，也沒有敬禮。這有幾種理由。第一，伐爾加斯對於政府組織的形式，並不特別發生興趣。他喜歡使各黨各派自相攻擊而擾亂縱橫政治，他認為成立單一的政黨會擾亂

黨分裂，並不會使國家統一。此外，軍隊對於一個極權的黨也許不滿。最後，沒有組織黨越切實需要，因為凡是有勢力的人幾乎都站在伐爾加斯這邊。

伐爾加斯對於他在任內如果逝世的繼承問題至少已立下試驗的辦法。按最近頒佈的一個法令，總統一職由最高法院院長艾斯品諾拉（Eduardo Espinola）法官繼任。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伐爾加斯把這種任命的權限據為己有，並決定由他一個最密切的朋友出任總統。

非正式的會見伐爾加斯

我兩度會到伐爾加斯。第一次亞勒貝爾多（Joaquín Albaro）非正式地把我帶到總統官邸。總統那時將做了外祖父，容光煥發，愉快異常。幾天以後，宣傳司長方特斯（Fontes）把我帶到培特羅施利斯，伐爾加斯正在那兒消夏。世界上最可愛的一條道路迅速地盤旋到山城潔淨的花園裏面。

亞德奧皮克朱多海軍少校（Domínguez）和他的夫人，伐爾加斯的女兒亞勒琪琪共進晚餐。我們在公共舞廳內閒蕩，玩五分錢的輪盤賭，下午我赴里約尼格羅官邸（Rio Negro）。

。總統在此地接待我。他坐在一條長桌的一頭，津津有味地吸着雪茄，常常發笑。問的問題比他所答的多得多。他的女兒高興地担任翻譯。

伐爾加斯所談的主要事項爲美國如對德宣戰，則巴西將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與美國合作。他說：「巴西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巴西無意于對外戰爭。但如美國和德國開戰，則巴西就有關西半球團結與防禦的一切事項，將與美國密切聯合一致。

伐爾加斯總統清楚地認識，如果德國戰勝，如果英國艦隊消聲匿跡，巴西會遇到何種危險，他指出全部美洲合衷共濟實有迫切需要。

拉丁美洲內幕

孫其

第二十四章 巴西概覽

巴西是世界上第四個最大的國家，幾佔南美全部區域之半，邊境除與愛瓜多爾及智利不相隣而外，與南美大陸上的每個國家都壤地相接，它具有錯綜複雜的利益，西半球上任何其他國家都不能和它比擬。它是奇特的，它是複雜的，它是獨一無二的。

巴西的根本鬥爭，像巴拿馬及安地斯山區域的國家一樣，是反對自然的鬥爭。伐爾加斯與保羅派 (Paulistas) 間，亞倫哈與孟特羅 (Goes Monteiro) 間，工業家及種咖啡者間的爭權奪利，比土人與自然的鬥爭來似乎是微不足道的。見重於巴西的事情，好像衝擊大海灘的海潮，和穿過三千九百方里碧灰色的土地奔流入海的亞馬孫河一樣的原始，在海口的三角洲上，有一個和丹麥同大的島嶼，神巧像一塊小圓石頭遺留下來。泛美航空線，經過磨沙及技巧的工程，最近在巴雷拉斯 (Barral) 荒蕪無人烟的土地上修築一個航空站，因此你可以舒舒服服地用九個鐘頭從里約飛過巴西角到貝來姆 (Belem) (即巴拉) (Para)

簡捷卻架飛機在貝雷拉斯附近被迫降落，據估計要派人救援需要八星期左右，始能到達。但是這個區域還不祇是叢林而已，而在亞馬孫河叢林內飛機失蹤或許永遠找不到，巴雷拉斯好像孟他那島 (Montana) 或維奧明島 (Wyoming) 一樣，是一個灰黃色的高原，充滿綠色的榛莽和彎曲的峽谷。它在你下面蜿蜒無數百里是不變更的。超過多少個鐘頭的飛行你看不見房屋，看不見電線桿子，看不見道路，看不見一點文化痕跡，看不見一個人。

在巴西，蠻荒的曠野氣味滲入城市，浸入郊原，蔓延於花園，滲透於你的後庭。我在聖約熱內盧無意地對我朋友說（當時我們坐在懷斯多爾克聚樂部 (Stork Club) 一樣都市化的一個咖啡館裏）我希望在我離開巴西前看看叢林。坐汽車走不上十分鐘的路我就真見了。

巴西的最大問題為克服自然。它必需修築道路，疏濬河流，建設交通，發展邊區，並開始開發無限量的埋在地下的富源。在巴西隨便甚麼地方差不多甚麼穀物都會生長。它有各種礦產，其中真有極大的戰略重要性。專家說，巴西如果開發起來可以容納九千萬人。

最重要的乃爲交通問題。里約熱內盧與紹保羅兩城，各有一百萬以上的人口，相距約二百五十里，坐火車需要十一小時，走路是困難不堪的。報紙從里約到納塔爾(Natal)需要一星期。且運費奇昂。曠前從包爾多阿勒格爾(Porto Alegre)繞道德國漢堡運貨至萊西菲(Rosario)而走直路還省運費。

但是人與自然的對立不過爲巴西各種鬥爭中之一角。看一看黑種與白種間的對立！看一看狹窄海濱的歐洲文化與邊遠內地的亞馬孫河流域的印第安人間的對立。或者日漸增加的工業生產與以原料輸出爲基礎的舊式經濟間的對立。再看一看貧與富的對立。巴西充滿困難重重的社會的經濟的及民族問題。

首先就巴西歷史一談。巴西爲葡萄牙本國的哥倫布·加勃拉爾(Pedro Alvares Cabral)於一五〇〇年所發現，數年後，殖民工作開始，以巴西亞(Bahia)港爲中心——該港現爲「黑人城市」——我聽見西人筆下叫做黑人的「細胞核」。沿海的印第安人是落後的，沒有阿茲台克人(Aztecs)或薩加人(Sas)那樣的文化，身體孱弱，不能做苦工，葡萄牙人開

始輸入黑奴。殖民者在沿海樹起勢力，以里約熱內盧等地爲定居地（該地一部爲法國新教教士所居），他們背後是內地的陰暗的綠色原野。在北美，我們的荒拓者一開頭便向西推進（在巴西（僅在阿根廷一樣）動向是繼續朝西歐洲的）。

一八〇八年發生哥倫比亞事件。那年拿破崙破倫侵略葡萄牙，葡萄牙統治者道姆美奧（Dom João VI）遷往巴西。這類西事情西班牙殖民地亦曾發生過。巴西不僅繼續爲葡萄牙帝國的一部，亦國王所統治，且對帝國擁有領導權，擁有對帝國的領導權。取祖國之地位而代之。一八二一年，拿破崙戰爭年安渡過，道姆美奧返里斯本，但其子道姆美得羅（Dom Pedro）仍留巴西爲攝政。以後巴西人宣佈獨立，脫離葡萄牙人的統治，道姆美得羅即爲巴西的裴得羅皇帝。巴西極端半民主很奇特的，有宮庭，有皇帝的一切附屬品和其他等類。類年以來，它與聯邦本國密庭更爲富有，更爲動人。

一十九世紀時巴西有三大問題，（一）移民問題，（二）奴隸問題，（三）共和對憲制問題。歐洲的移民——大多數爲葡萄牙人，義大利人及德國人——湧入巴西，就像他們湧入阿

一根廷樑。義大利人以紹保羅爲他們「首都」，德國人聚居于南部的牧畜區。巴西有五萬萬黑奴，這種現象產生美國在早年所發生的同類鬥爭，巴西黑奴于一八八八年取消。解放後立刻發生一次革命（一八八九年），巴西帝國于是解體。裴若羅第二——（他曾謙恭下士的統治巴西四十八年）——退位，巴西改爲共和國。

有一奇怪的事情：巴西人多年前便決定建立像華盛頓一樣的聯邦區。這一部是由美國先例所促成，一部則由于恐懼里約過易受歐洲的侵略。但是聯邦區——深入內地的哥艾茲（Goias）邦——仍然祇在地圖上存在。現在那裏甚麼都沒有，甚至一塊界石都沒有。

治理巴西直至伐爾加時代爲止的憲法（一八九一年）是一個以美國憲法爲藍本的彩色濃厚的聯邦憲法，它善意的起草者很受康德及實證主義的影響，它未提上帝，這一點在拉丁美洲歷史中是獨一無二的。

可愛的西人

巴西人是快樂的人民。這種說法是極有重要性的。他們也是具有無限引誘力的人民。

在巴西，清道夫會給你送一張賀年片，信差如果覺得工作厭煩，會偶而有一次把你的信件丟在海底，解決一件訟案很容易需要二十年。離婚是違法的，很少有人變樣謹結婚或未結婚，表明微醉的土語爲(Out in the Rain)。你可以打電話給自己所住的旅館——問你自己是否在旅館，當作一種輕鬆的笑話——問你自己是否在旅館的答是：從來沒有聽過那一個人。宣傳部每天晚上保留一個鐘頭廣播——沒有一個人想聽，這個時時開玩笑似地被稱爲「靜寂的鐘點」(Hour Of Silence)，在你自己旅館門前的滾滾浪花中溺斃，是被認爲頂壞的方式，因爲這給旅館老闆找麻煩，要離開旅館幾百碼的地方，那是很可以的。

巴西人在某幾方面很像中國人（正像許多阿根廷人很像日本人一樣）雖然他們是比中國人更爲溫和的人民。他們很容易爽約，最後他們來了，還用滑稽有趣的藉口表示遲到的歉意。他們是容忍的，受過文化薰陶的，雜亂無章的。市街交通紊亂不堪（雖然還不像布伊諾斯艾利斯那樣紊亂），沒有對比狹窄的市街殺人事件再使他們喜歡。巴西人像中國人

一樣計費，更何況忙。他們的樂成是管管雜報考肅，飽受受辱食品，好酒，好言語，好可以一笑而使他們甘拜下風，像中國人一樣，他們對於種族問題不大注意，像中國人一樣，他們喜歡技藝。差不多所有活躍的青年——像在日本未佔領前的上海一樣——一面在政府機關裏做公務員。一面寫詩歌，編雜誌，或者同旁人合塑雕像。

除里約熱內盧外還有甚麼城市能維持每年舉行狂歡節的制度，屆時所有商店休業之日，全城的人都在跳「山姆巴」(Samba)舞，人行路擠得水洩不通，屆時沒有睡覺，沒有人不醉，每個人都睂來眼去，沒有抄架，每個人都度着一種天不管地不管的時光呢！

里約差不多每個人都認識另外每一個人，差不多每個人——至少在上層階級——似乎都有關係。姓氏的缺乏是很厲害的。西爾瓦(Silva)康哈(Cunha)奧利維拉(Oliveira)基瑪斯(Guimaraes)，河梅達(Almeida)，康薩爾夫斯(Goncalves)是最普遍的姓。電話簿上把人們的第一個名字和最後的名字都列出來。(遊歷者要不懂葡萄牙文，接電話的女郎會喜滋滋地咯咯笑起來)誰也不曉得誰的祖父是誰，沒人問也沒人留心。許多人祇是隨他們喜歡

隨便起個名字。

我從來沒有看過比巴西人再友善再好客的人們。我不祇說是里約的貴族。驅車至民那斯吉雷斯邦(Minas Gerais)的鄉間。在隨便一個農夫的茅舍前停下來。他或者會請你吃午飯的。

我希望我巴西的朋友不要多心，有關於巴西國民性一面的兩個故事使我大受感動。在巴西亞(Patia)有一個農夫愉快的躺在一個墳墓旁邊。一個朋友問他爲甚麼在那裏躺着。他回答道：「咳！我餓得要死」。那個朋友說：「起來，我給你點豆子。」農夫向他望一望，稍微有點興趣。那個朋友又說道：「可是你必得你自己去煮。」于是農夫又驢然躺下去。

另一個故事描寫紹保羅富庶高原上的一個農夫。這個農夫沒有穀子。有一過客問他，你不種「甚麼東西麼？」他乾脆地答道：「甚麼都不種」。那個過客看了一下，說道：「你的意思是說在此地種咖啡不會生長麼？」農夫說：「哦！你先生如果要種，它自然會長的。」

巴西一向有世界上最大熔爐之稱，至少從理論上講，它是沒有種族問題的。對黑奴及黑白種混血兒並無政治上或法律上的歧視，那社會上的歧視亦比較不多見。隨便那個到過科巴加巴那(Copacabana)海濱的人，隨便那一天都可以看見白種的小孩與黑種的，棕種的在一起玩，他們各種膚色的母親在一邊看着。巴西一個總統皮山哈(Nilo Pecanha)便是黑種的混血兒。巴西有許多相當著名黑奴或混血種的科學家，政治家或任要職的人。

在另一方面，巴西並非黑人的樂園。黑人是巴西人口中最貧苦的，他們做着頂不愉快的的工作，他們是被剝削階級，尤其在北部。里約人告訴我最近歧視的傾向已顯而易見。一種原因為美國影片，其中含有嚴重的種族問題的暗示。另一種原因為納粹的宣傳。不知怎麼的，巴西禁止登載美國使用私刑(Lynchings)的消息或者足以引起種族偏見的任何事物。

祖先為印第安血統的那些比較少數的巴西人通常都以這種血統引為光榮。他們把他們的淵源浪漫化，並具有一種叫做鮑加航他斯(Bocaiaras)的心理。一個著名的主教！

↓拉丁美洲第一個被任命的主教——是一個印第安公主的後代，他的名字亞爾科裴爾德 (Arcoverde) 就是從印第安文翻譯來的。

外交部長亞倫哈博士

巴西外交部長亞倫哈 (Orvaldo Assunha) 是美洲一個偉大人物。他是豁達的，勇敢的，和藹的，坦白的，學問淵博的。他像許多巴西人染有很濃厚的達爾他年 (Dr. Artaban) 色彩，我不僅指他講究時髦，而且指他極端吸引人的力量。

亞倫哈博士喜言談，他的談話是我在南美所聽到的最優美的談話。在和我交談的第一小時內，他所提到的題目包括：

食鹽對身體的影響。

文學的貢獻。

紐約的情形。

希特勒的心態是否絕對是政治的。

關於墨索里尼的一個笑話。

關於紐約律師艾恩斯特 (Morris Ernst) 的一個軼事。

伐爾加斯向盧德威 (Ludwig) 講過甚麼話。人格在政治上的地位。

西班牙與葡萄牙的溫和相反，走向極端的傾向。

徵稅。

計畫中的聯邦首都。

布拉甘薩 (Bragança) 家庭

亞倫哈的家庭——它是巴西最大的一族——本來是屬於米羅派的，但亞倫哈却生於聖約洛朗德的牧畜區域。他生於一八九四年。他是一個有錢的畜牧職工——紹扎亞倫哈 (Herculides Ezequiel de Souza Aranha) 之子；他的母親，已屆八十高齡，是一個仍然指揮家庭一切的不平凡的老婦人。幾年前有一個故事說她會偶然到里約去看伐爾加斯總統，如果他待他的愛兒亞倫哈不好，她便對伐爾加斯高聲大罵。

亞倫哈起初是一個軍人，在軍官學校肄業三年。調赴巴黎——在高等社會學院(École Des Hautes Etudes Sociales)若干年——旋返巴西從事律師工作。一九二六年他獲得第一個政治上的位置——鮑爾多亞勒格爾(Porto Alegre)的警察廳長——以爲當選議員，再後任里約格朗德邦政府的團員。他是一九三〇年伐爾加斯革命中的領袖之一。事實上，起初他比伐爾加斯還有聲望。當氣度恢宏的伐爾加斯似乎可以做一個更好的國家領袖時，他慷慨地讓位於伐爾加斯。

在此以前亞倫哈經過若干勇敢的冒險的時期。他在一九二三年及一九二六年兩度參加地方性的革命鬥爭。伊壁拉普坦(Ibyrapuã)之役受傷，後在海爾瓦爾(Herva)再度受傷，且傷勢頗重，幾失一腿。有一次我問他形成他的政治生活最重要的因素是甚麼。他回答道：「我的事業是在牀面上造成的。」他的意思是說他曾在醫院裏度過悠久的歲月醫療他的傷勢，因此有時間研究。反省並完成他的思想。

一九三〇年後亞倫哈即爲伐爾加斯最密切的朋友和同僚，有伐爾加斯總統左右手之稱。

他在伐爾加斯第一任政府內任司法部長，他希望成立真正的法國式革命法庭，但是他被勸阻未能這樣做，據說大部份原因在於他所要處死刑的人在新政府中都有親戚。一九三〇年任財政部長。關於財政他茫無所知，但他學習很快。一九三四年被派爲巴西駐華盛頓大使——也許因爲他的地位變爲太重要了——四年後返國任外交部長迄於今日。

亞倫哈在美國的事功是顯著的。他也許是拉了美洲派駐華盛頓大使中最有聲望的。他的薪俸很大，每年一千萬鎊。他極豪放的款待客人。他努力工作。他到華盛頓時不認識一個英文字，但他學習之快像任何人類所能學習的一樣。他認識美國很深，而且很喜歡美國。他在華頓盛年，對於他心胸的開展頗多助益。目前他主要權力來源便是因爲他與美國接近，他是巴西與北美間主要的聯繫。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美國大選之夕，亞倫哈組織一個團體，使他的朋友可以聽到選舉結果。他四個漂亮的孩子全在美國受教育。他們對於羅斯福一黨的熱誠幾乎和他的父親一樣。當羅斯福在某州勝利，他們喊道：「爸爸，我們勝利了！」

亞倫哈很漂亮，身材高大，性情柔和，舉止文雅，長着一頭灰髮。他發光的眼睛擊着是甚麼顏色很難講。在某種光線下是紅褐色的，在另一種光線下是灰色的。他的房間內的每個人都感覺同他是生平之交。他偉大的性格之一是他對朋友總是忠實的。他既不吸煙亦不飲酒。他是一夜不眠四個鐘頭那些有福氣的人中間的一個。他對他本人價值的認識相當可觀，他的野心很大。

他在「伊他馬拉蒂大廈」(Emanaty Palace) (外交部)，富有歷史性的房間內辦公，他一個前任布蘭科(Rio Branco)生在那裏死在那裏。在四面的牆壁上塗着下面的題詞「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巴西合衆國偉大的外交部長，布蘭科(Baron Rio Branco)在此屋逝世，他在此處辦公，歷有年所」，亞倫哈喜歡把它指給客人看，皺着鼻子，說逗點太多了。

華盛頓有一個美麗而有點糊塗的女人跑到亞倫哈那裏問道：大使先生，請問貴國出產甚麼東西，他斯文地鞠躬，回答道：「出產寶石，蘭花，給像你那樣可愛的人兒攜帶

巴西是西半球防務的鎖鑰

伐爾加斯政府對於美國及西半球防務採取甚麼立場呢？這個問題的解答是：巴西是絕對親美的，伐爾加斯確實不是親德的。但巴西有很堅強的親德勢力，這一點我們可以在下面看出來。

伐爾加斯個人的一切本能和同情——不要說亞倫哈的——是親美的。這一部分因為美國是最能援助巴西的國家。但巴西像每一國家一樣必須保證它本身的利益；目前是危險的時代，這必須在兩方面都實行警戒。如德國爽快快勝利，則壓迫伐爾加斯親德的力量一定很大。反之，如英國——藉美國的援助而獲得勝利，巴西便可安全無事。巴西所最希望的，是華盛頓方面有力的領導，如美國對德宣戰，巴西會立即追隨其後。（按巴西已於去年九月對德宣戰，著者的見解完全獲得證實。——譯者）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一日，正當法國敗亡之日，伐爾加斯突如其來地發表演說。他說：

「我們和全人類正經過歷史上的一個重大反應的時期。……我們覺得舊制度已經走入衰落之路。但這並非如悲觀主義者和死硬的保守派所云，是文化的末日，而是新時代激盪的，豐腴的開始……均衡的經濟不再使特權階級有獨佔文化的享受與利益的餘地……因此，國家應該負起組織一切生產力的責任，使人民具有為集體發展所必需的一切。莽撞的自由主義，空洞的反動政治以及無用的個人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建立於特權及階級劃分上的制度再無存在的餘地。適於生存的富有生命力的人們必須實踐他們的願望。」

這篇演說引起極大騷動，在美國並不下於巴西。一種解釋是伐爾加斯認為德國即將於那個夏天獲得勝利，故未雨綢繆以備博得勝利者的好感。但巴西宣傳部立即發表聲明，解釋這篇演說，確認它並非預示巴西外交政策有何變更，並允諾巴西將繼續遵守西半球團結的原則。六月十六日伐爾加斯更加補充聲明道「巴西決不致對羅斯福背棄信義。」

關於美國對伐爾加斯及巴西的態度，有人問道，美國人民既代表西半球的政治自由民主，如何能與一個獨裁國家的巴西繼續保守密切友誼呢？這有兩種解答。第一，巴西在技

術方面講雖然是一個獨裁國家，但它是一個善意的獨裁國家。它是一個個人政府而不是一個正式的極權政府。在巴西幾乎感覺不到甚麼政治壓力，如果你不知道它是一個獨裁國家，也許你不會猜想它是獨裁國家的。第二種解答牽涉到實際政治家所必須遭遇的決策。美國也許不高興巴西爲一獨裁國家的事實，但是一個堅強，穩定，友誼的巴西對美國而言比較巴西的國內人權還來得重要。美國與伐爾加斯周旋因爲它是必須這樣做的。

再談另外一點，巴西在西半球防務方面是南美洲最重要的國家。在戰略方面它是一切鎖鑰。

自非洲西部的達喀爾至巴西大西洋海角的納塔爾僅有一千六百海里左右。一架快速度的現代轟炸機六七小時飛行距離。但自紐約至納塔爾則在三千六百哩以上，自紐約至紐約熱內盧爲四千四百七十哩。總而言之，歐洲距巴西比較美國距巴西爲近。如維琪法國以達喀爾割讓與德，或德國以其他方式得之，或德國在大西洋之戰中獲得勝利，控制住南大西洋，則巴西即處於極易被攻擊的地位。如英國艦隊在美國艦隊尚未準備接收時即行喪失

，則歐美間大西洋的屏障即大部消失。它會變爲德國的一個通路。它會變爲德國極易橫渡的途徑。

一條橋樑除非在兩端都開放是沒有用處的。封閉達喀爾納塔爾橋樑最好的辦法是使納塔爾本身成爲一個不易攻破的西半球根據地。達喀爾攻守均不甚易。但是納塔爾，橋之另一端，如確保於美國手內，則達喀爾即喪失其大部價值。

我講得有些寬泛。利西菲 (Recife) (常稱爲貝那姆布科 Pernambuco) 距納塔爾約九十哩，是一個比納塔爾更爲優良的根據地，因爲它有較深的港灣，較多的碼頭設備，較完善的交通和機械設備。貝雷姆 (Belém) 「即巴拉」 (Para) 亦應爲一重要根據地，泛美航空公司現正改善並擴大地面機場。

交通不良是巴西防務的主要問題。大西洋海角的各港口——如納塔爾，利西菲與巴西——僅由陸地相連，千里約除海道外，並無交通。如巴西更完善的開發起來，如交通更爲便利，則在巴西中坎琪騰多斯 (Candós) 左近可建立一驚人的空軍根據地。這個根據地

與巴西各部，事實上與拉丁美洲這個大陸大部分的區域距離大體相等。在這裏建立強大的空軍力量可以控制南美洲全部。但如建立這樣一個根據地勢非耗時無數年頭，用款無數百萬不可。亞馬孫河上流大洋船可以通行直達馬那奧斯(Manos)，距海九百三十哩，以它爲根據地的軍隊在兩翼可保絕對安全。無論在那一邊都是未開發的叢林和沙漠。

現在的情勢（一九四一年秋）是美國與巴西正坦白合作在大西洋海角建立有效的空軍設施。一九四一年六月——經過迭次否認美巴會進行談判之後——巴西駐華盛頓大使館副武官露出消息美國已籌備以二千萬鎊信用貸款借與巴西爲建設之用。有關根據地自然在巴西的空全主權之下，但遇危急時，美國軍隊可以使用（見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七日紐約時報）。七月馬歇爾將軍在美國參院軍事委員會發表演說稱「爲在巴西發展主要的航空設施事會與巴西磋商三月，泛美航空公司已在該地改善各種設備，因此美國可以迅速活動」不久以後，又透露出消息說，美機利用巴西亞機場飛往非洲，至非後由英機接航。飛渡南大西洋的轟炸機有了一個渡口，正像加拿大與英倫三島間的一樣，不過知道的人不多。

一九四一年七月伐爾加斯總統授權泛美公司巴西分公司建造或改善亞馬孫河上流沿大西洋海角的機場八處。這是緊跟着德國堪多爾 (Cantor) 航綫在巴西至爲活躍的消息而來的舉動。

孟特羅將軍與巴西軍隊

巴西在伐爾加斯及亞倫哈以次最重要的人物爲崛起而難以捉摸的陸軍參謀總長孟特羅將軍 (General Pedro Aurelio de Góes Monteiro)。孟特羅將軍於一八八九年生於亞拉哥斯 (Alagoas) 他加入軍隊時僅爲一小卒，一個階級一個階級的慢慢爬起來，經過二十年才升到上尉。當時駐在巴西的法國軍事代表團的軍官賞識他的才幹——甘末林將軍認爲孟特羅是他所遇到的最出色的軍人，特派他到參謀學校受特別訓練。此後，他便很快的升起來。他曾協助伐爾加斯與亞倫哈製造一九三〇年的革命——他與亞倫哈家鄉的一個青年女子結婚。一九三二年他平定保羅派的叛亂，雖然傳說他曾以電話通知他紹保羅的朋友們說他無意傷害他們。一九三七年孟特羅將軍任參謀總長。他曾兩度訪問美國爲馬歇爾將軍之上

實。

勇敢的孟特羅將軍是親德的，這幾乎成爲巴西的話柄。一九四〇年會接受德國十字勳章，他對華盛頓第一次的訪問，恰合時宜的阻撓了請他赴德國歐洲觀光的邀請。他曾有一時期似乎深信德國一定獲勝，巴西所以購買德國軍火大部是由他促成的。但事實上孟特羅並非親德，他不過是擁護巴西而已。他不能確定美國將採取何種行動，但他相當尊重美國的力量，他在觀望美國將擔負何種領導。孟特羅所希望的——和所有巴西人一樣——是加入勝利的一方。

孟特羅與亞倫哈爲莫逆之交——我會和他們兩人一起喫過一團和氣的午餐——但他們兩人不時發生嚴重摩擦。一九四一年夏天，亞倫哈似乎佔了優勢，孟特羅的勢力則日漸低落。但是任何人不應該低估孟特羅將軍潛在的力量與權勢。他駕御軍隊而軍隊是絕對佔重要地位的。這是巴西人民不能隨便開玩笑的。軍隊如果反對伐爾加斯，伐爾加斯便會崩台。

孟特羅將軍健言談，縱嗜欲，輕修飾，喜宴樂。在他寬闊的大嘴上常常露出粗野的發笑。他的獨子於一九三六年因飛機失事殞命，他到現在還未完全免除喪子的悲哀。有這個時期他深沈的憂鬱使他的朋友們震驚。他的夫人仍穿喪服，他亡子的臥室現在保留做一神龕。一巴西朋友說「孟特羅好像一個聖誕節禮品被人偷去的孩子。」

陸軍部長——從技術方面看是孟特羅的上司——為杜特拉將軍 (General Eurico Gaspar Dutra) 他也是行伍出身；他也有一個高級德國勳章，有時有人也說他親德。杜特拉將軍大部分在幕後活動，他是孤僻的，神祕的，難於了解的。他於一八八五年生在一半尚未開發的馬多格羅索邦 (Matto Grosso) 一個荒僻的叢林村落裏面。他不像孟特羅那樣重要，因為他自己沒有軍隊。陸軍都關係和他最密切的同僚據說是一個統一黨黨員。

巴西軍隊是拉丁美洲最大的軍隊，現役官兵約有十一萬人，預備役約有廿五萬。它是一枝訓練精良的軍隊，士氣甚佳；阻撓它發展的是交通與現代機械化設備的缺乏。巴西空軍約有飛機二百架。多年以來，巴西軍隊為法國人所訓練，法國軍事代表團第一任團長為

爲甘末林將軍。一九三四年一個以沿海炮術及防空設施見長的美國軍事代表團代替法國軍事代表團的地位。

美國海軍代表團自一九二五年以來即在巴西履行職務，巴西海軍是徹頭徹尾親美的。歷年以來任美國駐巴西海軍代表團團長的美國海軍武官布利加爾德上將 (Admiral Beaulieu) 有巴西海軍之父之稱。

「巴瑞號」事件

一九三八年巴西陸軍向愛森克魯伯工廠訂購價值一千二百萬鎊軍火，其中大部爲高射炮。購料代表團自里約出發，在柏林設立辦事處。歐戰發生，英國實行封鎖。第一批軍火巴羅備妥當，問題爲如何運抵巴西。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巴西商輪「堪姆鮑斯號」(Sienetha Campos) 停泊於里斯本，積裝六十萬鎊的軍火。英國制止「堪姆鮑斯」航行，並將該輪押送至直布羅陀。經過長期討論後，該輪被釋，英國並允其搭運德國的槍砲駛向巴西，巴西外長班倫哈明白允諾同類事件不再發生。

但是另一艘巴西船巴瑞號(Barré)亦寄碇於里斯本，開始裝運軍火。據猜測，此係背着亞倫哈而受命於軍部的。亞倫哈聽說這件事大發雷霆。美國拒絕對巴瑞號發給必要的航海證書，亞倫哈除命令該輪將搭裝之貨卸下外，毫無辦法。結果第二批的德國軍火永未到達巴西。美國反對巴西取得軍火——甚至是德國的——並不若其反對納粹以所得之價款而從事某種行動那樣厲害。譬如他似可以購買主要的原料。

巴瑞號事件引起巴西極大騷動。軍隊大為憤怒，不僅因為它喪失了軍火，而且因為它大大的丟面子。杜特拉將軍及孟特羅將軍被人責難不應該在戰爭及封鎖似乎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在德國訂購如許多的軍火。巴瑞號所載軍火未能運抵巴西，似乎使堪姆鮑斯號已經運到的可部分變為毫無價值，因為巴瑞號所運卻是補充的原料。孟特羅致函宣傳部長馮特斯博士(Dr. Lourival Fontes)，嚴詞質問巴西是擁護巴西，或是擁護英國，或是擁護甚麼。

親同盟國報紙加利奧加報(Carioca)於是攻擊孟特羅將軍。里約最重要報紙曼哈報(Jornal da Manhã)也是親同盟國的，亦參加攻擊。孟特羅對杜特拉將軍說他預備封閉這兩家

報紙。杜特拉不勝驚異，跑到總統府。亞勒瑪拉打電話給孟特羅，告訴他說在下預封閉報紙這類非軍事項以前，應該和她父親商量一下。伐爾加斯命孟特羅不要動曼哈報，孟特羅派一支軍隊把加利奧加報封閉。兩天後該報復刊。每個人——除開加利奧加報不愉快的編輯——都認為滿意。

我在里約聽到下面的故事說：孟特羅將軍本想獵取一頭象，但是僅捕到一隻老鼠。

德國人在巴西

德國在巴西的僑民，大部集中於里約格郎德蘇勒、桑他加撒林那及巴拉那(Parna)三省，德國在巴西的僑民是德國在拉丁美洲僑民中最大，最富，最團結的。在上述各地如在智利的伐爾地維亞區及阿根廷的墨遜斯區一樣，全部城市都是像德國的道特穆德(Dortmünd)和達爾等城市一樣。從商店到語言，一切都是德國化的。確實的統計不易獲得，但據最近統計巴西有德國生的德國人八十三萬，有德國血統的一百三十七萬。合計在二百一十二萬左右。

義大利的階民更大——巴西至少有三百萬義大利人——在政治上不怎樣活動，但紹保羅幾幾乎像義大利的聖倫城（St. Leger）一樣。日本人爲數在兩萬左右，一九三四年後，依照新頒的移民律，日本的移民每年限爲三千人。巴西當局會一再封閉日本的秘密學校。

巴西的第五縱隊——偶合地巴西報紙不准使用第五縱隊字樣，自然集中於德國區域。但是它真正的中心是在德國大使館，它的生命綫是柏林。威多爾及其他軸心航空線。伐爾加斯政府對於德國區域的納粹主義已經採取劇烈的步驟，查封德國報紙，對閉學校一千二百所，取消一切政治活動並盡量限制宣傳。徽章，遊行及集會結社皆在禁止之列。在斯有一「德國的」區域之內都已設立軍營。沒有其他國家採取這樣嚴重的步驟對付德國人的據說伐爾加斯曾經說過：「當地的德國人如果要鬧亂子，他『要把他們活喫下去』。」

爲「納粹認識巴西極端重要，因而不惜以極大力量對付之。德國大使館有職員不下二百餘人。據說德國每月匯款四萬鎊至五萬鎊以爲宣傳之用。海運社供給巴西十五萬內廿八家製糖的消息。社長即爲德國大使館的「文化」隨員，政府的報紙諾亞特報（A Noite）也詳

用海運消息，因爲它必須採用一切外國新聞報道；里約熱內盧有報紙二十四份，其中三
份爲德國人所控制。最喋喋不休的爲米奧地亞報 (Mio Dia)

赫甲巴西自然是德國人——直至歐戰發生爲止——以貨易貨貿易而表演他們最大奇蹟的國
家。德國的技術係根據「補償馬克」與輸出津貼。德國購買巴西的原料，以凍結於柏林的
馬克償付巴西，巴西可以這些馬克購買德國製成品。一九三三年巴西自德國輸入的貨物佔
其總輸入百分之二二，一，至一九三八年增至百分之二五。一九三三年巴西對德國輸出佔其
總輸出的百分之八，一，至一九三八年增至百分之二一，一。但巴西對這種情形並不常滿
意。他們常常被迫接受他們並不需要的德國製成品。他們的選擇是有限制的。有一個很珍
貴的故事說德國運到里約一大批玻璃眼鏡。巴西充斥昂貴的照相機及阿斯匹靈藥片。

自歐戰發生以來，德國對巴西的貿易自然銳減，即如此，德國貨船仍僞而偷過英屬封
鎖，駛抵巴西港灣，事實上德國想繼續保持對巴西的貿易比較對其他任何中、南國家的貿易
更爲方氣，一九四一年三月廿八日德國貨船萊斯登 (Dresden) 號 (五千六百〇七噸) 自桑

塞爾斯港 (Santos) 港駛出，開往海參崴。四月九日海爾姆斯號 (Hermes) (四，四一六噸) 逃過美國封鎖，駛抵里約，其中貨物有堪多爾航空線的新飛機一架。四月廿八日萊爾號 (Lech)，停泊於巴西領水內兩月後，白里約逃出，載達三千八百七十六噸雲母及其他戰略上的原料。七月初，軸心國船隻六艘(三艘為德國的，三艘為義大利的)，自巴西逃出

但是比船舶更重要的是飛機。L. A. T. I. 航線自達喀爾橫渡大西洋而至納塔爾，是軸心對美洲主要的聯繫。它不僅載運郵件旅客與宣傳品，而且載運黃金，鎊及寶石等項貨物。德國利用 L. A. T. I. 航線把特務人員不僅送到巴西及南美，而且送到美國，公文及金錢。雷里約等至聖地亞哥，或里瑪，然後再經過西海岸而至巴拿馬，因此他們可以逃避英國在特里尼達所設的檢查站。美國嚴密監視巴拿馬的交通，但它有效的控制就在運河區，而不在于巴拿馬本土。

即使英國為甚麼不截斷 L. A. T. I. 航線的汽油這似乎很容易做，只要加緊對里約德奧隆)

Rio de Oro)等地的封鎖就廢了。因為巨型的義大利飛機在該處加油。這種解釋也許在於下列默示的諒解，即英國不干涉F. A. T. I. 航綫，假使德國允許英國飛機自倫敦自由飛至里斯本。德國戰鬥機可以不費力氣擊落這些飛往里斯本的飛機，但他們從來沒有這樣做。

堪多爾航空線表面上是巴西的，事實上為德國盧夫山查飛機公司(Lufthansa)的分公司，是大陸上最大最重要的德國航空綫。它經過突出的巴西海角和每一土地，並深入內地；它正經過戰略上的重要地帶。但堪多爾航綫也有它的困難。起初在一九二七年左右，堪多爾航綫的飛行員大多數為德國人。但是民族主義在巴西正在高漲，德國人狡猾地使他飛行員入巴西國籍。一九三四年伐爾加斯發佈一項革命——這點德國人(和泛美公司)都早預料到——規定凡在巴西登記的飛機的飛行員，無論服務於國際航空綫或國內航空綫一律均須為巴西人。德國飛行員經過適當的入籍手續後，認為他們是安全無事了。但一九四〇年巴西又頒一項命令，要求凡在巴西登記的飛機的飛行員一律須為巴西出生的巴西人。這一點是直接針對堪多爾航綫的，因為當時泛美航空公司巴西分公司已經訓練好充足的巴

驅飛行員。這項命令嚴軍打擊堪多爾航線——新機及零件極感缺乏——但它依然飛行。事實上，一九四一年六月，它開闢一條新線，自北海岸之福爾他利托(Fortaliza)起，至腹地的德里琪那(Therain)止。據紐約時報(一九四一年七月廿四日)稱巴西在德里琪那並毫無檢照檢查，德國人自南部源源而來，然後進入內地不見踪影。

另一方面，巴西當局對軸心的航空密切注視。一九四一年四月廿六日，A. T. I. 被誤以二百磅的罰款，並以驅逐出境相威脅，因為義大利飛機一架，以許輪汽油為藉口，自里西菲起飛，共飛七小時零一刻飛至一地點不明的目的地。五月巴西航行部拒絕法國航空公司自里約薩布伊諾斯艾斯飛行。六月，F. A. T. I. 請求諾耶哈島(Fernando de Noronha)附近的七隻「母艦」協助航行，但這種請求被拒絕。

巴西制止第五縱隊的其他項目可概述如下。一九四一年一月瑪特斯博士發表聲明禁止巴西報紙攻擊美國。他說：「巴西認為美國是它最好的朋友，不許對它攻擊，尤其肆無忌憚的攻擊。以後，所有外國報紙均不許在巴西出版。這顯然是針對軸心國家而發的，因

爲巴西僅有一家英國報紙，而德國報紙則有十九家，義大利十四家，日本九家。

六月，發生一樁比較重大的事體。美國與巴西簽訂一項新貿易協定，規定美國有購買巴西戰略原料的排他的權利，有效期間兩年。該項原料包括本書第一章內所提到美國於戰時及緊急時期將感缺乏的原料，即鐵，鋅，鋼，工業上用的寶石，雲母精，鉛，石英，橡皮亦包括在內，雖然巴西橡皮的產量很少。這個協定也許是美國自開戰以來在西半球上最大的成就。

巴西是要求撤銷德國大使惟一的拉丁美洲國家。這個德國大使是李特爾博士(Dr. Ka. Ritter)德國外交部最著名的經濟專家。亞倫哈與李特爾於一九三七年開始發生齟齬，當時巴西首先取締德國在巴西的組織。一九三八年統一黨的暴動發生，巴西政府指責德國大使館文化隨員與謀，並逮捕若干德國人。李特爾提出抗議。亞倫哈大發脾氣，通知他他不再是一個「被歡迎的人物。」(Parsona Gratia)李特爾於一九三八年九月以參加紐倫堡大會爲名返國。德國人決定不理巴西，會後李特爾仍舊返任，亞倫哈——一個有骨頭的人——

於是說，倘若他返任，他將不被接受。李特爾不得不在里斯本下船——他事實上在赴巴西途中——以後便永未到過巴西。

沒有一點，巴西是一九一七年南美洲對德國宣戰的惟一國家。

第二十五章 漫談巴西商品

西半球經濟的全部領域中最不可思議的事是出產咖啡佔全世界百分之六十九的巴西。每年竟將其咖啡收成的一部分「焚燬」。這爲的是限制生產和提高價格。七年之內，巴西已焚燬咖啡七千萬袋，價值至少值七千萬鎊，每年焚燬四百萬袋左右，佔全部收成百分之十五。有幾年，平均數較此數爲高。可是未經泡製的咖啡約佔巴西全部出口的一半。

這是帶有瘋狂氣味的一個故事。咖啡是抵抗力最大，最堅實，最不易毀滅的物品。起初，當一九三四年，巴西當局想毀滅咖啡的辦法，決定把它埋在地下。其後，他們發現四百萬袋（每袋合一百三十二磅）咖啡需要一大塊土地，並且需要挖掘面積和羅德蘭島同大的區域。第二，他們發現咖啡並無任何肥料上的價值，它不會變爲矽化物；事實上，相反，它把土壤破壞。

專家們憂心焦思地聚在一起商議對策。他們決定放棄不再把那個可惡的東西埋在地下。

而把它丟在水裏。有多少千袋的咖啡堆積在桑多斯(Santos)港的砲船上，運到海上，丟到水中。結果咖啡殺害了魚類，染污周圍的海濱。

土與水均無用，巴西于是訴之於火。情形更爲複雜。咖啡含百分之三十三的冰，它不燃燒。那就是說，它不燃燒幹非使用人造燃料。因此，巴西當局不得不輸入火油，這它是很貴的——以助燃燒。據估計燒一袋咖啡，咖啡本身價格不計算在內，運輸，雜積，勞力及燃料等費，共需「先令又二分之一便士」。因此，巴西爲燒毀其四百萬袋的咖啡，每年需支付廿萬鎊左右。咖啡是巴西的「佛蘭肯斯坦因」(Frankenstein)。

政府無咖啡田，但是利用對市場及價格所具的權限而控制生產，咖啡專業管理局(Dep. a Ramo do Nacional do Cafe)局長基德弗博士(Dr. Jayne Fernandes Guedes)管制咖啡工業咖啡是每年隨隨一次的穀物，大部分在面積不大不小的土地(Fazendas)上生長，巴西並無阿根廷大牧場場主那樣的個人大地主。巴西在咖啡區域並無廣大的沒有土地的無產階級。咖啡工人終年在咖啡田上，看他們自己的住宅和花園。他們可以在咖啡樹中間種種玉蜀黍。

棉花。他們獲得的現金很少。他們所獲得的是在咖啡田上居住的權利。

政府決定「犧牲的限額」應為幾何。所謂犧牲的限額，即為應予毀壞的咖啡的數量。僅政府具有毀壞咖啡的權力。如果你是一個咖啡地主，有一千袋咖啡。紐約要購買。爾其得到政府的允許你不能賣出，因為法律禁止將咖啡運至近海六十方里以內的任何區域。政府通知你，你的限額為百分十五。你將你一千袋咖啡中提出八百五十袋運至最近碼頭以備輸出，其餘一百五十袋運至最近的政府堆棧。此類堆棧散佈于全國。非至留待焚毀的百分之十五的咖啡歸政府手中時，你輸出的咖啡是不得起運的。政府代表將犧牲的咖啡堆積于政府的堆棧(Amazon)中。至數量聚積相當多時，然後焚毀。

咖啡從樹上摘下時，很像綠色的櫻桃。事實上，咖啡莢子俗話即稱為櫻桃。你將咖啡莢子放在乾燥的房間——差不多每塊咖啡田都有一個——曬幾個星期，然後擺在磚上。常常澆水，再在太陽中曬。咖啡表裂開，咖啡子跳出來。咖啡子是綠色的，沒有甚麼味道。然後再進行曬味及分類，這是在烘焙以後的事情。咖啡子放在一器可以旋轉的大桶裏面。

底下燒上煤氣，幾分鐘後即行裂開，這要看剩下的濕度如何。烘焙的咖啡子上礦，嗜味者噴上沸水，他嗜着，把所嗜的咖啡子吐進一個儀式上必備的痰盂裏面。重要的是剩餘的咖啡道。全部程序都是按着隆重儀式舉行的。每一塊咖啡田 (Fazenda) 都有嗜味者。決定那一種是最優的咖啡，購買者——在聖約的或在桑多斯的——也有嗜味者。因此他們可以在不同的咖啡地中間有所選擇。然後咖啡到成等級，運至國外，僅綠咖啡運到美國，因為烘焙後它的味道要失掉的。

現在有一種令人興奮的發展。美國化學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紐約人鮑林 (Linus Pauling, S. Polin of New York) 發明一種辦法，使咖啡變為軟膏。這裏科學對政治發生一種有益的作用。咖啡是成分最複雜的一種東西，鮑林經過縝密研究後，發現可自咖啡中提取軟膏。巴西政府極感興趣，購買這種發明權，並在紹保羅城開辦試驗工廠一處。巴西每年產置五萬袋左右的咖啡，把堅實的咖啡子磨成粉，這種粉可以變成許多東西，從汽車輪到自來水筆和播種器。最後，巴西人希望每年可以提煉五百萬袋——這對於巴西咖啡問題的解決

將有極大貢獻。這種新發明可以結束焚毀的瘋狂。

巴西財政史上最奇怪的一種借款爲將借來的款項做爲焚毀壞咖啡之用。在一九三〇年初的經濟危機當中巴西需款以資助咖啡之焚毀，因此向美國政府借八百萬鎊，以九百萬袋咖啡爲抵押品，這九百萬袋咖啡保存于堆棧中。巴西爲償付焚毀咖啡的費用，必須永遠保存這九百萬袋咖啡。這筆咖啡借款的執行人爲蘇札亞德哈(O'avo Erydio de Souza Aranha)，他是外交部長歐斯華爾都亞倫哈的一個堂兄弟。

當巴西開始焚毀咖啡時，其他國家，最顯著者爲哥倫比亞，乘機增加他們種植咖啡的面積。結果，巴西喪失它大部市場，現在很難恢復，因爲美國購買者已慣於性質溫和的哥倫比亞咖啡。美國購買咖啡爲一九四一年四月西半球十四國家所成立的限額協定所約束。各國同意以一限定之數量輸入美國。一九四一年的總數爲一千五百九十萬袋，其中巴西輸入美國者爲九百萬袋左右。

橡皮、亞馬孫河及銅

第二十五章 漫談巴西商品

讓商品問題再估一些篇幅。我們現在來談橡皮。

五六十年前巴西是世界上惟一產橡皮之國家，雖仍有二萬萬株橡樹生長在一百三十萬方里的土地上（五倍於南克薩斯州的面積），但產量微乎其微，每年僅產一萬六千噸，約等於全世界產量百分之一。昔時，橡皮統治巴西。光怪陸離的財富從亞馬孫河的叢林被掘出來。橡皮貿易的中心在馬那奧斯(Manos)曾為美洲最繁華的城市，有歌劇院一所，費款一百萬鎊，它是世界上最大，最講究的一個歌劇院。現在，亞馬孫叢林佔馬那奧斯城所剩餘的一切，那個歌劇院變成鬼影幢幢的鼠啣虫穿的博物館。

巴西橡皮為甚麼一蹶不振呢？第一，因為亞馬孫河區瘧疾及其他熱帶病至為猖獗，同時比較不易通達世界市場。第二，橡皮價格大跌，一九一〇年每磅為十二先令三便士，跌到每磅十又二分之一先令。第三，為巴西生產之浪費及效率之缺乏。第四，英國商人竊取巴西的橡皮樹種子，偷運至馬來亞，並在馬來亞設立競爭的橡皮工業。（一九四〇年十

一月四日）

現在來談一談世界上最著名的河流亞馬孫河。它流的區域比洛基斯 (Rockies) 以東的美國還大，包括一萬三千哩可以航行的水道，兩岸生長五萬種不同的植物，五噸重的大蛇。它的峽谷——如果開發起來——不僅可以出產大量的橡皮，而且可以出產米，其他的食糧，熱帶的油，藥材，各種硬木與牲畜。最奇怪的是亞馬孫河大部分的區域並不太熱。亞馬孫省面積為七十三萬一千三百六十三方里，約等於墨西哥的面積。但是它的人口不過四十五萬左右。

一九四〇年十月伐爾加斯曾在一次探險的空中旅行中遊歷亞馬孫省。他希望把它開發起來，他希望開闢一條通至西部的通路。他對於恢復橡皮業一事亦極感興趣。美國亦復如是。如果日本截斷馬來亞及荷印，北美還能從那個地方獲得橡皮呢？

幾年前福特購買亞馬孫一大塊土地，面積在三百三十五萬畝以上，地點在波亞維斯他 (Boa Vista) 附近，稱為福特蘭地亞 (Fortlandia)。此地有工人七千名從事於橡膠業，破壞無用的樹木，種植新樹，過着帳篷生活，並打算在這裏生產橡皮。但正當新樹開始生產時

爲一種菌類所襲擊，一株樹長成至少需時七年。「福特蘭地亞」遂被放棄——此點雖未經正式承認——工作又在「巴勒特拉」(Bahera)的土地上開始進行，此地距他巴約斯河(Hapagos)約有八十哩，幾萬株下等樹木將被剷除，以種植有用的新樹。至此，巴勒特已種植橡樹三百二十萬株，將來計畫種植一千二百萬株，希望在一九四三年可以開始商業生產。

「巴勒特拉」附近，有過去時代中的一種奇異殘餘，這種殘餘是美國式的事物。它是稱爲桑他萊姆(Santarem)的殖民地，一八六〇年代美國內戰時南方軍隊拒絕接受李將軍(General Lee)的投降，來此避居該地，他們在皮得羅第二(Don Pedro)保護之下，移至巴西，此後即在此地保持他們獨特的社團生活。還有另外一塊爲美國聯邦派後裔的殖民地，地點在紹保羅省的維拉亞美利加那(Villa Americana)。

在昆那斯吉雷斯省(Minas Geraes)的伊他比拉(Jablia)（距里約海濱約有二百哩），有商業湖岸壯觀的景象，由鐵造成的大山。它像舊奧大利的愛森納爾茲(Eisenerz)，而

積還要更大一點，蘊藏十二萬萬至十五萬萬噸超等的鐵礦，此種鐵礦包括百分之六四，六六的純鐵，品質優於勞爾所產的鐵，可與瑞典鐵相頡頏。「伊他比拉」的礦藏是世界上最大的。

巴西的伊他比拉鐵礦以及其他鐵礦均未大量開發——大部因為缺乏煤斤及交通困難，雖有法比爾酒公司已從事表面的開發工作。將伊他比拉的鐵礦運至海濱是不容易的，巴西唯一的煤（品質低劣）在桑迪加林那，由鐵路運輸需要一星期。但是巴西夢想建設偉大的鋼鐵工業，至少已有二十年之久。戰爭爆發時，軍隊要求政府採取實行工業化的步驟以爲國防上的重要因素。巴西對於外傳克虜伯及其他德國利益圖收買巴西各小規模公司後不勝惶惑。（直至戰爭發生止，德國始終阻撓巴西工業的發展，因為德國不希望巴西是它一個未來的競爭者）。

一九三八年伐爾加斯邀請美國鋼業公司從事調查。該公司的專家對於巴西鐵礦的品質極感興趣，並對桑迪加林那的煤如經適當的開採是有用途的。但至最後一刻美國鋼業公

司提出。代而加諾字是轉向美國政府——當時美國政府亦極欲巴西建立國家的鋼鐵工業。瓊斯及金勃博士所進行的談判是成功了。美國進出口銀行出資四百萬鎊，巴西政府出資五百萬鎊。鑛工段一處，廠址將設於里約熱內盧州的伐勒德利東那（Volta Redona），臨海甚近，正當里約，紹保羅及鐵礦之中途。

「雷新」及「米勒雷斯」

我在儋廠無與比倫的科巴巴加巴那海濱的場坪上喝皮酒，看我手頭的支票。我好奇地檢視它。我已經說過，巴西的錢幣是有它自己的寫法的。我的支票爲00:00R\$200用美國說法，意思爲二毛五分奇。

一千「雷斯」(Reis)等於一「米勒雷斯」(Milreis)約合美金五分。一「米勒雷斯」寫爲1\$000，兩個半米勒雷斯寫爲2\$500，「米勒雷斯」爲普通的單位，因爲「利勒」(Rea)（雷斯的單數）是大小了。一百「米勒雷斯」（一鎊）寫爲100\$000；一千米勒雷斯（十鎊）稱爲一「生多」(Cent)，寫法爲100\$000。人們都說「生多」而不說「米勒雷斯」

——如果他們有資格這樣說的話。

某種薪俸及工資約略如下：在巴西亞最貧苦的土地勞工每日工資爲一「米勒雷斯」(約合二又二分之一辨士)在紹保羅不熟練的工業工人每日工資自二先令六便士起至一又二分之一便士止——熟練工人可得四先令十便士。福特給他在巴勒特拉的工人每日工資十一「米勒雷斯」(二先令一便士)這個數目在巴勒特拉區域是未之前聞的。一個頂瓜瓜的廚子每月工資一鎊，電報局的書記三鎊，警察四鎊。內閣閣員每月薪俸爲八生多(或八十鎊)「薪俸較此數目更多的官員很少。

美國經由進出口銀行對於改善巴西的經濟危機有極大協助。美國對巴西最近的借款如下：

- (一) 三百八十四萬鎊 對巴西銀行的借款使美國信用解除凍結
- (二) 五百萬鎊 對巴西銀行的週轉匯兌信用
- (三) 四百萬鎊 建立鋼廠





(四)二百萬磅 資助購買船隻，枕木等物的借款

合計為一千四百八十四萬磅

巴西像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因歐戰發生，歐洲市場喪失，而受嚴重打擊，縱然美國是它最好的主顧。國外貿易減至百分之三十五至百分之四十之間。

紹保羅城

我在這幾頁常常談到保羅派，如不提一提紹保羅 (São Paulo) 關於巴西的任何敘述是不會完全的。紹保羅是拉丁美洲的第三大城——次于布伊諾艾利斯及里約熱內盧——也是西半球上發展最迅速的城市。五十年前人口尚僅有二萬五千及至一九三八年已增至一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四十九人，現每年增加率為五萬人。以此種數率的增加——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發展——它極似芝加哥城。

紹保羅以其工廠，輝煌的摩天樓，水電的發展以及緊張的商業生活與安寧的，有福氣的，美麗的里約大不相同，正向彼得斯堡與巴黎不同一樣。紹保羅省是巴西最富庶最進步

的一省，它供給巴西全國工業產品總數百分之五十，貢獻中央政府稅收百分之五十有奇。它是前進的，正在建設中。

紹保羅及里約熱內盧間有一種健全的競爭。紹保羅說它是推動巴西其他二十餘省的動力機。里約人不願意承認這一點，他們更補充的說每個保羅派，無論他本省的驕傲是如何大，一生只有一種真正的野心——那就是死在里約。

巴西也有其需要

我問過五個巴西人——一個內閣閣員，一個汽車夫，一個著名的社會科學家，一個軍官，一個旅館伙計——他們國家最需要的是甚麼。他們的答覆是：（一）完善的交通及工業化，（二）有更多的東西喫，（三）國家的統一，文化的發展，協調，（四）以道路及航空開發落後的鄉村，（五）交通及教育。

上面所說的五個人中間沒有一個提到目前的政治需要。這是伐爾加斯政府治理得法的又一種表示。

拉丁美洲內幕

六〇四

第二十六章 巴西點將錄

伐爾加斯以次巴西有兩個最重要的人物，一爲亞倫哈一爲孟特羅。但是還有三個有聲望的人，需要提一提，一個是老政治家亞勒貝爾多（João Alberto Lins Bandeira de Barros），他曾任國家經濟國防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Economic Defense）及聯邦對外貿易委員會（Federal Council of Foreign Trade）主席。他幾乎是巴西的經濟獨裁者。當人們稱他，爲「變相的沙赫特」時，他不禁咯咯的笑起來。

亞勒貝爾多——譯也未想到以他的全名稱呼他——一般都認爲他是生長在南國的一個牧童（Ganado）但他却是生長在北部的里阿菲（Rio de Janeiro）的。關於他革命的事業，智慧的成就以及政治的起伏可以另寫一章。他的吸引力幾同他的好友亞倫哈一樣大，他的勇毅及堅定是神話式的。當他流亡於烏拉圭時，他乘一鴉海軍飛機被迫降落於普拉他。他的頭骨折斷了。但他却泅水五里，安全無恙。

亞勒貝爾多，為一中產階級律師之子，孩童時代即已加入軍隊。一九二四年時——他在結婚前與加斯好久以前——他是聲名最著而普萊斯柱縱隊 (Prestes Column) 的一個領袖，普萊斯柱縱隊是一個革命的隊伍，其跡遍於千里。以後亞勒貝爾多變為發動一九三〇年其是波防伐爾加斯登台的尉官 (Tenente) 黨團中之一份子。亞勒貝爾多是和那個以駕駛天才見長的政治家伐爾加斯來往最密的一個人這在巴西是家喻戶曉的。自一九三〇年後他曾任紹保羅省省長，里約警察總監，及領事監督等職。最近他被派為駐加拿大公使——一個比表面上看來更為重要的職位，因為巴西對英國的貿易須經過加拿大路線才這更順利進行。

亞勒貝爾多的住宅——俯瞰無與比倫的里約海濱——裏面有貝多汝的死後面型，萬高夫 (Van Gogh) 可愛的圖畫，波斯的地氈，亞馬孫河的飾，聽魯的銀子，和用花紋疊疊的黃色樹膠樹所製的碗。亞勒貝爾多是高大的，長着一隻可怕的彎的鼻子，一對鷹眼睛。他的談吐是幽默的，有生氣的，自信的。他美貌而溫存的夫人是他成功的女主人。

亞爾貝爾多能做常人不能做的事情。我到他家裏喫午飯。他微笑着對我表示歡迎道：「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他問我會過伐爾加斯沒有。我回答道我還在等着和他正式會見。他說「跟我來」。我們開車至總統府，大約在七分鐘之內我便同總統握手。

宣傳部長馮特斯博士 (Dr. Lourival Fontes) 是一個火氣十足的青年，他是巴西的戈培爾和布萊根。陸軍我勒——每個人都稱呼他第一個名字——是聰明的，圓滑化的，努力工作，苦澀般的。他的頭髮捲成蓬鬆的一團，他的眼睛發光好像蠟人一樣。他是一個非常引誘人的入物。

馮特斯博士現正從事巴西最困難，最費力不討好的事業，統制一切進出的消息。他的宣傳預算每年為十萬鎊。檢查在某幾方面是很寬的，在其他方面則是很嚴的。我在巴西時，關於兩半球的談判不許提一個字。即當孟特羅將軍赴華府時，他所發表的談話亦均受檢閱當局所檢閱。即烏拉圭根據地的危機在巴西亦不能提及。理由是大多數巴西人對於反國際主義主權的事項均極敏感。

馮特斯生于北部小省塞爾普 (Serape) 省。一個野心勃勃的青年，是有直接的邏輯的心智，他研究法律，辦報，編雜誌並做過旅行社經理。他對於宣傳工作的熱情使他為伐爾加斯所賞識。他曾遊歷歐洲及南美其餘國家，但曾尚未訪問過美國。

他的太太，亞德勒基薩芮麗 (Senora Adalgisa Nery) 一個巴西最美麗的女子，是一個知名的女詩人。他們在亞倫哈家裏結婚，馮特斯是一個以亞倫哈為後台老板的人。馮特斯夫人曾于一九三九年訪問美國，是極端親美的。但是馮特斯本人則具有極權的傾向；他有幾個朋友這樣說。

巴西一個最惹人注意而饒有風趣的人物為司法兼內政部長堪姆鮑斯博士 (Dr. Francisco Campos)。人們稱他為 Chico Sciencia。(Chico) 為 Francisco 的縮寫，(Sciencia) 是說他的博學多識。堪姆鮑斯有一個藏書一萬五千冊的圖書館，它是南美大陸最完備的私人法學圖書館。

堪姆鮑斯正當他四十歲的青年時代，生于民那斯基雷斯省。他接近伐爾加斯已歷有年

斯，草擬一九三七年憲法的便是他；從智慧方面講他是新國家(Estado Novo)之父。他的近著「民族國家論」(O Estado Nacional)被人猛烈攻擊為親極權國家。這本書說民主政治是「停滯不進的」，一切國家都正企求一個握有主宰權的人物，一個凱撒。懷特(John W. White)將該書摘要登于紐約時報，堪姆鮑斯則對紐約時報另一個記者發表聲明，駁斥懷特氏的意見。他說他的觀點是歷史的，他否認他是反對美國的。

堪姆鮑斯博士對我說葡經濟革命為二十世紀的樞紐正如政治革命為十九世紀的樞紐一樣。他認為民主政治必須改造，有時，改革需要一個強硬的人物，因為人們不經過戰鬥是不肯放棄他們固有的權利和特權的。堪姆鮑斯認為舊思想是陳腐了。世界在革命的狀態中需要新的指導及威權。他說：「有些傾慕似地——美國因為它的教育水準實行民主政治很容易。但在文盲很多如巴西的國家內，缺乏政治領袖的訓練，要進行民主政治的工作就不那樣容易了。」

堪姆鮑斯講話時用筆隨便亂塗。他的頭髮是亂蓬蓬的，不拘細節，機警萬端。他說他

與俄國加強合作，以爲俄國加強俄「鎮靜」。

內閣及全

其餘的內閣成員中，最有意思的也許是四十歲的財政部長蘇札高斯他 (Arthur de Sousa Costa)。他肩膊寬大，兩人握起手來好像是職業的拳師一樣。蘇札高斯他，巴西最精明幹練的政治家，甚自手起家。他是里約格蘭德蘇勒的貧苦孩子，起初在當地一個銀行裏做工友，三十歲時便做了那間銀行的經理——這是他引爲無上驕傲的一種成就。一九三二年伐爾加斯任命他爲巴西銀行總裁，一九三四年爲財政部長。蘇札最感興趣的是巴西工業化迅速的進步。他認爲十年後他的國家或將變爲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家——關於這一點他也許是正確的。

交通兼工程師部長里瑪將軍 (General João da Mendonca Lima) 是原來的教士 (Gaúcho) 革命家一羣中的一個，前在軍隊中共卅九年，多半做軍事工程中的技術人員。他是一個宗教的熱狂者，他夫人逝世時，他自己創立一派宗教，他兒子舉行婚禮時，他自行牧師

。基爾海姆海軍上將 (Admiral Tirfingue Arfedeo Gilhem) 爲巴西海軍的元老。他曾任海上的水手達五十年之久。

勞工部長法爾高 (Waldemar Falcao) 一八九五年生於納塔爾海角附近。曾任律師大學教授，他是巴西最著名的天主教徒，猛烈攻擊共產主義。農業部長佛南多高斯他 (Fernando Costa) 是巴西政府中惟一與紹保羅派。他有一種嗜好就是發明使用木炭卡車及拽引機，因此可以利用農產品爲燃料。三十四歲卽任教育及公共衛生部長的加本尼瑪 (Gustavo Copalima) 是一個工作努力的青年智識份子，他希望成立多數學校。

巴西二十邦中最著名的省長爲年青的皮克周多海軍少校 (Peikoo)，我們知道他同伐爾加斯的女兒亞勒琪拉結婚。皮克周多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爲他是伐爾加斯總統的東床快婿，而是因爲他有卓越的才能。一九三七年政變甫經結束他卽被任命爲里約省長，這事還在。他爲伐爾加斯的海軍副官以前。他同亞勒琪拉的婚事乃是單純的愛情的結合，皮克周多，像他的夫人一樣是熱烈親美的。

民那斯吉雷斯省長爲伐拉達爾斯 (Epidiocio Valladares) ，他是沒有蒙山的惟一省長，一九三七年政變時，他任省長，他是伐爾加斯使之留任的惟一無二的人。伐拉達爾斯，民納羅 (Minao) 的土著，生於一八九二年，曾任律師。他對於人口八百萬面積約等於古克薩斯州的民那斯吉雷斯省引爲無上的驕傲。省會候里宗特 (Belo Horizonte) 是本世紀從荒蕪中建立起來的，像巴黎和華盛頓一樣，爲城市計劃者引以爲榮的一個都市，它控制巴西鉅大的礦藏。

野心勃勃的醫學博士巴洛斯 (Dr. Adhemar de Barros) 爲紹保羅省長，下因此選選最困的工作——一九四一年引退。繼任者爲農業部長佛南多高斯他。：戰略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波爾那姆布科省 (Fernambuco) 前省長爲瑪加勤海斯 (Magalhães) 他是一個新聞記者和教授，他的傾向是有些向左的。巴西最崇尚民主的人爲里約格朗得蘇勒省長，法利亞 (Carreiro Faria)

還有其他許多政界的巴西人我們應該談一談。洛普斯 (Luis Sinos Lopes) 是巴西文官

的首腦，也就是錢穀部部長。他是里約格蘭德的牧童，他接近伐爾加斯已有多年之久。在伐爾加斯之下，他對於全國公務員的完全控制，是獨裁政治的機構與實施中，一個重要節目。

另一和伐爾加斯有悠久歷史的牧童爲巴西銀行法律顧問馮都拉 (João Neves da Fontes)。他是能對伐爾加斯講述不痛快的事實，必要時且可說一個不字的少數人之一。：另一有勢力的人爲外交部常務次長那布科 (Maurício Nahuco)；他是亞倫哈受過優美訓練及機警的威爾斯。他的父親是著名的巴西駐華盛頓大使，他的妹妹是巴西有名的小說家。

里約市長「道茲華茲」及警察廳長「穆勒」

里約熱內盧市長道茲華茲博士 (Dr. Henrique de Toledo Dodswoth) 的名字是一個古老的古老的英文名字，但是他不能講英文。他曾經做過醫生，他是一個古老的皇室的後裔。建設里約市的工程師佛蘭亭 (Eronin) 的姪兒。現在道茲華茲擬具一個野心的計劃，想把

聖約城改建爲美洲最美麗的都市。他八十萬鎊的計劃內包括將市中心的山安頓尼歐(San Antonio)山移去，開鑿一條新的通科巴加巴那的隧道，建設八十公尺寬兩里長的伐爾加斯路。

里約警察廳長穆勒少校(Major Filinto Muller)是巴西最有權勢者之一，不僅因爲他身任警察廳長，而是因爲他與伐爾加斯至爲接近。穆勒爲德國血統，十九歲時即加入軍隊；他是革命的普萊斯特縱隊的領袖之一，多年後他將普萊斯特派下獄。他還好幾年逃脫的生涯，隱匿於他的故鄉馬多格羅索省(Matto Grosso)他是百分之百的伐爾加斯的人。有些人說他是親極權國家的。他的兄弟是馬多格羅索省省長。

誰反對伐爾加斯？爲甚麼？

現在我們必須講一講「希望之騎士」(Cavalier of Hope)普萊斯特(Latin Carlos Prestes)的奇異故事。他是一個青年軍官和革命家，一九二四年即曾領導過反政府的叛變。這處遠在伐爾加斯時代以前。和他在一起的普萊斯特派有亞爾貝爾多和其他以後都出了名的

人。以里約格勒德爲中心的運動，被政府制止，但普萊斯特仍糾集餘衆潛逃。普萊斯特繼隊以後表演幾可與中國紅軍比擬的「長征」。它共經戰役五十六次，它與印地安部落訂結條約；它建立虛無縹渺的「國家」，它自巴西極南部，常常經過落後區域，常常逃避政府的跟蹤追擊者，而至北部的巴西亞港，然後沿亞馬孫河而上而抵玻利維亞邊境，這實在是「一種偉大的奇蹟」。三年後，縱隊瓦解，普萊斯特和他的弟兄進入玻利維亞，他們在該地被拘留。以後普萊斯特移至布伊諾斯艾利斯。

伐爾加斯發動一九三〇年的革命。他與普萊斯特發生接觸，普氏組織一左派團體稱爲國家解放同盟。這兩個人曾有一時期友誼合作，其後普萊斯特赴莫斯科，變成一個十足的共產主義者。他回巴西「感戴地」在一九三五年所謂共產黨的叛變後被捕。他以叛亂罪被判十七年徒刑。

但這不是事情的全貌。普萊斯特在獄時，其他共產黨圖謀繼續秘密活動。該黨祕書彭飛姆(Marcel Bonifim)有一個朋友是一個名叫愛麗沙裴南德斯(Eliza Fernandes)的女子。

她帶到獄中探望普萊斯特。一九三八年初有六個共產黨徒到她家裏，其中一人把她絞死，因為他們認為她把他們出賣給警察。兩年後即一九四〇年普萊斯特自獄中被救出與謀殺南德斯船殺一案而受審訊。審訊結果認為普萊斯特命令他的同志把她的屍體丟棄，雖然當時他尚在獄中。他被判處「三十年」徒刑。這與巴西容忍仁慈傳統的令名不相符合。伐爾加斯政府應當減輕這一類野蠻的判決。

另一個遭受令人難于置信的驚人監禁期間卅八年的共產黨為基瑪雷斯(Henrique Freires Guimaraes) 他也被控與謀殺南德斯的暗殺。基瑪雷斯的生活是不平凡的。他是里約一個最富有最顯貴的家庭裏的子弟，曾入中願學院求學，英王喬治第五以他的法文筆蹟特優而授以獎品，在牛津大學時他是格勞塞斯特公爵(Duke of Gloucester)的同班。他回國後，脫離家庭，做寶石鑑別者，在許品大咖啡田上做監察員，於目觀貧苦者的悲慘狀況之餘，遂投身為共產黨員。警察直至一九四〇年始將他逮捕。

巴西現有會在活著的卸任總統四人，其中有二人在鄉村過着舒適的生活，布拉茲(Celso

proceder) 一個富有的棉織品製造商，爲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總統，他使巴西參戰，不久即行退休。皮索亞 (Epitácio Pessoa) 爲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間的總統，以後任巴西出席牙世界法庭的法官。一九二二年貝爾德斯 (Arthur Silva Bernardes) 任總統。他的政權是巴西歷史中最洶湧不安的。最後，華盛頓路易茲 (Washington Luiz Pereira de Souza) 於一九二六年任總統，至一九三〇年，伐爾加斯取而代之。他逃至葡萄牙，在葡國繼續居留至一九四一年後前往美國。巴西人大部分是伐爾加斯陣營裏面的「封路烏茲」極爲尊重，因爲在他長久的流亡期間，從未講過任何秘密，也未發表反對推倒他的政權的意見。

現在最著名的紹傑羅派的流亡者爲紹傑羅前任會長奧利維達 (Armando de Sales Oliveira) 和他的妹夫紹傑羅報前任經理米斯基他費勒何 (Julio de Mesquita Filho) 奧利維達。拉是一九三七年與伐爾加斯總統對抗的候選人。他被逮捕，置於軟禁之下，以待准其出國。他與米斯基他住於布伊諾斯艾利斯，極力反對伐爾加斯，他們把宣傳小冊子送到邊境還

選來，但是他們的勢力不大。另一流亡者——在烏拉圭——爲堪哈將軍(Flores do Cunha)。他是與伐爾加斯十分接近的一個牧童是早期的革命家之一。人們說伐爾加斯怕他比怕任何其他巴西人都更厲害。

統一派的領袖薩爾加多(Primo Salgado)於一九三八年，在納粹協助之下曾企圖推翻政府，現流亡於葡萄牙。他之所以出名不僅因爲他綠衫的叛亂，而是因爲他寫過幾本發神經的小說。伐爾加斯曾對一個有地位的美國友人說統一派曾用款二十萬鎊，如果他們用兩倍的款項，結果會大不相同。現在統一派對他們過去的勢力不過保存一個淡淡的影子而已，雖然有幾個有地位的政治家曾經是統一派裏面的人物。

巴西大多數政治犯——政府否認有甚麼罪犯是單純地「政治的」——現被禁於里約或里西非以外的諾蘭哈島(Fernando da Noronha)大多數都是共產黨，大多數都是監禁期間很短的，即現政府的敵人如奧利維拉者亦懷疑總數是否超過五六百人。警察把所有的所謂共產黨及積極的反對派登記下來，因此當政府欲採取劇烈行動時，便可迅速實行逮捕。

哥倫比亞西人

爲表示巴西生活的豐富與變化，讓我們再提出三個人的名字。這就是說除掉再鐮軍隊出幾個人名外，其餘的人都從略，譬如說調解祕魯及哥倫比亞利蒂夏(Leticia)糾紛的老外交家佛朗哥(Mello Franco)，譬如說伐爾加斯高爾夫球的球伴財賤家鮑加斯及擁有小多斯船廠的基勒(Guilherme Guinle)，譬如新聞記者「巴西的赫爾斯特」夏都布里昂(Assis Chateaubriand)及畢頓高爾特(Paulo de Bettencourt)，譬如有名的社會學家佛萊爾博士(Gilberto Freyre)及公法學家阿古德(Austragesindo Athayde)

我最後介紹的三個巴西人如下：第一爲皇室首領多姆皮得羅(Dom Pedro de Kiriann Orleans)，現巴西仍對皇室納稅，雖然數目很小。多姆皮得羅和他的一家住于裴得羅鮑里斯(Retrópolis)，(該地在理論上仍然是屬於他們的)，他們爲人所敬愛，伐爾加斯的一家是他們的密友。他們像善良的巴西平民一樣，並沒有一點皇族政治運動的徵象。多姆皮得羅的哥哥多姆堯(Dom João)在一九三八年統一派的暴動中，偶被槍擊，受傷甚

重。

第二爲馬他拉周伯爵(Conte Francisco Matarazo)他的稱號是從墨索里尼得來的。他是紹保羅一個義大利移民者的兒子，他曾經做過製香腸及通心麵的卑賤職業，現在他擁有一百七十餘種的工業，是西半球上最有力量的工業家。馬他拉周伯爵的事業極似蘇特律及彼得斯堡的百萬富翁。他在同情心上與義大利接近，但他極少參與政治。

第三爲萊姆(Dom Sebastião Leite da Silveira Cunha)主教，他極接近伐爾加斯，具有顯著的政治勢力。萊姆主教，拉丁美洲的第二個主教，出身爲一保羅派。他是一個比較年青的人，初在紹保羅，後在羅馬受教育。當伐爾加斯於一九三〇年取得政權時勸華盛頓路易茲總統和平離開者，便是萊姆主教。他親自陪同路易茲至科巴那巴那炮台，一直等到路易茲乘一虛空飛機監禁於上遊之萊姆監獄。

第二十七章 未來的美「帝國主義」

加勒比區域在我的拉丁美洲巡禮中是一個自成一體的世界。它包括熱帶的及亞熱帶的島嶼，即衆所周知的西印度羣島，更正確的說即大安蒂里斯及小安蒂里斯羣島 (Greater and Lesser Antilles)。這些島嶼大部分爲哥倫布所發現，它們看過拉雷夫 (Raleigh) 的航海及茲雷克 (Drake) 的海盜行爲，它們知道如霍濱孫等神話人物的冒險及穆爾干 (Moorcock) 的掠奪。在這個區域內有三個獨立國家即古巴，海地及多明尼加；兩個美國屬地即波多黎各及處女島 (Virgin Islands)；若干英國殖民地如開美加 (Jamaica)、特里尼達 (Trinidad) 及巴巴多斯 (Barbados)；法屬小島瓜得魯普 (Guadeloupe) 及馬提尼克 (Martinique) 和屬小島古拉紹 (Curaçao) 及亞魯巴 (Aruba) 等。

西印度羣島中有旅行者繁華的遊藝地如拿薩 (Nassau)，有赤貧的島嶼如多巴古 (Tobago)，有秘密的幽港，每當高大的帆船駛至，即載來無限的專事，在這些幽港後面有甘蔗

林之咖啡樹，香蕉林，在這裏黑奴的工人事實上仍然是奴隸。加勒比海起自莊嚴的莫羅堡壘（Morro Castle）迄於特里尼達土灘青湖附近簡陋的草棚。它包括各種不同的項目，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無奴隸，法國新式航空母艦一艘，維琪黃金五千萬鎊，西半球上個人暴政最好的例證，WPA一種令人興奮的試驗。

這個區域有一共同點即西班牙的勢力並不像拉丁美洲國家那樣堅強。在這裏丹麥人，和蘭人，法國人，英國人及美國人均有深厚的影響。其次這個區域缺少印地安的遺產。西印度羣島與以印地安人為基礎的愛瓜多爾，玻利維亞或墨西哥毫不相似。在加勒比區域印第安人早被消滅，黑奴來此甚早。現在大多數人為黑奴及混血種。

另一共同點為加勒比區域對於美國防務極端的重要性。加勒比正迅速地——而且必然地——變成美國一個海軍的湖沼。誰都知道這因為它控制巴馬運河東部或大西洋入口。在第十章裏我談當地防務及太平洋入口討論過巴拿馬運河的主要戰略。在本章裏我繼續這個故事而以另一重要入口，即自東部，大西洋及加勒比入口為着眼點。

美國的加勒比防禦體系

地理對於美國參謀總部的作戰計劃應是有利的。從地圖上一看便可以曉得巴拿馬運河東部爲美國控制的島嶼所構成的半圓所屏障——雖然運河西部並無此種情形，在該處設防的根據地可以堅強地建立起來。

正如加勒比區的軍官對我所說明的一樣，美國防禦問題的核心在於以充足的兵力控制全部加勒比區域使敵人無法進入運河的東部進口。安蒂利斯羣島是大西洋及運河中間的天然屏障，總而言之，美國的戰略即爲控制這個屏障。美國必須利用海空根據地防守運河——使不致遭受任何非友邦可能的侵略陰謀。這就是說（一）它必須阻德國或其他軸心國家佔領加勒比區域內的獨立國家或英法荷的殖民地，（二）它必須封閉巴拿馬運河的入口，使不受以航空母艦爲基地的可能侵略。

關於第一點，美國的主要防線必須而且應該是政治的。美國政府由於對古巴，多明尼加及海地各國政府維持現存友好而密切的關係，比較使用其他手段對於有效的防務收效均

大。必要時，它必須給予有關各國以經濟援助，它必須仔細檢視第五縱隊的任何徵象，它必須有其在該區域內無可爭議的支配力量的地位。如果可能便和緩發言，如果嚴厲聲音是要的，便嚴厲發言。

關於英法荷的殖民地，自美國於一九四〇年末以五十艘運輸的驅逐艦自英國換取八處根據地後，美國的地位大見改善。西半球上所有國家均有權使用這些根據地。美國必須阻止德國佔領加勒比區域內任何一島，這是不言而喻的。整個加勒比區域應該看為一個巨大的根據地，軍事專家這樣說。

關於第二點，即防禦巴拿馬運河使不受來自航空母艦上的攻擊，航空母艦可以便捷的主要通道如下：

(一) 佛羅里達，巴哈馬(Bahamas)及古巴間的海峽。這條通路為美國在邁阿密(Miami)的陸上根據地及不久即在巴哈馬建立的根據地所保護。

(二) 溫德華德(Windward)通路，這條路位於古巴東端及海地之間，它是美國與巴

對國家的船隻，無法駛入，則巴拿馬運河即可不受航空母艦的攻擊。

但是有一個缺口使海陸軍當局感覺憂慮，那就是安蒂瓜及聖露西亞（St. Lucia）間的缺口。此地有二百二十哩的距離，沒有保護。在位於這個缺口上的英屬多明尼加島也許可以建立一個根據地，但多明尼加並未包括在租借的領土之內。這是匆促的初步談判的結果。法屬馬提尼克及瓜德盧普（Guadeloupe）位於安蒂瓜及聖露西亞間突出的缺口上，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這兩個島本身就是一個特別的，引人憂慮的問題。

一個空軍根據地的意義不祇是飛機庫及跑道而已。它應該包括地下製造廠，火藥庫，炸彈庫，機械便利，尤其是大量汽油的安全儲藏。每個根據地都應有幾千人嚴密防守。根據地與根據地間巡邏必須不斷進行。我在波多黎各聽到下面有力的論詞：「除非美國適當的防禦它的新根據地，那些根據地不過是給德國人建築而已。」

每一加勒比新根據地都有一個陸軍站和一個海軍站，但是陸海軍的行動並不重複。陸軍供應艦艇及戰鬥機，海軍供應艦隻及海陸兩用飛機。海軍供應遠程巡邏艦艇，以保

事海上巡邏。海軍所利用的戰鬥機是在航空母艦上，海軍除在船上，並無高射砲。但是海軍轟炸機的巡邏是常川極活動的。海軍飛機每日自邁阿密至特里尼達，往返飛行一次。巡邏加勒比海及大西洋，常飛至海外一千二百哩或更遠的地點，巨型轟炸機在安蒂利斯全高域的上空怒吼着。

有些專家認為加勒比根據地應當只做一個起點，他們想像這些根據地應自南美洲直不，直延展於普拉他河，每四五百哩設置根據地一處。這條線起「英屬圭亞那（British Guiana）」（目前是他們最南端的根據地）延伸至和馬達亞那的「巴拉馬利波（Paramaribo）」法屬圭亞那的「開娜」Cayenne，再進而擴張到巴西的「貝萊姆」Belem，「聖路易」St. Luiz de Maranhon，「福爾德札」Fortaleza，「納若爾」，「里西非」，「巴西亞」，「維多利亞」，「里約熱內盧」，「桑塔斯」，「佛得里昂那鮑利斯」（Fiorianopolis）及「波多亞勒格魯」等地，最後止於烏拉圭的聖得維德城。這也許是永遠不必要的。我們曉得要達到這個目的是如何困難。

這種「擴張的根據地」理論的根據自然是加勒比海之所以設防不應徒為防禦巴拿馬，而且做為防禦來自南美本部的任何攻擊的踏脚石。敵人攻擊最捷便的路線——尤其在加勒比本身將來有適當的保護以後——為越過巴西及奎那斯，然後經由維內瑞拉及哥倫比亞直趨巴拿馬運河。為應付這種潛在的危機，專家們想出來美國巡邏機及轟炸機逐步南移——大計劃——如果根據地完備，據說美國在三天之內至少可自佛勞曼達轉運五百架轟炸機，至拉普拉塔。

安蒂科新羣島新根據地

美國以驅逐艇交換所得的八處根據地區域，特里尼達也許是最重要的。特里尼達島係哥倫布做照特里尼蒂 (Trinity) 而加以命名的，形似鐵軌的側影，有人口四萬五千（大多數為黑奴及東方印第安人）面積一千八百六十方里。它有一個深水港，即巴利亞灣 (Gulf of Paria)，極易設防，大可容納英美全部艦隊，更可為海軍艦及潛水艇的避難所。特里尼達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它是加勒比防禦體系的重要部分，而且因為它阻擋——或者應該

阻擋——來自南美的任何攻擊。

美國在特里尼達最大的設施將爲海軍根據地及巴利亞灣的寄艇所。在設立各種齒狀木樁以後，重大的工程於一九四一年春開始。美國不僅有在附近山地及巴利亞灣兩個入口（稱爲龍口與蛇口）設防的權利，而且有權充分利用碼頭船塢及特里尼達首府西班牙港（Port of Spain）的儲藏設備。美國陸軍在特里尼達也是很活動的，有根據地三處。美陸軍主要的根據地爲古木圖（Cumuto）位於西班牙港東廿三哩，美軍將在十七方里的租借地內建立一處飛機場及其附屬的設備。附屬的根據地將建立於郎德維伊（Londreville）（爲飛機之用）及沙利比亞灣（Salibia Bay）。根據地甫經選定之後守衛特里尼達的美國軍隊即行到達。

開美加也是很重要的，因爲它距巴拿馬運河只有五百哩，且適當加勒比海的中間。有入口一百一十七萬三千，其中有兩萬人或爲白種。美國在此地已租用六塊土地，包括鮑爾特爾海灣（Portland）及馬那蒂灣（Manatee Bay）的海岸線。開美加有兩個很好的深水港

，「在京士敦（Kingston）」「在耶那港（Port Royal）。羅耶港有一海軍船塢美國將予利用。複雜的政治情勢，將在間美加產生。在此地如在特里尼達一樣，令人不能忍受的貧窮及驚人的生活狀況已引起嚴重的騷動。間美加人民黨是一個有力量的民族主義者的組織，就大體而言，間美加人民黨歡迎美國的計劃，因為這種計劃，可以減少英國的勢力。但是間美加人民黨正要求美國保證不輸入熟練勞工，因此在根據地尚未完成前，或使美國當局會感到一兩次不痛快。

特里尼達以南為英屬基亞那的喬治城（Georgetown），美國海軍也在該地選好兩個根據地。喬治城為目前美國海軍巡邏極南端的停泊地。英屬圭亞那的礦砂（Bauxite）的儲藏量相當豐富，英美兩國均急於保護這種礦產。

特里尼達北行為安蒂瓜及聖露西亞，陷入經濟破產深淵的二島，島上大部為生產糖酒，糖及糖漿的黑奴。在安蒂瓜美國已租用獵場兩處，在聖露西亞已租用六處。安蒂瓜及聖露西亞將為協助海軍巡邏輔助的空軍根據地。

在巴哈馬羣島（溫莎公爵任總督）主要設施將爲在馬利瓜那島（Mariguana）的根據地，馬利瓜那島係在以拿騷爲起點的羣島中的另一端。巴哈馬大多數的港灣太淺，不能用爲良好的寄碇所，且暗礁過多，不宜於海軍飛機使用。馬利瓜那島的重要性爲有助於「控制」溫德華德通路。

第七根據地「百慕達（Bermuda）島是最重要的，但不在本書地理範圍以內。它是自大西洋海濱迤至亞索爾，里斯本路綫上的重要聯鎖，它是一個海洋前哨站，如經開發，足以控制全部中大西洋。美國在百慕達的計劃，除波多黎各及特里尼達外，較諸其他任何根據地均爲廣泛，遠大。僅空軍根據地一項即需款一百八十三萬鎊，動工之傳聞既出，島上安靜的居民大爲震驚。

美國所獲得的第八根據地爲紐芬蘭（Newfoundland），本書不能加以論列。百慕達及紐芬蘭兩根據地爲英國政府對美國前「自由贈與」，與其他六處根據地租借九十九年者不同。按一九四一年三月在倫敦簽訂的協定，英國在所有根據地以領土之上有完全的主權及治

外法權。所有拉丁美洲國家均有使用各該根據地之權。

馬提尼克的糾葛

馬提尼克與瓜得盧普是自十七世紀海盜時代以來即屬於法國的兩小島。自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國敗亡後，此二小島即遭受貧窮的嚴重打擊，此處或較西半球上任何其他區域為甚。一種理由是平時輸出法國的出口貨——如糖，咖啡，糖漿等——停止輸出，另一種理由是法國政府無力匯寄補助費及支付薪俸。島上狀況雖已瀕於飢荒，但仍效忠維琪政府，馬提尼克島總督亨利羅伯特(Henri Robert)是一個忠心保貝當的人。

在馬提尼克的「法蘭西堡」(Port de France)的港灣中有法國航空母艦「貝恩號」(Bearn)停泊。該艦附近有巡洋艦一艘，(貝爾停號)(Bertin)，補助巡洋艦兩艘，小型船隻四艘。岸上有美國製的新式飛機一百〇五架，這批飛機是美國賣給法國的，當法國覆亡時，已運抵馬提尼克——預備由航空母艦貝恩號載運至法——。這批飛機與一般印象相反，保存得很好。它們用油布蓋好，發動機每星期加油發動一次。其中有寇蒂斯俯衝轟炸機

寇蒂燕戰鬥機，史汀生訓練機。馬提尼克有黃金五十萬鎊，係法國在敗亡前送至此地保存者。

美英兩國均不許航空母艦貝恩號和艦上所載的轟炸機等戰鬥機駛抵歐洲。美國派一海軍觀察員駐於島上，嚴密監視。美國（而非英國）並派一驅逐艦在港外巡邏，使貝恩號不致自馬提尼克駛出。復次，美國巡邏機逐日在馬島上空飛行。

一九四〇年十月，馬提尼克似發生一十分嚴重的危機。華盛頓突宣佈美國艦隊將於東加勒比舉行演習，此舉內幕不僅因為恐懼貝恩號逃出，而是因為維琪或將對於馬提尼克殖民地的地位宣佈某種改變。此外還傳聞在巴拿馬運河附近有潛艇活動，且謠傳（從未證實）德國飛行員自哥倫比亞抵馬提尼克。無論如何，目前似乎很清楚，美國準備接管馬提尼克及瓜得盧普，事實上美國即將這樣做。但是經過幾天的緊張後，法國駐華盛頓大使亨利海（Gaston Henry Haye）通知國務院維琪政府正式否認法國有將法國西半珠屬地讓與德國的任何意向。此項聲明為美國政府所接受，美國的海軍演習於是取消。

美國陸海軍官極望將馬提尼克及瓜得魯普兩島加入美國國防禦體系之內。他個決不贊成由任何其他國家在該地設防。瓜得魯普距波多黎各四百哩許，馬提尼克距特里尼達西百哩。故此兩島適當美國根據地聯鎖中最大缺口之中央。瓜得魯普的東端相當平坦，可以做很好的陸上機場，馬提尼克有一個優美的港灣，並且有相當有價值的乾船塢設備。李海軍上將於卸任波多黎各總督任美國駐法大使時，坦白說道：我們如擁有馬提尼克它將為一極輝煌的根據地。

荷屬古拉紹島及阿魯巴島與法國所屬地不同，這兩島發生不同的，但頗重要論——問題。它們效忠於荷蘭流亡政府，現為英國軍隊所駐守。美國海軍亦非毫無動作。這兩島距巴拿馬運河僅六百二十哩，因其毗鄰委內瑞拉海岸，極富戰略價值。我在關於委內瑞拉的章裏已經提到，古拉紹島及阿魯巴島擁有為英國作戰所決對需要的煉油廠。委內瑞拉的原油口馬拉加波湖(Lake Maracaibo)——此湖過淺，不便海艦航行——運至古拉紹及阿魯巴島，即在該地提煉輸出。委內瑞拉油產總額約有六分之五在阿魯巴島及古拉紹島採

錄

未來的展望

美國在英國屬地上的新根據地及在法荷兩國殖民地地上重大的潛在利益自然使美國向者來政策發生若干嚴重問題。

假想英國戰敗，欲美國放棄他們建造根據地的任何島嶼是不可想像的。同樣他們百分之八九會接管法屬及荷屬的地區。國防的考慮使此舉有迫切需要。事實上，爲應付一旦有必須迅速採取行動的一日，完全控制各該島的準備已積極推進中，我在華盛頓聽說：「當然我們要接管這些島嶼，但是我們不知道獲得這些島嶼以後，如何處置它們。」

因此美國或將有一天會擁許多爲幾百萬混血種的——大部分爲黑種人，而且大部分是很貧苦的人民所居住的島嶼，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縱然是很遙遠的。有些人將大聲急呼美帝國主義捲土重來，雖然一九四〇年的哈瓦那法案特別規定在某種危急情況下，美國得接管「非美洲」的領土。該法案規定：「如一非美洲的國家直接或間接企圖繼承另一非

美洲國家在美洲任何領土的主權，則該領土將自動地屬於本公約的規定範圍以內。明顯地美國是具有接管這些島嶼的力量與威權的惟一國家。

帝國主義總是令人不愉快的，但不一定是凶惡的。它的意義，總括說起來不過是權力的擴張，各國恆須表現權力以保衛其一己。國家生存究爲一種有價值的值得尊重的政策目標。大多數人們所以憎恨帝國主義者，自然是因爲它與剝削發生不可解的因緣。如果你從帝國主義理想中將經濟剝削的惡魔移去，那你就把帝國主義大部的恥辱移去了。因此，美國如被迫正式獲得西半球上的任何地區，它應該十分謹慎地這樣做，而不以利益爲其鵠的。它應該明白表示它不欲從主權移轉中有所獲，它不欲從英國的戰敗中獲得任何自私的經濟或政治上的利益，它無意建立商業性剝削的制度。犧牲者應當是美國，而不是美國所獲得的領土。

美國如被迫獲得這些根據地以外的加勒比區的主權，則不愉快的纏結問題尚不止一端。第一爲國內的政治地位問題。美國勢須決定所獲得的島嶼應該是附屬地呢，屬地呢，或

單純的佔領區呢？其次，美國所要考慮爲經濟因素，譬如生活程度低下的加勒比各島是否應該包括於美國的關稅制度以內，復次，還有那些社會發展不足，多病，文盲及混血種的人民變爲美國公民及向美國移殖等不易處理的問題。

一種巧妙的可能性爲將由加拿大而非由美國獲得這些島嶼的主權，這自然要看戰爭的結果及英國艦隊的歸宿如何以爲定。另一可能性則爲發現一種委託拉丁美洲全部共同治理的制度，而以美國爲執行人。

通常，帝國主義的試驗遭遇兩種困難或危險。一種是自本地的反對者而來的，他們從社會的觀點憎恨強權國家的統治，他們所反對者爲資本主義以及佔優勢的政治因素所促成的剝削，如在中國若干部分是。另一種困難爲在性質上自始卽爲民族主義的，如愛爾蘭是。本國的民族主義者憎恨他國的政治控制，因爲他們需要完全獨立。有時這兩種平行的潮流合而爲一，如印度國民大會中的左翼是，但是美國應該預防這一嚴重問題，第一因爲加勒比區的人民就全體而論是性質和平的，並無深刻的民族主義的本能，第二因爲最近美國

外交政策的全部動向早已脫離帝國主義。最主要的，它應該明白表示它無意為自私的利益獲得任何領土。

最後，如果它不得不接管任何島嶼，它應該牢實記憶它在過去經驗中所獲得的教訓。譬如，它應該銘記波多黎各的前例，並再求改善。

第二十八章 美國的孤島

嚴格講，波多黎各並不在本書範圍以內，因為它不是一個美洲共和國，而是美國的一個屬地。但我在波多黎各雄觀的首都山園 (San Juan) 住過幾天以後，決定把波多黎各談一談。

我轉過山園的市街，我在郊外做過一兩次短途旅行。我所看到的使我大喫一驚。

我在美國新海軍根據地整哩以內看見東倒西歪的房屋位於堆滿垃圾的泥濘當中。

我看見污穢瓦分的鄉村——比我在最污穢的地方所看到的鄉村還要更污穢。

我在山園港附近看見燃燒的垃圾堆中冒起的黑烟——嗅到烟薰的氣味——為美國之恥的一種氣味。

我看見佛朗哥的旗幟公開飄揚於許多鄉村，因為有幾千個波多黎各人仍然保存西班牙國籍，並且傾向法西斯主義。而這種事實竟發生於美國領土之上。

我看見爲疾病所害的兒童，在貧民區的住宅中——假使你可以稱它們爲住宅——棲扎於死亡的邊緣之上，那種貧民區的住宅使加爾各答的破房子看起來還算不錯的呢。

總而言之，我看見貧苦，疾病與污穢。在其他地方看見這種現象已覺遺憾了。在膠魯荒僻的高原上與恆河污臭的峽谷中有這種現象已覺使人震驚了。但在美國的領土上，在美國自一八九八年即已統治的人民中間，在担負聯邦責任已達四十三年區域裏看見這種現象簡直是對於相信美國進步與文明水準的人們一種具有麻痺性的震動。目擊的現象就破壞了。耳聞的故事還要更壞。

我發現波多黎各有三千五百萬至四千萬的學童——其中百分之五十六已達學齡——未進學校，因爲沒有那麼多的校舍。

我發現在若干鄉村中有百分之百的人民患瘧疾。

我發現波多黎各的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較美國高出四倍。

我發現薩民（Samin）的平均進款每爲年二十七鎊左右，每日不到一先令八便士。

我發現波多黎各一磅肉爲一先令三便士，而距離四十五哩路遠的聖多明各（San Domingo）每磅只二便士。

我發現沒有可渴的牛奶，即自來水——在美國的領土之上——也是不安全的，因爲多黎各島沒有適當的衛生設備。

我也看見希望與信心，即有一個新行政機構準備改善這許多事情。——這是波多黎各的盾女現象。

波多黎各素描

從法律方面講，波多黎各是「美國一個組織部份而非合併的領土」（An organized but not incorporated territory）。意思就是說它是一個屬地（dependency），美國不用「殖民地」一詞，因爲「殖民地」帝國主義的氣味太重，不合美國的口味。但是波多黎各島多少總是一個殖民地。它的地位較阿拉斯加（一個「合併的」領土）爲低，與薩摩亞及處女島相同，大多數人認爲這是一種暫時的情況，因此波多黎各的政治典型問題是該島最終命運如何。

波多黎各的政府與行政技術是根據一九一七年華盛頓所通過的一種法律即所謂「調整法案」(Organic Act)而來的一種令人沮喪的混合物。這個法案使波多黎各島成立一個立法機關(參議員十九人，衆議員二十九人)，這個立法機關自由波多黎各人民自由選出的。

此外，波多黎各選出一個駐美國的委員 (Resident Commissioner to The United States)。他是華盛頓衆議院中一個衆議員，但無投票權。波多黎各大部分在美國內政部的管轄以內而為華盛頓所統治。當地最高的官員為總督，由美國總統任命，任期無限。總統並任命檢察長，教育委員及最高法院法官，所有波多黎各人一出土即為美國公民。

華盛頓所任命的總督為當地的政治老關。但是他必須與一個經常反對他的立法機關合作。這種制度與英屬印度各省大致相同，混亂遂由此而生。

美國於一八九八年西班牙戰爭中取得波多黎各。波多黎各島一向為西班牙最穩定，最富庶，最保守的殖民地，當美軍於該島登陸時，並無抵抗情事，事實上島上的人歡迎美軍

爲解放者。波多黎各之落入美國手中，由於偶然事件者多，而由於軍事的或殖民的陰謀者少，自此以後波多黎各時圖擺脫美國勢力。

從經濟觀點看，波多黎各最迫切的問題爲人口與土地的關係，這個孤島擠滿了稠密的人口。它的面積不過三千四百三十五方里，而人口則有一千八百萬之譜。除爪哇外，它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區域——一種很少有人知道的事實。波多黎各人口的密度每方里爲五百廿八，而美國則爲四十一人。居民四分之三爲白種人，四分之一爲黑種及混血種。白種人中尚有許多灰白色的人。

波多黎各的貧窮第一由於人口過剩所促成，而人口過剩則緣於數種因素——如天然繁殖力，羅馬教會的影響及美國衛生制度的效力是。但是波多黎各島所以這樣貧窮還有其他原因。

第一爲糖。波多黎各大部以糖爲生，而近年以來糖價大跌。波多黎各的糖業有百分之六十五爲美國四家大公司所控制，而此四大公司並不在波多黎各，這就是說大部分的利益

不爲波多黎各所有而歸諸美國，這些利益若爲波多黎各所有是可以對國家財產有所貢獻的，我聽一個專家說在過去十五年中那國家美糖公司自波多黎各共獲利一千五百六十萬鎊，較波多黎各每年平均的預算約多五倍。但這還不是全部故事。糖有一個時期可獲鉅利，因此把可以種蔬菜，至少可使人民有東西喫的土地都利用來產糖——而糖是不再有利可獲了。還有製糖的季節很短，成千的巡迴工人一年只做幾個月工，就可以了。還有，生產費是很高的。

第二爲美國的關稅。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波多黎各從技術方面看是美國的一部分，因此受美國關稅程序的拘束。這還是說波多黎各人應和美國人以同樣高的價錢購買貨物。他們是窮得很可憐的，但是他們購買鞋子，製成品，米，其他貨物，工具，棉織品及其他消費物品（島上無工業可言）必須用紐約及加利福尼亞的價錢。他們必須付美國人所付的價錢購買物品，雖然美國的生活水準遠較波多黎各爲高。

第三爲土地所有權集中於大地主。不過這些大地主不久即可塌台，我們在下面可以窺

到這一站。

第四爲美國的沿海航行法，波多黎各必須遵守。紐約至山園間的運費是可怕的，雖然波多黎各島僅有經過這條路線才能輸入它所需要的大部貨物。波多黎各如不受美國所獨佔的不合理的航運費的限制，也許會建設繁榮的輸出貿易。據說由馬尼刺運一袋糖至紐約，運費僅爲一便士，而途程爲一萬哩。從山園運至紐約——一千三百哩的路程——運費爲九先令。

這是波多黎各島之所以貧窮及生活水準低下的幾種原因。最後再舉一個例子，美國每人每日牛奶的消費量爲一品脫的四分之三，而波多黎各則僅爲一調羹。

穆諾茲馬林與獨立

波多黎各最重要的人物爲參院主席，「人民民主黨」首領，受美國教育的穆諾茲馬林 (Luís Muñoz Marín)

穆諾茲馬林具有動人的性格。我在拉丁美洲所遇到的所有政治人物當中，要和他應談

可以說上第一流。身體強健，儀容繁文縟節，不修邊幅，具有法羅納想像，和善于批評的骨力，穆諾茲馬林在西半球事務當中一定要佔重要地位的。

我總喜歡身體的及心理的生活力，但是像穆諾茲所有的那種生活力還是很少見函。我在上午十時在一個朋友家裏會見他，他祕密地住在那裏，以避免外人打擾他。他近來身體不適，遵醫囑休養。但當我會見他的時候，他已經不斷地工作十一小時了。他索酒作飲，將酒瓶塞子扭開。他是一個不斷吸煙的人。他開始談話了，當我于下午一時四十五分舉府告辭的時候，他還在談着。然後他把一個祕書請來開始辦工。

晚間，他以極大的驕傲給我一件東西看——寄自白宮的一封信。

我親愛的穆諾茲馬林參議員：

你十月廿八日關於，慶祝最近選舉的結果的來信，已經收到，我很感激你。

如你在來信中所說的「人民民主黨」的目的是極值欽佩的，結果所致，應能大大改善島上社會的及經濟的狀況。我特別感謝你合作的保證，並且向你保證，本政府

一團一團備盡它所有的力量，來協助波多黎各問題的解決謹祝，
成功。

你誠懇的佛蘭克林羅斯福 一九四〇，十一月十六
日，偶然地，這封信是白宮很少見的印刷錯誤的信件之一。明顯地，總統是指十一月廿八
日而非十月廿八，因為穆諾茲不能提前慶祝他一九四〇年的選舉結果。

穆諾茲馬林為西班牙血統，他的父親是波多黎各第一任駐華盛頓委員，穆諾茲李維拉
(Luis Munoz Rivera)。小穆諾茲在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讀書。他最初
的興趣在文學。他寫詩歌，他的太太是美國著名詩人穆娜李(Muna Lee)。一九二〇
年或其左右——他剛到二十歲——加入社會黨，雖然他的父親極反對他這個舉動。他于
一九二四年為拉弗伊脫(La Follette)競選，以後進山園。他的生命從此即貢獻於波多黎各。

他放棄正式的社會主義。一九三二年在當時所謂的自由黨中佔有重要位置。他當選為
地方議會的議員，為發起若干大規模經濟計劃的PRCA前領導人物，波多黎各的PRCA組

黨於美國的 WPA。一九三七年他爲自由黨人所驅逐，因爲他猛烈攻擊糖業的買賣，同時因一他公開主張波多黎各的獨立。自由黨僅主張波多黎各成爲美洲的一邦。穆諾茲希望完全獨立。他下野有一年左右。人們說他「完結了」。但是他並未完結。

一九三八年七月，他成立一個新黨，即「人民民主黨」，藉以表示他的政見，並參加一九四〇年的大選。他的黨本來沒有一個黨員，不到兩年即變爲波多黎各最大的選舉力量。穆諾茲在理論上是要脫離美國獨立的。但是穆諾茲視獨立問題爲一種「保留事項」。他考慮歐戰及美國防務問題所引起的新局勢，他爲重視未來的不可逆視的情勢，將他主要的目標放棄；至少是暫時放棄。總而言之，他放棄他主要的政見。他告訴他的人民道他在競選中決對將獨立問題取消，他不爲波多黎各島的地位問題從事競選。他向他表示：「我拒絕在競選中利用獨立問題，因爲它將人民對於一個選舉所不能解決的抽象問題發生分裂。他的理想似乎要在某種泛美聯邦中——在渺茫的未來——取獨立。波多黎各具美洲間的

穆諾茲會從事某種顯著的競選運動。譬如，他告訴我說他在五十天內發表三萬次演說。我的眼眉抬起來。他笑起來，對我解釋道他灌留聲機片——每張三先令六便士——以二百張送至鄉村，每張每天演十次。他把播音機放於牛車上。他騎驢子旅行。他訪問海島上每一村社團。他親自爲H. G. Wells 賣廣告，每版獎金二十五鎊，這足蓋資助一個四頁的報紙。他等該報發行至十萬份，——這在許多家各是一個很大數目。在競選中，他草擬完完全全的法案廿二項，以備提向國會，藉此使人民曉得他的計劃不徒爲空言，實際的立法已經擬妥。結果，他選舉獲勝。

但他的勝利也僅是毫髮之差的。穆諾茲的競選是令人興奮的，他獲得勝利並非易事。他的「人民民主黨」控制參院，但在十九議席中僅佔十席。在衆院是一個相持之局穆諾茲佔十八議席，反對派亦佔十八議席。衆院中均均均繫於稱爲統一黨 (Unification Party) 的一個獨立團體。但是穆諾茲勸導這三個人的團體投他的票，因此，他獲得明顯的——但是相差很少的——多數的。

反對派所得的選票所以和他這樣接近的，一部分因為它是一個聯合陣綫，而不是一個單一的黨。它包括莫明其妙的壞蛋，輕端保守的聯合共和黨（Union Republicans），社會黨。這些黨相信的波多黎各成為美國一邦乃為解決波多黎各問題最後的辦法。穆諾茲相信獨立為最後的理想，而主張波多黎各應為美國一邦者，認為波多黎各如能為美國的第卅九邦，便已滿足，雙方的縫隙即在於此。代表大商業和中產階級的聯合共和黨的領袖是一個動人的律師，拉法伊納達爾（Rafael Martinez Nadal）。他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畢業生，曾任參院主席。社會黨的領袖，為卸任參議員巴干（Polivar Pagan）現為駐華盛頓委員。他是繼任佛格利夏斯（Santiago Iglesias）的，伊氏是一個生長在西班牙的木匠，首創波多黎各的勞工運動。

穆諾茲現任參院主席。他是波多黎各島上主要的政治力量，地位僅在總督之下。穆諾茲以其對戲劇式生活的愛好甚至表演于參院的會議廳內。一九四一年三月他步入議會，穿一件外衣，圍一條圍巾，戴一個便帽，「遮到耳邊」，後面緊跟一個隨從給他拿藥。（一

一九四一年三月廿日紐約時報）當時他病才復元。他指定他母親馬利亞馬林（Dona Amalia Maria）爲他政治上的繼承人，他說如果他的病不好，由她代替他的地位。

波多黎各有一個團體比穆諾茲還更積極主張獨立。線諾茲也許不喜歡美國所做的好事情，但他不相信暴力。他一貫反對恐怖者的手段。但是國民黨（Nationalist Party）中青年的狂熱者憎恨美國已極，他們主張不惜任何代價爭取獨立。我們可以講，穆諾茲馬林頗與印度之尼赫魯相似，而國民黨則與加爾各答的亞齊份子相彷彿。但是國民黨的領袖現已坐蠶，無能爲力了。他的名字爲彼得羅阿比贊坎波斯（Pedro Albizu Campos）。他是一個混血種，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生。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參加波多黎各軍隊，變爲一個優秀軍官。他是一個激烈的，有效率的演說家，一九三〇年左右任國民黨領袖。他毫不妥協地主張波多黎各完全獨立，但在一九三二年的選舉中，他只獲得人民選票中百分之二。他開始宣傳種族的自由，他組織第一個「國家的軍隊」。一九三六年在警察總長李格斯（R. M. Riggs）暗殺後被捕，經過兩次審訊後，以陰謀使用武力推翻波多黎各政府罪，判決拘禁于亞特蘭。

(波多黎各)反省院十年。

穆諾茲馬林充滿波多黎各未來發展的理想。激勇激尾的一個理想家——有些像燭動政客——他對我說道：「值得重視的事情是一個國家「想要」做甚麼。目標乃是重要的事情。某一國家如想要做民主國，它就應該受人待遇為民主國。」

他對我說道：「他競選中最大的成就是富有教育性的。他對人民說道：「即使我們失敗，我們也必得實行民主政治」。他再三再四地指寫他如何在島上每個角落，利用他所有的努力告訴農民說，他們至少必須知道講「是」和「否」，他們必得曉得那些簡單的字的意義是甚麼，他們不應該只隨人而影，兩塊錢買一張選舉票。」

他的計劃大部分着重經濟改革的努力。譬如，他指出波多黎各島每年消費食米二萬萬五千七百萬磅，約值一百八十萬鎊。消費者每磅需付二又二分之一先令。其中一便士係付美國關稅，雖然米本身是從暹羅西亞那運進來的，但美國對泰國輸入的外國米課徵關稅，
兩先令米價提議。

他的野心之一似乎已告成功（在紙面上），即波多黎各土地改革法案（Puerto Rico Land Authority Bill）已獲通過，該法案之目的乃為分裂產糖的大地產。一九一七年的調整法案，包括一般所習知的「五百畝法」規定任何公司不能佔有五百畝以上土地。大多數產糖的土地均遠過於五百畝，故該法從未實施。這個故事尚未結束。但穆諾茲已另訂一新法，以代替舊法。一九四一年塔格威爾（Telford G. Tammell）赴波多黎各調查土地再分配問題。美國最高法院嗣判決原法所通過的限制田產為五百畝的規定仍舊有效。

穆諾茲對於教育也有野心的計劃，但他是否能獲得實施該項計畫的基金，仍須俟諸來日。他允許四年之內，取締文盲，這種野心似乎大而無當因為目前波多黎各的文盲率不下於百分之四一，四。

守舊的保守派不喜歡穆諾茲，他們恐懼他，我聽過一個有勢力的商人說：「曾見過穆諾茲麼？他真的要將我們的糖搶去麼？」

穆諾茲認為他的運動是美國新政在波多黎各的翻版。他說，到最後，美國與波多黎各

將根據同一的基本原則向前邁進。

巴拿馬運河的直布羅陀

我在前章已經證明，波多黎各是美國防務中一個主要樞軸。這不僅是地理因素的結果。也不僅因為波多黎各橫跨安蒂利斯羣島，因而阻塞巴拿馬運河的東部入口，波多黎各的重要性主要由於下列政治事實，即波多黎各是美國一個不折不扣的屬地，美國可以隨其所欲的奪取它天然的利益。任何其他加勒比區在重要性上都次於波多黎各，因為其他區域不是美國的財產（根據地除外）而波多黎各則是美國財產。

波多黎各是安蒂利斯羣島中最大的島嶼，大於特里尼達兩倍。距巴拿馬運河一千二百一十哩，距邁阿密一千一百五十哩，距特里尼達六百五十七哩。因此居於「西半球直布羅陀」的樞要地位。

美國在波多黎各的防務努力，自一九三九年夏季以來即是很大的。美國在島上所計劃的設備全額費用至少一千萬鎊，甚或需一千五百萬鎊。山園的軍事活動積極進行。僅提一

件小事吧。自一九四〇年三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的十一個月中間，島上守軍自八百人增至一千六百人。

這種巨大的擴張帶來了煩惱的問題——社會的，經濟的，行政的——衛生管制，勞動力，陸海軍的優先權，地方教育，食糧儲存，以及空防等項問題。結果之一，也許是某種程度內的經濟改善。以一千萬鎊注入像波多黎各那麼大的國家，而不刺激購買力，是不可能的，雖然你會冒着促成人工繁榮的危險。

美國陸軍在波多黎各的主要計劃為在島之極西端，鮑靈昆(Bairinguen)建設一大空軍根據地。這個根據地目的在控制波多黎各與多明尼加兩國間深長的通道。在鮑靈昆上空飛行，看飛機棚，跑道，及叢莽張佈的軍營，是一種令人戰慄的經驗。飛機場在一個褐色懸崖的頂上，飛機起飛，直接掠過光華的碧水，波多黎各其他軍事設備為在南岸的彭斯(Ponce)空軍基地，供驅逐機隊及戰鬥機隊使用，此外在他處尚有「衛星」根據地六處，波多黎各將共有飛機一百五十架駐守，必要時可容四百五十架，(可迅速自弗勞里達起飛

主要的海軍計劃爲山園港的伊斯拉格蘭德 (Isla Grande) 基地，美海軍已在該處建立一個六百七十二呎的乾船塢，可容六隊巡邏轟炸機的空軍站亦在該處積極修建中。伊斯拉格蘭德已有一個自泥濘中開闢出來的良好機場，現爲泛美航空公司商運機所使用，它的設備正不斷擴張中。這個基地可以給擔任加勒比巡邏防務的任何航空母艦——或運輸艦——做母國的停泊所。海軍尙計畫在波多黎各建立另一大海軍根據地，在島之東端，維格斯 (Vieques) 附近建立一掩護的寄碇處，但工程方始，將需費七百萬鎊。

總而言之，波多黎各是美國加勒比防禦體系的關鍵，這是說它是巴拿馬運河東部防務的關鍵。以這種地位，它將遭遇歷史上最緊張的時日。

第五縱隊與長槍會

波多黎各一個潛在的嚴重問題爲長槍會問題，長槍會是自佛朗哥將軍勝利以來統治西班牙的組織。長槍會在波多黎各比在西半球上任何其他區域都更有勢力，古巴也許例外。

它是波多黎各的第五縱隊。

波多黎各有西班牙國籍的公民共六千人，他們是在一八九八年時獲准選獲西班牙國籍的。這個團體很小，但在商業上是有勢力的，團結堅固，對法西斯深表同情。西班牙內戰時，對佛朗哥的捐款達二十萬鎊。多數青年，在這些西班牙家庭中已屆成年，痛恨美國，甚至正式宣誓保衛西班牙，使不受美國的侵略。另一方面，西班牙團體中有許多人——目覩美國輿論如何反對法西斯主義，並深恐美國參戰，——已開始謹慎地否認與長槍會發生關係。

長槍會在山園有一正式支部，並向美內政部登記為長槍會外國總部的代表。但是它的領袖保證效忠於當地政府，並且表示他們「不參與政治」，聯邦調查局在山園設立一辦事處，嚴密注視長槍會的活動。長槍會慎重否認其欲將波多黎各重屬於西班牙。但在任何一個星期日你可以看見佛朗哥的國旗輝煌地飄揚。

依舊是風女島

不幸我未曾訪問處女島，(Virgin Islands)它與波多黎各毗鄰，也是美國屬地。泛美航空公司每星期有飛機一架飛臨此島，但因我旅程不便，無暇前往。

美國於一九一七年以五百萬鎊自丹麥購得處女島。即在當時，動機也是很單純的，美國的動機是深恐丹麥將該島售與德國。該島面積一百三十二方里，人口八萬五千，遭遇波多黎各所遭遇的同一基本問題，主要問題為貧窮。人民——如屬於丹麥時一樣——講英文而不講西班牙文。主要輸出品為糖及相當數量的糖酒。

處女島是加勒比防禦體系中一個比較次要的聯鎖。海軍利用聖多瑪斯(St. Thomas)總，陸軍在聖克羅亞(St. Croix)有一輔助的空軍基地。

第二十九章 哥倫布口中的「小西班牙」

當於想像力的大手哥倫布第一次航行到美洲的印度羣島 (American Indies) 時發現一個加勒比島，他稱它爲「小西班牙」(Spain)，在巴哈馬羣島中的「華特靈島」(Watlin Island) 首次登陸後，即於一四九二年十二月六日立足於在現在的海地。「小西班牙」一向是一個非常奇異的地方，具有和南半球上任何其他地方，同樣奇異的歷史。現在它分爲兩個對不同的獨立國家，海地與多明尼加共和國。海地佔西部三分之一的區域，多明尼加共和國 (通常稱爲聖多明各) 佔其餘的區域。

在「小西班牙」猴樹環繞的海濱，哥倫布——世界上最白負，最幸運，最堅苦卓絕的水手——豎起他第一個帳篷，建立他第一個堡壘，納維達德 (La Navidad)，他在「小西班牙」喪失他的山他馬利亞 (Santa Maria) 駱駝隊；他在此處尋得第一批裸體的印第安人和淒聲叫喚的鸚鵡，運往「西維爾」(Seville) 去。他的團體在此處大發怨言，幾至叛變，當他臥

幾近兩月的時節。在「小西班牙」而為「新世界」上建立第一個殖民地——哥倫布仍然
 以「聖地牙哥」(Santiago) 為第一設立它第一個大學，建築它第一個教堂，這個教堂現在仍
 然矗立。哥倫布和他的兒子在從西班牙掘出後，長眠於此教堂，有若干年之久。哥倫布死
 後和生前一樣橫渡了大西洋。

當哥倫布到「小西班牙」的時候，該地為印第安人所居，他的同伴們立刻把
 這些印第安人殺掉。早在一五二二年，西班牙即運來黑奴，以從事新的種植工作。這些黑
 奴是種甘蔗，正像他們所種植的穀物——香料，藍靛，烟草，糖，——一樣繁殖。這個島
 地富庶了，黑奴雖然做苦工，仍然殘存。結果，海地現有百分之九十為純黑人，百分之
 十為混血種(除外國人外無白種人)，它是世界上唯一的黑人共和國。(利比亞亞除外)。
 比鄰的多明尼加共和國恰相反有相當數目的白種人，約佔百分之二十左右。餘為混血種人
 ，尚有若干印第安混血種。海地講法文，和一種混雜的方言稱為「克利歐勒」(Creole)
 文。

「小西班牙」迄於近代的歷史是暗殺，瘋狂，民族主義，貪婪，無知，外國干涉與黑色魔術的一種複雜記錄。根本趨勢為講法文的海地與講西班牙文的聖多明各互相競爭。起初，西班牙人集中於聖多明各，因為它有相當數黃金（並不甚多），同時，英法的掠奪者與商人前往海地，建立相當繁榮的商業。它變為新世界上最富庶的殖民地，他們開始剝削它。法國在海地島的勢力日增，西班牙被迫放棄多明尼加；「小西班牙」全部——當時稱為聖多明各——於一七九五年正式屬於法國。

注意上面的日期。法國大革命遙遠的風浪開始達到海地。這種風浪燃起黑色之火，不久即產生世界上——一種最特殊的事件——海地黑奴反抗他們法國主人的叛亂。一個黑人

酋長，名為突森特（Toussaint L. Ouerturne）擊敗法國，一八〇一年成立一自由共和國。拿破崙派他的妹丈萊克勒爾（General Leclerc）率軍征服突森特——拿破崙企圖征服新大陸唯一的例證。突森特被捕，但叛亂仍進行不已——盲目地，恐怖地，和野蠻地，兩個可怕的黑奴酋長狄薩林（Desalines）（他把島上所有白人殺掉）與克利斯道夫（Christophe）

(他在海天角 (Cape Horn) 附近建立迄今尚使遊客目瞪口呆。舊堡繼續奮鬥，直至確保獨立。狄薩格爲一八〇四至一八一一年間的「皇帝」，克利斯道夫於一八一一年卽立爲國王亨利第一統治海地全部領土。但克利斯道夫——一個性格怪僻的人物——以後自殺。海地從此卽爲一共和國。

比鄰聖多明各的事跡，與這種血腥的紀錄發生密切關係。有時雖有語言的不同與海地併合，有時重屬西班牙，有時獲得半獨立。西班牙的上層階級恨黑人國王的壓迫，與法國人合作，打擊突森特與狄薩林。以後，西班牙人又起而反抗法國人，聖多明各於一八〇九年重返西班牙。再後，有兩個著名的混血種冒險家——貝勳 (Peyron) 與鮑伊爾 (Boyer) 又將多明尼加恢復，使該島重新合併於海地統治之下，直至一八四四年爲止。聖多明各經過一八六一年的革命後，又與西班牙合併——拉丁美洲採取這種行動的惟一無二的國家。二八六五年多明尼加人又與西班牙脫離，四年後發生某種更爲奇特的事情。這個荒僻的小國要求加入美國。合併的條約已經談判並已起草，只以一票之差，未獲美國參院批准。假

使沒有那張反對票，多加尼的共和國現在也許成爲美國的一邦了。

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海地與多明尼加共和國——現在已經獨立的兩個國家——爲最惡劣的內部混亂與革命所塗毒。一九一五時，海地發生政治大混亂。四年內更易總統六人，被暗殺者三人。有一個總統，基勞姆薩姆(Caullmann Sam)在他屠殺一批政敵以後，國民從法國使館拖出將身傷成數段。美國被迫出面干涉，海軍陸戰隊負起保衛治安之責。美國會早已考慮干涉。

這是不安可稽的最早，最顯著的美「帝國主義」的例證。無疑，美國進兵海地，具有複雜的動機，有些動機，不無可疑。他們意在保存生命並保護外國財產——是的。但是他們也是爲了保衛在海地有重大利益——更重要的，在華盛頓有重要友人的——美國私人投資家，海地的流血爲干涉的藉口，這不是真正的理由，美國的利益大部集中於海地國家銀行及爲紐約銀行所控制的鐵路與權。格魯恩寧(Ernest Gruening)於一九三三年一月號外交季刊上關於此事有好的概述。美國政權一在海地建立，即控制海地全部政府，製訂憲法，

繼由傀儡政客，實行統治，並強迫海地以苛刻的條件舉債八百萬磅。

但是，美國的佔領，就全局而論對海地是一種有益之舉。美國從未打算永遠的居留或征服，並承認對以正統派的帝國主義方式使海地成爲一個殖民地。美國的佔領歷時十九年——至一九三四年爲止，當時美國正在推行友好善鄰政策——較規定時間提前一年結束。但是美國的監督與控制，隨時間的演進，而變得更聰明，更溫和。他們結束高度暴力的時期，而復以治穩定與公共秩序。他們對於教育及公共工程均有貢獻。海地「人民自由」所支付的代價是不足道的。海地從前有過「人民自由」麼？

美國並曾干涉多明尼加共和國。美國海軍陸戰隊於一九一六年至多明尼加國，時當美國遣兵海地一年之後，但至一九二四年即行撤退。美國對多明尼加共國的干涉——無論在多明尼加或美國的自由派中間——並未像在海地長期的冒險那樣引起更劇烈的憤怒。無論如何，這一百已經結束，或已在結束中。目前無論在海地或多明尼加共和國美國均無軍隊駐守。美國亦未維持任何直接的政治控制。在多明尼加共和國，美國逐漸鬆弛其財政上的

約束，雖對多明尼加的稅收尚保有留置權，直至債務償完時爲止；在海地美國仍然派一財政代表，監督當地財政，並與海地當局合作，控制關稅。

多明尼加獨裁者特羅基羅將軍

現在我來談一談多明尼加共和國和它的現代人物及政治問題。它是一個非常奇異的國家，人口尚不及洛杉磯多。在許多方面，它酷似瓜地馬拉，雖然印第安人寥寥無幾。一個殘忍無情和有效率的獨裁者特羅基羅元帥（Generalissimo Trujillo）統治多明尼加，如同烏畢果將軍（Urbico）統治瓜地馬拉一樣。特羅基羅剷削它。

多明尼加共和國，像瓜地馬拉一樣，對表面問題相當重視。不許有叫化子，禁止赤足，只有穿得整整齊齊的兒童才許進公園。多明尼加在給你簽證前，仔細詢問你是不是新聞記者——這一點又像瓜地馬拉——對任何旅客都密切注意。多明尼加人是極敏感的。

多明尼加有一個特點是我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從來未看見過的。報紙一有好消息時，他們就鳴汽笛，聲徹首都特羅基羅（Ciudad Trujillo）的全城。一九四一年二月當其鄰國

古巴巴斯達上校(Colonel Batista)制止一個政變時，我就聽到過這種汽笛。這是對多明尼加人的一種大消息。但是我認為多明尼加的汽笛——不過是與紐約喊號外的聲音一種相同的方式——至少足以象徵許多次空襲。

多明尼加共和國為拉丁美洲一個最圓滑的人特羅基羅將軍(General Rafael Leonidas y Prillo Molina)所獨御，統治，威嚇，鎮壓，刺激；督促工作。我未會到特羅基羅將軍。當我訪問多明尼加時，他正在紐約。我對此事深以為憾。他是拉丁美洲舊式暴君的主要代表，我希望看看他，研究研究他銅色的臉，他的政權雖然是藉鞭撻統治的，但他的外表是整潔的，態度是和藹的。

特羅基羅將軍生於一八九一年，自稱三軍總司令，多明尼加黨(Partido Dominicano)的締造者及最高領袖，祖國的造福者，財政獨立的恢復者，共和國第一位新聞記者——最後這個頭銜是因為他辦「民族」報。這些頭銜是經多明尼加國會所一致授予的。住在多明尼加的外國人——當他背後——都謹慎地稱他為「瓊斯先生」(Mr. Jones)或「傑

克遜」(Mr. Jackson)。

這個精明強幹的將軍，是一個混血種，他以此引為驕傲，出身寒微，很像他的朋友西巴總統巴斯蒂達。他起初充當僕役和牧場工人，以後加入軍團，服役六年後，升任上校。這是在美軍的佔領期間。美國海軍喜歡他，他是一個英勇的軍官，他的事業大部分建築於美國海軍的寵愛之上。人們說：「他有海軍的頭腦」。一個美國軍官，華特森(Watson)，少校給他第一個出頭的機會。華特森「製造」特羅基羅，正像——在世界的遠方——英國的世朗忒德(Lionside)將軍製造波斯的退位國王一樣。目前特羅基羅將軍的副官長是一個退伍的海軍軍人，麥克勞林上校(Col. C. A. McLaughlin)。

特羅基羅將軍爬起來很快，一九三〇年，當美國海軍陸戰隊撤退時，他實行政變，獲得政權。當時多明尼加總統為伏茲圭茲(Horacio Vazquez)，特羅基羅任參謀總長。他製造革命所用的手段是告訴伏茲圭茲總統陸軍預備隊正向首都前進。驚惶萬狀的伏茲圭茲立即辭職——雖然特羅基羅的軍隊距首都仍然很遠。但特羅基羅並未立即自任總統。他指

派另一人做總統——此人現在獄中），以後，爲恢復適當的儀式，監督「選舉」，結果他任「合法」的總統。他做過兩任總統，至一九三八年任滿，以後決定辭職，在幕後實行統治，一九三九年他訪問歐洲——並在就職宣誓之前——路中參觀美國（第一次）一九四〇年再度赴美。

特羅基羅將軍對多加尼加共和國的統治是完全的，嚴厲的，但有時他必須採取劇烈的步驟以保持他的地位。早在一九四〇年有一羣反對特羅基羅的軍官忽告失踪，據說有一個在被獄中毒死，其餘的人被槍斃。同年，有一羣老同志——當風傳特羅基羅患病時——決定他一朝死去，便奪取政權，免由他家人繼承。那羣人中間有一個是特羅基羅的好友，艾斯特立拉將軍 (Urbano Jose Estrella) 陰謀中心在聖地亞哥區域。但是首都有一軍官把那些陰謀者出賣，艾斯特立拉和其他的人被捕。艾斯特立拉以與謀一個已經事過十年的暗殺案被判處徒刑二十年。艾斯特立拉對該事負承不諱，但他說他是奉特羅基羅之命而行的。

一九四〇年末，多明尼加的惟一政治組織「多明尼加黨」(Partido Dominicano) 被肅

消，在「多明尼加黨」內部產生一個新組織，稱為特羅基羅黨（Partido Trujillista），其中僅包括獨裁者特羅基羅的親信。它的領袖為阿巴爾博士（Dr. Jose Enrique Aymar），他是一個醫學教授，特羅基羅最好的朋友和牙醫。

特羅基羅事蹟中的最大污點為一九二七年秋對海地人的大屠殺。據最保守的估計，至少有一萬七千海地人被殺害了，以大刀割去喉管，任其暴尸于荒野中腐爛。這些海地人是絕對不懂得甚麼政治理想的。他們是流亡的農夫和工人，每年均至多明尼加做工，做割甘蔗的工作。事實經過明顯地是這樣，特羅基羅的情勢則一島（縱非全部加拉希比區域）的野心，派官特務人員至海地煽動革命。這些特務人員為海地當局逮捕，特羅基羅下令報復。多明尼加軍隊，利用這個機會狂暴無忌地大殺海地人。

這個事件使華盛頓特羅基羅產生極端的觀感，事實上，它十多年來拉丁美洲最不愉快的橋樑。特羅基羅在驚異之餘，小心將事。他需要美國的善意，他極明瞭美國在加勒比事務中是如何重要。沒有，他是很親美的。這一部分因為他見過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訓練：一

部分因爲他天然的本能。美國如查多明尼加建立根據地，特羅基羅是會表示歡迎的，——拉丁美洲領袖抱着這種見解的，實不多見，他自然曉得美國在他領土上的駐軍和飛機是會穩定他的政權的。

關於多明尼加共和國基本的，主要的事實可以用一句話來表示：卽特羅基羅事實上並駕馭多明尼加——除美國的糖業利益外——作爲他自己的私產，如同戈邁茲（Gómez）在委內瑞拉一樣。他控制食鹽及航運的專賣——他控制火柴的專賣，他的傀儡們幾乎染指一切企業。特羅基羅以相當的效率管理這個「財產」預算平衡，行政處理得當。但他在海地時，海農民却瀕於餓死的境地。他們在公路上做強迫的勞役，一天如果賺十便士，那他們就告罄道了。

多明尼加是經濟約百分之六十倚賴糖業。特羅基羅——眼望着希望取得美國好感——對糖業決不寬容。卽當屠殺海地人期間，將難於美國人所有的糖產上可憐的海地人亦未被干預。特羅基羅似乎情願美國人控制他百分之六十的國家企業，只要他對於其餘財產

業，能夠放手做去，爲所爲。

但是極苦的日子現在也輪到聖多明各了。平時它的產至少百分之六十向英國和加拿大輸出。一九四〇年英國的購買降落到零。英國因爲戰事停止購買，因此却使多明尼加陷入完全經濟破產的危險。美國在幾種方式之下填補了這個缺口。第一，美國進出口銀行於一九四〇年貸給六十萬鎊與多明尼加。在理論上講，這筆借款給的是在首都建築一個旅館（奇隆多明尼加首都沒有一家旅館）和發展道路。第二，美國專家已擬訂一項計畫，使多明尼加將糖改製爲糖酒，再由這種糖酒提煉酒精。美國希望輸入這種糖酒，佔多明尼加總產百分之十二。

同時，由於美善國鄰政策的自然發展，美國於一九四二年初放棄對多明尼加關稅的控制，多明尼加關稅自一九〇五年以來卽爲美國所管理。美國關稅的控制原爲保障售於美國的多明尼加債票的安全。美國五八的債票者對一九四一年的協定提出抗議，該項協定締結時並未和他們磋商，但他們的抗議毫無效果。國務院向見解早美國直接控制關稅。

的手段以索取債款。另一方面，美國的權利仍有保障。譬如，他們對於多明尼加所有的稅收（不只關稅）保有留置權，以保障對美債款之逐漸償付，該項留置權，在一九六九年終結。但是沒人曉得一九六九年會發生甚麼事情。

特羅基羅元帥，現年五十歲，是拉丁美洲一個有功的獨裁者。他銀行存款有數百萬，有一切炫耀的享樂品，絕對的政治威權，有支持他的軍隊，供他曠便的傀儡政客，供他剝削的農民。實質上他已將聖多明各肅清；他已經建立起政治的安定，對美國維持友好關係。他所有的敵人或已魂歸冥府，或身繫囹圄，或放逐異域。

像多明尼加的政客一樣，特羅基羅喜歡舒適和誇耀。他有闊綽的住宅五處，其中一處是由桑斯蘇西 (Sans Souci) 夜聚樂部改造而成的。他是野心勃勃的，冷酷的，有力量的。他是一個技術高超的騎士，喜歡騎馬。他喜歡喫，喜歡渴（尤其稱爲加洛斯普利梅洛 Carlos Priemeo 的一種白蘭地），喜歡抽煙，喜歡喝酒。他的遊艇拉姆菲斯號 (Ramfis) 係自佛萊西曼 (Fleischmann) 家裏購來，是加勒區域中最講究的遊艇，它有一個美國船長，一

個英國機司，一個美國侍者，特羅基羅的特性之一是他對服裝過度講究。他在所有五處住宅中都安設一個絕對完全的衣架，甚至掛有一完全的制服。他每個褲管都有稜有角。

他有好幾個太太——現在的特羅基羅夫人名為瑪丁內散亞爾巴(Dona Maria de los Angeles Martinez Ariza)爲純西班牙血統——好幾個孩子。他的家庭意識是很強烈的；像拉丁美洲所有政界的人一樣，他信賴他自己的人。他有姊妹四人。兄弟若干人，全部據估要職。他一個兄弟，海克特爾(Efactor)任參謀總長。一個兄弟，維爾基留(Vicino)任駐比意時及瑞典公使。其餘的，雖然他們也很重要，除在耳語中無人談起。他一個兒子，年僅十歲，即任團長。他這個兒子是最近才升任團長的。五歲時已做上校了！

多明尼加的其他政治人物——客氣一點——是爲特羅基羅元帥所掩蓋了。但多明尼加共和國的總統特朗哥蘇博士(Dr. Manuel de Jesus Troncoso de la Concha)是一個具有相當威嚴的人物，年在六十左右，一個有地位的學者，曾任律師及大學校長等職。外交部長狄斯普拉德爾博士(Arturo Despradel)是一個精通儀式的優秀的職業外交家。多明尼

加黨的首腦皮嘉圖 (Vaino Pichardo) 是一個引人注意的人物，對特羅基羅元帥至為接近。

關於多明尼加共和國的防務，事實上並無黨縱五隊問題，因為沒有一個法西斯蒂黨能殼存在，而德國人幾乎是沒有的。美國陸海軍飛機事實上任意使用多明尼加飛機場。他們無論在何時如果需要根據地，便可與多明尼加成立正式的協定，但在目前，美國並不需要在多明尼加建立根據地。這個小國，從軍事的觀點着，事實上是美國的一個屬地。

「索蘇亞」的難民

我曾提到特羅基羅將軍足以使心腸柔軟的人感覺痛苦的性格和專業。但他有一種成就或者會使他們對他感謝，——那就是給歐洲難民在索蘇亞 (Sosua) 所設立的殖民地。

在島之北端，有五萬畝左右的土地，係特羅基羅將軍的私人財產，他最近將它贈與多明尼加共和國移殖協會 (Dominican Republic Settlement) 起初，特羅基羅因對難民問題

發生興趣，指財從前屬於聯合水果公司價值兩千鎊的一萬六千畝田產 (United Fruit Company)。以後，他又指贈許多土地，包括一個山陵區域在內。

索羅亞殖民地淵源於一九三八年由羅斯福總統爲處理猶太難民的貧困所召集的伊凡會議 (Evian Conference)。這個會議議論滔滔，事實上毫無做爲。結果產生一個處理難民問題之常設國際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截至現在止僅自一個國家接到土地贈與，那個國家便是多明尼加共和國。特羅基羅說他將幾十對千萬難民給予避難所。

我們可以想像出來，特羅基羅有兩動機。第一，他急於在美國獲得好印象——尤其當他地人大屠殺以後。第二，他有一種巨大的理想，即藉健全的白人血統的輸入而改良多明尼加人種。

詹姆斯羅斯羅森堡 (James N. Rosenburg) 所領導的一羣美國慈善家。創設多明尼加共和國移植協會，以響應特羅基羅的領導。該協會與美國國務院及多明尼加採取密切聯繫，協助歐洲難民移出，並使彼等定居於多明尼加領土之上。該協會之經費大部爲私人捐款，從

公式上說，這個運動是不分黨派的。來到此地的大多數難民爲猶太人。

這個工作進行不過一年，至目前止，僅有難民三百人在七百五十畝的墾地上工作。一九四一年可與有千餘的移居者到來。建築在不斷進行，工作至爲忙碌，羅森堡先生和他的同僚是具有信心的。美國各種機關包括布魯金協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正派着關於農村電力化，熱帶森林及衛生各項專家前往，以提供技術上的援助。

索蘇亞的試驗或將對於具有相當潛在興趣的若干問題給予解答。第一，白種的歐洲人能夠滿意地在拉丁美洲共和國居住麼？第二，他們能夠種植穀物，維持生活麼？第三也許是難民與多明尼加土著間未來的社會與政治關係。與鄰近運動約略相似的試驗已進入西半球了。幸而多明尼加人不是阿拉伯人——至少現在還不是。

政治與巫術

現在我來講海地。在這個奇怪小國中，畫面上的事物幾乎抹殺實際的事物。用剪刀，把一隻老風扇，兩段。用一條紅帶子繫在它的後腰上，把一個使士塞在這隻死老風扇裏。

隨便用荷蘭芹蕪在它的身上，以精細而有系統的設計佈置全部事宜。然後把它放在荷蘭人的門檻上。

自然，我在誇大其詞，但是，所描寫的魔術在當地生活中發生活潑作用。這是女巫的國家。從中澤林塔中發出沉悶鼓聲。國家，「差使鬼」(Zombies)的國家，本地人相信他們只是百死。自死靈魂中跳起來：被迫從事奴隸工作。

巫術，拋開一切的無聊不論，是一種以祕儀儀式與魔術為基礎的靈魂崇拜，王子港，(Haiti) 一個朋友對我說，它是惡毒，惡毒與憎恨的一種宗教。巫術的崇拜者企圖獲得克服自然力——如山川，巨龍，烈日，颶風，毒蟲等——使它們不致毀滅他。同樣地，企業不受敵人的欺凌。這種技術是帶有侵略性的。對你的敵人使用咒語，在他尚未對你使用咒語之前。巫醫或僧侶規定玩這種把戲的特別魔術，藉此賺錢。可能的犧牲者再以對抗魔術以祛除災害。至少人家對我描寫的程序是這樣。無論那一個——不僅是巫術的僧侶——都可以用魔術。僧侶有時很有勢力。他們如對他們的信徒說某人將被剷除，那人

即將廢登不適。倘或不致被廢登，但他將爲其他海地人所不齒，極大恐懼，或被迫隱匿索居。

巫術因此具有相當政治重要性，沒有一個海地政府敢于剷除它，路易波諾（Louis Borno）總統。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會經努力限制它。他的繼任者文森（Stenio Vincent）總統，屢屢重望，以採取相反手段而鞏固他的權力。「從法律上講」，巫術是被禁止的，但差不多每個人都實行它。

海地人是遠較近隣的多明尼加人更爲溫和的民族。文雅，柔順，深思熟慮，百分之九十爲文盲，除宗教節過去外，國家意識至爲薄弱，講法文和克利歐勒的混合語言。在一萬〇二百四十方里的土地上，住有三、萬左右的海地人，他們僅佔有島之三分之一的面積，而人口則多於多明尼加兩倍。人民大多數爲農民，大多數窮苦不堪。每年預算不過一百二十萬鎊左右。貨幣流通數量每人約爲二先令一便士。

海地的經濟大部倚賴於咖啡，咖啡價格的跌落使海地陷於貧窮。咖啡的平均生產——

以二千七百萬公斤計算吧，一九二九年約值三百萬磅，目前同等數量僅值一千二百萬磅。美國於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購買海地咖啡生產總額的百分之五六，七，海地是一九四一年出售咖啡限額的第一個國家。這表示海地人和他們的顧問如美國財政代表席德內（Sidney de la Paul）眼光的遠大。直至一九三四年美國尚未購買海地的咖啡。但明顯地，歐洲如果喪失，美國市場將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因此，海地人調整他們咖啡的混合物，使合於美國品質與口味的標準。海地售與美國的香蕉亦有極大發展。一九三五年海地尚無任何香蕉工業可言。至一九四〇年已出產香蕉三百萬莖，大部份為小農地主所種植，由美國聯合水果公司在市場銷售。

海地自政治秩序恢復及美國軍隊撤退後的主要政治問題為佔全人口百分之十的混血種與純黑種人中間的爭權奪勢。受教育的混血種人在數目上與黑種人雖相差懸殊，但事實上握有一切權力。黑種人憎恨這種事實，他們討厭混血種人比討厭白種人還厲害——但他們是無可奈何的。這種情勢導源於十九世紀時一項法律，按該法律規定，純粹黑人必須從事

農耕及貿易，而混血種人乃得加入自由。因此，混血種人——醫生，律師，工程師——在智慧上及社會上佔有優勢，而經濟的及政治的優勢自然隨之而來。

海地從政治的觀點看是十分落後的。在我近年來所收彙關於拉丁美洲國家的剪報中，海地的材料最少。

文森德

海地偉大的元老爲文森德 (Stenio Joseph Vincent)，他在一九三〇年做總統，至一九四一年任滿。矯健，活潑，歡悅，他不像一個六十七歲的人。他本是一個窮孩子，但他能夠想辦法進學校讀書；他是一個出人頭地的學生，十八歲時即得法律學位。文森德是一個造詣高深的人，一個智識份子。他著過許多本書，對任何問題都能有條有理的談論，他不可或少的習慣是閱讀，他講法文的清晰與優美簡直和法蘭西學院的學長一樣。

我在他精潔的私人別墅中會見他，這個別墅位於拔出海地首都太子港，四千五百公尺以上肯斯老夫 (Kenscoff) 的鄉村。四隻挺直，胸膛結實的夫人在路上走着。盤子和梳平

平穩穩地放在她們頭上。她們從容不迫地一哩又一哩地在山路上走着，手在搖擺，從來沒有嫌她們頭上所托着的東西。路是彎彎曲曲的，犬牙交錯的，叢林環佈，峽谷陡地傾斜入海，有躍眼地紅脛樹，九重葛和野金蓮花盛開着。

文森博士是一個和藹的主人。他評論海地與美國的良好關係，他講述關於他本人和羅斯福總統的一個愉快的事。一九一七年他們在「海天角」相遇，（Cap Haitien）當時羅斯福任海軍次長，文森任海地內政部長。兩人當時都極討厭政治，兩人發誓永遠不再從政。但是——文森哈哈地笑起來——命運駐定羅斯福三任美國總統，而他本人則兩任海地總統。

文森博士的一生均消溶於政治事業上。當他還做學生時，他便做學校訓導。以後他出國——到過巴黎柏林——做外交隨員。返海地後，歷任政府委員，法官，上院議員等職，最後任上院議長。他消磨他十年（自一九三〇年）的歲月，在政治的荒場中，貧窮沒有實權。一九三〇年，他以一個僅三位候選人的資格，運用某種極複雜的政治策略，當選為總統。

。在他的初期事業中——當時美國海軍尙在海地境內——他極端反美，他是海地對美國干涉的最嚴厲批評者。嗣後，他認識海地在政治上，經濟上，和地理上對於美國的依存性，他改變他的做風和政策。以目前情形論他是西半球上最忠實的一個親美派。

海地並無政黨，文森由於嚴密控制軍隊（拉丁美洲每一政治家的第一職責）及利用機警的政治手腕，統治海地已歷有十年。他是一隻孤獨的狼，使各黨各派互相牽制而成均勢之局。他的熱情和快樂是政治活動。他企圖建立學校，為貧苦者組織救濟工作。他的理想是必要時利用他個人的慷慨，他從他每年五千鎊的薪俸中提出一部作為半私人的慈善經費。他喜歡深入鄉間，親自散發小錢。

文森是一個單身漢，他的妹妹是給他照顧一切的女主人。他喜歡喝放桃子的葡萄酒。這種酒是一種精美的飲料。他吸費律普斯莫里斯（Philip Morris）牌的紙煙。他的英文——如他自己所說的——足以讀紐約時報，但不能讀「時代」Time雜誌。他不喜歡人稱他為獨裁者，他引為自豪的是海地——與近隣的多明尼加共和國不同——十七年來並

無政治的殘殺事件。

一九四一年初文森（據他的朋友說）極欲模仿羅斯福總統，連任三屆總統。不幸。一九三五年，爲使他兩任總統已將憲法修改，除由特殊的公民投票外，禁止三次連任。無疑，文森可以佈置一切，在公民投票獲得勝利。像羅斯福一樣，有好幾個月時期他拒絕宣佈他最後的意旨。三月十日衆院投票決定延長他的任期。文森驕然變掛。四月四日他宣佈他將不再連任，四月五日，海地駐華盛頓公使萊思高博士（Dr. Elie Lescoff）當選爲總統。萊思高生於一八八三年，是一個律師，經驗豐富的行政官員及外交家。他像文森一樣，任法官若干年，在歷次內閣中任農業，教育，司法及內政等部部长。在一九三七年的屠殺事件以與多明尼加成立解決者便爲機警莊嚴的萊思高。許多海地人認爲海地本黨中行賄過于軟弱。但他是沒有多少選擇餘地的。

地海的學童多年以來唱一支聲調協調的短歌，名爲「別矣文森」（*Merçi, Papa Vini Cent*）這支短歌變爲海地具體而微的國歌。現在它也許是「別矣，萊思高」了。

第二千九章 哥倫布口中的「小西班牙」

六八三

關於第五縱隊及國防，海地的地位與多明尼加共和國極相似。德國的商業勢力在海地比在多明尼加共和國還要強大，但政治的表示則是沈默的。像它的隣人一樣，海地自將給予美國以任何便利。但海地與多明尼加共和國在今日就其為完全的根據地而論並不十分重要，美國既已獲得英國根據地，海地與多明尼加的根據地是不必需了。但是海地的機場可單給快速的戰鬥機做加油站。

第三十章 古巴總統巴蒂斯達

你首先所看到的是他狡滑的微笑。他像豹子一樣坐在寫字臺後邊，時而微笑，時而微笑，時而大聲狂笑。此人，像巴西總統伐爾加斯一樣是一個具有幽默感的獨裁者。在這個不愉快的時代，並非古巴——或他處——有可笑的地方。巴蒂斯達的國家正遭遇到，嚴重的經濟問題。他的活潑和露着白牙的笑也不過是代表他複雜人格中的一部分而已。

巴蒂斯達上校 (Colonel Fulgencio Batista Zaldivar)，古巴共和國四十歲的總統，中等身材，身體強壯，生着光華的頭髮，帶着東方的體型。他的臉是歡喜而活潑的。他穿着一件灰襯衣：一套縫工美麗的深灰色制服，他把肩膀向後一伸，你就會在他外套裏邊看見裁縫的名字——奧斯加爾 (Oscar)。他談話時，面帶笑容，把他一個指甲修得很好的手指放在翻譯官胸身上，手裏拿着公事，在椅子裏將身子動彈一下，勉強笑笑，在紙片上隨便翻着，使你感覺完全無拘無束。在他的寫字臺上放着一堆電報，一架手提收音機，一架電話

機和各種晚報。手上帶着一隻構造複雜的表手錶，一隻手指頭上帶着一個大鑽石戒子。

巴蒂斯達對我談話的要點是這樣的：我代表人民。我只是根據人民授權而採取行動。我的任務是根據人民的意志，給人民做我能力範圍內所能做的一切事情。當我做總司令時，地位不免有些不正常。我經人民選擇，已經做共和國的總統，因此我不僅代表軍隊，因此我可以代表古巴的自由意志。當我脫下總司令的軍服時，我告訴人民道：「我是你們中間的一個，我是和你們禍福與共的。」

他繼續簡要地討論古巴與美國的關係，這種關係從來沒有比現在更密切，更友好。他說美國一旦被迫捲入實際的戰爭，古巴自當立即追隨。「無論在經濟方面發生甚麼事情，我們對美國的關係依然密切完好。」他這樣說道。

當我會見巴蒂斯達總統時，他的精神煥發是有充分理由的。一九四一年二月三四兩日的事件剛剛發生。沒有疑問，他的心緒是很好。他剛剛不流血而制止軍隊裏的上校們推翻他的企圖。

二月一日，巴蒂斯達遣雷不及掩耳的將警察總長卡爾夏上校（Colonel Bernardo Garza）哈瓦拿一個穩健的、強有力的人物，免職。總統斥他疏忽職守。巴蒂斯達急欲解決他，因為他感覺軍中有變。卡爾夏屬於陸軍總司令皮得拉查上校（Colonel Jose Pedraza）及海軍參謀總長剛查雷茲上校（Colonel Angel Gonzalez）所領導的派系。皮得拉查及剛查雷茲這兩個人是一九三三年協助巴蒂斯達獲得政權那一批軍曹中間裏面的人。但現在他們已經背道而馳了。皮得拉查及剛查雷茲決心擺脫巴蒂斯達，他們利用警察總長剛查雷茲事件為他們的藉口。

最初，皮得拉查明白向總統挑釁，宣佈警察是屬於陸軍的，他將任用卡爾夏做他的私人秘書，繼續給他支薪餉。以後，他大膽的，自信的，打電話給巴蒂斯達，使用侮辱的言詞，以成立軍事獨裁或發動內戰相恫嚇。

巴蒂斯達等了兩天，其軍隊將大砲移上陣地。流血似乎不可避免了。但在二月三日中夜，總統從總統府的後門溜出，驅車至哥倫比亞軍營的國家營房，在他們總司令部內和

軍方會見，雖然也未帶武器，只有一兩個效忠的軍官做隨從。他和預備舉事的人談了一整夜。上午四時他成功了。上午九時，他宣佈皮得拉查，剛登雷茲及卡爾夏就逮，他進而停止憲法保障十日，以後他在哥倫比亞軍營對官兵發表他平生以來最好的演說，對他們說道，內政不負責任的軍事干涉以後應永遠不再發生，軍人最後必須服從民衆當局，古巴已經放棄了對軍事暴力的愛好，總而言之，古巴已經成長起來了。

第二天，即一九四一年二月四日，皮得拉查和他的朋友獲釋——未設懲辦——放逐於密阿邁。巴蒂斯塔雖然恢復憲法的保障，宣佈事件已告結束，恢復正常工作——態度和順，面帶笑容。

這件事如在美國發生就等於羅斯福總統發現諾克斯上校，史汀生先生及胡佛（Bar Hoover）合謀反對他，將陰謀機敏地加以制止，把禍首放逐，除一夜睡眠外，毫無所失。

同樣顯著的事實是墨西哥總統本人當初取得政權時，也是由于製造一個陰謀，而其

性質與「所消滅的一樣一樣」。

軍曹——速記員

巴蒂斯達的出身是曖昧不明的。有人常說他有相當中國血統。彷彿他於一九〇一年生。在一個名叫巴尼斯(Bones)的地方，那是在東方省由聯合水果公司所控制的一個鄉村。他的家庭貧窮不堪，十一歲時即做孤兒。他沒有受過正式教育。兒童時代他親眼看見聯合水果公司中美國職員所擁有的利益，他們的學校和娛樂的處所，與古巴工人所受的惡劣生活環境，他們的痛苦與貧窮形成一個對比。

十二歲時，他就備於一個裁縫，以後曾在甘蔗田上做工，他在雜貨店裏賣貨，學做理髮匠，在當地一條鐵路上充當管理制動機的工人，以後又做售藥員。這對於青年的巴蒂斯達是不動的。他有能力和野心。但他缺少教育。他獲得教育唯一的法門便是進軍校。他這樣做了。當了十二年的小兵之後，升在軍曹。

同時他入軍校中的一個夜校，自己學做速記員這是他求學事業的關鍵，特勤是一

個畫匠，墨索里尼是一個小學教員，史達林研究神學，伏爾加斯做律師，巴蒂斯達是以速記員的記事冊和打字員的鑰匙而獲得政權的惟一獨裁者。他在古巴漫遊——仍然是個軍曹——給他的長官做速記。他的軍官信任他聰明的，專一的心智，他們允許他組織其他的夜校。不久他變為軍隊中最著名的軍曹，常常起草命令，他的軍官不看即予簽署。他與古巴全國的小兵和同儕的軍曹接觸——手裏拿著記事冊。

一九三三年九月四日他的「苦迭打」爆發了。但是我必須把當時擾攘不安的政局先大概說明一下。

封建的西班牙的流毒對於古巴是很深刻的，甚至在古巴獲獨立之後。在墨西哥戰爭及美國增兵之後，軟弱無能的政府相繼統治古巴。貧窮與污穢，衰落的僧侶制度對於一部分為黑人血統的人民的惡影響，如火如荼的政治腐敗，富人的虛榮，懶惰與貪戀，學生們的革命活動——這都是當時的背景。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三年為麥加杜（Machado）的暴政時期，麥加杜是政府對全球上最壞的一個政府。麥加杜是一個獨裁者，他是一個劊子手。

他自美國銀行吸取黃金有一千六百萬鎊之譜，同時他吸吮青年的鮮血結果。麥加杜最後於一九三三年倒台，大半由於當時美國駐古巴大使威爾斯輝煌外交的結果。當麥加杜下台時，古巴恍如洪水決堤，奔流不可遏止。古巴爆炸了。騷亂有數星期之久。狂熱，野蠻，復仇，恐怖，爆發於古京哈瓦拿。以後——巴蒂斯達軍曹不慌不忙地出現。

一九三三年九月四日早晨至古巴防區內所有軍曹宣佈把他們的軍官免職。大多數的軍官從來沒有起來這樣早，他們把吹起床號的勤務交給巴蒂斯達和他的軍曹執行，他們與部下毫無接觸。因此一般士兵都堅決支持巴蒂斯達。巴蒂斯達把自己陞為上校，並任命自己為參謀總長。事情就是容易。他的組織——普及古巴全國——是完善的。他的夜校（和速記員的記事冊）發生充分的效果。在九月四日當日及以後的幾天並未發生流血事件。以後恐怖發生，住在國家大旅社（Hotel Nacional）的軍官們，企圖反擊，但被制止。

巴蒂斯達真正的事業於是開始了。他把他最強悍的軍曹剷除，把許多效忠的軍官恢復原職，除上校以上的階級取消，並進而從事肅清工作。他的革命起頭是純粹政治性的。以

替它染上了社會的色彩。巴蒂斯達的勢力益形擴大。他趕上了他的同志及和他同時代的人。一九三三年他不過是一個陰謀家，硬頭硬腦，神經緊張，瘦弱無力。目前古巴總統溫和的巴蒂斯達（同他的吸引力，他文雅的程度和幽默）的崛起是顯著的。

在他做參謀總長的七年時期以內，巴蒂斯達上校事實上隨心所欲製造總統和罷免總統。在西半球上沒有旁的人會經做過像巴蒂斯達製造總統和罷免總統的人。

第一，他勸告補空的麥加杜擔任人，壽斯比德斯總統(Carlos Manuel de Céspedes)辭職，並派一個五人織成的指導委員會擔任他。這個指導委員僅僅統五天，從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起至九日止。

第二，他監選格勞博士(Dr. Ramón Grau San Martín)為總統。美國拒絕承認格勞政府，格勞於一九三四年下台。

第三，希維亞博士(Dr. Carlos Hevia)美國安那波利斯(Annapolis)海軍專門學校的畢業生，曾做總統三日，即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

第四，當索摩達上校 (Colonel Carlos Mendive) 出任總統，任期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止。美國政府與索摩達，曾自動取消着拉特修正案，按該修正案使美國有權干涉古巴內政。

第五，一個名叫巴爾奈特 (Jose Baldrich) 的僱傭統治古巴數月，擾攘不安，巴蒂斯達不久即把他趕走。

第六，巴蒂斯達決定人民應準備選舉，哥邁茲博士 (Dr. Miguel Mariño Gomez) 被選為總統。這是一九三六年的事。但巴蒂斯達旋又決定哥邁茲應予彈劾並由布勞 (Larodo) 取而代之。

最後，一九四〇年夏間，巴蒂斯達上校決定自任總統。他判斷時機完全成熟，他感覺索摩達不致提出反對。此外，他希望將「事實的」情況法律化。這次選舉，超出每個人的意料之外，是公正地自由地舉行的，結果巴蒂斯達獲勝，當然，他如果失敗，他可以很容易玩弄手腕使他的失敗，但是他沒有失敗，一九四〇年十月，他變為古巴共和國憲法

上的總統。

巴蒂斯達統治，因為他就是老醬。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實。但是他必須有一個議會的外衣，一個擋箭牌，而規定這種關係的聯合陣線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最奇怪的一種聯合陣線。它從由卸任總統明諾加爾 (Menocal) 及共和民主黨 (Partido Democratico Republicano) 所領導的極右派始——再到共產黨為止——再加上極左派的零星小黨。他於一九三九年復活共產黨，並給它以法律上的承認以準備一九四〇年的大選，因為他感覺共產黨在人民中間也許有相當選舉力量。古巴是拉丁美洲巴西以外共產黨支持官權政府唯一的國家。但是他對本身的力量很小。巴蒂斯達把他們加入他的陣線裏，實在是把他們割裂了。

巴蒂斯達的聯合陣線開始於極右派（就像羅斯福總統統治美國由胡佛予以積極支持一樣）通過中央派各黨直至古巴的「布勞德爾」（Earl Browder）為止。正在努力復活麥加杜的自由黨，也包括在聯合陣線之內，這是很奇怪的事，因為巴蒂斯達會協同推翻麥加杜。巴蒂斯達聯合政府內的縫隙（大概為右派與左派間的縫隙），包括兩個卸任總統，（哥達

莊與格勞)——的代表。他們係根據個人的理由而反對巴蒂斯達和著名的ABC黨的幾份子。這是打擊麥加杜的學生的恐怖組織。二三年前，ABC黨變為合法。

一九四〇十月，巴蒂斯達頒佈一項新憲法，包括二百八十六條。當我會見他的時候，他拿起一本紅布裝訂的憲法，用手頭指把它衡量一下，忍不住和藹地笑起來。新憲法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擴張土地改良的制度，使投票選舉為義務的，(無論如何從理論上講)使財產所有權及商業的經營置於「國家的社會利益及經濟利益之下」。

這個和藹的不可捉摸的，面帶笑容的軍曹，連記員至目前止已經走到這個地步。將來也許有更多的事情發生。

巴蒂斯達的個性

像所有的人一樣，巴蒂斯達是有缺點的。他不能以完人自居。從某種觀點看，他做政治家比做行政官吏更有成績。他急於建設非古巴財力所能勝任的各種事物，因為他要把這些事物堂而皇之，以適於古巴的性格，他一個得意的計劃，即在桑他克富拉(Santa Clara)省

，特里尼達附設一個肺病療養院，即其一例。在都城哈瓦拿所建設的偉大的馬利康（Malicon）也是一例。當然，巴蒂斯達這樣揮霍是要爲他自己填餓的童年時代支付代價。他所崇拜的一個哥哥即因爲缺乏醫藥治療而死於肺病。青年時，他從來沒有看見一個操場。

他有良好的理想，但這種理想或有力不從心之處。結果，古巴遭受傳統的病症（管形絨麥加杜時代確有進步），如租稅的增加，意志消沈，低級官吏的腐敗，及引用私人等。是。巴蒂斯達於本年二月採取嚴峻行動的理由之一便是由於最後認識，古巴是貧窮的。政府必須有錢，貪污必須制止，像皮得拉查一類的官吏揮霍無度的。

另一點是總統常爲一般應聲蟲所包圍。他喜歡同使他舒適的人在一起，如他著名的秘書，馬里內（Jaime Mariné）即其一例，這個人常坐着蘭草色的畢克派的汽車在哈瓦拿兜風。他比總統任何其他朋友都好。可是巴蒂斯達畢竟是幫裏面的人，許多老朋友仍然是有勢力的，並且夢想做「分取一杯羹」，除這些老朋友外，敢接近他的人不多。

但是巴蒂斯達最重要的缺點——哈瓦拿的朋友這樣告訴我——是他在晚年學習的壞處。

太多。他對於教育雖願欲試，譬如，他在國寺前開始學英文，現在他英文講得很好，這還很不錯的。但是他具有一個在成年時期才獲得大部分教育的人常有的缺點。他可以爲消遣一種新思想過於迅速而驟然喪失平衡，他缺乏態度和批評。假想在三十九歲時第一次讀馬克思，史賓格勒 (Spengler) 或巴利多 (Barlow)。(更不要談柏拉圖及達爾文)，結果如何呢？

在積極方面，巴蒂斯達的性格也有幾點：第一，我們必須提到他進取的智慧，他做政治家的偉大技巧，和他良好的脾氣。

他憎恨殘忍。這是一種十分純真的特性，重要的是因爲古巴的政治——直至巴蒂斯達爲止，——爲血腥所染遍。巴蒂斯達從來未殺過一個人。他兩次暴動都是不流血的。在他當權的七年內沒有一次殺人事件。古巴沒有一個政治犯。這與麥加杜杜時代是如何不同！

再看他溫和的性情，他中庸的意識，這在一個種族遺傳很複雜的人是不常有的性格。他能殺老老實實發怒，但他決不無端的咆哮，他輕鬆地，順利地工作着。和在他一起共

事很容易。在這一點上他像巴西總統伐爾加斯一樣。

巴蒂斯達常識豐富，熱虛榮心很少。他是一個稀有的拉丁美洲國家元首，在本國報紙上被人隨便地（有時且是野蠻地）畫漫畫。

他具有偉大的生命力和刻苦耐勞的精神。一九三九年他訪問紐約時，他整天工作很忙，他的隨員事實上有些喫不消。他在夜間大部分的時間以長途電話統治古巴，週晨六時起床，容光煥發，精神抖擻。

另一種性格，也許是他性格中最重要的一種是他與平民。寒微的窮苦無告的人民表示特別親近，這些人民佔古巴人口百分之九十。這不祇是好政治而已。這是從他青年時代所受的痛苦，產生出來的信念。巴蒂斯達，像墨西哥總統卡地納斯一樣，對於上流階級具有牢不可破的厭憎。他憎恨有錢的人。他的志願是教育民衆，提高他們的地位，改良他們的生活水準，使他們正當地加入團體的生活裏面。他從頭到尾是一個平民羣中的人物。

巴蒂斯達自個人生活是很平常的。他喜歡用一隻長烟斗吸煙。他既歡喜賭，又歡喜酒。

但是無論賭或酒，他都很少放縱，因為他認為這將樹立惡劣的榜樣。他不常到教堂去。他的嗜好是火車頭，也許因為他曾經做過車輪制動機工人的緣故。

當他要從一個朋友賜予深厚的恩惠時，他便給那個朋友一隻大金戒子。戒子中央是一塊大水晶石，兩邊鑲着兩塊寶石。上面刻着巴蒂斯達名字的字首，他朋友名字的字首。一個字首，和他朋友的生日。古巴大多數的團指揮官都得到這種戒子，許多官吏都以有這種戒子為榮。

巴蒂斯達在許多年前娶一個出身寒微的女子做太太，他的婚姻生活是很快活的。他有三個小孩子，密爾他（Mira）十一歲，盧賈（Ruben）八歲，一個小女孩，愛麗莎（Elisa）。一九四一年初才生出來。巴蒂斯達特別愛他的小孩子，尤其是男孩子。他給他的男孩子穿上一套軍曹的制服，等他叫「小軍曹」。巴蒂斯達會對一個朋友說道：沒有人曉得我家庭裏有甚麼人，但世界上無論那人都可以聽到我的小孩子說，「我的爸爸是巴蒂斯達」。

巴蒂斯達一家對金錢無特殊興趣。他不是一個掠奪者，像古巴從前大多數的總統。

標——他們過着相當簡樸的生活。官邸爲總統府，黎古巴政府所有。巴蒂斯達私人產業牧場（Miramar）區，近海地帶購買一所光彩鮮艷的灰泥做的別墅，他仍然保有，他做參謀總長時，在哥倫比亞軍營所住的房子。巴蒂斯達一家請客時候不多，很少參加古巴的「社交」。

一九三八年巴蒂斯達準備訪問美國參謀總長克雷格將軍（General Martin Craig）——這是他第一次的出國。他看一看他軍服上五光十彩的一行一行的勳章，謹慎的問道：「克雷格將軍帶幾個勳章？回答是「只帶一個，」巴蒂斯達咆哮起來，對他的勤務兵說道：「天呀！我不要像隻猴戲似乎到華盛頓去。除掉頂上的兩個把我的勳章都拿下去。」

貪污問題

軍事，辯憲法，和政治的騷亂都不是巴蒂斯達總統目前所遭遇的主要問題。有一個問題是這樣重大，其他一切問題都失其意義。那個問題就是糖。

古巴至少百分之七十以糖爲生，糖的價格完全控制古巴的經濟生活。當糖價於一九三

○年暴漲時——每磅售至十一便士又四分之一——古巴立致暴富。當糖價以後下跌——每磅售一又四分之三便士——古巴又陷於貧窮恐慌。二十年來，在美國及古巴曾擬訂各種計劃以控制糖的生產，並保持糖價的穩定。古巴是世界第二個大產糖國。

——古巴糖廠約有百分之八十五為美國所有，古巴糖產三分之二運至美國，古巴將糖售與美國，再由美國購買製成品——如遇好年頭價值約有一千六百萬鎊——這就是說古巴是美國一個很重要的顧主。美國在古巴的投資為數約有二十四萬萬鎊——除在加拿大外，這是美國在兩半球各國中最大的投資。要估計這個數額的重要性，請注意，它比美國在遠東全部的投資額大四倍。

根據一九二四年所簽貿易協定，規定輸入美國的古巴糖限額，與美國國內蔗糖生產者限額的約東正相同。從這個觀點看，古巴直為美國食糖系統中的一部。但古巴糖廠在戰時須有最貴關稅，其稅率每百磅為三鎊九便士。但美國對此種稅率視為對古巴的讓步，因其他國家每百磅須付七鎊六又二分之一磅的關稅。結果，輸出食糖的國家如



多明尼加共和國認爲古巴自美國，得到非分的恩惠。但是古巴人——他們是絕對依賴美國市場的——都相反而認美國在利用他們。他們認爲美國的國內糖業發生一種暖花房現象，獲得過高的利潤，對美國向納稅人負擔過重。他們指出他們的糖是天然的，不是人造的。他們絕對能受生產較限制——每年約爲二百萬噸——所規定的更多的糖（事實上，古巴糖廠僅利用其百分之五十左右的生產力，每年僅製糖三月）古巴人所希望前爲一種更大的限制，並且（是一種理想）免稅輸入美國。

一九四一年初，美國進出口銀行以二百四十萬鎊借款援助古巴，此宗借款可望資助每年四十萬噸的過剩生產。如非美國代表糖業利益的議員急欲保護其本地的工業，此宗借款——將來一定還要更多——也許是不必需的。

食糖在古巴的國內經濟及財政上佔有一種重要地位，這是不待煩言的。古巴政府用各種方式徵收糖稅。譬如每袋糖須對巴蒂斯達在古巴全境所設立的軍事學校，納稅四便士及二分之一。

古巴的第五縱隊

我們現在講到防禦問題及古巴對於美國的關係。從官方觀點看，國務院視古巴的內政與保加利亞的內政毫無以異。它不干涉。事實上因古巴與美國過於接近，它反而後退了。自善隣政策開始後，美國從未干涉古巴一次。但美國の間接影響是深刻的。巴蒂斯達總統不先與精明強幹的美國大使米捨爾米斯（George S. Messersmith）商洽而採取任何重要步驟，幾乎是不可思議的。

在國防方面，古巴被美國參謀總部上視爲與佛羅里達（Florida）無異。古巴島包括長達百哩的極重要的加勒比海境——對巴拿馬之防禦既極重要，在美國安蒂斯（Antilles）根據地的鏈鎖中，亦佔重要位置。一個安定的，和平的，友誼的古巴，對於美國的防禦體系是很重要的。美國無論在何種環境之下都不許任何外國在古巴取得一個根據地。

美國在古巴東南端的關塔納摩（Guantanamo）有一重要海軍站，當美國放棄普拉特時，仍保留使用該地之權。至目前止，美國海陸軍當局尚未考慮在古巴需任何別項設施。

飛機地。但是古巴每一飛機都準備在任何時容納美國驅逐機和轟炸機，一切都準備好了。

我在哈瓦拿聽說：「美國所要求於古巴者太多了。」——在軍事方面美國假定古巴爲是美國完整的一部分，但在政治方面，是採取一種官方的不干涉政策，而在經濟方面，則將古巴外國同其待遇，雖然美國對古巴特別表示好感。」

巴蒂斯達政府，像其他任何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已經採取制止第五縱隊的嚴峻行動。一九四一年初，古巴即頒布法令，明白禁止古巴境內所有極權國家從事宣傳活動。凡與外國有關的組織皆奉令取消（但惟一例外，即共產黨仍然是合法的，因爲假定古巴共產黨與莫斯科不發生關係）極權國家的國旗，制服及符號亦在禁止之列。所有表示極權國理想的政治集會被取締，並不許利用郵電廣播以散佈該種理想。授權總統將同情極權國家之任何不穩的外國人驅逐出境，即超越正常職務範圍以外的外交官亦不能免於驅逐出境。最後下令嚴禁以侮辱之態度對美國或其他民主國家發表議論或有所著述。

古巴第五縱隊的中心爲西班牙長槍會。古巴有西班牙公民將近三十萬——即一八九六

年後選舉是留西班牙公民資格的那些人——他們構成一個有力的社團。但巴蒂斯塔有勇氣將長檢會亦包括在反第五縱隊的措施以內。西班牙國旗不復飄揚於古巴上空，雖然在波多黎各的美國領土之上它是司空見慣的。巴蒂斯塔最近拒絕接受西班牙派一個名叫李斯特拉（Genaro Riestra）的人做駐古巴的總領事，因為他是一個著名的長槍會會員。

古巴的軍隊——多年以來是古巴政治權力真正的貯存所——一向親美，這種事實當然對古巴極有助益。通常第五縱隊之所以危險是因為它在一國的陸軍或空軍裏面生了根。在古巴這種情形向來沒有發生過。結果，德國人——雖然照常收買小報和分發小冊子，——向來是不重要的。

古巴的納粹黨，在一九四一年的法令頒佈前尚是合法的，它是拉丁美洲坦白企圖將其名爲「第五縱隊黨」惟一無二的納粹黨。但是除供料外，無人理會它。一九四一年六月，古巴追隨美國，將境內所有軸心國領事館一律封閉。

關員及其他

古巴政府機構內地位次於巴蒂斯達者爲內閣總理。古巴有一內閣總理，這在拉丁美洲各國是很奇特的。古巴內閣總理爲薩拉德利加斯博士(Dr. Carlos Saladinas)，他是一個活躍的律師，正當四十年前，他是對參加杜發動政變的最發起人之一，幾年前他對於巴蒂斯達關係相當密切，但巴蒂斯達使他大多數閣員與他保持相當距離；他不願意他們過於重要。薩拉德利加斯博士對美國很友好——他曾流亡美國是副國務卿威爾斯一個密切的朋友。一九四一年二月我曾見他的時候，他說古巴將立即參戰，如果美國這樣做。

外交部長寇蒂納博士(Dr. Jose Manuel Cortina)是一個著名的學者和演說家，一個富有經驗的和經驗豐富的政策員。寇蒂納於一八八〇年生於諾恩芮茲(Norón)省。他在哈瓦那讀書，得法學博士，在政界中已活躍有年。他寫了幾幾十本書。曾任布伊諾斯艾利斯泛美大會主席。他在文藝作品及談話中所表現的尤其是彰明較著的。他是美國的一個潮來

對巴蒂斯達關係相當密切的其他閣員——雖然不是他的老朋友——有教育部長李蒙斯

博士(Dr. Ramos)國防部長拉蒙斯博士(Dr. Domingo Ramon)除軍隊中的老同志和老朋友外對總統關係比任何人都為接近的為前任農業部長及財政部長加斯特洛(Amirdeo Lopez Castro)。加斯特洛出身寒微，是平民隊伍中的人物。當巴蒂斯塔要發一件繁重工作時，總把他請來——他有民政的智囊之稱。

巴斯蒂達聯合政府中的右派領袖，門諾卡爾老將(General Mario Menocal)麥加杜納前任總統，是古巴對西班牙革命中的英雄。他做總統時是以用錢慷慨而著名的。他是古巴上層階級的代表——這個階級對政治向不注意——並且輕視議員。但門諾卡爾一家則為例外。門諾卡爾的兒子，任哈瓦那市長——這是古巴第二個最重要位置。

在重要的左派分子中間——聯合政府的他端——有羅加(Elas Roa)，他是一個混血種，從前做過補鞋匠。他是一個變質的共產黨員，還有馬林尼羅(Juan Marinello)。他是所謂「共產革命同盟」(Union Revolucionaria Communista)的黨員。這個團體裏面的分子「和軍隊」合作將貧民的選票給巴蒂斯塔等過來。古巴主要的勞工組織即「古巴勞動同盟」

Confederacion de Trabajadores Cubanos) 在法律上從未被承認過，但多少公開地從事運動。另一左派領袖爲阿古羅 (García Agüero)，他是一個黑人教授。

反對派中間最顯著的爲格魯博士之麥加杜的終任總統，是一九四〇年與巴蒂斯達一樣失敗的總統候選人。格魯博士是一個著名的醫學博士教授，瘦弱，多鬚，和藹，一聞黨政漢。他曾被人視爲很急進，但他現在是一個中間派組織的領袖。美國曾拒絕承認格魯政府，但他對美國却相當友好。在麥加杜的暴政時代，他曾被囚禁過。

前 A B C 黨的領袖薩恩茲 (Joachim Nestor Sainz) 是古巴最精明強幹的一個政治領袖。A B C 黨從前是學生軍團體，代表中產階級。自由職業者，出身世家的政界領袖和主張政治應予澄清改進的那些不愛與政治的人們。A B C 黨現無論在議會中或在羣衆中都沒有徒衆，但他代表古巴全部健全的生活。

薩恩茲最近提一提前總統哥邁茲，當他不贊同西便士又二分之一的總統法時，爲巴斯蒂亞斯所放逐。哥邁茲領導所謂「共和行動黨」(Accion Republicana) 的反對派團體。他導

一個比較年青的人，一個著名的前總統的兒子，麥加杜政府時代，任哈瓦拿市長，在腐敗的麥加杜所允許的範圍內給哈瓦拿一種良好的市政。哥逸茲相當有錢，他是美國駐哈瓦拿大使館的房東。

巴蒂斯達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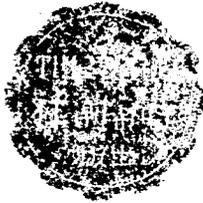
最後，讓我們將巴蒂斯達的成就檢討一番，巴蒂斯達的成就是斐然可觀的。他建立學校數百處，並令軍人任教。他整頓復興的計劃是很大的。他建立衛生診療所，孤兒院等等，他的食糖調整法目的在將大田主分裂，以改善貧窮的現狀。他常常想要減低貧富中間的不平衡。

巴蒂斯達最大的成就是他恢復古巴民政的威權。他本人雖是軍人，但結束了古巴的軍事統治，並正在給古巴一種可望為合理的政治穩定，他做了憲政上的總統，極其永遠結束軍人的專制——這常為古巴最迫切的危險。巴蒂斯達運氣如果繼續維持下去，他或能將「古巴問題」解決。

192517

2

10



種十第紹介著名界世

幕內洲美丁拉

卷 下

價 定

著 者：美國 John Gunther

譯 者：戴 爾 卿

發 行 者：時 與 潮 社

重慶沙坪壩
正街一六二號

印 刷 者：時 與 潮 印 刷 公 司

重慶小龍坎山上

總 經 售 者：時 與 潮 書 店

重慶沙坪壩正街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版初日一月三年三十三國民華中

